

發

心

入

物

壽

全

息疾
全

陳士
1-3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5 1934B

近世人物志叙

欲考人物。僅憑正傳。既嫌過略。兼述野史。又慮傳誤。皆不必盡爲信史也。昔校清史。深感其難。光宣列傳。力矯斯弊。乃采及近人日記。終爲史例所限。亦不能盡如我意也。近年所出名人日記。如翁文恭李縵越王湘綺葉緣督諸家。爲時所重。足與曾文正日記並傳。其中知人論世。發潛搜隱。實可補正史所不及。分摘彙編。各成小傳。近世人物。大略備見。亦一代得失之林也。翁李王葉。史稿四傳。皆經我手。世目翁爲權臣。而翁傳兼寫德宗。君臣一德。遂成賢相。竟不能見怙權之迹。李傷匪類。王歎無行。葉較自好。亦復多偏。而儒林文苑。胥爲通儒。非觀日記。不克覩其真象也。同光朝局。翁久師保。罔不預聞。恭醇二王。隱爭政柄。翁初善恭。而後附醇。既引毓汝。孫乃假醇去恭。並且去翁。恭本惡孫。昔予重譴。甲申易樞。正修其怨。其後起恭罷孫。翁爲之主。乃有乙未之報。戊戌恭歿。未逾月而翁被逐。傳者謂出遺命。孫實發之。亦可信也。光初訓政。漸啓門戶。南沈北李。各有援引。二張標榜。互相傾軋。滇案越防。卒至十年而未已。越縵身藏人海。隱操清議。皆莫遁其筆端。湘綺遨遊卿相。曾左彭李。丁張袁譚。後

先交往。俱能窺見其私。戲笑成文。遂同秘史。緣督雖晚出。而久客京城。適逢拳亂。端剛首禍。慶榮倖免。以及西狩回鑾。均可考見。而鼎革以還。海上流寓。美新念漢。王葉慨乎言之。尤異聞已。凡此四記。其所評騭。不必即爲定論。而與通行史傳。頗有異同。實足備參考。儻亦有心信史者。所不廢歟。計今所輯。約六百人。凡近世人物。略具於斯。其中毀譽。一依原本。不復稍加修飾。以存其真。是是非非。錄者不負責也。四記原書。卷帙甚繁。茲所摘鈔。雖僅論人。一類而剪裁成傳。前後貫串。亦頗費經營。不免舛誤。幸閱者諒之。甲戌冬至。東華舊史識。

一字

一志中各傳或書名或書字或書他稱亦照原本名從主人無用意也

一所錄書目及年月概用簡寫如翁文恭日記但作翁記咸豐八年戊午六月二十一日

但作咸八等類餘皆仿此

近世人物志目錄

翁同龢	李慈銘	王闓運	葉昌熾	潘祖蔭	湯金釗	李文田	肅順
高心夔	陳孚恩	僧王	醇王	恭王	寶璽	恒祺	巴夏里
勝保	文祥	周祖培	孫毓汶	左宗棠	李鴻藻	申琴泉	張祥河
曾國藩	胡林翼	彭玉麟	祁寯藻	趙樹吉	王拯	孫家鼐	龍湛霖
徐郁	倭仁	桂文燦	孫鏘鳴	尹湜軒	潘曾紱	潘觀保	張之洞
朱迺然	江春帆	載齡	楊鐵臣	陳壽祺	顧河之	平步青	宗稷辰
蘇廷奎	周星譽	延煦	高詠	夏忻	白桓	李鴻章	包立身
賀壽慈	孟傳金	朱海門	楊泰亨	都興阿	曾國荃	陳喬森	徐桐
汪鳴鑾	徐壽春	胡澍	趙之謙	張盛藻	丁士彬	治麟	孔祥珂
崇綺	王定安	李宗燾	胡泰復	沈桂芬	陳湜	薛時雨	王學浩
伊精阿	傅以禮	吳竹如	胡雪巖	馬新貽	高邦璽	董恂	卞寶第

妹美

賈鐸 袁保齡 唐訓方 李榕 官文 夏同善 惇王 黃以周

王棻 譚獻 趙銘 陳國瑞 李用清 吳大澂 洪鈞 劉履芬

孫衣言讓詒 羅道人 汪謝城 浦安子桐那 郭嵩燾崑崙 丁寶楨 徐繼畬 易佩紳鼎順

何紹基 阮恩憫 崇實 英翰 羅敦衍 陸襄鉞 安得海 林世爵

黃彭年瑾國 張文亮 董文煥 俞樾 秦緇業 曾紀澤 楊昌濬 照祥

何兆瀛 馮桂芬 朱一新 劉有銘 徐樹銘 崇厚 瞿鴻禨 李壽蓉

鄧彌之之保 黃上達 陶仲彝 唐玉田 吳郁生 陸潤庠 王頌蔚 黃秉彜

陶濬宣 陳玉成 洪秀全 沈葆楨 劉錫鴻 吳元炳 李瀚章 謝維藩

袁寶璜 張觀準 魁齡 况周儀 馬雨農 熊鏡心 徐宗瀛 葉之筠

吳長慶 金安清 汪士鐸 王霞軒運鵬 姚詩雅 劉坤一 周壽昌 蔡壽祺

閔致庠 朴鳳彬 朴珪壽壽瑄 溫忠翰 秦炳文 濮子潼 錫縝 李續賓

多隆阿 潘存 王維珍 李如松 朱鳳標 陶方琦 戴望 曹箴

張景青	閻汝弼	周悅讓	邊寶泉	柯劭忞	靈桂	費一帖	湯伯術
閻敬銘	路朝霖	楊翰	李文杏	王仁堪	鍾駿聲	李竹丈	盛昱
鄧琛	孫增祿	樊增祥	鄧承脩	朱采	陳彝	王守基	王柏心
張家驥	華志清	徐之銘	岑毓英	劉嶽昭	彭瑞毓	梁僧寶 <small>圖九</small>	俞金門
宋祖駿	方濬師	程秀	王懿榮	楊守敬	張行孚	王慶祺	王彥威
何徵	蔣益澧	鄧百萬	胡鳳丹	榮祿	朱學勤	杜文瀾	袁昶
許景澄	陸心源	桂清	喬松年	丁日昌	陳蘭彬	任鳳苞	李師泰
李沅	啓續	許鈴身	李玉墀	許宗衡	常大淳	楊乃武	蒯光典
黃師闇	李雲麟	奕勳	楊紹和	吳西川	殷源	威妥馬	徐琪
屠壽田	查翼甫	許應騏	沈韻初	郭松林	楊仁山	耆英	瞿良士
僧藥龕 <small>智通</small>	宜亘	金保泰	潘敦儼	薛福辰	顧璜	何如璋	陳其元
方濬頤	繆荃孫	章貞	季邦楨	王文韶	周盛傳	盛宣懷	王家璧

升泰 恩承 鍾文蒸 段起 吳世熊 何金壽 彭祖賢 柯逢時

文錫 英樸 奕紀 張佩綸 王升史賢 慶陞 勒方琦 羅嘉福

黃貽楫 羊復禮 寶森 張樹聲 英桂 唐炯 楊銳 廖季平

錢振倫懋 李揚才 楊重雅 丁浩 童華 吳可讀 唐帽頂 龔自閔

于蔭霖 謝夢漁 豫師 張景和 單懋謙 傅培基 王先謙 林洄淑

劉峴 萬青藜 吳仁傑 田先栗 黎培敬 劉恭冕 沈曾植會桐 汪宗沂

伍廷芳 李雨亭 潘壽 夏震川 梁鼎芬 劉銘傳 全慶 任應準慶準

汪守正 李鶴章甫和 任渭長 夏燮 丁鶴年 貝毓修 陳寶琛 劉璈

傅雲龍 黎庶昌 倪壘 曾廣鈞 金重容 江標 剛毅 張之萬

鍾某 馮峻光 陳桂芬 文廷式 寶廷 張曜 陳寶箴 何秋濤

麟書 劉志沂 馬仁齋 錫良 黃體芳紹 曾紀鳳 朱福誥 恩合

于式枚 鮑臨 劉永福 陳汝翼 何心言 張煦 敬信 廖壽恒

廖壽豐	趙爾巽	陳啓泰	文良	游百川	史念祖	額 <small>爾額</small>	周馥 <small>子等</small>
張蔭桓	薛福成 <small>保福</small>	王詠霓	端方	倪文蔚	文煜	施補華	馬建忠 <small>良馬</small>
陳夔龍	戴楨	岡千仞	馬蔚林	俞恒治	張廷燎	伊藤 <small>文博</small>	鈕心田
張謇	丁建良	陳壽卿	李鳳苞	費念慈	孫詒經	陶模	馮煦
陳士杰	潘賦琴	魏稼孫	伊峻齋	李金鏞	<small>章嘉呼圖克</small> 孫詒經	瑞洵	馮汝騏 <small>汝騏</small>
吳講	澤公	馬丕瑤	李連英	孫半夜	方宗誠	徐麟光	丁振鐸
肅王	華祝三	屠仁守	吳昌綬	沈瘦生	孫葆田	李光久	宋育仁
康有爲	德馨	韓小亭	李興銳	岑春煊	劉樹棠	唐仁廉	譚鍾麟
景壽	趙次侯	張鴻祿	王廷鼎	徐亞陶	鄭孝胥	梁不通	張祖翼
黃思永	程文炳	衛汝貴	李盛鐸	趙舒翹	史竹孫	宋書升	張百熙
端木 <small>疇子</small>	壽富	蔡元培	羅迪楚	黃翼升	隆培	廷雍	裕庚
吳俊卿	徐乃昌	汪康年	志銳	袁世凱	李秉衡	王之春	立山

赫德 董福祥 葉麻子 李佳白 喻長霖 梁啓超 徐用儀 豐紳泰

夏毓秀 陳熾 游智開 蔭昌 蔡鈞 俞廉三 楊崇伊 容閣

楊度 譚嗣同 曾廉 沈瑜慶 夏崑 姚文棟枏文 徐慶璋 羅應旒

黃遵憲 季鳳台 聶士成 馬玉崑 禮邸 劉佛青青振 熊希齡 八指陀頭

鹿傳霖 汪榮寶 沈鵬 李蟠 端邸 崑岡 希廉 王儀鄭

曹械卿 屠奇 夏孫桐 王樹枏 汪栗庵 王宗海 陸鍾琦 譚延闓

升允 島田翰 宋法灝 曹樹勛 湯壽潛 吳慶坻士鑑 瑞澂 魏光燾

楊葆光 程德全 費樹蔚 章鈺 李瑞清 陳三立 左孝同 秦炳直

宋教仁 王秉恩 李詳 劉世珩 楊鍾羲 劉承幹 蔡鏗 朱祖謀

徐世昌 廉泉 顧燮光 王存善 畢利和 章棧 劉廷琛

附目 傅芷秋 傅芷儂 錢秋濩 朱霞芬 時琴香 梅蕙仙

十三旦 一盞燈 一陣風 陳石頭 余莊兒

近世人物志

翁同龢

翁文恭日記

以後簡作翁記

咸豐八年六月二十一日

以後簡作咸八

奉典試陝西之命正考官潘祖蔭

龢副之既抵西安又奉命視學陝甘伯寅先歸伯寅與余意氣相合真如弟彙今行矣而余

獨滯留不去奈何又

咸九正朔

今年三十矣請開缺奉准回京又黃孝侯箴余才鋒太露深佩是

言又聽倭良翁講巧言令色一章余自知不能免此爲之汗下又

咸十正朔

太和殿筵宴階下東

西設布幄大風起布幄皆偃百官露坐又

咸八

聞聖駕出巡警報疊至叩請堂上暫避呂村

又

咸十

帶國子監司業缺引見於養心殿兩宮皇太后垂簾用黃色紗屏扇皇上坐簾前御

榻恭邸立於左醇邸立於右吏部堂官遞綠頭籤恭邸接呈案上又

同二元

大人心存學士奉懿

旨在弘德殿授讀又三兄

同撫書

爲會國藩所劾有旨拏問三兄談笑自若但言局外人不知

其難耳送入北監

嗣發新營

疆調陝

又

同元

被命充山西正考官回京覆命召見於養心殿

東暖閣上西向坐兩宮皇太后亦西向坐垂詢行程及山西防堵情形又

同元

大人病甚猶

言內侍不可不防微杜漸又言吾到此時大數亦著力不得云云又四同源姪得一甲第一

源姪近年為病所困深慮不能成名今得此庶足答先人未竟之志稍伸吾兄不白之冤乎

又同四命在弘德殿行走上至倭相授書余與徐蔭軒旁坐上溫書寫字蘇前曾代寫紅仿

上猶能憶曰汝非寫紅仿格翁某之子歟又同五皇太后諭李鴻藻曰翁同龢講帝鑑甚明暢上頗

寅時寅命人書之不知何所本也又同五皇太后諭李鴻藻曰翁同龢講帝鑑甚明暢上頗

樂聽又簾前進講元武宗止括田一事太后問元時官制甚詳及論兵燹後多荒地因極言

丈量清釐吏胥中飽科斂之弊并黑地亦言之又同母喪恭邸來辭其拜不獲述書房正

喫緊上嚮用之意對以三年後勉力圖報問葬畢回京對以廬墓遂扶柩歸又同得綠毛

龜頗珍重紀以詩後贈伯寅復得白龜一又同回京為園工事召見廷臣首責臣蘇此

到京何以無一語入告次與恭醇兩王往復辨難不已臣蘇進曰請聖意先定諸臣始得承

旨遂定停園工修三海而退又同會議尊謚廟號原擬熙字毅字余言前朝止一金熙宗

一明毅帝皆何如主不如孝字靖字為宜後奉硃筆用穆字毅字以徐桐言始用穆字也又

正光元 懿旨命醇親王臣銖及榮祿等相度吉壤召見於養心殿西暖閣兩太后並几南向未
垂簾又光元 八十奉署侍郎召見太后諭云汝係舊輔宜圖報叩頭對以受恩深重即赴湯蹈火
皆所不辭因論公私忠佞之辨及江蘇大吏賢否江南年穀如何見上有倦色遂請退又光元
比懿旨派臣及夏同善於毓慶宮授皇帝讀懇辭不允召諭臣一人授書夏同善承值寫仿
等事又光元 七一乞假修墓歸遇五兄同爵 喪回京入對兩宮慰問周至殆如家人上亦曰吾思
汝久矣又光元 正光元 擢尙書五十歲賜壽又召問吳可讀摺具以古今典禮本朝不建儲之說對
聖意躊躇良久則又以大統所歸即大宗所繫次第詳陳始蒙首肯再三又光元 九光元 兩宮召議
伊犁事慈禧太后病容極瘦語氣甚微謂對俄實無主意惟軍機及爾三王兩大臣是信臣
對和局萬不可破武備萬不可緩通商關中原大勢必當爭又光元 三光元 十七晨聞慈安太后違和夜
傳上賓痛哉內閣擬上欽肅敬恪等字余抗言曰貞字乃始封嘉名安字亦廿年徽號此二
字不可改寶相云欽字恭邸所定余曰此豈邸所應主議哉復與伯寅申之曰貞者正也當
時即寓正位之意且先帝所命也議遂定○李記光元 六光元 七工部堂官三人皆狀元尙書翁同龢

左侍郎孫家鼐右侍郎徐郃亦僅見事也○翁記光五八命直軍機面辭不准太后云吾體甫

平擇人不易毋與吾為難也又光六九萬壽賞戲入座在東邊第三間二十年來由第五間至

此鈞天之夢長矣一間醇恭二王二間惠王等近支三間軍機四間尙書五間毓慶宮又光十

三諭出軍機自越事糜爛余屢以轉圜為言力陳海防之不足恃他時結局之難而醇邸猶

以未能大舉為恨臣自料才學識皆遠遜於人不如專直講帷也○李記光三三昨作書致翁

叔平師言時局可危門戶漸啓規以堅持戰議力矯衆違抑朋黨以張主威誅失律以振國

法不料言甫著於紙上機已發於廷中樞府五公悉從貶黜晴天震雷不及掩耳可深駭矣

又光二十得翁師書饋歲余前送節敬師既不收而一再饋金拳拳不已深可感也○翁記光一

六七太后詣西苑賜船此例未聞賜船者軍機戈什按班毓慶宮諸臣而已又光六七懿旨皇帝

明年親政王大臣力懇從緩不允余請上自懇始允訓政數年又光二三太后召問戶部事並

及疆吏中粵督張之洞臺灣劉銘傳伊犁錫綸駐藏文碩一一具對於粵則謂其恢張於伊

犁則目為荒唐也又光四三赴徐頌閣招飲雷偉堂挾一照相者來余生平未照像至此破例

矣又英豪卿許假金買屋云廣紹彭處慨借三千可感也又正光寫景師碑意在學六朝適形佻險無復法度又忽畫山水六十老翁作此狡獪耶又正光太后召見有汝忠實之諭蒙恩賜壽有扁額對聯近來雖樞臣無對聯蓋異數也又自日本購得雙鶴見之狂喜後伯王贈小鶴二又一鶴飛去以零丁帖求之子青相國以一鶴見還可感也○李記光詣翁師六十賜壽有謨明弼諧扁賀客甚盛○翁記光假歸修墓上意黯然回京跪安上垂問備至臣首以祈年殿災爲言上聳然云變不虛生又光斌孫以京察召見上至書齋有褒語又光寫篆字意境牢落殆難言喻又古人真蹟總不離藏鋒而緊緊則變化須知之○葉記光翁叔平師招飲弢甫前輩斌孫以宮僚雅集杯王吳廬一爵屬飲三爵醺醺醉矣○翁記光議朝鮮事上意一力主戰傳諭臣蘇李鴻藻上次辦理失當指事此番須整頓云又太后命往天津與李鴻章議事叩辭者再謂臣爲天子近臣不敢以和局爲舉世唾罵也諭非議和欲暫緩兵事耳遂承命往又光再直軍機每遞一摺上必問臣可否蓋眷倚極重恨臣才略太短無以仰贊也又光連日因臺灣事與同官爭論入對時不免憤激又和

約批准退侍書齋君臣相顧揮涕此何景象耶○葉記四光一聞虞山爲濟寧所齟齬莫展一
 籌○翁記六光十恭邸屢在上前奏請欲余至總署余力辭今日乃責余畏難余與辨論不覺
 其詞之激榮仲華亦與邸相首尾余並斥之旋仍奉命行走遇事力爭日伍犬羊殆非人境
 又正光傳旨撤書房入見奏此事想懿旨所傳上頷之又正光賞坐冰牀牀有明窗暖篷可
 容三人此特賜也又正光軍機南齋進春帖子詞例在懋勤殿跪進謂之跪春又正光忽憶
 三十年前斷指事蓋三兄遠戍私竊憂歎迫而出此又正光膠澳事奮力與爭至於拂衣而
 起迨海靖一到總署而邸堂及諸公先默許余猶駁辨竟不能回此最憾最辱之事何時雪
 此恥耶又三光英使來余曰吾聯數大國立約爲大和會以三事爲綱一不占中國土地一
 不壞各國商務一不侵中國政權竇使頗首肯云英國甚願未知別國如何又三光德王亨
 利乘轎直入宮門洋兵翼而趨余叱之乃下相見握手暫憇南配殿先詣樂壽堂見太后復
 赴玉瀾堂見皇上賜坐右偏約一刻退又四光上奉慈諭以前日御史楊深秀學士徐致靖
 言國是未定良是今宜專講西學明白宣示等因臣對西法不可不講聖賢義理之學尤不

可忘上意堅定遂退擬旨又上欲於宮內見外使臣以爲不可頗被詰責又以張蔭桓被劾
 疑臣與彼有隙欲臣推重力保之臣據理力陳不敢附和也語特長不悉記又四光今日生
 朝入內奉硃諭斥退臣自省罪狀而聖恩矜全感激涕零次日赴宮門在道右碰頭上駕過
 回顧無言臣亦黯然如夢遂行南歸哭墓默省獲保首領從先人於地下矣○葉記四光以聞
 虞山之去剛毅實擠之或云與汪卮亭一業榮按罷翁聞爲恭邸遣命而已○翁記七光以游石鍾
 山老僧見余呼老太爺而曰爾年不過六歲餘耳又曰爾名利中人也余訶之一笑而起果按
逝翁六年後又八光以聞人談京中近事鼠輩謀逆陷我聖明並貽無窮之禍心悸頭眩幾至投
 地老臣如在必不任猖獗至此又十光以報傳嚴旨斥臣伏讀感涕而已又正光以憶余十三歲
 作元夕張宴奪崑崙關試帖有第一回圓月奇功第一人之句頗爲朋輩所傳今老而衰颯
 若是又北光以夢至帝所使卜余書曰歲在辰時在辰百事吉凡紀夢皆心在魏闕也此按翁卒
兆也又正光以彼姪會桂以浙藩謝恩溫諭周至並賜福字洵異數也不勝馳感又五光以報
 載太后恩諭凡戊戌案內革職者皆開復監管者概省釋逋臣如得邀此寬典雖一息當伏

謁君門也次日即病又二日日記絕筆○張元濟跋吾師翁文恭公當同光兩朝洵登樞要
 維時冲人踐阼母后臨朝強敵憑陵國勢淒弱士大夫昌言變法新舊交爭漸成門戶之見
 公以一身揜挂其間而卒不能免遽被譴謫僉壬遂進卒釀戊庚之禍回鑾以後國事益壞
 而公亦抑鬱以終余既悲公之遇且痛世人知公者少因請其從孫克齋之熹以日記行世
 云按翁日記似有重繕初頗不處如李菴卒於甲午十一月二十日而翁數年正月直樞要凡
 甲所日尚記李菴客來初頗不處如李菴卒於甲午十一月二十日而翁數年正月直樞要凡
 午記載尤慮觸諱自蓋一刪時疏亦屬常情
 載尤慮觸諱自蓋一刪時疏亦屬常情
 事慮觸諱自蓋一刪時疏亦屬常情
 誤入乙諱未蓋一刪時疏亦屬常情
 乙諱未蓋一刪時疏亦屬常情
 未蓋一刪時疏亦屬常情
 一刪時疏亦屬常情
 時疏亦屬常情
 亦屬常情
 常情

李慈銘

李慈銘越縵堂日記以李後簡自識余前身爲天台國清寺僧好山水而窘於遇性浮動自信
 太過平生頗喜驚聲氣陷於匪人而不自知自今癸亥孟夏爲始更編日記以勉力於善焉
 又同治二年五月初五日以同後簡作前集貲報捐郎中吏部掣籤分戶部都時年三十五歲入
 相國城周芝臺又領閱試卷順天爲房官延學士所抑自己酉至壬子三次出房皆幾中復失其
 後南北四試遂皆厄于房考今八試矣殊爲悒悒又同三順天鄉試徐檢討桐薦而未售挑

取謄錄又二予生小多病家人常以爲憂先王父獨曰此子神氣有餘必無他慮今仍多病又五請急南歸納珊姬張氏主講葢山書院改定賣文通例又八太夫人棄養又六馬穀山中丞聘爲浙江書局總校勘張孝達學使約至武昌襄校文字又九鄉試揭曉中第二十四名又正至京會試禮部取闈卷出爲霍穆歡所抑文章有價信哉又四榜發又落第取卷出以詩多二韻未薦人言予卷爲王編修先謙所薦李尙書已取第四進呈填榜時忽傳卷有大疵以詩中十韻始看出也竟易之又二取閱試卷爲長沙陳編修理泰所薦評經策冠場桑尙書批額溢見遺蓋得卷已遲也又余自述敷門七例一不答外官二不交翰林三不禮名士四不齒富人五不認天下同年六不拜房薦科舉之師七不與婚壽慶賀皆所以矯世俗之枉救末流之失耳又三余性褊急平生酬接未敢以一語傷人偶及時事是非人材臧否日記所書一字之加三思而出至己有小失無不大書所以示名教存大閑也又四納席姬字曰貞爲此婢價馳書乞貸平生風節掃地同人憐其貧老祝其生男皆誼等傾囊謀如在已然最知其不得已而苦心相勸雖乏錢相助爲之從臾盡

力者張牧莊羊禔龔兩君也又_光四五十生日鮑敦夫諸君枉過張燈夜飲酒醞花穠陶然
一醉卽度賦百字令又_光五席姬所娠墮已九月矣家運衰替至此又_光五樊雲門王弼夫
諸君復約爲余作生日古人以周歲爲一周余今年五十一于古法正得五十故諸君援此
爲言携樽相就余十二月二十六日生弼夫十二日生敦夫十五日生而雲門以十一月朔
日生汝翼次日生禔龔七日生同岑歲寒松茂柏悅天涯良會人生極歡醉後放歌宜爲圖
畫記之又_光六會試中第一百名敦夫出闈知余卷在林編修紹年房初不知所謂其鄉人
陳編修琇瑩力贊之始請陳君代擬評語呈薦于翁尙書尙書大喜本中高魁後以景尙書
取本房一卷乃置第十九名旣翁尙書欲以余卷東榜始置一百名而仍以三藝刻入闈墨
意別有在也卽請歸本班得旨以戶部郎中原資叙用貲郎回就流品旣分金榜一題玉堂
永隔當亦知己所累敎後人所深喟者也又_光十赴天津主講學海堂自辛未入都忽忽十
四年未出國門一步朝夕之景近視階庭行坐之蹤不離咫尺履屐皆得所安匕箸亦授以
節至寢食之早晚書策之從橫尤有常度勿容少變今雖近出且定歸期而撫景慨然不能

自己又光仁書春聯云藏書粗足五千卷開歲便稱六十翁歲易新聯成例事矣又光三
遺席姬去事我十年矣傷哉無德畜此癡獠閉戶自搗悔之何及又置妾王氏名之曰蘭娘
字以纓男又袁爽秋言長安襪襪中神全者獨先生耳余雖不敢當然其言可味又光三養
心殿引見補授郎中又光四以考差卷爲福珍廷相國取置第一都下人人傳說矣及簡放學
政既畢外論紛然無不爲余不平者余一生偃蹇當軸皆以簡傲目之濟寧尤銜余甚至此
中得失何足置懷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又光四以夫人病逝年六十有五歸我家者四
十七年貧賤凶喪備嘗艱苦及癸未來京甫五年而遽至此命也又從子僧喜至京年十四
矣名孝璘爲更名曰孝壘嗣爲子易纓服撫之哀慟又光三以繆仲英觀察煥章以楹聯爲壽
文曰著書十餘萬言此後更增幾許上壽百有廿歲至今纔得半云佳句也又光十以黃仲弢
邀一善相者閩人趙冲甫來爲余談相言余神清骨秀世所僅見聰明正直一望可知然非
功名富貴中人故一生偃蹇亦無子息眉采太重故三十歲外尤爲困厄其言皆中然亦老
生之常談耳又簡放試差畢余又不得命兩試兩取第一而皆付沉淪此自來所無非政府

力沮之不至此也。馥夫來言黃漱丈仲馥喬梓與可莊敦夫謀為余捐試俸為考御史地諸君不以告余先自集貲俟試差放竣即具呈戶部其意甚盛堅囑止之已代呈部矣又光緒七十九

六十一歲小像自贊曰是翁也無團團之面乏姁姁之容形骸落落兮謹畏矻矻須眉怙悵

兮天懷暢通故其貌豁刻兮而心猶五尺之童其言審訥兮而辯為一世之雄不知者以為

法官之裔如削瓜而少和氣兮其知者以為柱下之胄能守雌而以無欲為宗嗚呼儒林耶

文苑耶聽後世之我同獨行耶隱逸耶止足耶是三者吾能信之我躬日記已印者止于是年

補山城西道巡○翁記光緒四閱御史卷上問第二卷內擴被四表誤否臣對云無誤折彌封寫

名單李慈銘第二○王記光緒五看李老友撰潘伯寅墓志雖不得體亦尚不俗○翁記光緒九

李蕤客來長談此君舉世目為狂生自余觀之蓋策士也按翁記是節在乙未閏五月初九

於前移○葉記光緒廿唁越縵先生之喪○平步青撰墓志君姓李氏初名模字式侯後更名慈

銘字悉伯號蕞客浙江會稽人生有異才長幼學書無不窺道光庚戌吳晴舫侍郎督浙學

補縣學生員應南北試凡十一屢薦屢報罷咸豐己未北游將入貲為部郎而為人所給落

魄京師倪恭人亟醫田成之同治乙丑請急歸奉母諱庚午始舉浙闈五上春官光緒庚辰始通籍以原官久次補戶部江南司君才望傾朝右獨鍵戶讀書非其人不與通經年不一詣署己丑試御史庚寅補山西道監察御史巡視北城數上封事洞中利弊不避權要君戊削善病獨居感憤瑣瑣不自得甲午冬卒年六十有六君矜尚名節議論臧否不輕假借雖忤樞輔不之顧然樂獎後進所指授成名者爲多於經學有十三經古今文義彙正等於史有後漢書集解等又有越縵讀書錄詩文等凡百數十卷可謂碩學鴻文蔚爲著述者也

王闔運

王闔運湘綺樓日記以後簡同治八年正月二十五日同以後簡作讀漢書申屠蟠傳闔運無斯人確然之操而好立名譽讀其傳庶幾高山仰止之思王方歸隱又寤緹其夫以怒撻妾妾字六雲字妾橫不服欲反鬪余視之不可呵止遂不問又同昨有盜入開箱取八衣去今騎至查泥塘徐店見一鄧姓言語容貌無非盜也與約送物還我縱之去次日徐店婦竟服毒以見其夫比匪人憤懣而死也一出而殺一人其子又甫三月可哀也已因命其夫善養其兒

每月予以乳資又縣長書來命修縣志潭湘又比同八非女作送竈詞詞筆秀潤但思遲耳非女

書邈麗可喜又六同六九隱者必躬耕余不能耕聊以出游爲習勞之業孔子栖栖蓋亦此意又

余以深心交天下士師友稱盛又十同九余已能去怒懼惡欲矣而未忘哀樂亦緣文詞爲障

也又余近說經史有左右逢源之樂殆將通矣又四同十北上會試下第游圓明園與某某約

不復入都○李記六同十張孝達招飲言共王壬秋論學辭以病壬秋之詩粗有腔拍古人糟

魄尙未盡得其人喜妄言蓋一江湖辱吻之士○王記十同十泊滕王閣當余廿歲游南昌初

不自意能成立如此及卅載重游又不自意不富貴如此今余卅歲三游蓋不自意老大如

此又正同比重定日課辰課讀午修志酉讀文講經亥鈔書日課女教妾讀詩以爲常又正同比

凡爲文人必有過人之姿蓋非學力所到余學人耳又五光二水災山居屋壞余前有詩云暫

隱衡山十二年至此正十二年而彭雪琴贈余詩云作客衡陽十二年竟皆成讖此亦大劫

也又光二與何鏡初議開思賢講舍又黃少羲言金丹頗有心得惟謂房中須少女而不爲

妾婦似非聖人之行又近人不知賭趣以賭爲必須錢是好錢非好賭也又光四初丁督有

尊經書院之聘方撰湘軍志不能行至是始入蜀又口者推余生辰云雙牛在闌一世清閒
正反語耳又^{二光}五丁公爲八子議婚許以八女皆庶出也又^{三光}五招羅嫗供縫洗問知早寡
傭力養其翁貞孝無私故敢直入書院羣雄之穴殊有丈夫氣又夜寢甚適羅嫗侍也○李
記^光五王闔運所作鄒叔績傳意求奇崛而事蹟全不分明支離蕪穢且多費解此人盛竊
時譽妄肆激揚好持長短雖較趙之謙稍知讀書詩文亦較通順而大言詭行輕險自炫亦
近日人海僂客一輩中物也○王記^光二八思今翰林員多宜續開四庫館收采乾隆以後諸
書必勝前集又四閣三災亦其時也又^{三光}七穉公欲薦我主國學余云此盛時事今不宜及
此且左相新柄用人必疑受其請託必不可也又^{八光}七報豐兒之喪追念廿三年父子盡傳
我學但詞章不及耳忽失此人令人氣短遂辭歸湘又^{正光}七八外閒頗議湘軍志曾沅浦參差
尤甚即請燒燬之又余每能先悟一日事蓋吾心前知之誠有發見者也又^{五光}九復至蜀秋
同穉公登峨嵋山穉公問自許云何余云少慕魯連今志在申屠蟠矣又易笏山日記喜自
罵余日記喜自贊亦習氣不能改者又^{九光}十作雜憶詩雜憶者閩丹初同游鄂今當國李少

荃同游皖今衛畿輔彭雪琴同起湘同居衡陽今防海張孝達同游京師今督越四人皆以

輕材膺重任而不求我助我亦不屑助之又光理半山其妾也初字六雲以性遺書成一

册又夢半山誓世世為夫婦又光至津李相館我於吳楚公所甚喜湘淮斷斷廿年矣非

少荃不能設吳楚公所非闔運不能居吳楚公所曠然大同郭筠仙輩已覺小眉小眼况沅

浦以下耶又少泉初擬蓮池講席及抵津吳摯甫先已纂立矣遂辭歸○葉記光沈子封

云壬秋實有霸才○王記光蓮弟與熊嫗合而生子鄉人頗有賀余者為之匿笑又光

二十四史贊畢功自己已起至今廿二年而孺人不及見矣其妻又官士十餘人為補

慶六十歲余向不喜躲生今乃知生之不如死也死而客來吾但偃臥待之何所畏哉又光

八移寓程宅除下廂而宿周嫗居屏後周嫗始又周嫗夫弟來涕泣欲學武二亟揮去又懼

周嫗求乞出避之又周嫗與同牀而來去自如亦一奇也又光與兒招股刻湘綺九經注

又禮注成卅年之功又篆九經畢或作或輟三十六年矣又光過鄂出游腹痛覓廁不得

大困如冠九洩大成殿有由也又登清涼山看皇姑李秀成妹也再送茶談事頗諳官禮又

二光 居家處世枉用道術全無效驗不如與之鬼混又衆皆視我爲無行之文人耳又光
 聞璫女姑媳分家滋女夫婦復合昔非女乖違病死吾女皆薄命而子多不肖賢者夭矣又光
 九光 縣令送朝報有寄諭巡撫察看品學是否可用蓋家夔王文也光以我爲廢員也又光至
 杭州訪劉景韓游西湖度歲又光過蘇朱竹石云吳糧道望見我以爲仙風道骨聞之甚
 喜又至濟南視八女游趵突泉涌流殊不能高記四十年前水高及丈殆誤看耶又光余
 懶不事事與兒不老成大小事倚房嫗清孤大有老境又光七十宴客隨到隨拜不記誰
 某若齊次風史士良豈能辦此又光將赴汴會試至確山阻雨遂還又道行無車覓得一
 輜初以爲魂昇後乃知爲喜輿也又光夏撫峇聘至南昌歲暮歸次年復往主講豫章書
 院又光寒甚無薪炭劈書板代薪石崇未能過此又功兒報四婦出洋三兒護送以爲我
 必怒殊不然也此皆不齒之人何必問其所往又光傳太尊約余重宴鹿鳴答以詩又光
 十游陝登華嶽上絕頂踏雪至天門而返又光詹光求信與樊藩告以一函百金之例皇
 遽遂去又游南嶽過湘落水舟子抱上已再浮沉矣登嶽至舜廟探紫霞洞渡冷水還又光

此揚生度談議會欲余冠冕羣英總以憂國爲主非野人所願聞也又千奇百怪事皆出我
 家特賞進士宜哉又光三得電報授我檢討從來不喜此名今蒙惡謚矣又光八房嫗受賕
 事發令退銀自明竟哭鬧不止信有潑婦也既爲人作假書至陳督張督謀事又率衆鬧倡
 家余參議言周嫗招權納賄聲名狼藉不可問也又周嫗假暫還鄉輜重纍纍又宣元二兩孫
 女亦知託交名條矣交條之風自毅皇始醇妃珍嬪至於赫德請託徧五洲矣余則因以爲
 利又吾門無日無訟者獄訟來歸虞芮質成何易言耶又宣元五至寧送端督方江南名士開
 會歡迎設宴胡園會散赴鐙船各挾一妓有寶卿者陳伯雙以爲秦淮第一未與語而來挑
 余惜無以酬之又宣元三撫藩臬學以鄉舉周甲加侍講銜俱來賀喜因憶左季高換頂時醜
 態賴我一洗之又前七十爲我女書扇許以八十更書竟踐此言亦可喜也又宣元九朔門前武
 夫傳呵云已攻得撫署滿城白旂余亦爲俘矣又聞報軍情已無安居之處自來亂未若此
 不亂之亂乃大亂也又功兒已剪髮近報在長子此多行無禮之咎又至湖隄石阻車翻身
 落糞坑如唐伯虎又壬子袁迎北上至上海宿瞿子玖寓皆勸阻度歲仍還又癸丑生日受

賀鋪設庭堂張掛燈彩至五十里借電線十里借戲臺唱戲亦奇聞也城中有名人均至夜
放烟火又三甲五寅復北行由京漢路至都就國史館長之聘並爲參政欲爲條陳周婆尼而止
又伺候周婆出游至廊房胡同李連英故宅打金釵報載周媽事亦有趣又九甲大會翰林
以余爲首實乃最後輩也無後於我者又參政院發會以復辟爲邪說亦駭聞也乃係我署
名未能駁之又甲寅南歸作書辭袁慰庭又正乙卯曾卜師相余能化凶爲吉頗有所驗薦之
湯都督又看唐詩蛾眉白髮云云不覺有感女寵而論年是不知寵嬖者也唐玄之於楊妃
庶幾非好少者武氏之控鶴亦庶幾自忘其年但控鶴非其配耳欲作一詩嫌於太褻要之
此千古之大惑也又乙卯陳仲馴爲我作符命證成莽大夫也前有白頭帖云此去真成莽
大夫妖詩驗矣又舊歷新歷不復能記節日淵明甲子亦無從問矣又丙辰久病不能坐腰
腹脹腫諸事盡廢遂及七夕兒女均到省視送終人皆至矣詠七夕詩年日記止此卒○日記
後跋王壬秋先生日記爲湘鄉彭次英所藏先生生道光初年登咸豐癸丑賢書刻苦勵學
無間寒暑經史百家靡不誦習箋注抄校日有定課遇有心得隨筆記述自課子女並能通

經傳其家學講學湘蜀得士最盛日記中皆纖悉靡遺有關學術掌故者甚多數參軍幕間預政要其間人物消長政治得失身經目擊事實議論釐然咸在多有世人未知者讀者作日記觀可作野史觀可作講學記觀亦無不可此跋商務印書館撰

葉昌熾

葉昌熾緣督廬日記以後簡同治庚午孟冬分纂郡志又改定課例單日理經史百家雙日

攻帖括晨臨篆楷夜作抄胥逢五作古文逢十作時文又同治十年十月十九日以後簡同

余以境地艱迫告助友生為會集一千文又光二偕王芾卿管申季再至常熟瞿氏校書

余分得史部又分得子部又光四校閱瞿氏書目略為補正誤謬又光九鄭奩尙書延課其

弟並屬編書目又光十前日在湯家山見有大塚豐碑巍然詢之則湯氏之墳即鳴鳳記中

所演湯裱貝也余大駭讀其碑則成化年制贈大興縣湯涓父母誥敕未識涓即東樓之客

否又光五同鄭奩入都得荔弟病歿電即歸又光七至粵應汪郎亭學使聘次歲言旋又光

光九余四十初度建霞招游虎阜遍拓摩挲題名又光三黃再同約同至都課子其子與誅兒

同年同月同日生又光四九會榜揭曉中第八名與建霞同出周郁齋先生房云余卷爲鄉黨
師取中又光六南游臺北並至粵東就廣雅書院度歲還蘇挈眷入都又光三編定藏書絕
句六卷共四百有四家附見二百九十人續有增補又光八天津延主學海堂講席○翁記
光八季士周以電告我云葉菊裳學海山長我何嘗去電哉此事可疑○葉記光三國史館
中所有書籍及志傳正副本皆藏大庫今啓鏞往視向西約二十餘楹書架羅列散失過半
極北數楹封識嚴密相傳內有蝎子精無敢啓視也又光元行年五十歎臣精之銷亡痛子
嗣之零落當自署爲惇居士又光三至別墅行納簪禮不意垂老桑榆猶留此一重公案陳
姬願一見大婦乃於七月七日游陶然亭會於佛閣次春陳姬乞去遂縱之又光六昨有旨
求校邠師抗議豈知尙有一老弟子陸沈金馬門乎又光二京察召見於儀鸞殿東煖閣太
后垂詢籍貫科分館差及江蘇錢價米價有無教民會匪並問寫白摺否考試差否皇上詢
年歲若干綸音甚低次句聽不眞太后代傳云皇上問汝是新一等抑陳一等謹奏是陳一
等太后似動色旋命退出又光五拳亂迭孛至昌平旋仍回京又光六乘車謁客由東西長

安門穿馳道而過端門洞開各國兵弁車馬紛馳各處宮牆往往開一便竇任人出入憑軾長歎小臣非敢隕越御者趨捷經雖禁之不從也又由西華門進穿西苑渡金鰲玉蝀出後門一路塵肆盡付焚如八旗閱閱無不自內達外曠無居人此次旗人肇禍而受禍亦旗人最酷也又_光_世余自去年作語石一書荏苒年餘今始卒業又_光_世兩宮回鑾召見翰詹至乾清宮入對太后涕泣撫慰云不意今日尙能再見爾等先言出奔時流離之狀及山陝荒瘠之象繼言都中洋兵騷擾爾諸臣艱困備嘗至死不變皆余不德所致因而泣下沾襟諸臣皆伏地叩頭有失聲者皇上惟訓以國事艱難翰院爲儲才之地宜講求實學奏對至四刻之久始命退出又_光_世奉命督甘肅學政出京抵任又_光_世度隴以來無人不言瘴至紅水縣高岡猛然香氣直透鼻觀即覺四肢荏然心骨俱醉有頭痛者有氣喘者信不虛矣又_光_世靜遠令送鴿子魚爲鴿子所化惟靜遠界黃河中有之又黃魚出青海中隴市海錯惟此一品又_光_世階州歲科并考使者三年始一至故所至觀者如堵並爭以小孩紅布纏首從輿下過謂之過關又階州產金線獭大於猴有高至四尺者抱子飛行人以火器擊之輒

飼其子飽然後拱立待擊獲其雄牝者跪地哀鳴亦可憫已猴爲糧羣猴至擇其肥者
 置一石於頂餘皆去此獨惕息待食無敢動又五光至大通河水溝口紅山土司指揮僉事
 魯某服西漢衣冠迎道左聞其種族爲唐沙陀國之後山中有唐明宗兆域李景王饗堂又
四光奉裁撤學政之命到隴適屆四年遂乞假歸蘇又七光見擊海花小說吾輩書癡皆在
 笑罵之列文卿鳳石西蠡師許最酷改不佞姓名曰易鞠號緣裳卽亭曰錢唐卿又一光取
 辛白箴詩史稟排比整理改題曰詩讜仲午言拙詩皆曼倩之設讜而題目如圓明園等類
 尙嫌說破知言哉遂重刪易之又正光一歲月如流忽已周甲自挂冠鍵關謝客得曹叔彥函
 述朱竹石方伯之命存古學堂以不佞爲總習又四宜二室人病逝三子一女皆早化去痛何
 如之又正王一諷賈至早朝詩愴然今昔之感飭家人無賀但朝服望闕遙拜而已又十王子檢
 日記自同治戊辰二十歲起至去年宣統辛亥歲除共四十冊其初書生弄筆不成文字三
 十以後發憤治古學稍有可紀四十通籍見聞漸廣聞道苦晚回溯前塵恍如大夢又一王子
 避居滬上次歲仍歸其後時往來於蘇滬間又五甲四舊藏碑版八千通招吳石潛覓主又寅王

六清史館趙次山館長函聘總纂復書辭謝又五乙卯縣大夫欲來商修蘇志不佞大清長洲
 人也今大清何在縣何在而可爲之秉筆乎敬謝不敏又除丙辰然燭祈天衣冠雖做猶是大
 清章服又六丁巳聞孤注一擲報紙狂吠不願問聞以速死爲幸又九丁巳再生日記犬馬之齒
 倏焉六十九歲祝宗之祈已非一日不幸病久至三月而終不死精亡脈極喘息僅存雖生
 猶死誠不如死云爾後日記止此卒○吳郁生序同治庚午余從朱怡雲先生游居正誼書院緣
 督葉君時過先生齋以文字相質正始得識君君方銳意治詞章旋佐馮林一先生修郡志
 治漢儒經說旁及金石目錄考訂之學以光緒丙子舉於鄉潘文勤吳憲齋汪郎亭諸先輩
 爭相延致己丑入詞館同官京朝君不通聲氣不驚時名閉戶著書無異寒素酷嗜金石文
 字山巖屋壁斷楮殘柘珍如性命迨余視蜀學君赴隴輶兩省石墨時以郵筒相遞贈丙午
 以後政局日新君任滿告歸遂不復出辛亥之變余遯跡青島君假館滬濱猶丹鉛不輟余
 謂君之藏書紀事語石二編乃二百數十年間之創作君雖歛然而心憲余爲知己也此日
 記乃王君九從手稿錄出始庚午即余識君之歲終丁巳則與君永訣之秋也○王季烈序

先生日記絕筆丁巳九月十五日即其易簀之前七日也前後四十八年按日記錄因有減否人物規誨親故之詞遺命戒勿以全稿示人今取逸錄於米鹽凌雜往來酬酢與夫規誨之詞皆節去之約得原稿十之四烈維公外和內介學博行修轍跡半天下交游盡名賢其爲學之勤內行之厚立品之卓藻鑑之明取予之嚴見聞之廣皆見於日記中又先生日能手書二萬字云

潘祖蔭

翁記咸八陝西正考官潘祖蔭伯寅同啓行至保定伯寅急病延蘇人葉道芬來診又次華

嶽偕伯寅謁嶽帝象○李記同二作書致潘伯寅得復惠我十金潘于李歲時必有饋視爲

後錄伯寅索閱近年日記又伯寅爲王孟調刻西臆遺草又同四作書致伯寅副憲爲陳

德夫刻遺集事又得伯寅書謀爲予刻霞川花隱詞又同四伯寅送來新刻陳珊士詩詞遺

集又刪正孫蓮士詩文交伯寅刻之並代爲撰序又撰陳珊士王孟調孫蓮士三子傳交伯

寅刻于越三子集首○王記同十伯寅約飲龍樹寺與香濤同爲主人大會名士集者十七

人無錫秦誼亭名炳文善畫南海桂皓庭文燦績谿胡荻甫澗子薊之族也吳許鶴巢廣颺
元和陳培之倬會稽李純客慈銘趙搆叔之謙搆叔云戴子高屬訪余必欲一見長山袁鶴
丹啓豸洪洞薰研樵文煥遂溪陳喬生亦山黃巖王子裳詠霓錢唐張子虞預福山王蓮生
懿榮南海譚叔裕宗浚玉生翁之子也瑞安孫仲容詒讓琴西子也朝邑巖進甫迺旒丹初
之從子也研樵曾與譚文卿同寓晉陽館余尙識之亦山最熟皓庭純客皆曾相見王張孫
不多語孫年最少亦廿四矣胡趙同寓果子巷明當訪之伯寅各予一紙屬書意在得詩也
秦誼亭繪圖又伯寅談著作須爲朝官及朝官不能著作云云又同六九同十聞徐壽蘅飲饌過人
因求代治具約伯寅諸人爲一集伯寅豹岑辭不至設饌太多飽不能徧壽蘅云無虎豹故
也虎謂伯寅豹謂豹丞又問伯寅前日試題刑賞忠厚之至語所自出云龐葆生擬題即從
古文淵鑑中尋捨不知出典也南書房侍臣如此使後生何述後詢知語出僞孔書傳云楊
汀鷺所說揚名開第以殉母死○翁記同五收同十伯寅等奉勅影寫星鳳樓帖中草書以眞字音
釋於旁○李記同五收同十伯寅延攬人材如恐不及惜爲趙妄子輩所惑耳又伯寅書言金石之

學爲實學以世人不能識古文奇字爲恨復書告以金石固不可不講而近人往往全不讀書臆造古文不識點畫而曰可正說文杜撰年號不辨時代而曰可補正史且藉以游揚聲氣干謁公卿是亦風氣之大害所當防其流弊者也又同伯寅書屬題東堂喜雨圖去年知貢舉時志春圃侍郎所繪也伯寅久不得主文知舉非其雅意故書謂與予之不第同一同穉穉詩中微達其旨以諷之又同鄭司農生日集潘侍郎鄭奩祭之又同伯寅屬代撰龐寶生尙書文廟祀典考序後時有代撰又伯寅侍郎奉命典試以詩賀之又同有旨潘祖蔭以三品京堂候補何以不見邸鈔蓋因捐修圓明園議叙加恩耳潘被議以降調又伯寅以南齋唱和詩屬閱○翁記光元七四伯寅住酒館屢來借書亦東華門一段韻事○李記光八二得伯寅書饋銀皆分其門生節敬也可感之甚又爲伯寅侍郎代擬文字南時有代擬作也○翁記光二七五議俄事伯寅擬奏片落筆如飛又伯寅以余言瞻顧大怒余笑解之又光七八與伯寅同直軍機○李記光四九伯寅奉喪南下屬撰絳丈墓誌○葉記光三九鄭奩尙書枉駕延課其弟又光四十六鄭奩丈言庚申都下怡王府宋元槧本捆載出售所見周易單疏左傳單疏皆北

宋大字監本驚人秘笈每部不過數金皆爲常熟翁尙書及楊協卿太史所得劉燕庭家金石亦於此時出售彝器一件亦不過數金而已又七光廿十鄭奩新得飛龍城古碑其文非篆非隸非楷疑是女真字碑在今盛京英額邊門外鮮團場海龍城北六里山顛五行二十餘字不等後有兩大字似鈐記狀按此確爲女真字摩崖又九光卅一鄭奩盡出所藏秘笈屬爲編目又四光卅居停釋服同入都○翁記九光卅三秋闈潘公商酌元作未愜擬易余不可潘公力持之遂別定一元揭曉劉若曾也又光卅三南齋賞項日加一日伯寅揮霍李吳隨之可異也○葉記二光卅四鄭奩奉敕校通鑑輯覽招往相助以懋勤殿鈔本對通行刻本頗有異同同校者卽亭鶴巢建霞廉生夢花子培仲弢等又光卅卅鄭奩師病劇常熟師來同入視已不能言僅手書痰聲如鋸不治也七字亦模糊不可辨延至酉刻竟逝師欲爲昌熾刻藏書紀事詩病中猶詢曾繕清本否彌留時連促二次追念平生知己不勝感愴又編文勤師年譜爲仲午捉刀○翁記十光卅卅聞伯寅病篤氣喘急往視執余手曰恐難治矣方歸而追者告絕矣余徒步往哭呼趙寅臣囑購棺本用八百金呼仲午寫一字以其子樹蓁爲伯寅後伯寅危坐告終

不平臥則將龕歛矣又^光潘宅送殯飢民數百在天橋跪哭萬民傘甚多亦一時煊赫者矣九列中送者余與榮仲華李若農耳○王記^光聞伯寅之喪侍從遂無好事之人可慨惜也○葉記^光榮陽師母屬往檢視文勤師金石書籍插架塵封皆銘心絕品也彝器鼎四十餘鐘二十餘卣敦之屬皆以數十計又^光米市藏書爲翰文齋所得四千一百金祝年丈所視爲七莛者皆精本也

湯金釗子修

翁記^咸老丈言昔文端公在江蘇學政任奉卮仙一日卮書次子修賜字敏齋又一日書年庚八字一綴一詞於下有二十四橋明月夜明珠一顆掌中擎之語又書云所示八字乃上海葉令之女可與修爲佳耦文端承命與葉議婚于歸三年生一女而歿年二十四卮書皆驗所生女即余亡妻也又^咸太常寺卿湯修御史尋鑾煒等各遞封奏又湯尋摺請回宮皆切直湯摺以行書繕寫摺尾自請議處發下無說遂辭官歸後卒於蘇寓

李文田

翁記咸十廣東李若農編修賦甚閑麗歎爲奇材又若農博覽能文丹鉛不去手又同三五訪若農見廣東鄭君所製日晷可測中星及時刻節氣精巧無匹鄭君長於推算十五歲即爲阮文達所賞識○李記同二三邀李芍農編修爲德夫診脈撰方予與編修初識而能推愛交類周至盡心深可感也又同四卅四李芍農爲予推星命言其格爲日月夾命五星逆生耶律文正乾元秘旨中所謂大格者當主奇貴又謂逆格者多有磊砢不平之氣以術料之恐以氣節賈禍云云又同九卅九鄉試中式謁座師先見副考官李芍農先生極道故誼且言闈中物色予卷文筆殊不相似以爲詭失旣慙負知友又無以對都中故人○王記同卅三卅三至袁州試院謁若農學士出迎留談如舊交遂宿其榻又與仲約談內庭宮監事云宮監不以官品爲榮以差爲貴又論夷務籌今可將者殆無其人可爲太息又言新會有漁師能先知次年水大小其法以十月初旬秤水日重一分則月高一尺如二日重則二月水長以此知張平子地動儀可測而知也又仲約談廣州闈姓之局確有消長作表示我○李記同卅七卅七若農師出示所上請止園工封事深論危言詳盡痛切古今之名奏議也聞上閱竟不置一語蓋聖心

亦頗感動外傳上震怒裂疏擲地者妄言也若農師去年江西任滿時已欲乞養歸因聞朝議修園乃入京復命先責軍機寶璽不能匡救寶曰君南齋亦可言也何必責軍機李曰此來正爲此耳遂上疏又二光翔作書致若農學士略告以平生治心之要及重名之不可恃又五光邸抄皇太后召見李文田以合肥保舉堪使外國也李學士平日毀合肥不直一錢而忽有此舉不可解○翁記四光見若農所藏華山碑乃宋榻之精者爲海內第四本又八光李若農來爲余相度住宅談澳門事甚悉霸才也○葉記十光粵人篤信形家言喜營佳兆又重科名往往建塔以鎮風水聞通人如李若農學士亦注撼龍經也習俗移人賢者不免信矣夫又三光仲約侍郎善談風鑑每見余必熟視曰是非余所知也○翁記十光哭若農爲之摧絕若農身後蕭條差囊盡買書矣其子淵碩年十五號踊如成人可憐可憐

肅順

翁記三咸聞此次散館卷上親判甲乙命尙書肅公監視折彌封蓋慎之也又殿試監試者有尙書肅公傳旨某時撤卷甫屆時即紛紛掣取有瞻一行者數字者均不得免發出壽字

圓印完卷者鈐於卷尾不完者就所止鈐之肅公願指氣使視士人若奴隸掣卷畢日猶未
 落也聞高碧湄王蓮西徐季和卷皆佳又前十卷進呈折封一甲第一鍾駿聲也又咸聖
 躬欠安改於圓明園臚唱前此所無也又咸各部院大臣籲請車駕還宮硃諭巡幸之舉
 朕志已決又咸八十聞聖駕出巡廷臣有伏地力爭者磨之出六宮先行肅順隨扈又咸十聞
 傳戲班往熱河已起身矣又咸十有旨載垣端華賜自盡肅順斬決○王記同六至二龍坑
 見豫庭二兒一日徵善字信甫出繼故鄭王端華二曰承善年十八甚英發園亭荒蕪竹樹
 猶茂臺傾池平爲之悵然承善字智甫又云禹階其弟同善字禹襄獨與母出居於外蓋豫
 庭二妾不和也次日故鄭王子徵善來余本約豫庭子承善而以無衣冠不能至旗人仍習
 氣講排場不能變也久談無策可振之宗室禁嚴如此亦定制之未善耶又光五余昔與匡
 鶴泉同客肅順又人謂曾滌丈督師爲余薦之肅無是事也○翁記光正收戶部顏料庫火回
 憶咸豐九年戶部火時肅順爲農尙道路以目今苛政頻行余等烏能謝責哉

高心夔

翁記五赴高碧湄夔陶然亭之約同坐者貴州莫子偲友芝湖南黃麓生潯四川趙元卿
樹吉及李眉生鴻裔范雲吉尹杏生也又七饒高碧湄莫子偲於湖廣館碧湄在園商略
要事未到又伯寅杏農公饒高碧湄余與辛伯眉生作陪碧湄篆刻最精落筆如風雨又夜
與高碧湄談於眉生齋中觀碧湄詩稿多擬漢魏沈雄峭拔又送高碧湄行碧湄曳裾侯門
爲時訕笑然其人倜儻磊落非凡夫也又七得高碧湄書在郭筠仙幕中又五都將軍
託延幕客以高伯足薦之伯足不願往曰吾自知才不濟安吾縣令而已又九遇高碧湄
在李帥幕府以直隸州發江南又於其坐識長沙曹君耀名士也詞章尤長留心時務伯足
稱之以爲時流中第一又同高碧湄署吳縣留飲官齋談頗颯爽可人○李記十高心
夔字伯足號碧湄湖口人咸豐庚申進士朝考以詩出韻置四等歸班先以己未會試中式
覆試詩亦出韻置四等停殿試一科其出韻皆在十三元湖南人王闈運嘲以詩云平生雙
四等該死十三元京師人以爲口實久館故尙書肅順家肅待之厚庚申殿試肅方筭權張
甚必欲爲得狀元詢之曰子書素捷何時可完高曰申酉間可至日肅屬監試王大臣于五

點鐘悉收卷以工書者必遲未訖則違例而高可必置第一矣然高卷竟未完于是不滿卷者至百餘人概置三甲而仁和鍾雨人素不能書自分必三甲者竟捷狀元說者以爲有道焉然高實名士文學爲江右之冠己未庚申兩榜中人罕能及之者後爲令于江蘇兩署吳縣無政聲嘗斷一富人買妾事誤信市魁誣爲他姓逃妾致妾及其母皆縊死富人傷之亦自縊高遂病失心一年卒吳中爲刻其陶堂遺集

陳孚恩

翁記咸十會議巡幸端華等昌言於廷曰京城毫無可守如何請駕還宮陳孚恩亦云宜爲皇上籌一條路才是衆皆莫對又咸十陳子鶴力持不可和之說帶勇數百各處巡查市人皆稱誦不置又咸十聞陳子鶴家籍沒旋發新疆後殉伊犁之難事聞僅恤其又正陳子鶴丈之第四子景藩號廉珊山東縣丞伊十一歲在伊犁被擄在回疆十年俄入伊犁乃由俄境郵達恰克圖而歸游幕閩粵去歲始以微員發山左述舊事流涕不已

僧王

翁記七咸卅十僧邸先報大沽己見海舶或云已接仗矣又聞大沽失利北岸砲臺陷僧邸在南岸不能軍遂委之去節節退守直至通州又八咸卅十僧王於張家灣擒巴夏里等廿餘人退守八里橋又聞僧王甫出隊遇賊大敗退紮安定門外八公主墳又僧邸召赴行在矣○王記光九祝游擊來久談山東戰事獨稱僧王余但以奏報觀僧王謂不知兵今而知文之不可己也僧王但不及多實無愧鮑以謾罵失湘人心耳又光九穉公談僧忠王甚有名將之風事君敬教子嚴奉母孝行軍勇乙丑詔徵入輔政辭不敢赴而薦曾國藩皆前所未聞也

醇王

翁記七咸卅十硃諭朕審時度勢夷氛雖近尤應鼓勵人心即將巡幸之預備作爲親征朕親統勁旅在京北坐鎮云云聞係醇邸痛哭力爭惇邸亦以爲言軍機文祥爭之尤力故有是旨又四同五醇邸言宣宗晚年每披軍報必不怡良久一日問孝和睿皇后安適英夷占定海上強爲慰藉太后厲聲曰祖宗創業尺土一民皆艱難締造何今日輕棄之耶上長跪引咎又宣宗罷昇平署不用三十年中凡遇筵宴例劇一二齣即止伶人衣服破如蛺蝶嗚呼恭儉

仁孝宣廟之德超前古哉又二同醇邸倭相連請上於召對樞臣時入座懿旨照行又二同五
醇邸示近作水雷數首皆清婉似樂天次韻和之又十同九醇郡王先有封事請將兵西征掃
除隴坻遂出玉門語甚激切未幾遂連請假又四同五太后諭議嗣立云若承嗣年長者實不
願須年幼乃可教育現在一語即定則宣曰某維時醇王驚遽敬唯碰頭痛哭昏迷伏地掖
之不能起又七光四詣醇邸游其南園登眺良久遇榮侍郎於座留飲為之一醉又光六為醇
邸擬復李相信極論鐵路凡數百言又三光七與醇親王談余勸以調和左相母令為難王甚
躑之又醇邸以與左相並坐照相索詩又二光八醇邸新闢適園在織子胡同乾隆中和坤之
戚所構已廢矣醇邸以三千五百得之增廓西邊極闕敞臺榭池石殆無以過適園者又十光
廿正詣醇邸談越事其意總以未能大舉為恨語亦無歸宿又三光十樸園書論越事仍主講矣
又晤談言不得已之故又五光四醇邸談閱海軍意思甚壯光十以慶邸晤樸菴深談時局囑其
轉告吾輩當諒其苦衷蓋以昆明易渤海壽山換灤陽也又十光十一上垂淚云醇親王病重語
甚急切又十光十一上侍太后視邸疾邸以厚褥鋪地欲起跪而不能欠伸而已上見邸行拉手

禮邸曰無忘海軍又光緒上命至邸問候入其臥內大解後稍愈邸曰前此觀上似有童心今聞傳語實有深心囑回奏請好讀書又光緒聞醇邸逝趨入請安上噉然長號臣等亦失聲面對服色凡四條出與萊山改定禮部藁得十二條遂定議又光緒醇賢親王舉殯暫安蔚秀園醇邸之賜園也本定王園其後即澄懷又光緒醇賢親王園寢有銀杏一株金元時物懿旨鋸去使明堂開展樹大七處半羣蛇所窟

恭王

翁記咸豐命恭親王專辦撫局住海淀善緣庵又巴夏里言恭邸人甚明白又咸豐是日英國換約以禮部爲公所陳設華美午刻恭邸至巴夏里先到恭邸立而迎之有頃額勒金來設鼓吹乘八人綠輿恭邸降階迎額免冠鞠躬賓主坐巴與恒祺皆立侍以和約彼此畫押即登輿去邸送之如初又恭邸住法源寺餽夷酋食物又移住後門外嘉興寺又咸豐恭邸文祥勝保等請遷都關中硃批捻匪如何能禦道路如何可通妥查具奏又光緒廷議俄事擬俟左相抵都再定恭邸不以爲然乃請准內地通商又光緒左相說帖有查禁俄人軍火

糧食一節恭邸恐多膠轕且於成局有礙奏片駁之又光九與恭邸談此次散館等次不甚
 公各省佳士當破格留玉署邸意殊不謂然略動聲色次日入對余力陳裴維安左紹佐不
 應抑置二三等未敢請加恩也而丹毫俯墮竟以裴留翰林左予部屬蓋特識也又光十聞
 醇邸懇請准恭邸豫祝嘏班太后已允次日乃傳旨申斥次年請派隨扈東陵亦未許又光
四夜半疾雷恭邸正屋俗呼銀鑾殿震一狐匾額天花板皆墜又光晤恭邸言去秋大病
 今溺血未愈也神氣尙健鬚微白又光祝恭邸六十壽面遞如意邀至花園聽戲戲臺極
 敞李蘭孫榮仲華崇受之敬子齋余與孫變兄六客而已又光奉諭恭親王福字撤下毋
 庸賞給又光謁恭邸鬚盡白矣又光與李公合請派恭親王差使太后執意不回雖不
 甚怒而詞氣決絕又光慶邸力陳恭親王宜令督辦軍務允之又光慈諭恭親王授軍
 機大臣次命撤書房臣力陳講不可輟太后諭曰此恭親王所陳今改傳滿功課及洋字均
 撤漢書不傳則不輟之意可知又光問恭邸疾於朗潤園久駐園常侍太后游宴又光
 恭親王薨太后大感慟諭王德最隆惟配享始足以昭崇報

寶鑿

翁記咸十軍機以下各官奏請車駕還宮硃諭怒問何人秉筆以寶鑿主稿覆奏又九咸以

圓明園災三山陳設遺失奉硃筆寶鑿暫免正法降五品頂戴各項差使皆革留又七同七倭

相等議請准李鴻藻終制寶佩翁遂有明朝迂腐方嚴之習皆不中事理又稱此事全賴局

中人勸導意責同直方躊躇間而佩翁遽云諸公皆無異議即可入告矣匆匆而去又九同八

近有夷務交涉文豕宰力主持重董公輒許之而寶公為呼應於內可歎○王記五同十聞去

歲有太監欲刺寶尙書近日風氣殊可慮余幸不主朝若當權正色恐有伯宗之禍聖人不

死蓋知幾括囊余初以為人無不可化嘗一試於某而不驗故感而記之○翁記光五寶相

國招觀劇大開東閣點燈宴客六日不止又九光十詣寶相國家聽戲今年正八十擇日宴客

也又光十太后五旬萬壽寶鑿由禮部奏請因係休致人員在午門外百官之末行禮按既

恭王隨班晉祝並斥又光祝寶師壽精神風采如舊云頑健二字有味頑則必健也

恒祺

翁記咸十聞夷人入天津驅官民令出惟留恒制軍數人往來文報先折閱然後得通又咸十

朔夷人先言若不令入城換約定開砲攻打是日恒祺持令箭開德勝門騎馬前導夷酋額

勒金按部入約三四百人露刃徐驅觀者不禁又商人樂平泉同仁堂王海木廠捐備牛羊

餽送夷人又咸九昨昨日夷酋照會索償云奉欽差大將軍諭須燒燬圓明園照會甫到而三

山火起矣又咸九前門棋盤街夷兵數十騎有黑帽黑衣金飾如花葉者彼國官也有紅頂

花翎周旋其間者我國恒祺也為之太息又咸九英國照會代擬諭旨令即通行或云出恒

祺手

巴夏里

翁記咸八怡王等羈英夷通事巴夏里下刑部獄巴夏里者年三十四能通滿蒙漢語略有

文義久為通事夷人中最黠者也廣東之事實為之謀廣人曾懸賞三萬購之是日率四五

人闖入怡邸臥內有如不好即刻進兵之語怡邸飛咨僧王擒之巴夏里被獲後見僧邸

即長跪痛哭隨身鎖匣開視無異物也又咸八巴夏里用大字名片請恒祺至獄議事恒祺

與巴夏里面議令作書致額勒錦又咸十巴夏里釋出館之高廟巴曾致書城外言恭邸明

白中國相待亦好暫緩攻城旁寫夷字不知何語也又恭邸給巴曾禮五色恒祺為備舖蓋

巴曾喜甚又咸十夷兵入城巴曾至國子監雍和宮等處一覽而去又巴夏里先以六騎周

閱城樓疑我設伏也又咸十英兵欲燒怡王府及刑部獄蓋巴曾以受辱含怨也又光十英

使巴雅爾即巴夏里今復來中國總署春宴獨越席上坐又巴使見曾九頗敬重按英復中

國際法可不當時據國又光十賀各國年巴夏里談良久力勸造鐵路以為可養苦百姓也又云

不宜與日用兵高麗有事若一構衅各國垂涎不如中認定屬國即高傷日亦當攬歸否則

高真成自主之國矣按巴此論極是惜其時不能用也

勝保

翁記咸十聞勝保至八里橋而通州南門已被焚進戰獲勝移營向東聲勢一壯所統止旅

兵四千又聞勝以軍餉三十萬寄房山縣庫○李記同詔暴勝保罪賜令自盡勝保罪案

去年上諭所列苟得其一足以殺身然入獄之後氣餒尚甚盛大臣多為之道地朝廷亦將

待以不死而揭奏稱冤欲坐參劾諸臣以重罪兩宮震怒遂速厥誅東朝聖明古無其比乃悠悠之口尙以其功爲念何耶

文祥

翁記咸十硃諭文祥署步軍統領文祥忠義奮發周視九城力任開倉放米戶部侍郎寶鋆亦力任開庫撥銀人心稍定又同八近年文冢宰始以五十歲賜壽又同八聞文冢宰疾中風不能語頗可危此人關繫甚重不可失也又聞其疾乃爲通商衙門事夷使因貴州傳教被害具摺請辦董許之文不以爲然故致鬱怒傷肝也又聞文博川疾漸愈仍危坐食粥而已又同十文祥協辦大學士流涕辭後再推爲大學士堅不受命乃超拜瑞麟次歲授體仁閣大學士又同七硃諭革恭親王世襲封下文祥等請見不許遞奏片請改不許最後云明日再定次日兩宮皇太后御弘德殿宣諭念恭王有任事之勤一切賞還又光五聞文相國星隕不覺驚呼蓋爲國家惜也此人忠懇而於中外事維持不少至於知人之明則其所短也

周祖培

翁記咸十夷兵抵通州周相國云宜釋巴夏里處之賓館娛以女樂懇其議和瑞營有文書知照順天府備牛羊等物兩相國之謀猷如是又咸十詔改祺祥年號爲同治從大學士周祖培請也○李記同二偶從芝翁談入署辭差事芝翁謂我能讀書而不能作官切中予病又相國以手製胡餅見餉又商城屬助修書文宗于書法體例事蹟譌落時有所補正一日數接尤疲于校勘並屬改文宗實錄後跋又商城屬撰袁端敏輓聯激賞不已又以李翁西狹道頌碑屬集爲聯語又同三相國早朝回言予卷在徐檢討桐房薦而未售與楊侍講泗孫甚相嗟惜徐楊二君不無文字知己之感也又同四芝翁來談頃朝議恭親王事太后自先作詔芝翁添入議政王初尙屬謹慎八字又芝翁請商條陳軍務疏其意欲舉吾鄉譚侍郎暫攝帥權予素知侍郎外復而內懦絕不知兵因力阻之請改薦直督劉君又爲言昌黎韓黔撫才可用芝翁竟從余言又同五相國餞行聚其諸子從夜飲又同六京報商城相國以修實錄勞賜其子文令舉人又聞商城相國薨逝相國容容保位無他可稱而清慎自持

終不失為君子其于鄙人亦不足稱知已然三年設醴久而益敬且時時稱道其文章頗以國器相期是亦可感者矣又同十四周允臣乞讓文勤公神道碑文既無行狀可據僅取文勤自癸卯至丁卯日記采綴之又為允臣代讓行述與碑文事同文異而較詳密文勤遺事搜輯靡遺又同十二聞允臣卒即往弔允臣未嘗學問而極傾折于予惓惓畢生知交中所少也

孫毓汶

翁記咸十僧邸參孫毓汶不遵調遣請革職枷示發新疆奉旨免其枷號即革職發新疆詞

臣居鄉乃被斯議亦奇矣哉詳按孫之獲咎實因恭邸惡其抗捐又同九為慈親稱觴萊山來

商量演劇請客事借安徽會館館初落成極崇麗兩廊設簾內眷可坐慈顏怡愉萊山之力

也又同五過濟寧州訪萊山於鄉莊侍其母疾將乞終養慨然以四百金見貸又光二孫萊

山到京崇文門扣行李上務須四百金託人請減免又光八孫萊山言治河當刪盡浮氣語

甚切要又光十盛煜封事四日未下疑必有故濟寧電線皆斷查無消息悶悶次日盡易軍

機孫毓汶學習行走按甲午易樞醇邸發之而毓又光二懿旨歸政孫萊山來以王公大學

士六部九卿公摺請訓政稿見示醇邸意亦謂然遂連銜上又光詣萊山新居長談亦論及醇邸事以濮議辨一篇鈔付之又光弔孫萊山妻喪萊山去年搬家至史家胡同失兩孫今年失兒媳後斷弦可憫也又光倭事起孫公主欵及議和欲以割地爲了局又光議乘臺與力爭於上前孫公力言戰事不能再提並以前敵屢敗對上責以賞罰不嚴故至於此諸臣唯唯引咎而已及和約批准三國干涉遼地余擬乘此暫緩換約孫徐堅不可至於攘袂彼謂若不換則兵禍立至夜遂換約晨觀電報伊藤已允展五日旋復作罷可見做得到人自不做耳又光晚訪萊山疾未愈扶杖揖客臥而言頗怪余前日與徐小雲齟齬事余遜詞請其轉圜又光孫毓汶請開缺即允准未請懿旨也此又恭翁之報甲申也

左宗棠

翁記咸宗棠以三品京堂候補旋授太常寺卿襄辦江南軍務皆特旨也○王記同九有余生游左帥軍中欲去不得問計劉克菴劉云尋小事與相反脣則去矣余生從之左帥大怒叱之曰滾滾者滿洲大人叱奴子走出之詞也余遂得去而時人爲之改古語曰一字之

衰榮於華褒丁心齋司使聞之喜曰十年一對今始得矣京師有携人妻逃出古北口者時
 人語曰彼婦之走可以出口真絕對也又王蕤浦言左帥甚好諛○李記同九湖南同年左
 彥冲渾來年甫逾冠恂恂文弱甚致親慕之意此君爲季高督帥之兄子粵撫郭君嵩燾之
 壻其尊人中書公名宗植壬辰解元與督帥同榜得舉者也○翁記同十吳子儁觀禮一別
 十餘年矣其人識力才分皆好在左營五六年待以上賓不合而去今來會試○葉記同十一
 左季高制軍進位協揆由乙榜入相本朝第一人也○李記同八邸鈔授左宗棠爲東閣大
 學士明代以東閣大學士爲入相初授之地國朝殿閣之名初有中和殿保和殿康熙後不
 復授人而乾隆朝如劉文正等皆以東閣居首揆嘉慶朝則次輔多授東閣道光以後滿相
 授文華文淵漢相授武英體仁幾爲故事而潘文恭久居東閣位列體仁之上近年漢相初
 授多得文淵而此次特授東閣蓋僅事也○王記光四袁子翁言左季高父養金魚一缸以
 子多少爲門徒盛衰一歲子多其父數及門某某當入學而不及季高左年九歲甚愠竟盡
 殺缸中魚又城隍神牌題曰左伯侯殆古字佐霸也左季高初封伯人知其必侯以此爲符

季高再辭近於知恥○翁記光正七議俄事擬俟左相抵都再定又光正七聞左相到送鹿尾又光二四訪晤左季高相國長談初次識面其豪邁之氣俯視一切氣雖高論則切實論天下大勢山河皆起於西北故新疆之關實純廟萬古之遠猷也會議俄事左相議論滔滔皆空話也又光二七左相在總署招威妥馬飲談次有風稜差壯中朝之氣又光三七左相會神機營王大臣訓練兵法寶相有一團茅草之喻恐不免齟齬矣正人在位之難也又光五七訪左相劇談得力於養氣其言以死生榮辱爲不足較並論河道必當修洋藥必當斷洋務必當振作極言丁日昌爲反復小人余服其有經術氣也又言治亂民不可姑息潭泉械鬥曾殺一千四百七十人勒兵責令村人縛獻也又光十七左相放江督招飲此老情長多古趣極欸洽又光六八汪柳門盛言左相閱兵到處侈大范德鎔頗言左相用人之誤李捷峰有書訴左相護其親戚又粵臬沈鎔經曾在左幕亦不以左爲然言部曲豪恣漁團畫餅也○王記光七八左季高語人吾官雖擲升官圖亦不易得丈夫自致青雲而乃自比牧豬之戲可知左十三未嘗自以爲人才也又光六八訪劉伯固問江南事左侯見語云燒洗臉水釘鍋此言極可歎無

本人專恃運氣必有此困又聞左有夢中得句云清官不辨水與月生氣正如春在花亦是
 鬼語後三年而死此夢亦無驗又光蓬海言左督不肯交事曾弟擁虛位耳○翁記光
 左相國來神明尙在論事不能一貫大不滿意於沅帥力主戰以爲王德榜李成謀楊明鑑
 皆足了此也以蒸豚等物送之又光訪左相談雖精神不甚清澈而大致廓然反復言打
 仗是學問中事第一氣定氣定則百人可勝千百人反是則一人驅千百人矣又光左侯
 來辭行坐良久意極倦慘極言輔導聖德爲第一事其言衷於理而氣特壯曰凡小事精明
 必誤大事有味哉有味哉勸其與沅浦協力伊深納之悵惘而別○王記光聞左季高復
 出閩浙矍鑠哉是翁將以魚皮裹尸耶○翁記光聞左相星隕福州公於予情意拳拳瀕
 行尙過我長揖傷已不僅爲天下惜也○王記光看季高新祠工作頗盛子雖不才固賢
 於曾劼剛猶有不忘親之心也

申琴泉

翁記咸高麗正使申琴泉其官判中樞年五十八見其詩頗清醇多及時事

李鴻藻

翁記三減李鴻藻充大阿哥師傅定於四月初七日入學讀書又四同上在書房蘭生侍則讀遂勤非他人所能及又蘭翁至誠悱惻其口才亦非吾等所及又七同四五蘭生之太夫人逝世此蘭生嗣母也蘭生於書房最喫重今以憂去益難措手矣又七同五七倭相聯名請准李鴻藻終制太后詰問汝等不諒苦衷耶若必拘禮則垂簾亦禮耶又六同八六武英殿災救火者皆推賞良翁聯銜懇辭蘭蓀以未列名頗介介數百言不止大致以爲人言責備其意亦爲名不自己出耳大臣以國是爲榮辱奈何爭此不足重輕之名此亦賢者過也又四同九四蘭翁言醇邸談書房事謂李翁互相標榜傾軋倭徐云云又六同九六蘭蓀以津事與寶沈兩公爭於上前懿旨云民心不可失李某言非無見也○李記光六六詣李蘭蓀尙書送行卷以覆試閱卷也延入見久談至夜出不執贊而見見且以夜皆非禮是余之過也余初以人或言李偃蹇故一投刺以塞責意未必相見故略其禮然矯枉亦已過矣○翁記光八八蘭蓀以重唇魚見餉美不可言此魚產涑水山水中且懸流也最奇又三光九九議法越事高陽忽翻然以曾侯電

報相商余曰兵亦當進商亦當通總須持定不入滇境耳又光九余與高陽語不合余意俟法使來如執不回即失和不恤矣又光廿高陽抗論謂合肥有心貽誤南皮與爭余謂高陽正論合肥事事落後不得謂非貽誤乃定嚴議又光卅恭邸請賞李某椅竟未報蘭翁病後行走極艱今日入見掖不能起余等夾持之尤立不穩可慮也又光卅哭李蘭孫為朝廷惜正人為吾儕悲直道不禁長慟其家不誦經似無所謂接三遂歸又李高陽遺疏上上為之動色易容凡褒郵之具皆優最後曰宜特諡文正

張祥河

翁記六咸張詩翁祥河邀陪黃壽臣飲於怡園樹下又張詩舫丈來談詩畫又正同詩舫尙書聞謝世今日正其生辰也鄰春輟相為之悽惻

曾國藩

翁記六咸曾國藩奏請為前太常卿唐鑑賜諡得旨予諡此亦特典也又正同元三兄為曾國藩所劾有旨拏問又後得徐毅甫名子苓詩集讀之中有指斥壽春舊事彈章疑出其手也

又同七曾相到京無一語及前事○王記同八江寧之克朝廷未嘗求金而曾氏上言一無所有豈藏珠而有愧心乎是立言之謬也又同九近十餘年士人多相呼以尊兄初起於曾武英爲侍郎時文正方授武英殿大學士故曰與州縣書輒曰尊兄余謂之曰法孝直稱諸葛爲尊兄高儼呼高緯爲尊兄皆至敬之詞今何爲尊之侍郎云猶尊駕尊姓耳京師輕薄人相呼輒曰尊尊余故不用此二字也又同九聞曾侯治天津夷務有民變之機朝廷有失政爲民所挾持大臣士人當疏通而掩覆之固不可抑民氣尤不可長民囂曾侯未足以知之○翁記同九曾相查辦津案告示有決不用兵之語道府並撤而委署縣令一猾吏也未審其用意所在大略爲索證據拏辦兇手耳又同九曾國藩力言洋人無迷拐事請明旨昭雪遂召見諸王諸臣惇醇兩邸持論侃侃恭邸持之堅卒如曾請又同九曾相報羅威兩曾入都前所要求殺府縣事皆未允請勿爲搖惑又與人言前者以崇厚傳語激切一時氣忿頭暈而崇厚遽請更派重臣摺已發始知會云云至此始悟前失矣又同九訪曾湘鄉頗諳其津事○王記同九二十南歸至清江浦見江督船昨聞滌丈至此果得相遇急往尋之而巡捕以例依班

傳帖待至三時許而後刺通相見甚歡左右以爲未嘗見客談笑如此甚矣權貴之不居也
所見客皆不能歡則其苦可知矣余欲以所作經說質之而倉卒不盡懷自請同行至徐州
舟中可暢談已而淮揚鎮道公請相侯作陪看戲見王小二過年因語滌丈此必中堂點也
曾問何故余云初起兵時已欲唱滌丈大笑因遂請和季高曾色甚愉但云彼方踞百尺樓
余何從攀談滌有恨於季重視季也季名望遠不及滌惟當優容之故余爲季言甚力正所
以爲滌也此隙起於李次青劉霞仙而李劉晚俱背曾可爲慨然又同九陪滌丈飲金山寺
登藏經樓又滌丈過舟送行並贈贖又同二聞曾侯之喪悽愴久之無疾而在正寢近有道
也送挽聯云平生以霍子孟張叔大自期異地不同功弒定僅傳方面略經術在紀河間阮
儀徵之上致身何太早龍蛇遺憾禮堂書又念曾侯魂歸故山真如大夢惜其齋志有不敢
行者可惋也又同正聞人言曾家見弔客不開中門又不回帛省城頗怪之又同正閱曾侯
日記殊草草不足觀且當彼三十歲時靜坐即昏睡亦何至爾又光二彭山峴爲曾文正巡
捕念廿三年前余議當疾發水師攻湘潭山峴持令不行余厲聲叱之乃去今同事者將盡

矣又二光四覽滌公奏其在江西時實悲苦令人泣下聞春風之怒號則寸心欲碎見賊船之上駛則繞屋旁皇出師表無此沉痛吾嘗怪其相法當刑死而竟侯相亦以此心耿耿可對君父也又四光四天津魚翅甚佳蓋曾侯所由出又二光四朱曼伯言其伯父名士彥爲曾師改子城爲國藩者也

胡林翼

翁記九咸湖北巡撫胡林翼病故奉旨褒卹追贈總督予謚建祠又胡文忠公公忠爲國並時人所不能及不愧文忠二字○王記正同近者胡文忠用邢星槎周笠西文咏吾世或譏爲皆賣卜測字之人漢書張禹傳少好立卜相聞天子疾輒露著筮其吉凶如禹者其流耶又二同武昌形勢宜可建都而自古皆以江陵爲天府所未解也咏芝經營坐致富強而身未終享官李庸庸居而有之天下以爲固然凡事顛倒何可勝道又二同至澗口居人言官兵無不擾民曾軍與僧軍同橫惟胡撫軍差戢耳論兵貴智滌老不智故不如文忠也○翁記二同范西民來談深於禪疎蕩之士今六十五矣范壬辰冒籍雲南舉人胡文忠官相國

皆延為摺奏○王記光元過姚桂軒談云胡文忠老友也文忠在軍日講書而聘桂軒未免
村夫子舉動又光四看詠芝奏牘精神殊勝滌公有才如此未竟其用可歎也又光七昔曾
滌公治軍愀然如秋有愁苦之容胡文忠軍熙熙如春上下歡欣而少禮紀愁則潰歡則慢
余庶幾其胡群耳

彭玉麟

翁記咸叶以彭玉麟係文職出身驟改武職不足以資統率改為兵部侍郎候補誠異數也
○王記正同三九訪彭雪琴於何隆老屋舊宅三間其未達時所居也今富貴復居之兩親既亡
一妻被出旁無侍者子弟又已遠析人情戀本物態變遷一想今昔但有愴恨雪琴殊自偃
仰不以為懷宜其脫屣軒冕捐棄聲色也又同九雪琴贈遠物及畫梅作詩謝之雪琴始下
軍時予屬以克江南時為我致如張孔者兩人故云逋仙未了梅花債猶欠江南兩玉人湘
鄉相公屯河南時走騎索醃蟹於雪琴今更遠不能致而贈予蟹螯鱸魚故云相公枉憶江
湖味夜雪圍鑪割子羊又與寢緹論野花家花寢緹言家花有規矩野者不堪玩余因戲謂

卿夫人宜爲此論耳雪琴必不爲此言有世頗傳也彭又五同九同雪琴及孫畊雲招宋總兵飲皆醉畊雲拉宋墮泥田中宋轉拉雪琴雪琴持之宋不能動乃出送之還又雪琴招往觀鶴又同七至湖口登石鍾山最高處爲飛捷樓亭院十餘所石洞最妙雪琴專營之而復舍去真英雄也吾所不及又雪琴書甚有法格又同三見廷寄催雪琴入覲蓋將大用之又聞雪琴署兵右賞朝馬又見雪琴奏水師積習文筆條鬯侃侃陳詞大似滌侯手筆文與年俱進又同十聞雪琴得彈壓宮門差大婚時也又同八雪琴辭官還山朝命優渥許其一年一巡江防江湖二督爲供張雪琴此去使京中王公知天下有不能以官祿誘動之人爲益於末俗甚大高曾左一等矣又光元雪琴步來云泥滑猶未可行余詢其申冤獄事蓋有劉提督者本降賊淫掠仍盜習人皆呼之劉長毛其營官譚祖綸與張清勝張軍散失職謀於譚譚知張妻劉氏艷與書至秦而留其妻年餘劉氏覺譚不可恃乃謀移避譚遣騎劫脅遂改事譚及張歸控於官官畏劉譚反誣罪之彭問得實立斬譚而劾劉去衆大快又光八雪琴出巡使船至入談容色頗消損使人怒然又光十八聞彭雪琴請李次青爲記室事可喜可愕○翁記光八

七五訪歐陽提督號健飛其人紀律好彭雪琴數稱道之又光九閩丹初以彭雪琴函見示論越事詞氣慷慨携入與諸公共看又光十彭電請勿撤兵先向法索兵費一千萬○葉記光三金陵昭忠祠園亭榜對多彭雪琴宮保筆以大將才而好爲女郎詞書法亦嫵媚誠不可解○王記光九聞雪琴之喪比傷二卿劫剛殊爲可惜留之固自勝新進者亦國之瘁也又作挽聯云詩酒自名家更勳業爛然長增畫院梅花價樓船欲橫海恨英雄老矣忍說江南百戰功又爲雪琴撰行狀成過萬言復補述譚張一案即俗所稱彭公案也此事盛傳於江漢後查樊口不効李督聲名頓減蓋雪琴亦侮矜畏強人外能緣飾耳孔子所以有見剛之歎又光十偶思雪琴建船山書院之意作一聯不可縣示亦如曾滌生挽聯也余今主講席下榻知不足齋亦雪琴爲我築者又宣三中秋拜月憶乙卯歲正伏拜時有來拊我背者則彭雪琴也彼時兩少年今回憶六十年猶如昨日也

祁寯藻

翁記同元懿旨祁寯藻翁心存倭仁李鴻藻均在弘德殿授讀又壽陽相國抵都謁談良久

精力似益衰頹矣又二同上詣聖人堂拈香畢諸臣序立弘德殿外上升座諸臣行三跪九

叩禮上起入書室諸臣跪上徧揖之稱師傅上東向坐授讀者西向坐祁相國展書上讀大

學首二節畢語達授清語授清語者御前大臣試竹弓上起諸臣仍序立殿外到懋勤殿飯

惠邸子伴讀另設一榻於書室西壁下又七同三謁壽陽相國昂以多讀唐以前書相國深於

漢學於宋儒之說亦能條貫靡遺不僅以詞章考訂見長也又十同三謁祁相國壁懸錢南園

臨論坐帖極奇偉相國指謂余曰試觀其橫畫之平昔劉石庵自稱畫最能平此書家一大

關鍵也又九同五春圃相國病卒先公執友凋喪盡矣唁子禾世長為部署諸事又八光七聞祁

子禾長逝馳往慟哭朝廷失一正人不獨友朋之戚也又挽聯云遺疏尙聞憂國是傳經真

不愧家風

趙樹吉

翁記三同七春闈第三房趙樹吉號元青畏俗客如仇余訪之不已九踵門而一得見○李記

四同二趙沅鵲給諫近日請誅勝保一疏議論侃侃輦下傳誦然其人殊委蕪不能劇談對之

令人奄奄氣盡其書法直逼松雪甚自矜祕今日因碩卿屬轉求其書故一詣之又趙樹吉請誅勝保而御史吳台壽疏爭之與其兄台朗並革職遂為士夫所不齒云○翁記同六送趙元卿外任此人清如一鶴惜吏事非所嫻耳

王拯

翁記同三王少鶴拯親炙上元梅先生最久於桐城師友淵源能得其意其學問固不可及也又同七少和論文總以桐城為主勸余讀果親王所刻古文約編並許假所藏方評史記又詢知所假史記紅藍筆評點者望溪也黃紫筆圈者熙甫也又同四王少和摺云恭親王宜宥其前愆責其後効并舉倭仁曾國藩可勝議政大臣之任

孫家鼐

翁記同三孫家鼐沈潛好學服膺陽明之書立志甚遠凝厚而開展余欲兄事之又同四三變臣言讀陽明書當知入九華山靜坐一段為最不可及他人處此必以死生爭之則事或敗矣又曰吾輩當體聖人中和之旨而勿與人競尺寸之功則私念自消皆名言也又同六十八

變臣以母老乞養進退綽然其論議和平中正洵有道士矣又二光收四上諭孫家鼐著在毓慶宮學習行走書房學習亦新樣也又八光五變臣患發背其創大如碗堅不尋醫守定王洪緒外科治法亦有識力又二光七變翁以指南針進上讀書不免紛馳又正光八孫變臣之次女忽拜妾爲乾孃欲見余余却之又二光十變臣夜失竊九百餘金皮衣數事怡然也真有道之士○葉記正光十壽州孫中堂師過訪延主大學堂教習學堂教習分三等此席最上一等學生皆已成材去年即有此說不意其親臨敦迫不才何足當之又謁孫師面辭教習休休有容並無芥蒂可感也

龍湛霖

翁記同元龍湛霖偉而厲又芝生來此君手鈔三禮注疏成帙又正光十龍湛霖請選宗室貴戚於書房後在養心殿輔導聖學仿御前大臣職云云慈諭頗不謂然小臣未諳體制也

徐郟

翁記同元殿試徐頌閣交卷圓勻光潤刮數字無痕真壓卷矣又又內傳徐郟一甲第一又

光五頌閣約飲肴饌極精又荐一厨姓雍淮安人留之又光以祝頌閣六十賜壽有慈聖扁額尙有面賜極優渥也

倭仁

翁記三同二倭良峰先生以奉諭翰林等官講求實學兩掌院遂定十日一講之例令每日各疏所行事所讀之書於冊以備考訂童屺山日記稱每日誦佛觀心並指時人小楷詩賦爲異端又有翰林六人聯名具說帖謂日記可以毋須呈閱良峰先生唯唯而已又講學時徐琴舫譚文卿彭子嘉與童屺山爭辨聲色俱厲成笑柄矣又七同二王大臣集議上兩宮皇太后徽號大學士倭仁未到班送說帖一件事遂寢又七同五倭相聯名請准李鴻藻終制召見詰問倭相啞於口唯唯不能爭也又二同五讀良翁日錄先生刻苦自厲字字從肝鬲中流出異於空談無實之學又二同六倭相力言同文館不宜設召見詢問倭相對未能暢又同文館之設謠言甚多有對聯云鬼計本多端使小朝廷設同文之館軍機無遠略誘佳子弟拜異教爲師又云未同而言斯文將喪又云孔門弟子鬼谷先生又倭相力辭總理衙門召見恭

邸帶起以語擠之倭相無詞遂受命而出授書時有感於中潛焉出涕而上不知也駭愕不
怡良久又聞倭相上馬眩暈幾墜類痰厥借椅輻舁至家疾勢甚重也又同六倭相請開缺
准開去一切差使仍以大學士在弘德殿行走聞慈意初甚愠賴文吏部委婉開譬有甚不
以爲然者則農曹之長也鑿指寶又倭相國銷假上執手慰之又同七是日良峰先生因墜馬
傷膝未入直往問之又同八良老欲建言大婚宜從節儉又彈中官之無狀者風節可欽余
等不及又同八良峰先生曰凡事瞻前顧後必成鄉愿又曰立志不定心隨境遷即學問中
人亦不能免此二語皆對證發藥敢不敬識又同九自良相講摺子後往往藉事納言如黃
彭年摺內所陳貴戚婚喪踰制一條則指照祥家以實之指慈禧雖正論嶽嶽然不免爲小
人竊聽羅織故近來頗不浹洽奈何奈何又同十良峰相國久患疽是日薨赴哭視遺摺乃
游御史川百所擬中段正言則良翁口授也爲刪易其前後瑣語嗚呼哲人云亡此國家之不
幸豈獨後學之士失所仰哉次日入直上問倭某疾狀似甚悽愴又光晤福餘庵潤倭相
胞姪其言平實敦親睦族不愧家風而揚州人每言其不見客好小巧吾知其誣矣

桂文燦

翁記三見廣東桂文燦於廠肆此君曾進經學叢書又條陳時務蓋有才而不純者又九光
一桂同年留京候選以書抵余論當世事雖迂而有大概

孫鏘鳴

翁記四孫渠田前輩鏘鳴自廣西學政任滿回籍辦團屢擢至學士別十年矣至廟謁奠
坐談良久其學深於三禮溫然君子也

尹湜軒

李記四尹湜軒以所著詩管見為贈並屬為勸正未當處其書博證詳說發明詩人本旨
論群詩多為樂歌尤足補先儒所未逮惟好攻鄭箋是其病也又四致湜軒書慰其下第
以說詩匡鼎不能射中甲科為比且勸過夏後行又五宋偉度言尹湜軒在山東為循吏
第一宰黃縣二年痛絕苞苴會保升同知遂乞官去縣之士夫留之修邑志半載書成竟歸

江西矣

潘曾綬

李記同八二潘紱丈祖曾綬父也庭以梅花畫扇屬題又同三四潘芾翁以所刻蝶園詞一冊屬爲點定又正光四潘紱丈來即留小飲并招秋濺霞芬左艤賓主清談花枝扶醉肴點間進晴日滿窗紱丈言酒食間有此靜境不可多得也晡後始散又光五八紱丈七十初度伯寅來告不稱壽不受禮物因爲撰家慶圖序寫以詒之又正光三八紱丈挈其次郎來年十三矣杖舄欣然南榮小坐設食而去又正光九聞紱丈溢逝即走哭之余辱丈知最深所作必示余改定手書間日即至新春兩過余談笑如少年彈指之間遂成永訣爲之流涕不能自己唁伯寅後出見坐客皆不相誰何昔人所謂令君輩存者也

潘觀保

李記同六二致書潘星翁名觀保字星齋乞畫柯巖消夏圖並占二絕句爲謝得書極誇余詩近日公卿中愛才如星翁者真平生知己之感又同三潘星齋丈以小歐波詩集見示自注昔年二十隨侍春明即與諸老輩載酒看花唱和甚多集中附載吳玉松太守程春海侍郎

姚伯昂總憲張詩船尚書諸作慈銘亦與其末也率題二絕又正光六歲首二日星丈以七十述懷四律見示奉和丈所居本宛平王文靖怡園又光三光四潘星丈與厥配陸夫人以上已同日逝丈于余知愛甚深時時存顧前一日猶扶疾作書欲與余訣嗚呼丈今已去知我者誰耶

張之洞

李記四以二探花張之洞直隸南皮人壬子解元少年有時名聞其詩古文均有法度近日劉其年劾吳台壽一疏傳出其手筆力固可喜也聞所對試策具論時務首無空冒末不到底亦與近來體制特殊又同三香濤編修為韓南溪超弟子幼傳經濟之學又同六今年張香濤以名士來浙主試可謂鄉邦之幸又香濤邀至楚北襄校文字又同六與孝達談間及禍福報應事備知其家世循吏又與說小學具有名理此昔人所云娓娓可聽者耳○王記同二張香濤視學湖北立經心書院以興實學會聘莫子偲為院長子偲不就今為薛介伯亦知名士又同六香濤言舊祭天地日月皆別有樂器夷人入京日壇器毀所司不能制作乃

假月壇器用之垂簾兆也又談易香濤言隨蓋古骰字故易云不極其隨云其必實一物夫蓋象手持刀刻畫之形故云易之以書契香濤自言喜高郵王氏之說新而中理又言孚爲抱卵因爲凡胎卵之稱豚爲胎子之多魚爲卵子之多故云信及豚魚也有它者蛇食卵鶴鳴者鶴或胎或卵有孚學如學生子也當采之入易說○李記同六香濤言近日稱詩家楚南王壬秋之幽奧與予之明秀一時殆無倫比明秀二字足盡予詩乎逸山嘗言以王壬秋儼李悉伯予終不服都中知己惟此君矣又同八偕孝達諸子集飲松筠菴談諧甚樂都中向有熊伯龍獅子狗林鳳羽草雞毛之對皆取達官名人以對俗語或成句近日以朱鳳標對青龍棍桑春榮對麥秋至遂以孝達名張之洞對陶然亭肯夫名朱適然對赤奮若漱蘭名黃體芳對烏鬚藥又對赤心木琴西名孫衣言對公冠禮皆坐中賓主也又光三至香濤家其烏合之僕見拒尤力余叱而徑入坐客次歷兩時許主人猶不出余旣非爲性命忍須臾又非欲以學問相質而輕取此辱閉門不堅是余過也又光五此次攷試差試于廷者二百七十六人詩題進賢興功得官字唯兵曹六人知出周禮押夏官字以兵部堂上扁題此四字

也而翰林聞其語者皆不信張香濤謂周禮必無此成句或數語中有此四字而唐宋人詔疏中合而用之遂于押官字韻云古意合周官一時以爲口實矣又光五張香濤以婦喪來赴已三娶矣王廉生之妹也香濤任四川學政時親迎于婦翁龍安太守署生兩女以媿後亡又光七邱抄張之洞爲閣學之洞以編修得司業兩年而躋二品聞由己卯歲日本游士有名竹添靜一者移書通商衙門欲見殷兆鏞及之洞主者以聞宮中知其人故屢擢之又近日科名之早者盛推南皮張香濤十五歲中解元然香濤生于癸巳至壬子實年十九○翁記光七授張之洞山西巡撫特擢也可喜○李記光七作送張薌濤巡撫山西詩又光八聞張香濤近日疏薦中外官五十九員居首者張佩綸李若農師吳大澂陳寶琛朱肯夫五人又有侍郎游百川巡撫卞寶第布政使唐炯及總兵方耀等數人餘皆乳臭翰林其考語皆百餘字于張佩綸謂有一無二之才于唐炯謂封疆第一人物內舉不避親唐炯其妻兄也又並舉黃彭年黃國瑾父子近日北人二張一李內外唱和張則挾李以爲重李則餌張以爲用窺探朝旨廣結黨援八關後裔捷經驟進不學無術喪心病狂恨不得居言路以白簡痛治

鼠輩也又正光七九有朝鮮使臣某欲見余辭之近來彼邦人物陋甚張香濤吳清卿輩明知其陋而視爲奇貨延接恐後冀增光價余嘗微諷之深中諸君之忌後之絕交亦以此也○翁記四光十張之洞署兩廣來長談畢竟磊落君子人也又三光十張之洞電以越師如破竹東都唾手可得我即全臺俱失亦足相抵云云又力言赫德狡詐祖洋屢電阻和議○王記七光十孝達口舌爲官平日好事愛文章而不重氣節無一毫事業而必爲傳人傳人無如此易者又光八廿至江寧孝達遣迎入督署主人風帽出房鬚大半白身似稍高豈與官俱長耶縱談時事心意開朗似甚大進又招飲至則云督已睡久待已二更乃延客云不能多談已而絮絮源源殊無止時出已四更三點矣又七光十孝達以中丞爲不典晉書職官志中丞外督部刺史正今行省臺衙甚典孝達不學故也又六光九江鄂倡議自保張之洞陷纂殺而不自知或言能顧全大局余謂非疆臣之義且不中情事假令不言保護亦無事也又光二聞夷使來謝張督者十餘兵船大宴黃鶴樓書生之榮極矣又光十唐衡守言無援必罷官惟通神者可免孝達遂至於此○葉記光九題張孝達尺牘辛未闈後孝達與潘文勤師議會名士

於龍樹院此手扎七通皆言治觴召客事經學詞章各有品目今為夏閏枝太史所得又光
光聞南皮有密摺請移蹕暫居襄陽關中不可偏安何以襄陽乃可駐蹕耶○王記光以光至
武昌張督遣迎入署主人立待不見又十年須臾甚美問其保舉憚藩祖翼力辨非己意且
數其短數千言問其何以連生子女云今已不能矣又孝達約來談期辰至午未來云見洋
領事又餞行孝達泥談眷眷不忍別乃遯而歸孝達議論往往似是而非純乎書生又光
客來對坐不覺酣睡如張香濤之見袁世凱也又宣龍郎言孝達死狀因婢推傷脅遂患
咯血疑誣之也

朱迨然

翁記同十二朱迨然十年前故人也九香先生之子又七同四二謁朱九香先生熟於考亭之書又
八同九二朱肯甫言宋鴻卿品學兼優現在伊家處館極苦寒篤志好學○李記同三三朱肯甫庶
常來庶常餘姚人為詹事蘭之子年少喜讀書壬戌成進士朝考後丁母憂今服闋掌院為
特奏名補引見改庶吉士此故事所無者也今日略與談義聞見殊博吾越文獻已絕如庶

常者殆後來之秀矣又同六肯夫言近譏黎洲年譜已成又同九作片致肯夫借書復書言西域傳疏證已寄回越中前日肯夫自言此書現在其中尙有星伯親筆改正處今蓋秘之而詭辭也又同三肯夫約消寒第六集肯夫閨人能筋厨饌故設飲其家○王記光三荅訪朱肯甫學使名道然戰國有趙烈侯道然未憶他名相見意氣甚洽癡緹問其狀余云略似彭雪琴而有詩書之氣無其假託客氣同勝流也又光四朱學使欲立校經堂與余相商又光四方某以賄求舉府縣皆置第一衆大譁院試竟除名殊快人意肯甫真可人其尤奇者初試先置第一以杜請託榜發徑除之使人愕然○李記光四前年肯夫視學湖南意欲邀余同行以其所約之幣太重不遽就也今日爲序送之將以寄湘中且謀禦冬也又光七肯夫得四川學政欲具疏辭屬爲擬稿蓋以甫自湖南滿任歸未與考差忽有此授故自陳讓也旋有人力阻之又光八聞肯夫病卒眷屬猶未抵蜀也肯夫沈靜好學甚曠于余而多病早衰自己亥服闋入都後眼花髮白意興頹然三載湘南勤于校士去年繼奉使蜀之命欲具疏辭而終爲人阻美志不成暑雨西行遂爲永訣悲哉○王記光十閱肯甫試牘其孤幽悽愴

頗似海門師為好任權貴則失雅道好名不好學之故也○李記光仁朱續基仲立肯夫之次子也得優貢來投行卷形神絕似其父極馴謹知學問肯夫為不死矣又肯夫弟縝夫名衍緒一字子健丁卯舉人邃于古學覃心攷據先以積勞卒年僅三十九

江春帆

李記同九二江春凡司馬六合人嘉慶庚午舉人曾令吾浙之秀水順天之大興年已八十餘矣自去官以醫名京師虬理頗精其用藥尤謹細又同二江君言日食米四五合少年時即如此別無養生術而從不知有疾病之苦歷官南北三十餘年汽無小病令人對之幾有盧照隣見孫邈之歎

載齡

李記同五二邱抄都察院左都御史載齡奏參給事中鳳寶御史許其光等勒休革職臺長臚劾言官為故事所無其將以是振臺綱乎滿總憲專疏而他憲長不僉名尤可異也

楊鐵臣寶臣

李記五楊鐵臣戶部閩縣人通緯義及天文律數小學尤以經世才自命在戶部時以事與尚書肅順忿爭得左遷遂去官去年翁太保薦之亦不出伯寅數爲予稱其人年五十餘矣貧甚寄食于人以醫自給蓋近世之畸人也○翁記同二楊湘雲寶臣來此老倔強真異人哉又湘雲老而默人呼爲楊風子又湘雲贈余詩并雜作一巨冊語多激烈○李記同二楊湘芸觀察來話別湘芸與陳頌南侍御爲昏姻故夙精經學尤邃于天文歷算生平難進易退自道光十五年入貲爲郎分戶部久不調至咸豐己未五月時肅庶人勢灼甚所爲不軌湘芸上書御史臺請先帝速誅之書入樞臣擬以污蠖大臣應斬監候先帝不許僅降一級調用遂不出嗣楚撫胡文忠及今相國壽陽湘鄉兩公爭疏薦今果蒙不次之擢可爲吾道之幸矣

陳壽祺

李記五陳珊士壽祺爲刊藏書印又正珊士以楹聯爲家慈壽珊士居城內兵部窪離青廠蓋三里許冒雪步淖而來京官固窮甚珊士其尤清苦自勵者歟同三予以所集李翁

西狹頌宿好治鄭禮餘事歌楚詩十字屬珊士作隸書春帖珊士寫好作踳寫歌作哥此甚可厭既是集字必依原碑且篆法可用古體不必施之隸楷即欲從古亦必本無此字方以彼文代之賣弄古怪徒貽笑柄珊士時蹈此習亦其癖也又同八聞陳珊士病歿京邸珊士清苦自勵予與珊士同歲生早入翰林改官刑部頗好治說文及經學皆無成書有青芙閣詩詞皆予所刪定高警秀出可傳于世都中潘侍郎翁侍講諸君皆與珊士為師友相引重或能梓其集而行之也又同六得賈琴巖刑部書珊士臨歿屬以墓銘相託死者已矣寂寞千秋窮交之文何益身世悲夫

顧河之

記李同六吳碩卿告顧河之孝廉疫死滬上澗蘂先生遂不祀矣河之安貧守學今年四十餘窮死無子天道安可問耶

平步青

李記同七平景孫步青來以阮文達儒林傳擬稿借閱又同二詣景蓀談近儒著述景孫博

聞疆識實遠勝于予又與景蓀論夏心伯所著書中八事又同二景蓀言生平不能買書而所至輒有書可借亦是幸事主講宿遷書院時縣有王氏藏國朝人文集甚富得盡閱之尤爲奇福又同三聞景蓀保上書房行走由倭相國密薦也山陰自童梅岡少宰後六十餘年無直兩書房者景蓀布衣通藉三年間得之深可喜也又景蓀來言代殷侍郎兆鏞授惠王三子讀旋出爲江西糧道又同五江小帆赴江西乞書往干平景蓀予近與景蓀僅去絕交一閒耳生今之世勢利以外無可恃者腐芥曲鉞理宜自喻予初頗有責望景蓀之意後自思念彼之性分不過如是便亦置之度外而已又光緒楊寧齋觀察越來得平景蓀去臘里中書並以朱提四兩爲余壽四千里外三十年前故交尙記錄生辰遠將饋問深可感也寧齋言比年爲景蓀編錄所著書其四部攷皆攷證古義訂補經籍凡百餘種高至數尺而目錄尙未肯出近刻蕩園叢書十餘種及樵隱昔嚙皆經籍書後之文又國朝文藪題辭六百餘首皆論國朝人文集目錄至三千家

李記七同二閱宗滌翁稷辰躬恥齋文集其文頗能由望溪以上溯歐曾惜氣力散弱筆苦冗滯蓋滌翁少居楚南與故督師李文恭今總督衛榮光等相倡和皆非能文之人晚里居其門下又爲周白山趙之謙輩皆誕妄不學一生無良師友以相切磋所就遂僅至此予少時嘗從質舉業此言固公論非有所愛憎者也又同六聞宗滌甫師于昨夕病卒越中耆舊存者惟師失此典型彌深慨歎○王記四同李拱軒言宗滌樓修永安志大言不必與州人看以此見疾零陵王令故意塗改之宗抱藁而泣余問元藁今存否云不知矣

蘇廷奎

翁記八同二謁蘇廣堂前輩廷奎勸余讀三國志明史因言爲學之道首在躬行讀先儒書須破門戶之見貴約取不貴博覽懼其雜也自言學易二十年稍有所得未敢下一注語先生於易主義理兼通象數者也又臨別以沈潛篤實爲訓

周星譽

李記十同三汴人周星譽險譎無行其詩詞亦喜爲狎邪輕褻之言又周軾五年前余託代捐

郎中乃携金入都竟自捐官而行陷人至是可歎也又六同孫子九書言周蚺允還金欺人而已又子九汀州書言周小蚺被控撤任此中自有天理又五光上諭前據給事中鄧承脩奏參廣東鹽運使周星譽嗜好甚深營私侵蝕當令張樹聲查復周星譽前已開缺著即休致

延煦

翁記十同三詣延樹南煦見其太夫人勤儉質樸真賢母也又十同延樹南來診慈親病云必應下語極真摯而慷慨激烈定大柴胡湯遂至不起此後每見樹南輒爲心痛又八光詣樹南處看菊菊盛且主人疾已愈可喜患海底三年百方未效服地龍丸漸愈地龍者曲蟾也焙乾留性作丸黃酒送下又二光樹南逝世此兄待我不薄前贈先公塋地平生銜感追維舊事恤我喪紀者惟斯人耳

高詠

李記十同二鑑湖逸客高詠號逸帆道光辛巳舉人卒于直隸縣令平日究心佛乘有金剛經

隨說與裘博士象坤同爲吾鄉士夫談禪學者之高座也

夏斨

李記同二閱景紫堂全書當塗夏斨箸斨字心伯道光五年舉人今官婺源教諭居京時曾主其師白小山總憲家予詢之總憲孫子恒孝廉言心伯館其家曾以五色筆點授詩經注疏其用力之勤可想又言心伯以教官致富居積至五萬金然立品不苟張文毅帥皖時極尊禮之所言必聽而未嘗一厠軍功邀議叙是皆可紀者也

白桓

李記同二白建侯吏部爲予推辰命一紙言宜行煞印運此後癸運煞印相生最爲佳境予自謂煞強身弱終恐非宜未知此生尙有一日得履亨途否也又光六邱抄以吏部郎中白桓爲內閣侍讀學士白桓字建侯順天通州人小山尙書鎔之孫癸亥進士掌文選司印甚清強有聲吏不敢爲私其升郎中方四月即有此擢蓋宮廷亦知之也然此人去吏部則闔尤馱馱無能任職者矣

李鴻章

翁記同二李鴻章紅旗報蘇州克復前報蘇州勝仗有夷目戈登助戰後賞黃馬褂花翎並給提督章服四襲異哉○王記同二聞李少荃已至鄂督任鄂中流之重鎮若得雅望鎮之從容持威其地絕勝又同二李申夫竟爲少荃所劾少荃一至而報怨猶賢於暗擠而外容者又同九聞少荃有督黔之命小荃瀚章來督吾楚國家漸有畏忌藩臣之意故周旋慰撫如此又同七泊天津片告少荃而竟不來又同九薛叔昫言李少荃云自鴻章出而幕府廢人之無恥有如是耶少荃首壞幕府之風以媚福濟者媚曾公而幕府壞軍務壞天下壞會公亦壞乃爲此言耶○翁記同六天津晤李使相深談良久相與嗟詫聞臺灣搆兵事及輪船爲日艦觸壞然此固未足憂也又光九李少荃相國來英曾威妥馬以馬加利被殺與文相國議不合以去要挾李相調和之又光三李相國赴孝貞顯皇后梓宮前叩謁至殿階下碰頭舉哀拉朝簾開宮門昨恭邸傳云李相來如此他人皆在宮門外也○李記光四撰合肥相國李太夫人輓聯云槐鼎熊茵甲第雙迎武韓國鞠衣蜜印養堂專祭定夫人上語用

舊唐書李光弼傳語李母韓國太夫人李氏與今事適合合肥本許氏父育于李遂冒李姓故娶李不必以同姓爲諱也○翁記正光九法越事合肥相國力主在寶勝而視劉永福爲眼中釘可慮也○王記光九六七少荃駐上海督廣西滇黔邊防余復書稱其舉事若輕以兵爲戲余智所不逮也○李記光三十三謁合肥督相坐談一時許合肥受北洋之寄極使相之尊其深信夷人動效夷法廣作機器久糜鉅費又委任非人誠亦無解人議然身處危疑事囂責備力分勢掣財匱兵驕局外之言不中事會近法夷和約五事不償兵費不增難端越南之朝貢如常滇桂之邊防如故無傷國體速定盟言自來欵議此舉差優平情論之功不可沒又光八合肥至京今日軍機總理衙門會議三事一設海部一開鐵路一設銀行皆西洋各國法也以寫小楷製墨盒之俗而忽學建民主奉教王之俗謂師此三術便可自強吾不信也又聞鐵路銀行之議俱罷鐵路以東朝親諭醇邸此事不可輕試銀行則交戶部議而尙書崇公力爭之謂官可罷此議不可行閣無如之何遂奏駁矣東朝固聖人崇公亦賢大臣也○翁記光六合肥以火輪車進呈太后紫光閣鐵路已成是爲權輿記之又光七得伯術

函合肥以鐵路頗誚訕余置之不足道矣○王記光三六李相約至津見云病後用電氣熨面
並服補筋藥今將復元惟言語稍喫力○翁記光二五李相送牛肉精六瓶美國所製食之補
血又光四三李伯行經方談洋債事蓋三千萬之議創於彼也又與伯行談此人通敏可用也
又光正三聞合肥相國之幼子遽卒年十五頗聰慧相國初五壽日將吏雲集致祝之物爭奇
競異亦已泰矣倚伏之理可畏哉相國篤信洋醫此亦爲其所誤○王記光七少荃自以爲
不見用而天下方目爲權臣也○翁記光九二東事緊至津傳太后皇上諭慰勉並嚴責之李
鴻章惶恐引咎曰緩不濟急寡不敵衆此八字無可辭戰事真無把握云云又光十合肥派
德璀琳赴倭尋伊藤而致兩邸書爲請頭品頂帶謂已權宜授之可詫也又光正李鴻章到
京上溫諭詢議約事對語多似無推諉意惟令其子經方自隨以通日語且與陸奧有舊也
退欲要余從往議和予曰若余曾辦洋務必不辭今胡可哉李云割地不可行議不成則歸
耳語甚堅決而孫毓徐儀忱以危語羣公皆默默也○王記光正聞王賡虞佐北洋朝廷以
權臣待李也○翁記光三聞李相被倭手槍日君遣員慰問最奇者日后遣看護婦携后親

製綳帶往也又七光李鴻章回京上先慰問傷愈否旋責以身爲重臣兩萬萬之款從何籌

措臺灣送予外人失民心傷國體詞甚峻厲鴻章引咎唯唯即命先退有旨留京入閣辦事

又李相主聯俄保俄不占東三省又光發英使粵督兩電李相屬稿詞簡而速畢竟老手

○王記四光曹東瀛言時事云兩宮大和矣李相力也然竟斬一常侍似乎太辣○翁記光

三英使至總署詰責蓋合肥專以俄毀英之語激動之故致此咆哮也○王記八光聞少泉

至上海矣又李傅相之餘恩猶在天津比檜賊故勝孝達晚出乃遺笑柄讀書人反不及八

股中人○葉記九光聞合肥上月始到京可謂姍姍來遲矣又聞瓦西住儀鸞殿人勸李合

肥往見云我一窺圓明園言官即參我至於交部嚴議若至儀鸞殿更授人以口舌矣僅屬

那琴軒侍郎往瓦魯以官小拒未見又正光聞啓尙書徐侍郎本定今日赴市曹因合肥相

國生日停刑一夕苟延聊盡同官之誼又二光聞德兵營無故轟發炸藥賢良寺大受驚恐

合肥師相所住之室岌岌振動窗牖玻璃盡碎徙席避之又九光昨聞合肥師相歐血病勢

沈篤今日逝矣○王記十光聞少荃沒而猶視蓋電氣使然非欲事吳如主也而周馥適爲

●

士匈矣

包立身妹美英

李記同三包立生者奇士也通兵法及天文遁甲之術賊自諸暨入紹興包山界諸暨山陰

兩邑間峰嶺陡折立生率山中人築石壘力與賊抗賊攻包山死者數萬以僞王七人擁八

十萬衆更迭攻之卒不得近乃築長圍困之會大旱邨中水絕遂陷山之居人及四鄉避寇

至者數十萬人無孑遺立生亦死然賊之不得悉力東犯甌閩者立生力也又同三立身本

邨耻不識字賊未至前歲餘忽通書言越將有變即爲繕禦計其起事也跡甚詭秘自言與

仙人往來邨中築望仙臺以候之衣冠皆用白不設壁壘縛籬落爲障蔽賊不能入每出戰

立身挺身大呼而前不持兵賊見之輒辟易越人皆謂有神助益附之然終被滅鄉人頗言

其有異志云又七光五包立身初不知書其文書稱壬戌十二年者以尙不知有同治之號故

從咸豐十一年數之或言其意有異者非也自稱東安義軍旗分五色以白爲主以東安忠

義四字分四大營邨有包孝肅祠以此爲營所多用烏槍立身自用大刀重八十斤其妹美

英纖願弓足能用雙刀每分領部伍出盪軍中稱英姑娘及賊大隊環攻立身自捍其北而令美英督守東西南三面巡行堵禦凡三晝夜不少息遂病暈死蔣益澧疏稱卹破與立身同死馬面山者誤也又聞賊入終不得立身尸或傳已逸去云

賀壽慈

李記同二乞大理卿賀壽慈書家慈六十壽聯取其姓名吉祥也又光五上諭侍講張佩綸奏山西人李鍾銘即李春山捏稱工部尙書賀壽慈親戚招搖撞騙一節著該尙書明白回奏次日賀壽慈奏稱與李鍾銘並無真正戚誼亦無往來等語外間皆云賀之妾李鍾銘所贈今立以爲夫人而鍾銘之妻賀之婢也今亦冒五品封賀日往來其家呼之爲女而鍾銘呼賀爲丈人此回奏所云非真正戚誼乃假邪戚誼之供狀也又光五上諭都察院刑部將李鍾銘訊明具奏著照所擬杖六十徒一年年滿解回原籍嚴加管束李鍾銘即李炳勳自惇邸以下大學士寶璽載齡尙書毛昶熙萬青藜李鴻藻等皆與之親暱而鴻藻尤狎之不止賀壽慈一人也其造宅也仗諸貴之勢逼死其鄰人無不知之凡奏參查辦之巨案多爲

之資緣消弭居間取賄外省大吏入京無不以重金委之張佩綸之疏下朝士過慰之者車數百輛廠市爲之道塞今之定讞投鼠忌器避重就輕而已又光緒賀雲甫尙書今年八十聞尙健甚數年前尙舉一子亦人瑞也

孟傳金

李記同御史孟傳金爲南宮紳士郝素麟請賞花領並以道員儘先選用斥回原衙門傳金素無士行由禮部郎入臺首發戊午科場事致興大獄去年再補官益恣穢此事之請賊私顯然

朱海門

李記同邀朱海門御史飲海門將赴保定主講蓮池書院也又同致朱海門太守成都書吾邑士夫惟海門有風節近聞其守叙州日坐堂皇治屬邑獄事案無留牘屬令畏法狂訟爲清政聲流聞移守蜀郡叙人言循吏者自道光間貴州張布政日曷嘗守是郡清名第一今推朱君也

楊泰亨

李記三同九楊理菴泰亨交譜牒談次及四明近儒著作理菴言黃梨洲明文海稿本及全謝山七校水經注本皆藏慈谿馮氏又言梨洲海外慟哭記稿本在鄞邑徐氏家尙未刻又凌子廉工部行堂言抱經樓書多謝山全氏故物賊據寧波時或以洋錢六百枚購之流轉上海爲今蘇松道楊坊所得坊亦鄞人故不知書徐氏烟樹樓藏書多四明先賢記述亂時盡燼謝氏七校水經注梨洲海外慟哭記皆不可得矣又六同七理菴再奉典試湖南之命索贈詩文理菴素嗜予文又交久似不可卻作五古送之又九同十楊理菴之子名家驟以官卷中式闡墨刻兩策一論經字通借一論音韻全用錢竹汀答問之說是亦能留心漢學者

都興阿

翁記五同三都興阿奏調三兄赴營効力奉寄諭允准舉家感泣又正同五遇都直夫將軍談直夫樸實通達諸將中所罕見又四同七答都將軍長談此人沈靜有道氣所見武人以此爲最又五同七都將軍託延一幕客余欲令松姪投營將軍辭焉

曾國荃

翁記六同三曾國荃攻克金陵與楊岳斌聯名八百里馳奏旋曾國藩紅旗加報天心悔禍大

戮誅夷東南之民從此出水火矣○王記同八至大坪曾沅浦新宅有城市之氣雜客五六

人及南嶽僧同飯路遇澄侯彼此不相顧也又同五沅浦書居然成家○翁記光元訪曾沅

浦於法源寺沅圃得力在宋儒書大略謂用人當返求諸己名言甚多知其成功非倖矣○

王記光元人言余向沅浦言余厮役皆可督撫理實有之又聞曾沅浦移撫豫劄剛言其鄉

有屠人與沅公同年月日時生子壽云此屠近日必小有遷移也會文正與弟書有我兄弟以殺

○翁記光三得曾沅浦函極言山右旱荒至人相食矣○王記光四聞曾沅公祈雨不降頂

藏火藥炷香其上密誓自焚與司道期天明始集沅公四更往香及半寸澍雨暴至應時霑

足斯與桂陽張熹後先比美矣假令傳聞失實而晉民以此歸美尤見其信孚於民也又光七

以遇勉吾云沅浦約其看竈因同往長談專言時事又過沅浦論世務沅浦喜大言然意在

文雅又妒李氏殊不稱其遠度又有人言郭松林得幸曾伯陳玉山挽詞云將軍妾婦亦須

眉似是譏其醜事又正光八聞曾沅浦與余參差軍志湘筠仙附和國荃以為主謀沅浦後亦悔之○翁記光九曾沅圃來言時事三端一中原民生宜卹一越事不可動兵一聽言宜擇不宜輕發其談兵事總不以設險著形為然多一險即多一敗象其言馭夷以柔以忍辱為主其言用人則以虛以下人為先真虛則善言日至矣類有道之言也又曾沅圃學有根底再見而益信吾弗如遠甚又正光九英使巴夏哩在總署見曾九頗敬重又沅圃之學老莊也然依於孔孟主抱一守中其為政曰順民心其處世曰恕其臨事曰簡其用兵則皆依乎此而已又正光十曾國荃兩江庶幾威望副此席乎又談越防仍用平粵匪舊法竊恐無益又光十曾沅圃來長談飯蔬而去其人似偏於柔其學則貫澈漢宋儕輩無此人也○王記光十訪王鼎丞見其二妾談山西分銀事然後知曾沅浦輩真劫盜也又光十聞曾九死今年收拾紅頂不少○翁記光十聞曾制軍星隕事關東南全局可慮也

陳喬森

翁記同三李若農言廣東高州舉人陳喬森號一山十八歲始讀書過目成誦○王記同四

陳一山詩壯秀非嶺南詞家並世能詩者大有人又同三逸山及其同年新寧余雲眉名堯壽來談余亦倜儻逸山云留心經世之務○李記光三陳逸山寓雷陽館性麤語言無次所弛特甚深致暝于余余以爲坦白無他腸也逸山又屢以伯寅香濤王廉生李學士相詆之言告余余以諸君皆與逸山厚而逸山獨祖余者爲士窮相恤也由是益親之乃前日雲門述香濤言則逸山所至毀余有耳不忍聞者人情險巇固如是哉又逸山書力辨無毀余事又晤逸山面詰以所聞其辭枝梧之甚此人果非君子又光三陳逸山強入見乃卒然言曰李若農言君之才不及天水狂獸之萬一張香濤言君之學不及王廉生之萬一又遽曰河陽侍郎謂君不如王壬秋遠甚余惟笑謝之而已此人余前已絕之不知果何心也

徐桐

李記同三北闈卷在徐太史桐房薦而不售聞極賞予經策十藝爲瑞相國所抑即要內監試見瑞相國請錄取竟不從以故惋惜數日並言此卷識議筆力俱非近人所有又言予學力在張香濤之上生平偃蹇場屋所獲知己亦僅太史一人○翁記同五徐蔭軒數君法源

寺喫齋皆通內典修淨土者也又同十五偕蔭軒退直劇談其意頗不滿於良老也又在書房

蔭翁與良翁小有齟齬蔭翁使氣余解之又同四七為蔭軒校所輯大學衍義體要又同九日

與蘭翁議論變通功課蔭翁肝氣咯血亦出於至誠也又蔭翁成見太重拘滯不通語余云

我用我法無煩君等又兩宮諭云徐某太著急且大嚷言外有不甚相宜之意諭以翁某代

帶生書又同九會議先儒劉因張楊園從祀文廟寶沈欲皆駁蔭軒爭之○李記同十五謁太

常徐蔭軒師太常須鬢鬢矣言去秋見浙江試錄狂喜累日又為予籌度居處甚相關又光

四五至徐蔭軒師賀節並送節敬蔭軒師本甲子房師也今年覆試殿試皆派閱卷聞其頗以

余不得鼎甲為惜故加禮親之○翁記光五蔭軒為擇拜印日時云大吉又蔭軒以胤仙詩

相示又光三十徐柘士來其人孝行可敬以肉桂一枝贈之○葉記光九一掌院接見之期徐中

堂至談義理二字刺刺不休又謂時文五百年不廢必有大道理我輩參不透耳○翁記光

叶蔭老與殷秋樵欲辦義倉積穀倉房已建於琉璃廠而穀無著擬募捐而列我名又以義

倉摺與商而蔭翁必用其稿固哉此叟也又光七赴徐蔭軒相國之招作東坡生日又云五

老會其實皆非也張子青李蘭孫譚文卿豫錫之祁子禾榮仲華及余也又光陰軒與徐壽蘅先生有隙壽師索欸辦賑蔭痛詆之又光祝徐蔭軒八十賜壽○葉記光徐相師傳接見忽沈誦唐求遞封奏兩年前誦唐會上書言宮闈事師力拒未許自此戒闈人無爲沈編修通謁今日師勃然變乎色離座斥之聲色俱厲余知沈有心疾也勸之退師怒氣猶未息且語侵虞山云其指使林下鉅公將有不測之禍也又光東海相國方奉弘德殿照料之命曾孫授室四世同堂一門鼎盛不敢不往賀門前車馬途爲之塞鈍齋有夕陽無限只近黃昏之歎

汪鳴鑾

翁記同汪柳門吳清卿兩君皆奉行功過格○葉記光汪郎亭任少司成時自往國學監拓石鼓較國初拓者轉多數字乃知此事搨手大有關係不獨時代先後也又光柳門學使寄贈曲阜漢魏六朝石刻拓本皆其親督工人選紙精拓又聞陳仲魚遺書百篋其孫流寓濟南南宋本已化雲烟元刊及手校各本多有在者柳門能得之矣又光郎亭學政

招赴粵旋請假歸比匪之傷不能湔洗媿何如之○翁記光汪柳門來談伊失女即曾孟
 璞婦也又曾孟璞以著補漢書藝文志考見贈甚博瞻異才也按會孟璞即又光上宣諭
 汪某長某離間兩宮著永革臣等固請所言何事而天怒不可回但云此係寬典後有人敢
 爾當嚴譴也歸柳門候余久伊甚坦然可敬也又柳門談至燈後去有味哉其言也○葉記
光忽聞平陽以離間兩宮與長石農同予罷斥迅雷不及掩耳可畏哉○翁記光汪郎
 亭之郎君伯春來孟朴之妹聳也又光柳門書云其弟李門病故伊孫亦殤李門雙瞽其
 子伯春嗣柳門○葉記光赴郎亭師招導登萬宜樓藏書之所也樓上四面列置書櫥中
 空以通天氣闌干繞之又用轆轤以便取携建霞之意匠也又光郎亭師六十九歲綵觴
 宴客當道皆集林下之絢爛極矣郎師以兩童子夾侍安輿舁至廳事門生戚友群集起居
 頷之而已何一衰至此耶又光得郎亭師訃憶自丁酉公車至都下始訂交丙戌游粵為
 幕下客巳丑通籍派覆試閱卷大臣遂執弟子禮綜論平生不可謂非知己也

徐壽春

李記同三徐郡丞壽春字介亭貴州人曾受業鄭君子尹之門言子尹著述極多其經學已刻數種許將來郵致于予深可喜也都中士夫往往諱言學問先世雖有傳書不肯流布山陽丁晏爲近日江北學者之冠所著極夥昔年予向其子壽昌乞之固言無有壽昌時尙爲戶部郎未爲通貴而已惡言文字如此蓋恐此事掩其面目也

胡澍胡石查

翁記同三胡石生澍績谿人善篆隸長於經學爲皖南知名之士兼通醫理○李記同七胡甘伯爲代購胡竹邨先生儀禮正義此本沔陽陸立夫督部所刻坊售二兩去年竹邨先生從子季臨購得其板遂刷印以徧貽貴要而寒士踵求者則高價居奇甘伯爲其族人予屬代購侍郎謂非四金不能買紙甘伯如其言諾之特記之以見近日公卿風尙如此又同八聞胡芟甫澍客死身後棺殮之費皆伯寅侍郎任之廉生往爲之經濟又光元閱胡芟甫素問校義此君績谿寒士以舉人能篆書游四方自稱爲竹邨先生族孫後以稱貸入訾爲戶部郎中更以醫術游公卿間與吾鄉天水妄子爲密友互相標榜凡貴要柴跽無不識也曹

事熱差無不與也予向以狹客遇之今閱此書雖僅二十紙蓋已盡一生之力亦未始無一知半解也又同九胡石查亦能畫石查言近有一名士場中作五經文直用莊子淮南子鄭康成王肅等字此亦近來之怪異也

趙之謙

翁記同三訪趙益甫名之謙乙卯孝廉會稽名士也善分書能畫通訓詁之學蒐討金石有續寰宇訪碑錄○李記同十伯寅集名士飲龍樹寺吾邑妄人天水生亦與焉諸君多不欲均茵伏又天水妄子不通一字而好為大言自補諸生即交胥吏遂夤緣入紹與知府繆梓之慕梓子某者亦無賴妄子媚之無所不為又稱弟子于宗滌翁日與其門下款曲屢乞貸于人又同四孝達謂趙之謙之荒繆狂鄙本不值一罵然其不學無行之詭狀三尺童子可立發其覆而士夫乃為所給良由實學不明世無正論使生乾嘉之代太陽徧照妖魅自消何煩我輩齒頰哉予甚躋其言○王記同十趙搆叔贈余名印同人以為奇遇不易得也然刀法殊不在行○李記光五有妄人趙者亡賴險詐素不知書以從戴望胡澍等游略知一

二目錄謂漢學可以當腐鼠也時竊購奇零小品以自誇炫嘗得錢竹汀庸言錄寫本不知其已刻也深秘之改造書名冒爲己作以示人又嘗竊鄒叔績讀書偶識殘稿此稿本余得之廠肆周苻農言與叔績故交謀刻其遺書屬張香濤求以付梓遂以付香濤一日妄人詣香濤見爲寫本以世人多未見也直纂以去香濤固索之不肯還余亦頗怒香濤之好怪召侮致此書遭墮溷之污屢責還于香濤香濤窘甚然卒無如何也後爲龍汝霖彙刻之龍跋言與叔績故相知錄得其副近遇趙某言嘗得殘冊于周苻農閣學云云蓋妄人得此書既不能句讀又知龍君有副本不得據爲己作其技遂窮而猶詭言得之于苻農以自夸其與二品往還是鬼蜮之面而狗彘之心矣此等委賁本不足冤楮穎以世之愚而售其欺也聊坵記之○葉記正光十蒲生談越州有羅姓藏書畫至二萬軸人稱萬軸羅家其先爲鹽商紀綱故士流屏不與齒趙搆叔獨霸縻之得徧觀其實笈搆叔畫訣由此大進

張盛藻

李記同三張御史盛藻風流自命嘗作香塚于陶然亭後近以養親將歸賦古詩八首求予

贈言

丁士彬

李記同三丁士彬中河書南儂佻無行面目失色而顧影自媚變童崽子之名居之不擬崔某刑部郎市井少年惡薄無賴今日丁蘭谷強邀飲福興居招芷秋心蘭數郎丁士彬醜穢之狀更不可堪至與心蘭互脫其袴相爲以手出精地獄變相乃至于此德夫嘗言世人畏見我輩正如魑魅罔兩畏見青天白日予謂此輩何嘗畏見我輩蓋如蝘蝓渠略展轉矢穢中別有天地雖見神龍在天亦覺目中無人都中士夫風氣掃地深可歎也又光元邱鈔安徽鳳陽知府丁士彬升雲南迤東道士彬因李瀚章奏帶至滇遂有此授蓋倡優之面鬼蜮之心無入而不得者也又光三四丁士彬以建昌道調成龍潼綿道丁寶楨督蜀後政日不理士彬奸險小人中外所指目寶楨大信任之事皆倚之以辦惟其所爲朝命薛允升爲成龍潼綿道寶楨不令之任而移之署建昌與士彬互調有湖南人舒某者久在寶楨幕以軍功保至記名道勁直爲寶楨所畏悉廉得士彬奸狀書牘以告寶楨寶楨大怒舒因請置獄與質有

一不實者甘就誅寶楨亦置不理舒乃投劾歸蜀人憤甚號爲眼中雙丁有大書總督衙門
日聞公之名驚天動地見公之來歡天喜地覩公之政昏天黑地望公之去謝天謝地丁士旋
被劾革職仍留蜀不去○王記光五丁士彬字价藩川省紅人也瘦小閃爍以能人自負極議吳江之
僞頗右高陽又予暫歸院務託价藩代管

治麟

翁記同三景秋坪師之郎君治麟號舜臣年二十一了了人也言西陲山川形勢風俗兵機
甚悉又同五治世兄來執弟子禮○李記光九弔景秋坪師廉唱世兄舜臣司業又光九爲
舜臣點改秋坪師行述師幼孤苦稍長以教讀餬口忠厚長者一生以廉慎自持自咸豐壬
子翰林不五年至侍郎以戊午監臨順天鄉試出爲伊犁參贊大臣滯絕徼者十五年始入
爲都統光緒初驟柄用然高陽專政一無能爲也全文恪由協揆大拜東朝意以協揆授師
師以靈文勤資序在前力讓之此一事可傳○翁記光七治舜臣因病請開缺守制伊至今
茹素可謂居喪有禮君子人矣又光十治舜臣求爲景公書神道碑此人純孝孺慕至今可

敬又四光十五問舜臣病勸其闢特室遮陽靜坐復書字跡端勁又五光廿五聞治舜臣竟病殉純孝也○李記五光廿五舜臣司業以毀卒哀哉舜臣孝友今人所僅見又虛心好學廉靖不競官司業五年不遷以尊公在政府不考試差在國子監當官有守遭憂以後哀毀骨立至今不內酒肉竟以悴死年甫四十無子可謂天道難言矣

孔祥珂

翁記四同卅四詣彭芑庭宅賀嫁女陪衍聖公祥珂公年十八形貌纔如十二三歲人為彭文敬師孫壻也

崇綺

翁記四同卅四聞狀頭為崇綺是日十本進呈兩宮遲回久之交軍機會同閱卷大臣詳議諸公相顧不發延樹南曰但憑文字何論滿漢遂覆奏定局崇文山來請遂携舊帳往文山學程朱十年至是氣為之浮動功名之際雖言哉○李記四同卅四見禮部小金榜狀元崇綺國朝故事旂人未有居一甲者聞臚唱時兩宮欲更之讀卷大臣寶蓋綿宜皆順旨朱太宰獨不可

乃止崇綺爲故相賽尙阿之子年已四十餘聞其人頗厲節好學故鄭王端華其婦翁也枋國時獨移疾不出足跡罕至其門近有薦其理學經濟于朝者然賽相禍粵負國既保首領今復及見其子天荒狀元天道眞有不可知者矣又同四邱抄封皇后父翰林院侍講崇綺爲承恩公其妻宗室氏瓜爾佳氏俱封爲公妻一品夫人又諭將散秩大臣三等承恩公本身一支擡入鑲黃旗滿洲崇本蒙古正藍旗原奏稱無故事可援蓋近世后家無蒙古人也擡旗旨下崇綺之父賽尙阿具疏謝恩朝議非之○王記光二問崇文山云毅后有遺摺歷評大臣言甚懇切纏纏數千言不見采聽甚可痛也又光五崇綺恩澤小兒御史孔憲穀乃稱爲碩輔所見何卑抑徇私妄論耶○翁記光七弔文山之子葆初妻喪葆君他日大器也其功名當在文山之上又光十訪崇文山將軍精神好而脚腿牽強極支離也又光八問崇公自盡於保定此吾故人講學者也

王安

李記同四王鼎丞定安好學工詩意氣儻蕩不可一世而獨心折于予頃聞予已戒行愴然

來別言君既去都中不復可居亦將束裝歸矣又光元鼎丞素能詩稱名士後入曾文正幕大被知獎攝令崑山者三年宦囊甚富又光五王鼎丞入都惠三十金余與此君交甚疏而忽有此餽亦可感也又鼎丞送曾文正公事略等皆所編輯者王君揆香雖動惜尙未知著書體例多詳略失宜

李宗燾

翁記同四謁李五山前輩宗燾此人善相儀觀亦偉議論甚正封疆之才也

胡泰復

李記同四胡仲孚刺史泰復言杭州近年來婦女插花于髻前謂之照鬢花人以爲招兵之讖又喜以濃燕支塗頰謂之血灑此亦天水碧拋家髻之比也

沈桂芬

翁記同四弔沈經笙太夫人之喪經笙有孝行前日得旨給假省親未起程而奉諱可哀也又光四問沈相國疾談良久其右頰下發腫如鷄卵頗作寒熱也又光五沈相國談伊犁事

甚憤懣相與咨嗟又光十六廷議俄事吳江相國懷中所擬電信及照會稿語尙扼要遂用之又光十六問沈相國星隕清慎勤三字公可以無愧色○李記光十六聞沈經筵協揆桂芳卒沈公吳江人宛平籍丁未進士一生以廉謹聞而柄國十四年略無建豎外爲避事而內實持權陰柔徇私聲氣出寶公上盜焉已沒所得幾何又內閣擬謚文清文勤文端文恪旨出謚文定

陳湜

翁記同四見陳廉訪湜號舫仙從曾九帥攻金陵最有名又文輔卿觀察翼名與埒今在朝房同見之似不如陳之樸實兩君年皆三十許耳又光九前山西臬司陳舫仙來其人百戰有權略而心地尙好○王記光五六陳舫仙子毅來乞撰碑誌毅字重甲辰進士刑部郎中

侍郎能文有志節

薛時雨

李記同四朔薛慰農太守時雨全椒人出示雲烟過眼圖屬題又同六訪薛慰農于湖上共飯崇

文書院遂同登望湖樓時夕陽滿樓湖光如雪四山映發空明不寒十餘年無此遐賞矣又
比同六薛慰農觀察至滬邀飲汪氏檠君西樓以近作五十自述五古見示真摯老成百餘年
 所僅見者也時晴日滿窗看檠君梳頭慰農謂檠君頗有烟水氣喜近文士貌雖不揚亦可
 賞也又正同七自鄂歸過滬訪西樓未及見檠君而短李之名已為人識復與仲修諸君聚飲
 于此慰農談滌山邨居之樂令人神往又四同九湖船名薛舫者杭人為薛前太守所造頗華
 好可坐放船詣鳳林寺謁薛廬飲游而歸又正光五得薛慰農所寄六十自述詩十二章

王學浩

李記八同四樵鹽使者王椒畦觀察學浩携酒食至梅山寺相欵夜飲畢持燈送之上船此江
 村送客夜色可圖者也又為王叔彝題山陰道上圖又五同七王君交游蘭艾不擇性嗜風雅
 輕薄羣趨其于鄙人延接備至乃今日詣之竟以畫臥謝客方疑門者懶不為通歸後作書
 諷之亦無所答此可怪矣

伊精阿 弈慶

翁記同十四故事授讀諸臣皆得旁坐滿語達則立而口授焉醇邸直書齋乃不謂然傳皇太后旨命授讀者在案旁坐餘人可暫退亦未嘗明言餘人無容侍坐也未幾而滿語達伊精阿以公然旁坐爲醇邸所劾矣又同六醇邸奏請上學清語偕滿語達入跪奏數語而出以後清語須跪奏亦新樣也又同六滿洲諸君議欲於授書時亦仿漢人例就坐已而中止又同十五六奔慶調盛京工部侍郎奔餘齋長者也以教清語不欲跪授爲醇邸所排故有是舉精伊

告阿病亦

傅以禮

李記同十四傅節子以禮來以明季稗史借閱夜談達且又借荆駝逸史此書乙卯春周素人寄予架上後爲節子借去今日觀此如對故人又同五節子處借書得紀載彙編皆記鼎革間事又同六爲節子譔華延年室金石錄序又作書致節子論明諡考可疑者數事又節子以新輯張蒼水遺集屬校正又與節子商權明遺事入夜未竟次日又詣談至更餘歸又節子方輯殘明宰輔表又同六節子將赴湘必欲得予文爲贈譔一小序送之又同九得節子

福州書言新得南疆佚史等十餘種又同得節子書奉檄署台灣海防同知已渡海矣又寄贈陳士莊同姓名譜抄本十冊此書予與節子在越中同見之而爲節子購去云仍當歸予今竟能不食言亦可尙已又光九傳節子自閩來三十年舊雨萬里遠來適以今日風雨中至而爲閩人辭去恨恨竟日又詣節子觀明拓石鼓文郭蘭石家物也又閱節子所得金石其秦度漢李氏竟新始建國三年竟諸拓本皆平生所僅見也又光以再復節子書俱答其所言輯錄收購經籍之事也

吳竹如

翁記同五謁吳竹如先生先生深於程朱之學力闢陸王之非予於陸王祇浮慕何敢辨然於先生之言亦不能無所疑惟其所論學問之道當從篤誠入手則當書紳也

胡雪巖

李記同五胡雪巖者本賈豎以子母術游貴要閒王壯愍故以聚斂進自守杭州至撫浙皆倚之遂日驕侈姬侍十餘人服食擬于王者官至監司左宮保初至欲理其罪未幾復寵軍

中所需皆倚取辦益擅吳越之利操奇贏與各地市駟各挾術相欺詐銀價旦夕輕重或相懸至數百千萬錢法以之大壞又光九昨日杭州胡光墉所設阜康錢舖忽閉光墉者東南大俠與西洋諸夷交國家所借夷銀曰洋欸其息甚重皆光墉主之左湘陰西征軍餉皆倚光墉以辦凡江浙諸行省有大役有大賑事非屬光墉若弗克舉者故以小販賤豎官至候補道銜至布政使階至頭品頂戴服至黃馬褂累賞御書營大宅于杭州城中連互數坊皆規禁籩參西法爲之屢毀屢造所畜良賤婦女以百數多出劫奪亦頗爲小惠置藥肆設善局施棺衣爲饘粥時出微利以餌杭士大夫士大夫尊之如父有翰林而稱門生者其邸居徧于南北阜康之號杭州上海寧波皆有之其出入皆千萬計都中富者自王公以下爭寄重資爲奇贏前日晡時忽天津電報言其南中有虧折都人聞之競往取所寄者一時無以應夜半遂潰劫攘一空閱恭邸文協揆等皆折閱百餘萬今日聞內城錢舖曰四大恒者京師貨殖之總會也以阜康故亦被擠甚危此亦都市之變故矣

李記同五馬中丞書饋四十番云此區區尙非貪泉盜水不至以污瀆為嫌云云余與中丞素非雅故而折節周旋有逾夙分力辭不獲又同六馬中丞議開局刻書因勸先刻文獻通考旋延為總校○翁記同七馬穀山制軍來穀山為先兄識拔曾薦為皖省循吏第一伊言及尙眷眷不忘也又同七過淮安馬制軍來長談以導淮即導河之說進渠意深然之○李記同九聞兩江馬制府被刺馬公歷官以謹慎稱待士夫頗有禮與之交者未嘗見其疾言遽色忽遭此變深為未喻且以一縣令不二十年致位督部雖身與軍事無汗馬之勞徒以薦牘屢膺隨材平進其蒞浙四載雖無赫赫名而拮据綏集以儉率下調停悍吏與民休息故去後頗令人思予辱與相知備承推挹為念知己之感何能忘也

高邦璽

李記同五高太守邦璽字次封夜為馬中丞送書饋並自贈十番太守雖暫同曹司亦甚落
 落及來蒞州郡眷待彌殷累荷分廉不殊骨肉此古道可感又同六送高太守行予與太守
 嘗同官戶部予以貲得官素懶多病稀入曹太守先予二十年以進士高第分部者也于曹

中資最深爲主稿諸曹皆嚴事之部中舊例每曹以滿員一人掌印漢員一人主稿皆積資力及科甲出身有力者充之次則滿有幫掌印漢有幫主稿戶部則更有正稿上行走幫稿上行走各名目其餘曰散行走事皆決于掌印主稿二人其次者雖名參決實不得與可否吏具牘上畫諾而已其餘惟視吏意令畫諾則署惟謹不敢問何事或掌印主稿者持牘白堂上官命之偕則俯媿隨其後行上堂屏息魚貫立俟前者白事畢則側行隨之退不出一語堂上官亦不知爲誰某誰某也予既不事事雖同曹未嘗通姓名一日予偶至曹適署空無人坐看書而太守至則各不相識旣間訊始各色然笑會吏送邸抄見有兩曹郎出爲知府者太守曰此二君皆京察上考吾儕惟送人作郡耳予戲曰吾將歸矣得君爲吾郡當相待同去耳太守笑曰紹興未嘗闕知府也次日閱邸抄則撫浙者果奏至又次日則太守竟得命矣然仍未往還也及予請急歸里太守亦甫抵浙而太守之所以禮予厚予者無不至而又念予貧時周恤之太守素貧及爲守悉裁陋規絕饋問不取人一錢去年冬以三江牘口工太守晝夜督役疏濬積瘁感寒遂得疾不愈竟以是去位太守治越未久故無赫赫名

然識與不識無不以爲慈父母而惜其去也

董恂

翁記同五董醞卿大司馬六十歲賜壽故事大臣須七十以上始得賞壽今施之於驟進之九列意者獎其和戎之功歟又光董韞卿年八十五尙以蠅頭鈔經說今年已三四十種裝兩函矣

卞寶第

翁記同五卞頌臣以玉泉山水道圖見示此人畢竟留意時務又同卞寶第請開缺給三月假卞與督臣英桂以撫臺灣夷人構釁事意見齟齬卞却持正不肯遷就又光卞頌臣從河南抵京上召見問三四語聲極低也來談論人物時事皆清剛無回護○王記光卞撫多私而好自專與兩司無商量已委兩通判署縣事矣又光陳伯嚴云卞撫不事事但日嫚罵此人殊悖謬以彈章而怨懟朝廷無君而自尊其官皆非恒情不得以鄙夫目之

翁記同五賈鐸放貴州遵義府西臺少一直言敢諫者矣又同八晤賈振之太守其人抗直雖居鄉略涉武斷然才可用萬里之行毅然無難色也

袁保齡

翁記同五袁子玖保齡午橋漕帥次子也慷慨論議少年美材○李記同卅袁子久舍人保齡爲其祖母郭太夫人乞撰百歲壽序故漕督袁端敏之母也予于庚申歲識其仲孫篤臣觀察曾乞撰文爲壽時太夫人年八十三端敏方督師臨淮文宗顯皇帝特旨壽賜今十四年矣子久復乞予文端敏本族伯父芸圃觀察甲午所取士于袁氏亦可謂文字因緣矣

唐訓方

翁記同五訪唐義渠方伯訓方此人百戰之餘疎僂可喜微有沾沾自喜之病能將萬人且機智甚深宿將也

李榕

翁記同五晤李申甫名榕湖北臬司曩在眉生處識之能古文侷儻不羈一入會營遂由主

事保至監司矣

官文

翁記正同六官文以曾國荃劾革職留任八年無過方准開復亦新樣也又五同六佛爾國春奏

參曾國荃劾官文交通肅順等欸既虛應反坐詔勿問未幾曾國荃告病開缺官文署直隸

總督

夏同善

翁記正同六夏子松來談至初更去有心人哉又子松有封事言臨幸諸邸非故事且傳已集

梨園等語諭旨宣示並無演劇並著惇親王停撤爲之額手又八同六弔夏子松丁內艱子松

食貧養親糠覈不飽甫得差而丁憂可閔也又光元派夏同善授讀又正光四召夏侍郎獨對

前此未有也又光四聞子松放江蘇學政爲之駭詫學政放缺即不得入乾清門上問夏某

何以不來對以外放爲之不適者良久百方開譬始讀蓋自夏迄今皆余帶生書子松看讀

至是始復舊式也又子松陞辭至書齋跪安先請懿旨准來始來一跪即退又光四夜送子

松傾吐一切揮淚而別世有眞摯識大體如此君者乎又光七聞子松長逝不覺失聲朝失正人我喪良友傷哉子松久患痢瘡屢致書未復即慮其不起又光六上問夏某何日歸因對已故矣上嗟歎隕涕者兩次此極難堪也

惇王

翁記同五六上奉兩宮皇太后詣惇親王府晚膳後還宮王所請也本備演劇以夏同善言傳旨停撤又光九惇邸會查雲南報銷案請起太后召見諭曰國家多故天子幼冲而執法之人敢於舞弊至此爾等所擬得無輕縱耶惇邸曰潘祖蔭先已定完贓減罪之見密示諸臣輒即從之臣光九曰潘某已去位即不去亦非一人所能主持邸曰太后垂簾若輕縱將來必有議論光九曰惇親王失言矣太后秉公持正此案按律例有何可議耶太后諭王曰汝正宜看律例與諸臣熟商邸曰總宜在上前議定否則一人烏能敵五人哉因叩頭其舉動如此可笑也及再議上諭曰惇親王屢陳奏總偏執潘祖蔭授意輕辦臣對以惇親王辦事詳審惟不諳律例耳又光十惇恭兩邸爲萬壽進獻事請旨極瑣細極不得體慈諭謂本不可進

獻且邊事如是尙顧此耶意在責備而邸猶刺刺不已所對皆淺俗語竟跪至六刻罷不能起天潢貴胃親藩重臣識量如此又正光中弔惇親王王於外事不甚明白而不侮鰥寡清節可風不愧爲宣廟之子

黃以周

李記八同六定海黃元詞秀才以周倣季雜著二冊稿本未成中皆攷据之作實事求是多前賢所未及聞其父薇香先生名式三號倣居子年七十餘尙著書不倦元同稟承家學自己酉落解後窮經十年不應試不求聞達浙東經生蓋無與比洵一時之樸學矣又九同九優貢正取六入爲黃以周潘鴻黃炳垕施補華陳豪許誦禾備取爲孔昭俊吳承志等十二人黃炳垕餘姚人梨洲之後精于算學許誦禾字子頌海寧人故淮徐道槌之子年少有才氣孔昭俊西安聖裔吳承志亦杭人甫逾冠而能通經爲漢學此舉可謂極一時之選以元同冠首鳳洲次之尤足爲讀書者勸又鄉試元同鳳洲及黃炳垕等皆中浙東西古學之士此榜

盡矣

王棻

李記同六 朔黃巖王子莊優貢棻專精經典浙之竺學士也又夜與子莊談經史以所撰柔稿王氏家譜見示體例謹嚴援証博洽近代之佳譜也

譚獻

李記同六 譚仲修王子莊得中足爲好學者勸又同七 書致譚仲修與辨章實齋氏言部錄言義法之繆又同七 譚仲修質敏好學近人中極難得而心粗氣浮不能研討自剽襲陽湖莊氏武進劉氏邵陽魏氏一二之書遂以大言自欺欺人予嘗謂仲修累于杭人習氣也又閱仲修所刻羣芳小集羣芳者都門樂僮也無論此等浪子生活不足冤酷紙墨以自命知微言大義之人而刻畫賤工鼠子之狀又何其不自愛耶又光元 譚仲修已調江南闈差又當出許多小鴻博矣不務實修而好標榜仲修之所以無成也

趙銘

李記同六 趙桐孫州牧銘水 以所箸琴鶴山房文詩見示才情橫溢讀書得閒亦發前人所

未發誠一時能手又與桐孫談駢文又^{光三}桐孫寄鍾子勤春秋穀梁經傳補鍾名文蒸桐孫之師也又^{光三}桐孫博學有文其詩頗有佳篇而不逮其駢文又^{光五}桐孫以所著左傳質疑屬閱議論醇實考證細密可傳爲課序約二千餘言又^{光六}作書致趙桐孫以近日議開鐵路合肥主之桐孫久在幕府爲所重故寓書阻之又^{光七}桐孫隨合肥入京遂至賢良祠投刺于合肥冀其有例贈也又^{光九}得趙桐孫天津書論洋務至千餘言皆爲合肥辨者也其文甚美又^{光九}得趙桐孫書言天津問津書院新設北學海棠合肥使相欲延余主講席歲脩約千餘金然旣去官而仍住津門非所願也又^{光九}得桐孫書并合肥使相書額玉如運使關書聘金此席遂定非本意也

陳國瑞

翁記^{同六}訪陳國瑞國瑞字慶雲楚之應山人幼從賊受撫累戰積功至提督幫辦僧邸軍務爲曾帥所劾歸今特旨起用國瑞之言曰凡兵皆可用不必擇人又曰能奮勇者必有英氣血性數語即知之又曰兵餉每月過足人無鬥志必薄其月餉而留餘餉作賞死士以一

人兼數人餉以資鼓舞皆切實之言也年三十餘頗靜無囂張氣又同廿九陳國瑞外夷以津案索之甚急乃至天津遞一親供可無事矣

李用清

翁記同七見李菊圃用清目光炯炯他日當貴筆下亦佳又同五李菊圃來談讀書之法實體之於身乃爲有用徒讀經濟書以爲有用者末也其言切實菊圃近來篤志理學甚有識力不得僅以文士目之矣又光卅三李菊圃赴山西辦賑又光卅五李菊圃由山右來蓋一年查賑隻身跨驢辛苦特甚可敬可敬○李記光卅一李用清山西平定州人己丑翰林文字拙陋一無才能惟耐苦惡衣食捷足善走蓋生長僻縣世爲農疇本不知有人世甘美享用也而都中如李鴻藻崇綺張之洞等皆力延譽之以爲聖人復出其實尺八骸捷足鬼之流在宣和遺事中亦爲劣駟本非聖門所尙也張樹聲素附名士爲捷徑及任桂撫遂奏請差委用清實熱中日望得朝官清要不樂赴廣西既奉旨發往過天津乞合肥爲疏留合肥不許乃赴桂而樹聲已移撫廣東旋督兩廣皆携之幕府薦剡日至遂擢惠州知府不二年驟至貴

州布政使署巡撫所至惟禁酒食宴會以敝衣率僚友而力禁種罌粟操之過急吏緣為奸
 激成民變用清大懼急告諭仍准種烟時先已下檄將出閱兵竟不敢往再改期布政使曾
 紀澤強之不得已而行復出示言此行惟閱伍非查辦民變事黔人大譁御史汪鑑列欵糾
 之且言其清操不足取猶之馬不食脂生性然也都下以為笑柄旋諭令開缺來京○翁記
 八四二李菊圃來藹然仁人哉言貴州循吏以趙文源為首選又三光以陝藩李用清贛藩李嘉
 樂皆另簡兩李皆賢者而不容於時何也

吳大澂

翁記同七吳清卿殿試策不到底陳時事寫亦好○李記同四吳清卿大澂送所畫城西老
 屋圖及金耿菴畫梅屬題清卿所居春草閒房即耿菴故宅又同九清卿屬題手拓古器欵
 識此本不煩題詞而已有歛人鮑某之跋自謂惡札真不妄也近人喜講金石而不通文理
 極為可笑如天津之樊彬廣東之李宗岱山東之陳介祺吾浙之吳雲張德容後生小子慕
 而效之以為不讀一書而可稱名士矣為題五律即送其視學秦隴又光四詔翰林院編修

吳大澂以道員發往山西交會國荃差遣委用蓋以李鴻章薦其可任監司旨交吏部引見
因有是命又_光九_光吳大澂者吳人清客材也向爲潘尙書效奔走浮躁嗜進遂附張之洞又
呈身于合肥驟得以三品卿督辦寧古塔邊事地苦寒又與將軍不合遂請假省母未得報
而越南事起又請赴粵徑至天津矣又_光十_光邱抄吳大澂會辦北洋事宜大澂駐營口旋疏
辭嚴旨責其取巧規卸又請餉三百萬亦不許○翁記_光二_光五_光吳清卿副憲來談云槍炮須新
式正似漢學不可空談又贈高麗土產及所著說文古籀補極精妙又_光十_光蘇州門人王同
愈字勝之頗英發佳士也久在清卿幕中○葉記_光二_光十_光謁清卿中丞遍示所藏彝器內外簽
押房羅列幾滿又出示在秦中所得石墨將續輯關中金石記屬余任編纂之役又_光四_光中
丞招飲縱觀漢碑十餘通云皆宋拓又_光七_光中丞自澳門歸省中先有訛言葡人不聽勘界
挾以開礮實則中丞勘界既畢將游其花園親軍六十人擎洋槍從粵民隨觀者幾千人葡
人大恐列隊攔中丞輿請止從者而後入中丞亦即罷游又中丞赴南海神廟觀銅鼓並拓
唐宋石刻又_光十_光三_光至撫署見中丞案牘之旁皆古瓷也中丞指示此哥此官此汝此定又出

二杯曰柴窰也唯唯而已又四光三以窰齋新設通志采訪局欲以金石見屬如窰齋之開誠布

公非不願往也奈夫已氏何指方辭亭○翁記光二吳大澂請議尊崇醇親王典禮懿旨將醇

王預杜邪論一疏宣示吳君雖未遭譴訶然辱甚矣又光六清卿以蘇人陸康夫恢所畫山

水見贈陸一時名手清卿所推重○王記光三吳憲帥來談圭璧大有發明說剡圭與余合

剡即火燄非削之也又說璧羨皆采之入箋其人書痴非吾意中之清卿又答巡撫談一時

許沒緊要然其人非僉壬則可窺也說時事亦中肯又光二吳撫作生日衆推我文索潤筆

千金衆咸怪之獨但少村請買始信文章有價也又光八聞巡撫走去投袂赴急又一派也

又見探報吳撫幾為倭人搜捉自云遁走吳公可謂豪傑矣○葉記又光正聞窰齋以電致

政府剋期戰勝驚蟄前可以肅清海蓋怖其言何漢而無極○翁記光二吳清卿軍退與宋

慶議不合群起指摘之上意吳大澂舍安就難尙勇往部議降調命與宋慶均改革留又光

三余給諫劾吳大澂謂蘇實祖庇欺蒙其詞甚厲○王記光三聞和議成清卿回任矣為之

失笑○葉記光九窰齋奉旨開缺回籍當局者迷可為太息○翁記光二得窰齋函尙思出

山○葉記正收得仲午書窻齋新得上海龍門山長其江寧書局一席衆論未孚先機而作可歎也○翁記四光郎亭函窻齋病重已不能言又二光吳窻齋卒於蘇州

洪鈞

翁記四同狀頭洪鈞吾吳人是日召讀卷官入上親閱定十卷又正同游鄧尉遇洪文卿旁人云有紅粧從余未見也又八光游虎丘有新搆擷翠山莊洪文卿等所募也又十五光洪文卿出使俄德回京因病請假於元史甚用功得波斯回字元史譯出數卷又八光哭洪文卿其子到京已遲三日矣

劉履芬

李記四同闕古紅梅閣駢文稟近人江山劉履芬彥清所作也胎息于洪北江簡貴修潔雖才力少弱未宜長篇而古藻盎然善言情狀固一時之儔也此君以入貲官主事改同知與譚仲修素交好

孫衣言子詒讓

翁記同五廿七孫琴西前輩以所撰先公墓誌見示銘辭古雅文亦遒勁謝之與商數語○李記

光二孫仲容孝廉論讓琴西布政之子也年少好學言近為周禮長編搜集國朝諸儒說經

之書已得數十種又光三作書致孫仲容江寧以仲容藏有吾鄉章逢之隋書經籍志史部

考證四冊此世無第二本也因力勸其刻之又邵南江南宋事略槩本向藏倉橋沈氏沈寄

凡前呈曾文正將刻于江寧書局而文正移督直隸事遂輟屬仲容物色之此書關係尤鉅

倘能成文正之志尤厚幸也○翁記光三廿孫仲容示所著古籀拾遺極通博光廿訪孫仲容

粹然經生也古籀補早刻今年策問中已有其說矣

羅道人斌半聲

翁記同七羅道人宗室豫德字如山己丑庶常外班翰林降主事隱居僧寺白髮飄然儼然

世外人也又光四訪斌半聲於太清觀義塾其人雖不俗而不純又光七至龍樹寺其東樓

已空炳半農住廿年一旦化去

汪謝城

李記十七汪謝城教諭名槓博學有重名精于校勘家藏書極多今亂後無一存者貧老無子爲會稽學官近方輯歷史月日考尙未成也又光七邱抄會稽教諭另選人蓋汪謝城已卒矣謝城一字剛木烏程人壬子舉人承其母教家富藏書邃于音韻律厯之學余居憂時曾一二往還所著書見者甚少已刻荔牆叢書亦僅見四聲切韻表補正歷代長術輯要古今推步諸術考等數種而已

浦安子那桐

李記正同八戊午科場之獄編修浦安與刑部主事羅鴻澤之交通關節由于兵部主事李鶴齡其造此謀者肇慶舉人龍某也時科場積弊以關節爲酬應凡主考同考親故皆徧給之亦未必果驗也甚或有內憎其人及避嫌恐出其門者反以此爲識而黜之廣坐官廷公言不諱李與浦同年也遂居間爲關節竟得中及事發傳羅質訊羅謀之龍龍本昏狂以此爲細故也語羅但直言之羅如其教叙供甚悉及浦李赴質已無能置一辭矣羅浦李皆伏法而龍竟幸免○翁記光三以那琴軒桐來見戶部司員其叔銘鼎臣安約於別墅看海棠又光

四那琴軒來談萬壽點景事此君才固可喜也又光朔以那琴軒厚贖卻之○王記四甲金魚
胡同那宅最有名四姑娘舊居也

郭嵩燾弟崑靈

王記正同八郭筠仙最好班氏匈奴傳論以爲得制夷之要謬矣既謂夷狄獸心不可理論而

又欲使曲在彼譬與犬鬪而使負曲名欲其不噬不可得也又同八朔筠仙來談錢女事筠仙

未嘗棄妻而衆人欲故意難之余謂筠仙但公言娶婦婦必不至則樹倒胡孫散耳若婦果

至必能相安使老夫無妻而有妻尤快事也又同九筠仙言天定勝人人定勝天古今無解

此者請其說謂治亂皆由人心則天不勝人矣又筠仙言船山書精華在讀性理大全吾聞

之一驚驚其一語道破誠非通王學熟讀全書者不能道此語然性理大全兔園冊也觀其

名知其陋而筠仙力推船山真可怪也船山生陋時宜服膺大全筠仙生今世親見通人而

猶曰大全大全不重可哀耶○翁記正光元郭筠仙來其言欲徧天下皆開煤鐵又欲中國皆

鐵路又言方今洞悉洋務者止三人李鴻章沈葆楨丁日昌也又郭筠仙送所著瀛海論大

略亦可取而言外推重洋法又引乾隆四十一年諭旨以爲千古治洋務之準則言各有當而比而同之未愜於中也○李記光元邱鈔前署廣東巡撫郭嵩燾爲福建按察使郭嵩燾以去夏日本事被召入都與曾國荃蔣益澧先後至同寓法源寺國荃意望總督益澧嵩燾皆望得巡撫此授也必甚怏怏其將稱疾不至乎又光二郭筠仙侍郎來言乞假回籍前日召見慰諭不許仍將有海外之行又光二聞郭嵩燾劉錫鴻即赴西洋銜命至英吉利實以馬嘉理之死往彼謝罪尤志士所不忍言也又光三閱郭嵩燾西使紀程記道里所見極夸飾大率頌其富強爲中國所不及嵩燾自前年被召即大爲清議所賤去年夷人至長沙將建天主堂其鄉人以嵩燾主之也羣欲焚其家值湖南鄉試幾至罷考迨此書出而通商衙門爲之刊行凡有血氣者無不切齒于是湖北何金壽嚴劾之有詔燬板而流傳已廣矣○王記光三近傳罵筠仙一聯云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不容於堯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筠仙晚出負此謗名湖南至羞與爲伍又閱筠仙海外日記殆已中洋毒矣○李記光四邱鈔會紀澤出使外洋請訓以代郭嵩燾也先是郭嵩燾充英國聘問使劉

錫鴻副之錫鴻者廣東舉人以貲爲郎喜言經濟自負能辦洋務嵩燾撫粵時與之善及將使于夷力薦之因驟擢京堂爲之副嵩燾浸不悅論議屢相左既抵英一年朝命錫鴻爲法國聘問使嵩燾愈怒出疏嚴劾之然錫鴻實無他才惟剿襲策略爲浮夸詩語自附名士以結聲氣嵩燾亦不能任夷事爲夷所輕自求代還乃更命紀澤使英法兩國而召嵩燾錫鴻還○王記光二六筠仙言政事好立法度望人遵守以夷國能行其法爲不可及且以爲英吉利能追三代之治鋪陳久之又光四八與穉公談時事言宜以筠仙當國穉公云昔妖言筠仙作相則天下大亂豈可試耶又光七改八佐卿歎筠仙之非君子鏡初故薄筠仙恨余不知人筠仙俗人中可談者耳可度外置之又光九朔八筠仙爲禁烟會要入聽講又立社教訓後學又光八郭意城將死與次青書拳拳於鹽方鬪牌未半得次青復長歎而發病半夜即死大似演義中周瑜郭與余相忌余似亮故郭似瑜也又至意臣家看弔客巡撫未到門庭殊寥落筠仙又不至又少一撫矣意臣弔於人每遇我必留坐四五刻余亦堅坐六刻以報之又光八朔設齋約何鏡初黃運儀鄧保之會食三人皆自命聖人筠仙忽入一揖而去云本不入欲望

見三聖耳又六光朔上起兵同袍稀矣猶有勸捐之筠仙及所員李小泉門丁丁桂營官楊載福此外知姓名者蓋鮮又六光報筠仙喪竟不入相妖言無憑也又正光出弔陳明府妻挽以聯陳妻葉故爵閣督之小女所謂卅六貓主人筠仙所羨者又十光唐生示我筠仙遺囑末述生平得意事而猶恨去官熱心人也

丁寶楨

翁記二同六八丁稚璜中丞實楨來頗率真無外官習氣○王記五光六三丁督欲招余歲致三千金嫌其幣重未決也又作書寄丁稚璜言吏事又九光三常耕岑言丁稚璜信讒而慢客余云今之督撫與戰國之君相似皆自以爲是則無不是也又聞丁妾金頗擅權與其司閹納賄又仁光四至四川省城詣殷竹翁虛榻居我過訪丁稚公三辭掌教不見從穉公論凡國無教則不立蜀中教始文翁遣諸生詣京師意在進取故蜀人多務於名今欲興教以化俗近世士大夫未有以學爲治者乃能拳拳如此其志未可量又二光五入主尊經書院穉公來設拜執禮甚謙近今大吏所難也又丁公勤遠略而作事無定力起止冒昧故爲所累者頗衆又五光

五 穉公令送禮者不得入轅門雖文字卷軸一不啓視亦近今所罕見也又光九復入蜀謁

穉公病不能出見於內室神氣消索殆將老矣又光八穉公約游峨嵋過督舟見一美男子

知爲巡捕張子玖名世康者穉公令同余舟云當略染詩書之澤又丁克齋甚言張子玖之

貪橫云唐鄂生所舉也人皆畏其勢又張子玖送瓜子金郤之又光九穉公自期諸葛杜歐

亦志在張叔大又言蜀庫積銀至四百萬可以遠略甚有請纓之志又光九穉公奮請援臺

所用將帥則丁夏也豈勝任耶又光四以笏論丁文誠好名可哀而不自知去文誠幾劫吁

可哀也翁記光七甘泉丁體常字慎五穉璜長子極明白語亦直惟有烟霞而評人物不謬

易佩紳子順鼎

王記同三八易笏山每作日記輒記過自責日日有過日日自責亦近頑矣又光六四五見笏山面

穉公論事侃侃殊有正直之風非平日意中之易笏山人故不易知也又聞笏山辭官亦近

知恥又光四穉公實甫來談並送行卷亦有經說知時尙所趨轉移爲最捷也又光八與易

郎談華才非成道之器東坡六十而猶弄聰明故終無一成又光七訪笏山門可羅雀多談

卍仙又笏山好談禪禪客厭之又笏山又送詩來已有位置進退無據人往往爲人所料又至笏山父子處久談笏山方顛狂自恣微箴之無益也又_光卍爲易仙童評詩稿頗多箴糾易或未足語此正論宜令時賢知之又書致易哭盒勸勿再哭又_光卍仙童已爲兩督所保當以才子侍天后矣又_光卍得易仙童書純乎賈寶玉議論○葉記_光卍易實甫觀察贈所著書一枝好筆如天馬行空不可羈勒奇人奇才吾見亦罕其學問宗旨在一滅字自叙云一身滅則無一身之苦一家滅則無一家之苦世界滅則無世界之苦芻狗萬物實欲駕釋老而上之可謂好奇矣○王記_宣卍聞易仙童仍在嶺南求效用不談忠孝矣又_王卍易仙童送小說始知南皮入相乃其所薦與余分誤國罪也

徐繼畬

李記_三卍管理同文館事徐繼畬請回藉詔致仕繼畬山西代州人同治四年由前太僕寺少卿召赴京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時年已七十餘矣授太僕寺卿旋開缺專辦同文館事論者謂繼畬出處可以規一時風尙云

何紹基

李記三同八編修何紹基實不學而狂徒以善書傾動一世敢為大言高自標置中實柔媚逢迎貴要以取多金蓋江湖招搖之士而世人無識干謁所至爭相迎奉予嘗疾之以為此亦國家蠹亂之所由生也又同九楊笙吾邑令東請午飯言道州何紹基來越故邀予作文士飲辭卻之○王記二同十四川人言何貞老督蜀學政為近日第一又岱青言何貞老書唐以前妙品也在顏真卿之上○翁記同蘇州晤何子貞前輩七十四歲足不能行留滯江南何為哉○王記二光看何貞翁雜文感昔知音亦始知此公有學識不易及也又宣何貞翁文集乃甚自信其詩亦如曾侯自信其書不足為外人道也

阮恩憫

翁記三同八萬壽節寧壽宮聽戲安南使臣三人亦與焉其人黃瘦貌皆不揚正使阮恩憫彼鴻臚寺卿也能詩李若農稱之其尤者如殘月見如曾識面好山大半不知名可堪天外秋無雁坐憶霜前菊有花皆可誦

崇實

翁記五同八成都將軍崇實五十歲賜壽舊例所無也英相國和在樞廷以五旬壽賜詩寵之
近年文冢宰祥始以五十歲賜壽又七同四晤崇樸山十年前風采映發今成一翁

英翰

翁記六同一八訪英西林中丞深談時事看其氣甚靜語皆篤摯又六光三得英西林蘭州書憂讒
畏譏情見乎詞又七光四弔英西林妻喪西林在西域而堂有老親無子有義子宗勝儼然在
喪次可憫也又正光四英西林竟卒於烏魯木齊卹典極厚然其母老矣慘甚又八光十拜英太
夫人八十壽看戲又改光三至英宅太夫人目不能見而健談又九光山弔英太夫人之喪八十
八矣賢母也

羅敦衍

翁記六同八弔羅椒生大農椒翁理學通人而云當遲至七月杪方行豈禮也哉曩聞先公云
蕭山湯文端奉諱議稍留就道史望之先生力斥其非先公亦極言之乃三日即行直諒之

風今不復行矣

安得海

翁記同七八聞有安姓太監將往江南查攷採辦諸物價值又同八六聞太監小安子為山東丁

撫所執專摺入告上持其疏命恭親王帶內務府大臣面對有為緩頰者諭曰此曹如此該

殺之至軍機大臣親書廷寄就地正法其家亦查封矣快哉快哉又前有中涓某者京師賣

漿者子也入宮為儲秀宮首領有寵頗豪富其廝養皆曳羅綺稍稍與諸王公貴人往來矣

生時其母夢老人提一獸類狐然曰擊畜今昇汝一擲而呱呱在抱矣適暴風雨若送之也

又光九六有瘋人自中正殿角門入宮縛交訊辦此門自小安開後至今為若輩出入捷徑

陸襄鉞

翁記同八改陸吾山襄鉞知府從河南來謁陸生議論本高至所言李子和多疑少斷操守却好亦

公論也又陸吾山來話別此子磊落不群終可喜也又光五八陸吾山來鬚亦白矣精神甚好

今浙江糧道言伊曾築修武隄工為護光武陵也築隄時得巨人骨長今尺一丈頭如三斗

栲栳不知何代人也

林世爵 林世功等

翁記同九琉球使臣林世爵向文光來謁文廟又琉球官學生林世功林世忠葛兆慶等三人入國舉行廷參禮堂下四起四拜入室三揖見教習一跪三叩其人衣冠類僧衣淡紫冠正赤亦稍通華言頗能楷書也又詢其業頗通詩詞所作入學述懷有萬里觀光吳季子四時習禮魯諸生之句

黃彭年 子國瑾

翁記同九黃壽老彭年來談其人曾膺吏薦嚴渭川保其孝行人開朗績學者也又同九詣黃子壽前輩久談循吏也其人沈靜篤實它日當大用○王記光三子壽來約昏余以黃氏子弟無過可妻也許之又光三子壽云朱刻圓明園詞有露才揚己之意少忠君愛國之心不可之甚者也余以子壽不解詩隨其意而諾之又光六子壽誇張洋人之砲似小兒寢語不足一笑又光七八黃彭年以告假編修備兵安襄朝廷能破例用材不必以閒曹榮之而彭

年聞命欣然則非人才可知蓋兩傷矣又九光次青云黃每論一事必先作態可厭○翁記

二光黃再桐國二來談吳中事其尊人子壽方伯欲減租額告以三百年舊例恐未可變變

則訟牒煩興猶其小小者耳恐佃業不和將滋事端伊亦深韙余言○葉記八光繆筱珊與

黃再同丙子同年謂其有名臣氣又九光黃再同編修自都門至蘇省親來訪約同至都課

其子又一光再四再同言朱文正得宋柘化度寺碑請覃溪案定覃溪別造一贗本歸之而留其

真又從而擲揄之以是文正恨刺骨覃溪晚年蹭蹬文正有以齟齬之也又一光聞太和門

災再同云火熾時屠梅君侍御向火大哭而某太史遞職名於掌院欲以救火進階人心之

不同如此又正光再同出示宋本婚禮備用月老新書真奇書也舊歸大興劉氏子壽師爲

寬夫先生之壻因得此書以畀再同爲世守之寶又正光再同約赴內廷觀大婚禮至工科

朝房坐候寅刻皇后鳳輿至儀衛甚肅寂然無敢譁者又二光偕再同至古錢劉鋪其肆舊

爲小錢李所設李善造古錢咸豐時鮑子年劉燕庭諸人均與往還今歿矣劉亦能辨別古

泉故人以古錢劉呼之又一光聞子壽師薨於鄂海內知己彫零盡矣再同病軀何以堪此

又^光聞再同至鄂亦逝駭極欲涕又^光黃本甫來談再同遺書已歸廠肆有子能讀尙不能守可歎也

張文亮

翁記^{同九}總管太監張文亮樸誠鯁直年六十餘隨侍者十年矣近忽以腿疾告假此人若退真有關係未可聽其去耳又^{同九}上胃口不開而不准告人蓋慮左右近習知之將聞於兩宮也此必近侍挾制恐責彼等調護失宜耳今春張文亮告退後百事懶散殿外間竟無一人聽差

董文煥

李記^{同九}董文煥^{研樵}前年由編修出任甘涼道頗能爲詩喜小學蓋得之其鄉人王主事軒亦翰林中才者○王記^{同二十}董研樵送所作詩彙其詩專以避熟爲主詞意生苦笙谷言其命薄殆不虛也又^{同二十}研樵以其嫡妾不相能而問於余亦知余家亦不相能耶余以正言告之當自屈以尊夫人以慰妾則得之矣○李記^{同二十}董硯樵贈所著峴樵山房詩詩

學韓孟亦一時之能手也又二同四硯樵乞題太華衝雪圖硯樵以庚午臘日冒雪游華山至青柯坪故圖以記之又觀硯樵所輯集韻編雅沈其兄韻研略等有又四六作書致硯樵極言作詩甘苦及以人品定詩品之旨以硯樵題予詩謂初學溫李繼規沈宋予生平實未嘗讀此四家詩集中所存自謂雖蘇李復生陶謝可作不能過也研樵復書別撰題詞一通則許以老杜矣性識素定豈可強哉然硯樵之謙退予之直諒亦近世所少○王記光五三研樵寄詩翰居然成家可與彌之抗行又光三聞董研樵父子之表為之悽惋

俞樾

李記同四九訪俞蔭甫樾于詒經精舍又同六十一恩竹樵以俞蔭甫新刻吳中唱和集索和恩君俗吏俞君于此事亦無所知彼自以寄廬吳門有所干乞故相應和我輩何必效贖耶又光二四俞蔭甫來二十年不相見已皤僂老翁矣近歲海內如陳蘭浦張嘯山等皆已零落經學殆絕蔭甫所著雖或病其多然實有突過古人處世人責遠忽近不可以理說也○王記光八六閱俞蔭甫雜著說般庚上篇乃遷殷後政甚確其校諸子亦有可采然於經學未也詞章

尤小家數又八光游留園俞曲園紅頂來又同集曲園不多言蓋包周身之防以余爲凶惡棍徒也○葉記七光拜俞曲園師今年八十有六臥病不見客吟詠如常又二光曲園師以臨終留別詩代訃又以一刺辭行留別詩七絕十首一家人二諸親友三門下諸君子四曲園五俞樓六所讀書七所著書八文房九此世最奇者十爲俞樾此老真能觀空矣○王記二光得俞樾臨終詩辭行片撰述五百卷值一死也

秦細業

李記四同秦澹如都轉屬題其尊人小峴司寇蘇祠落成圖又偕澹如都轉蔭甫編修飲話經精舍又十光秦澹如名父之子風致蕭閒雅好書畫與余非素交而深相知愛惟文字則非所長余于戊辰春病居里中時與一書自謂簡雋得六朝之神而澹如復書稱其詞條豐蔚則可知矣又五光秦澹如贈浙中新刻子書十九種澹如甚貧累其清俸旣甚不安而其書又皆夙有得之同鷄肋也

曾紀澤

翁記五同九晤曾世兄紀澤號劼剛談次覺其不群○王記三光三曾劼剛問入都云何余云凡

事請教於寶中堂最忌李中堂有書疏代乞恩耳又問夷務余云主戰公私之利也又光三

劼剛贈余二百金又越岑言次青疑余自託於曾郎而擠性農此必性農之言也次青雖鄙

不至此又正光二四往歲賀吉甫約會劼剛至其家滌丈甚怒頻遣三騎追之且語余云未婚壻

過門天下有此事否○翁記八光四曾劼剛辭行將往英法充公使矣其言以伊犁當棄白彥

虎當取以地易人最妙又云英交當固宜寬其尋常求請之款而與合謀拒俄又云法國已

衰教王之權稍替宜於換約時商量傳教少歛戢之法又送曾劼剛值有海外客在座不欲

見之又光三劼剛於各國事務能得要領其言總稅務赫德可用但須急覓替人切不可仍

令洋人接手又正光三總署拜年各國來者曾侯與作夷語啁啾不已余避而遙望焉又光三

晤劼剛談洋行事美國撥五千萬在津開洋行合肥照會大抵有鐵路一條藏在其中又光三

光九訪會襲侯其屋內陳設皆西人式也彼謂大治黃河非三千萬不可莫若由京至揚州造

一鐵路以三十年利息歸洋人而河工即包在內云云未敢置可否也又光十曾劼剛以白

藥如鹼見贈每包分許云治胃積因服之覺胃中微動又光以詣劄剛處看洋畫燈紅酒綠
儼然西人也又光三曾劄剛挈其子來看鶴又光二訪劄剛問疾則鼓在門矣入哭爲改遣
摺嗟嗟此人通敏亦嘗宣勞而止於此可傷也○王記光三聞劄剛之喪滌丈長房衰矣○
翁記光三劉康侯麟祥來劄侯之內弟也能畫商劄侯商儀又光八會君和廣鑾劄剛子來
與談頗有志節非復當年童嬉耳聾亦愈曾氏有後矣比重伯遠勝又光一會廣銓號景沂
劄剛嗣子其貌不揚從英國歸言英事可聽

揚昌濬

李記同九予前日在杭州往謁署撫楊方伯昌濬其人予素識之今忽詞色倨傲相視落落
予色然駭異及出將穿閣就輿楊相送予禮辭之楊曰督撫送京官體制如是也予出而大
怒謂小器易盈何至如是既思彼以三家邨學究驟擁八騶作十一郡節使宜其魂魄已失
彼心目中自朝廷階級外豈復知有人事予何求于兵子輩而輕往取辱宜當自尤乃猶長
柄胡盧責人正禮不更大誤耶○王記光七楊石泉巡撫來不及峴莊而大勝希菴自言曾

作官雖罷猶有官意賢乎濁世之公卿矣又三光楊石泉擢漕督往問行期知其欣然命駕朱學定不如此

照祥

翁記八同九昨日照公母夫人出殯母慈也禮塗車芻靈之盛蓋自來所未有傾城出觀幾若狂矣沿途祭棚絡繹每座千金廷臣往弔者皆有籍李侍郎未往指鴻也頗忤意旨往弔者皆易素衣

何兆瀛

李記八同九何青士廉使兆瀛江寧人故尙書恪慎公之子少以貴公子能詩詞有聲都中歷官郎署臺諫居科中最久名益著今爲監司年已六十餘矣予在中外未嘗通謁前日入闈候點名廉使馨折致恭極道傾慕之意愛才之雅猶有老輩流風固爲可紀也

馮桂芬

葉記同九馮景亭夫子桂芬總纂郡志命余任分纂又命下鄉采訪又同十校邢師以舊志

星紀圖歲差度數不合親自校正又同九校邠命撰李協揆壽序時有代作不備記又同
爲景師整理書籍分經史子集四部約二十架又同景師竟不起不勝山頽木壞之感○
翁記光昨言馮桂芬抗議最切時事今日上挑六篇題簽交看足徵留意講求可喜○葉
記光昨有旨允孫燮臣師之請求校邠廬抗議發各衙門加簽校邠師身後受特達之知
建霞亦搏搖欲上僕之碌碌眞所謂蜂腰矣

朱一新

李記同九鄉試揭曉義烏朱一新朱懷新兄弟皆與選前聞鍾慎齋言其年少有美才能漢
學又一新字鼎甫一字蓉生年少好學經史皆通辭賦亦有才氣浙東之佳士也又光至
法源寺視蓉生病語言無次已成心疾時若發狂其第苗生言已定計南歸矣又光朱蓉
生以病愈入都又光朱蓉生來偶與論語皇侃義疏蓉生甚疑其僞謂文辭鄙俗甚類
日本人文法間有似六朝者殆彼國有佚存六朝箸述因參雜爲之又光得朱蓉生書并
所上陳越南事宜疏言多近理合乎事會而亦多人所已言自洋務交涉以來人以上書爲

捷徑庶僚往往驟致貴要去年浙人某編修以條陳洋務遂得甘肅學政翰林諸年少喜博
言事名書生之見徒為有識所笑而已又八光廿朱蓉生以劾內監李連英疏草見示連英今
所謂皮硝李也其家本買羊皮為生有妹亦時入宮禁今年醇邸巡視北洋連英從之行口
語頗藉藉蓉生能昌言之可謂一鳴驚人矣又十光廿同年朱鼎甫左官歸義烏繪扇題詩送
之

劉有銘

李記九同九鄉試座師劉鐫山先生有銘南皮人道光丁未翰林年六十五六矣粥粥忠厚人
也又四同赴劉緘三師之招飲于素絲堂去年新闢置也頗有花竹酒畢登其北樓高敞可
眺數里師所居鄰長椿寺又四同一撰劉鐫山師七十壽序仙洲世兄所乞也又二光元聞劉仙
洲病卒鐫山師無他子又尙無孫可哀也又五光二聞劉鐫山師暴卒為之驚痛往哭之見唐
副都壬森入弔號慟行禮畢又跪柩旁哭甚悲唐與師為丁未同年年亦七十餘老輩交情
即此可見矣又光二四為鐫山師蔗圃自訂詩文集系一跋師臨歿時屬其壻陳主事授予為

刪定者也詩文皆率意而出然真氣流露自爲長者之言又光五劉仙洲夫人爲其嗣子延師余爲屈鮑敦夫往又光五游畿輔先哲祠劉鑄山師故宅也又光四劉師家貧甚以同年團拜餘欸十四金饋仙洲夫人爲過節之費

徐樹銘叔鴻

李記九同九謁學使徐壽蘅侍郎樹銘侍郎素未識面此次錄遺予通卷皆作說文字以爲違

例而侍郎甚賞之及以監臨入闈又從受卷官索予文發騰錄令先鈔不能無知己之感○

王記正同正十徐壽蘅薦余於朝而蒙顯責又聞壽蘅復補侍郎喜出望外又同十壽蘅來談時

事問人材壽蘅與伯寅均倜儻光華之材壽蘅好奇故學識日進又壽蘅縱論督撫材能及

浙江石笏甚奇又言飲饌之法無所不通又同十偕徐叔鴻游圓明園訪廖參將名承恩字楓亭禮州

人園明園營官先游六角槁八方亭訪甄殿銅殿皆已毀矣湖水半涸銅屏無尾以荆棘圍之尋子

湖澄懷園舊跡無可識矣游鳴鶴園惠王賜第也至故宮角門尋董二太監同游園中循出

入賢良門西行過正大光明殿勤政殿保和殿皆無復階陛由殿下循石路稍西過極福堂

后寢也堂東爲帝寢題曰天地一家春皆臨前湖湖前石山爲屏即正殿湖後皆坐落名不可勝紀益東爲福海瓊島在焉甚遠不可往乃西上石山題曰四面雲山後湖前文宗新建清暉堂亦毀矣穿石洞登一亭又西至雙鶴齋後殿曰廓然大公房舍未毀登龜背橋行廊相通然俱低窄歸循石道過舍衛城廿萬尊佛均燬矣至董監處少坐談宮中事甚晰同十叔鴻送來圓明園詩序文甚古秀筆有逸致爲點定之○李記光二比年與壽翁周旋以其虛心好學樂道人善公卿中所難得偶與以書必曰壽蘅先生或壽蘅夫子間至其門未嘗下車不純以師禮事之也今來書竟以吾弟見呼則大可怪矣因復書微諷之○王記光五得壽蘅書文詞甚美下筆不能自休余書未免竭蹶矣又光九聞人詆徐壽蘅見妓即跪余以爲此無可醜也又光七得壽蘅書肫然以不能薦達爲恨平生交游僅見此人而其立朝復未能推此意豈獨智於我耶

崇厚

翁記同九十一出使法國大臣崇厚請訓奉國書行其式以黃紙畫龍略言大清大皇帝敬問大

法國大皇帝安好天津事以小民無知已遣某官會某辦理殺二十人軍法二十餘人知府某知縣某充黑龍江當苦差特遣某官崇某前往貴國問候其永釋嫌疑共叙和好云云崇厚並有忠誠諳練通達和平考語用皇帝寶○王記光五筠仙甚言崇厚之辱國余以爲十八條無關利害也初意俄夷有遠略今視其所求殊無大志○翁記光崇七地山來欲勸瀋陽捐糧賑江南余曰此盛舉也特江南人不食雜糧能變價或運豆餅則不啻銀錢也又光游靈光寺其後闢一庵曰韜光樓觀甚麗崇厚所建也有僧靜一內監也崇厚亦稱住持號純一

瞿鴻機

王記同九瞿孝廉鴻機春陔主事之子也瞿李總角交春陔貧而黼堂富春陔又失明省城人鮮尋之黼堂日日步過窮巷訪焉亦近日之高躅也黼堂非古道者尤當亟稱而表章之又同子久來問讀書之要又光子久殷殷問學余云君此時當務有用之學志在宰相莫若通經術也又光子玖來訴其庶母橫暴欲請諸老往訓責之瞿嬰亦來訴三子拘束

之過是非紛紜家中亦異議又至瞿宅會諸人勸戒瞿妾立約而散殊勞口舌無旦夕之效也○李記光七同年瞿子九學士今年僅三十一其庚午辛未聯捷時甫冠耳乙亥大考第二由編修擢學士爲河南主考時年二十五亦近日之早達者矣然恭謹好學詩文俱有法度已列任河南學政日丁母憂人生缺陷不能無也又光八瞿子九授浙江學政可喜也又得子玖學使書復書勸其以嚴爲治以實學爲務○葉記光三聞瞿子玖尙書到秦言各省士氣囂然不靖鄉試萬不可再展又聞有各項考試停辦五年之說○王記光五看邸抄瞿九遂軍大矣孫萊山衣鉢有託或云中人力也又光二瞿軍大亦非棄材被放差開坊養成亡國之臣矣○葉記光五瞿九翁爲薇孫奏參開缺此慶邸之先聲也其萌芽已兆於蔣趙之劾慶薇孫因勢利導所以易若撥蠶也○王記光五得報瞿兒開缺七年宰相一朝屏斥並有屢被參劾之詞知巧人亦徒巧也又不如叔平怙權一時恣肆又光六陳郎言子久劾慶王有據殊不似其爲人豈良心發現以大臣自命耶又光一訪子玖坐新堂談京事又瞿軍大一語失旨慈眷頓衰由前本未結主知也恩不甚者輕絕又增一閱歷又宣二瞿家辦

喜事其第三子文筆雅暢年始十七作喜聯往賀之主人衣帶膝貂三十八肚與所見帶膝
不同蓋內賜也又爲瞿四郎閱詩又宣三子玖衣冠賀加侍講銜並送頂珠繡補云其自用
經廿三年不遷以祝我久用也又宣三子玖作櫻花歌波瀾壯闊頗有湘綺筆仗又王子至
滬子玖邀宿其寓

李壽蓉

王記同五李篁仙出哀啓相示似行狀又出其樂府詞及雜文屬序余袖而歸又篁仙言湘
中五子皆不得意余謂五子未必爲同榮辱憂樂之人使篁仙得志棄五子如敝屣矣歸作
嘉會篇以箴五子也○李記同九湖南人李篁軒名壽蓉丙辰庶常以戶部主事改捐湖北
候補道不識文理而自命名士風流狂傲之甚亦喜學北魏碑書今日趙心泉約飲廣和居
在坐亂涂紙片且謂余曰漢碑甚工惜少楷書又極歎胡鳳丹詩之佳舉此兩端其人可想

鄧彌之弟保之

王記同九非女出適鄧氏彌之之子曰國瓓又同三與彌之書論京師友人云劉通而勁鴻錫

雲生吳穩而清子元炳謝任真超維藩張居華貴香洞高專溫藉仲夢許太匆忙仙屏下語頗確

又光彌彌之來蟠然老矣彌之多禮凡三四拜一日賀朔二日道謝三日不再辭行四日告

別留心於此宜其不暇看經也又光保之盛稱香濤禮賢好士及治越美政一千金用得

著也又二鄧不復如少時同志乃與李少泉無異尙不及張香濤則可怪也

黃上達

王記同九黃上達初至江南有太子少保提督公負弩郊迎盛具供張黃於衆中拊其背曰

阿利讀若好便宜黃馬褂耶好便宜宮保耶提督慚慍謝去余游江淮黃攝寶應訪之不遇

今已逝矣

陶仲彝

李記同九陶仲彝同年啓約會飲娛園其辭新秀近時之佳手也又同十仲彝至京所寓爲

故尙書阿愨慎宅又光仲彝雲門移具來同居喜賦一詩又光仲彝爲余贖羊裘以詩

謝之及歲暮又爲代還厨傳費又光仲彝饋鸚哥張醬蘆蕪五斤此都中最有名者其肆

在西直門大街主肆者以喜畜鸚武得名每年惟以仲冬之朔買此物一日而畢然味雖少淡不能佳也又三光四詩送仲彝試令江南又余方以詩寄去而仲彝書適至同心之言固有神明相通者乎

唐玉田

王記同十九雪琴言衡陽唐玉田提督初拳其兄仆地逃出作賊復從李世忠爲捻子投誠後至大勝關遇母妹外甥事如一部小說也

陸潤庠

葉記同九陸鳳石潤庠來並晤九芝丈談醫心頗好之又同七狀元夫人游街傾城縱觀又三抵京逕至鳳石前輩寓卸車又六光七訪鳳石見內庭書目宋元版及明刻舊鈔在天祿琳瑯外者甚多又五光六鳳石疏請終養又鳳石以津門會文稽古兩席見讓可感也又七光鳳石談今日有封事請設廣史館修五大洲通鑑通志輿地圖說之書又請設翰林院掌院專缺又請復光祿寺請飭各省毋擾累寺觀又六光鳳石函告館中所進地理志南齋恭閱

繳進後聞慈聖幾餘留覽未發下又光鳳石來談一片承平雅頌聲請賦皇華之四章僕
 病未能也又五鳳石自內廷急召歸云太后召見六部九卿云洋人要約二條一天下兵
 權盡歸節制一天下錢糧盡歸徵收將不國矣我不畏死不走爾諸臣有何良策又九鳳
 石太原函云上月挈眷至德州適聞召赴行在之旨措貲得千金以七百贍家三百作路費
 將隨蹕入秦矣又光鳳石隨鑾回來談以蹕路所經祠廟賜額屬爲捉刀並要以急就章
 挑燈走筆擬定又宣元和相國自都門假旋八年不見矣精神矍鑠步履如常餽世補堂
 醫書兩集其先德九芝先生所輯述也又壬平原相國自青島來鬚鬢已蒼尙不至皓如
 霜雪談滄桑事親貴非童昏即老悖隆裕太后奉安至者寥寥可爲太息又乙聞陸太傅
 薨於京邸年七十五矣初八日尙入直祝嘏太妃壽不數日而逝飾終典禮一如承平故事
 不營重見漢官也又乙平原太傅靈櫬回鄉出城迎歸旒者如雲又赴陸文端第公祭文
 端兩弟求撰銘幽之文允之又丙閱吳鈍齋所撰陸文端公行狀文端枚卜鈍齋在政府
 鄙人已出京嘉猷入告概未與聞今觀其所書皆犖犖大者關繫存亡國故撰墓銘時惜未

得此爲藍本。古人本以行狀求碑志，今麟振先徵志而後出狀埋幽之石，已入竊中，不及追改媿，無以對文端耳。○王記陸鳳石潤庠，其父爲校官，以庠庭有石如鳳，因取名字，其後汪教官繼之子，皆取鳳爲名，卽藥階兄弟是也。蓋丹徒學舍。

吳郁生

葉記同九吳蔚若郁生朱怡卿培源之高足也，與怡卿論文，宗旨頗多新得，又九光至吳蔚若新居在閩王廟街，岳大將軍舊第也，又七光蔚若使粵，輶旋云有梁統高者，雋才也，闈中得其卷，誤以爲對山，抑置副車而不知對山已高，占魁席矣。指康有又四光鈍齋同游棗花寺，觀青松紅杏圖，卷鈍齋請題，衲子堅拒，掃興而返，又四光朝局岌岌，蔚若書近日號令，但恨兩耳不聾，鄙人亦求瑣甚切也，又四光聞詞臣有津貼印結之舉，皖省已行，蘇省擬援例，蔚若以爲非分，毅然不與，又六光潘經士送吳眷出西便門爲團民所執，曳至壇經士叩頭至地，額沾塵土，指爲十字羣，送端王府，告以車中爲福建主考，吳郁生之婦端命婢媪出視，又見老團始幸而免，又癸丑鈍齋自青島見存別踰十年，精神雖矍鑠，鬚髯皓然矣。桑海

之劫宗子童昏神奸盜鼎穿齧搯腕以言之云已與紫東約同詣崇陵恭送隆裕皇太后梓宮奉安越日行矣

王頌蔚

葉記同九王芾卿駢文隸事屬辭俱極工鍊其格在尤展成吳園茨之間絮之乾嘉諸子尙不及也又正光二芾卿近治三禮發宏願欲為周禮正義以其精力當可踐言也又正光四訪紱卿相約輯古乙部書充二人之力積十年之功可略得其端緒矣又光二得蒿隱都門書勸赴公車並為籌芻秣詞旨諄切可感可敬又正光九蒿隱示所作藏書紀事詩序約同游廠肆○翁記光五訪王蒿隱此人光七有識力○葉記光七蒿隱光九溢逝髫卯至好一旦長離昨執手以志銘及著述為託豈不痛哉

黃秉屋

李記同九餘姚同年黃秉屋蔚亭南雷先生之六世孫也精天文算學頗雜西法著有測地志要等其子維翰字研芳亦是科得雋

陶潛宣

李記正同十陶心雲明經後原改潛宣望宣以詩送別頗清老有風力又七同心雲教授自給與予

交甚疏而遠道相思束修分餉今人所僅見也詞翰高潔亦有魏晉之風又二光收五為心雲點

定近詩○翁記五光六陶文冲潛宣來見此君善六朝書能詩今在廣雅書局又五光七陶心耘

談書法蓋包派也然是英雄不依人又心耘云訪得張石洲延昌地理志在祁子禾處某漢

書地理志在蒯禮卿處尙未鈔獲也又心耘以論書百首詩見示又二光十張季直謂陶心耘

用捲筆非法

陳玉成 洪秀全

王記正同十靈川劉生談軍中舊事言陳玉成以數十萬援安慶人結如餅礮轟旋合苦敵十

夜而解自此賊敗矣不求戰略而虐用其衆未有不敗况狗盜乎陳號四又二同七洪陳勢大

非稍用智略不定今之曾李少勝洪陳因收其功若洪陳稍與民合未可知也又三光五楊蓬

海言洪秀全故桂王第五子之裔以鄉團治盜遂為盜魁其祖穴被掘後生大藤至甲子而

枯死余未欲詳聞也又二光清明當作菁萌草初生萌洪秀全曾改作菁是也

沈葆楨

王記二同見沈幼丹葆楨請立算學通諭幼丹始以攘夷要名晚節附會以求合真鄙夫也若隨流平進亦不失督撫之位好名心亟乃至於此又八光李黼堂言幼丹撫江西時焚天主堂皆其指蹤其後因毛鴻賓畏事求媚以敗全局則郭意城之謀也

劉錫鴻

王記三四同劉雲生錫鴻南海人與筠仙交好又雲生談夷務盛稱文尙書將忠有弓燥手柔之妙曹銳初亦言今政得黃老之道余不以爲然也又雲生云英人欲興兵端又言養兵無益及洋礮輪船不足學造持論甚覈與余意同又五同雲生與申夫一流人也不近人情而以爲率真故所至受詬病矣又六同劉雲生言世道人心萬無可轉勸余修己訓人以回風俗不知余屢以正言見咎矣又七同雲山與補菴汪凱皆欲爲一代名人然無奈官何也

吳元炳

王記三同吳子健學士元炳來訪石臣弟也石臣質樸其弟溫藉而有光輝殆勝其兄又元光
九黃蘭生言吳子健覆試賦得春盡雨聲中詩云富貴春無盡已詩云隔院替花愁此升沉
之所以殊也

李瀚章

王記三同赴龍樹寺遇李筱泉瀚章筱泉呼余問何爲而留鬚余視筱泉亦老矣又九同得
李小泉書文詞亦美其幕中亦自有張子布一流人又十光元自咸豐以來督撫權重湖廣尤
甚官伯相恣睢專斷者十二年而李氏兄弟前後相繼爲總督官吏視總督若藩封凡所議
建莫敢枝梧李兄起州縣至台司以持重鎮物爲治然不喜清議聽師友寮舊之言不及屬
吏屬吏之言不及左右而其所部割據水陸統領營官皆由私授又非屬吏之比自妾媵婢
僕外及巡捕材官無不取盈於各營官而轉虐取於民湖北官民悚息其權勢皆敢怒而不
敢言也○翁記五光以李筱淦同年來都不見十年風采猶昔又伊謂前日歸政事近臣必應
有所述明也○王記正光十廿有人言李小泉作生日得七珠蟒並有送翠釧者余因得一聯云

八日謝客愧孝達之專精七蟒排珠欣小泉之富麗

謝維藩

李記三同謝磨伯編修維藩屬題彭侍郎玉磨墨梅磨伯自題七律極高警亦近代之傑作也又磨伯詩專心老杜又磨伯約十刹海看荷香濤廉生均在有新為糧道歸者名奇克坦泰居臨海子因借其樓憇焉奇君以酒饌相款傍晚歸又詣磨伯閱楊大洪擊閹疏稿半篇以真行書之海豐吳氏所藏○王記四同磨伯再堅廣和居之約余與約不得再負而後諾之遂要翰仙枵腹而往至則杳然蓋好人之荒唐其天性也

袁寶璜

葉記四同與袁渭漁寶璜府襄廷晉蕃施擁百擊書侍周恂卿師同游泮宮剔草語石包子丹司鐸烹茗相餉又訪渭漁見舊鈔一切經音義共廿六卷今通行莊氏本僅二十五卷渭漁云段大令註說文引玄應書所列卷數與莊刻多不合當即據此鈔也又七光袁渭漁云初至粵幾至進退維谷不得已以一詩投建陽大蒙青眼其薦士書有蒼昊如求士呼空欲

薦賢意畢尙書朱學士後安得有此人哉

張觀準

王記

同十

張叔平談畫梅時人不能出五枝及山水金碧古畫已失今無從畫乃始寫意耳

叔平於畫深有所得其言無裝飾當爲近代名通家也○李記

光九

邱抄御史劉恩溥奏參

給事中張觀準內務府大臣俊啓劣迹諭查復張叔平來言近日被彈本末且告劉恩溥張

佩綸兩人平生行事又都察院查覆張觀準曾向俊啓借銀二千兩諭革職並飭回籍又

光九

張叔平來辭行叔平長者而擇交不慎以貧傷廉致挂彈事又

光九

張叔平來言已奉旨

歸渾源原籍後復入都者又

光九

張叔平前日夜出被捉稱是提督番役奉旨拿人劫脅銀

數千始得釋輦轂之下無賴橫行是可駭也又

光八

聞張叔平卒叔平渾源州人癸亥翰林

其人長者而不飭簠簋又濫於交游免官禁錮身名掃地竟偃蹇以死

魁齡

李記同十昨託人至禮部求得予覆試卷爲侍郎魁齡所閱定于文中一致字旁帖黃籤蓋

其意以致右从文不从父也人不識字至此伏獵舍根纍纍省闈于侍郎何誅焉前日試殿上者九十二人連鋪接席皆僮楚耳予自以脚間夾筆足以掃之又以故事必派一二品官十二人閱卷進擬其差第皆以律詩故于八十字中頗推敲之以求其易解乃猶在下等此輩肺肝真不可測又光卅四魁齡字華峰滿州人幼孤貧咸豐二年進士由部曹擢道員留辦定陵工程不數年至卿貳遂爲尙書兼總管內務府大臣其人頗謹厚而不學無術闈于大體又識字甚少屢主文柄多被嗤笑余辛未覆試文用致字右从父不从文此康熙字典亦如是魁齡閱卷以爲誤竟簽黃以進其妄至此然在內務府頗不作惡在戶部亦不如董恂所爲容容自守而已今夏久旱外議多歸咎戶部而內務府以覆奏擢節之疏復被臺抨魁齡遂移病蓋尙知廉恥云後卒諡端恪

况周儀

翁記同十一楊少和太史自廣西學政回云有况童子周儀年十歲詩賦可觀成語屬對極妙又光卅一况儀周來見號夔生已卯舉人二十八歲其兄桂森余壬戌本房以教授終

馬雨農

王記同世馬雨農學士言明年將有恩科以母后四十生辰作萬壽也余大以爲不可祝釐之禮必過五十三稱慶已有前鑒况女四十而可壽乎又同世文宗作三十萬壽而裁損后生日之禮蓋禮臣不知尊嫡之義故今垂簾遂爲兩尊非古聖詩書之義矣因今日爲皇太后生辰追憶庚申之事故及之

熊鏡心

李記同世有江西丁酉舉人熊鏡心來並投所著新錄集義一冊中皆似八比文字而題目曰中庸全部曰孟子外書曰八卦參同皆不知其作何語此人聞素好學有才名蓋窮老失志遂成心疾近聞在都察院遞條奏六事皆是譫語人以風狂目之又孝廉年七十矣素究丹訣以詩留別有云君返天台求異士長生別有海南方蓋以予之羸病爲言也其意可感依韻答之

涂宗瀛

王記同七新放本省按察涂宗瀛安徽人又同九聞人言涂臬使開銀號而為市僧所劫云

欲京控涂講宋學固宜如此又光五吳涂兩巡撫為布政以循柔見稱及去皆小發怒以見

氣骨此鄙夫之態也○翁記光三河南巡撫涂宗瀛到京請安慈禧皇太后居體仁殿以遠

臣不便入對上召見於養心殿問何時起身河南地方情形途中得雨否又曰京中亦甚苦

旱極盼雨也年幾何由河南來行幾日此余親得之於涂君者甚足慰也○王記光正聞人

言涂宗瀛撫湘未至時外有聯語云烟館愁倡妓愁左斗才更愁耕牛喜蝦蟆喜裴觀察亦

喜涂公在湘行政用人盡見於此

葉之筠

王記同八葉竹香言其曾祖名之筠目睛有赤點如豆明察秋毫能自見其頸髮年八十餘

於稻米上書天下太平四字膂力過人終於縣令

吳長慶

王記同九直隸營官吳長慶字小軒武人也而有文氣按本傳稱長慶在禮賢下士號儒將張

名文有

金安清

王記同十金安清眉生來訪曾劄剛設飲余同坐至席散乃去未相問訊也金時時橫肱坐
余肘之金出問曾彼何人斯曾告之乃曰我固疑是此人○翁記同金梅生都轉安清所
著蓄德錄本朝名臣第一卷曰吳中三相傳謂潘文恭彭文敬及先公也其叙與肅順廷辨
特詳惟前後略有舛誤耳此人才調無雙而用世之心太熱及任之事又不能潔清自好先
公初見之嗟賞不已再見則曰此熱客耳三兄在壽州以皖餉委之數年中僅報解數千餘
則以媚他帥其行事大率類此

汪士鐸

王記同十至江寧詣書局訪汪梅村喜其健在也問籥籥枯之說云俱見呂氏春秋又告余
以諸子校本

王霞軒子鵬運

王記同至江西王霞軒招飲其子字又霞今名鵬運補御史將出作監司矣年二十餘知慕余莊子之學又光三王霞軒放安肅道巧宦聞之短氣○李記光七為臨桂同年王右遐舍人跋昌陽石拓本一通又同時有兩王鵬運一廣西籍官內閣中書即右遐一順天籍官刑部主事皆舉人皆祖籍會稽○王記光廿王鵬運來不見二十年亦自命不凡人也

姚詩雅

李記同姚致堂太守名詩雅粵東人以懷慶知府入都引見王孟調昔客河南時嘗館其署中今以重刻孟調西鳧殘草見贈較伯寅所刻多詩九十餘首皆丙辰以前家居作也又同為姚檉甫撰其尊人致堂五十壽序致堂歷任河南劇縣有吏材署祥符時佐卞布政沮止米利堅夷曾建天主堂序就此事發揮言之壽文既可厭致堂年僅五十亦不宜在稱壽之列我輩立言不可不慎又作書致曹琴巖以姚氏壽文屬其轉寄並略言古文之法非壞于八家壞于茅鹿門以後之評八家者雖方望谿之文有義味姚姬傳之學有本原而尙陋習相沿惑于挑剔吞吐開合照應以搖曳為神致以斷續為離奇數字之文必有鍼線瓠

絡一行之簡亦須起伏映帶此學究之蠱毒中人最深者也

劉坤一

王記同十五作書與劉峴莊峴莊於督撫中有能名故與書試之又同十五段培元談劉峴莊作

客如居家又言劉不得江督頗爲快快○翁記五光晤劉峴莊制軍此人樸訥有道氣迥非

時流所能及又峴莊談時事至於揮涕吾儕獨不能出一言乎此人具深識遠見○王記八光

八三遇劉總督迎姬妾裝齋甚盛峴莊以庸微而躋大位方自謂勞苦功高雖裂土不足以酬

而身彼謗訕爲智者所笑所遇未爲豐也又光七答訪江督劉峴莊三十餘年相知廿餘年

未見今日謠審之清貴人也不似沒字碑亦不似老儒官○翁記二光劉峴莊來此人精細

以臺灣開山爲不然又言越南事十年後邊疆必受大害前此李揚材之獲伊在兩廣煞費

苦心也又光廿群公議趣劉帥出關援宋訪晤峴莊辨論甚長伊執隊不齊械不備不能輕

試之語百折不回也旋奉諭進紮山海關劉帥聞命具陳所處之難語頗不平力勸之彼無

親兵以子身護未識之將亦難事也又送劉峴莊留余深談宮禁事不愧大臣之言瀕行以

手擊余背曰君任比余爲重

周壽昌

李記同五飲長沙周苻農學士壽昌新居學士曾以薄游被彈故官久不遷又光元聞昔年

安得海市寵時曾文正入覲一日湖廣會館公宴酒酣文正慨然曰盛哉我兩湖之人物也

因屈指曰湖北一人湖南一人蓋其時有兩侍郎皆與安豎欵密也聞者爲之悚然兩侍郎

者其一與予相識差賢而有文今已左官遂益爲人口實其一卑諂儂險素論尤輕而近躋

一品予因連而記之○王記光十六馮展雲譽驥得陝撫馮之擢用甚奇苻農呼荷荷矣○李

記光十六周苻農閣學來四五年不相見矣髭須皓然足疾未大愈而精神矍鑠可喜也又苻

農以所著兩漢札記中辨正地理者數條見商并以三國志札記屬閱苻丈已老病而勲勲

考据志不少懈近日公卿中所無者也閱三國志札記爲補正數事又勘校後漢書札記爲

補注六條又光十七詣苻丈久談苻丈入冬病喘衰狀可憐而陳書滿案丹黃不輟吾曹素業

不能因性命忍須臾者也又光十八苻翁贈所書畫紈扇畫作春江夜泊圖甚疏秀又以漢書

注校補屬閱已第十八次寫本矣校證甚密詰訓尤精又爲附籤數條又苻老以所著思益堂日札送閱又光八得苻丈書饋銀三十兩云是左恪靖所贈以分我者非盜泉也若不受之是將絕交則不可以辭矣又光九閱漢書注校補苻丈貫洽全書于表志甚精尤用力于地理可卓然不朽矣又閱三國志注證遺爲補訂七條又光十得苻老書云當取余贈詩二品歸無半頃田句刻一印章此亦後來故事也又得苻丈書送所繪紈扇並言近日病甚恐此後不能再畫讀之愴然又光十聞苻丈卒即素衣往哭之已歛矣老輩深交從此遂盡一棺已蓋音容渺然深可悲也又光十一見苻丈藏書已出賣可歎也○王記光七光八看周苻農詩殊無胸次譽兒則第一也

蔡壽祺

李記同二上蔡梅盒編修壽祺年甫五十七龍鍾髮盡白矣出其所刻同人詩兩冊必欲得予詩刻之又以其女守貞殉夫事乞題蓋編修長女曰澤苻許字漢陽袁侍郎希祖子晉未昏而晉死澤苻竟歸于袁立晉族子爲後三女曰澤芝適江夏彭知縣祖壽子元善元善死無

子其殞也澤芝飲葯卒得旌如制云又其人衰老而貧喜刻人詩文以贈達官富人博微利窮途無聊亦可歎也又九光以蔡枚菴卒枚菴名壽祺本名夢齊江西德化人已亥庚子聯捷進士入翰林沈滯不遷客游干乞後入勝保幕頗招搖聲氣以不謹聞後官京師署講官遂疏劾恭邸並及薛煥劉蓉旨訊不實遂降調于是久居京師益跣弛日游坊曲頗喜爲詩文時未六十日已失明猶爲狹斜游今卒矣年七十三

閔致庠 朴鳳彬

李記二同三朝鮮使臣閔致庠字經國刑曹侍書判樞密秩一品朴鳳彬字綺園辛未慶科榜眼翰林院編修內閣直閣事秩三品問其國之史事茫然不知觀所贈墨有字曰洋夷侵犯非戰則和主和賣國其共斥之十六文蓋其國皆甘心洋醜人懷敵愾前年其王樹碑平壤曰衛正斥邪之碑此墨依碑文製之徧行國中務絕其教用意可謂深矣

朴珪壽 弟瑄壽

李記三同二朝鮮正使朴珪壽字璣卿年六十餘矣言戊辰歲英夷犯平壤彼爲平壤觀察使

擊敗之朴君今官禮曹判書猶中朝之禮部尙書其弟瑄壽字溫甫著說文解字翼徵十四卷取鐘鼎文字以証說文多駁許君舊解彼國見聞既少書籍不多而能究悉形聲參稽經義往往獨抒所見亦難能也

溫忠翰 秦炳文

李記三同六乞溫味秋宮贊忠翰繪三山世隱圖贈以汪退谷楷書先梅谿府君鑑湖垂釣圖並所題長歌以府君記及汪詩言三山風景極備贊善可按而圖之又乞秦秋伊繪蘿菴黃葉圖所畫皆秀潔各題以詩又四同七屬秦宜亭炳文繪湖塘村居圖余前題宜亭畫有句云都下幾人畫山水錫山秦叟稱能工吮毫索價頗自惜經營慘淡天外峯又見潘星翁及秦宜亭爲王子敬所畫扇細皴密字稱謂甚恭子敬年少卑秩何以致敬若此宜亭江湖老客固不足責星翁年位俱尊似稍失中朝老輩體耳

濮子潼

李記三同六爲濮紫泉刑子潼改江淹夢五色筆賦又爲紫泉評選李紳埼駢體文鈔又三同六紫

泉約釀飲極樂寺比入寺萬花疊錦望之如珊瑚紺珠蠹綴綠葉間真奇觀也偕紫泉坐窗
外欄檻對花吟賞久之飲于國花堂是日春光極麗士女雲集海棠花事已過十分罷酒後
復游可園都中人呼三貝子花園相傳誠隱親王賜邸道光閒嘗歸寶文莊相國今爲賣花
人居矣又同此紫泉催飲以今日合浙中庚午南北榜八人釀飲紫泉家也同坐紫泉寶卿
及陳芑生蔡備臣朱蓉生金元直許怡卿金名星桂故南齋翰林翰臬先生鶴清之子也

錫 纘

李記同此戶部郎錫纘字厚安丙辰進去署中所稱姚楊錫三大將之一也五古長篇句法
清老而用事多踳駁然亦近時之矯矯者矣楷法亦秀健又光緒錫纘以戶部郎中簡授江
西督糧道告病不赴後以實錄館勞得內閣侍讀學士未發而特授駐藏幫辦大臣其出入
皆非恒事又復乞病爲不樂外任歟抑巧取捷徑歟

李續賓 多隆阿

王記同此講詩兔狡雉介狡者恒免於難亂世興兵善良先死如李滌菴多禮堂諸公皆雉

也其存者富貴優閒皆兔也又三光五陳總兵言滌菴忌蔣香泉陷之魯港爲寇圍蔣登望樓吹角而寇退遂告歸胡撫留之蔣大罵而去使留此人無三河之敗也又七光十改軍志叙多禮堂戰略尙不能得其萬一然已褒矣多生平惡文字何以得此報哉

潘存

李記四同潘孺初名存瓊州人辛亥舉人戶部主事年五十餘矣工詩耆學有古君子風又四世七孺初夫人殉于文昌里居孺初儷德不純頗無琴好離別久矣然其今日之言曰彼以不善事姑故深恨之今聞其死不覺悽愴者以彼固及事吾父母者也彼死則知吾父母之聲音笑貌者惟我而已不能喻之我之子女也悲哉其言可謂絕痛矣又九光七潘孺初定計南歸作序送之又步詣雷陽館送孺老行久談至夜更深燭炮益增悽黯乃慰之曰余見士夫挈眷入都有五六人或八九人而無一人歸者有數十人而祇一二人歸者今君以貧病一人入京而歸時眷屬至五人不大可賀耶孺初爲之破涕遂別而返又孺老來話別臨行叩辭淚落盈襟白髮蒼顏何時復見耶

王維珍 李宏謨

李記四十一邸抄太后懿旨通政司副使王維珍奏請益廣孝思以臻豫順一摺殊深詫異皇帝侍奉晨昏孝養無間當亦在廷臣工所共知王維珍所稱先意承志幾諫不違孝思維則基諸宮庭等語不知何指似此任意揣測信口妄言實屬荒謬王維珍著交部嚴加議處原摺擲還小人之用心亦何所不至哉西朝自三月初旬違豫久不視朝外間頗有異論夫已氏遂以此嘗試之鬼蜮之技亦云險矣卒無逃於光天之照何哉又五十三上諭御史李宏謨奏請勤召對一摺慈禧皇太后聖躬時有不適仍以勤政爲心無間召對迨三月初旬違和已久始月餘未經視朝李宏謨竟以逐日召見爲請冒昧已極特免其褫革仍傳旨嚴斥聞此出上旨初諭革職以東朝言而止

李如松

李記四十五有直隸人李如松號虎峯者以優貴捐一內閣中書自名理學對客必危坐所食惟脫粟豆腐常食于門屏間欲令人皆見之日不識數字而著語錄盈尺倭文端爲所惑徐

侍郎桐尤致敬曾文正入都此人晉謁雅步般辟而入自稱高陽侍郎本家文正微晒揮之
出此人乃吾邑之山前村人其父入京爲部役冒籍固安有一兄亦儻劣其人深以其父兄
爲道學累脅其父逐兄其父自縊死刑部將重案其事而徐侍郎等十人爲宋學者謂是道
學孝子也連名呈部力保之得免

朱鳳標

李記同邱鈔體仁閣大學士朱鳳標三疏請因病開缺諭以大學士致仕賞食全俸朱太
宰余僅與數面而每逢賀歲輒蒙先施老輩歉挹又時接鄉人殷殷垂詢亦可懷也

陶方琦

李記同得陶子珍方琦會稽人書并所撰淮南許注叙攷訂甚密文亦爾雅書翰古奧尤
絕子珍力追漢魏孟晉超群海內少年未見其比吾邑古學其在茲矣又光閱子縝漢學
室近文皆說經之作掣搜古訓剔抉小學備極細心其精銳不可及也又光子縝得湖南
學差携姬人文湘往歲暮得書言道中懷余詩頗多又光得子縝永州使院書言試寶慶

及永兩郡之士無通經者欲以許鄭之學振興之其詞甚偉又光八時子縝寄新刻所著淮南
 許注異同詰四卷其書為之積年近更搜討紛綸卓然可傳矣又光六世八子縝自湖南奉諱歸
 來書言以營葬故辭湘中書院之聘且分束修為饋寄詩謝之又光十世子縝以所籍許叔重
 年表屬閱又光十世子縝化去年四十有七往視歛悲不自勝涕沾袍袖又取回子縝卒前三
 日所致詩札閱之悽斷又光十世詣子縝家為之點主祝之曰生有令聞沒有明神以妥爾魂
 長庇子孫點主之事起於南宋今自天子以下皆行之然此宜卑幼為尊長行事而越俗必
 請尊行其禮先用朱點顧亭林以為上行下之禮然又朝服向主行禮則謬甚矣

戴望

李記同五世戴望子高湖州附學生游勾江湖夤緣入會湘鄉偏裨之幕嘗冒軍功詭稱為增
 廣生改其故名求保訓導又竊軍符徑下湖州學官為其出弟子籍學官以無其人申報湘
 卿大怒將窮治之叩頭哀乞乃免

曹籀

李記同此曹籀杭州附學生年六十餘歲科試未嘗得列二等自言爲龔定盦畏友文亦不通一字凶傲好罵新刻其石室藏書一曰籀書嘗見其說中字云此爲男子陽物象形則他可知矣又光世仁和有曹籀者以諸生被斥又以爭其族人財產爲有司所辱遂著三世聞見錄評論浙之官吏分陰黨陽黨力詆學政黃侍郎倬布政衛君榮光而頗頌巡撫梅君袖其書謁巡撫請爲序遂刻以行布政怒以白巡撫請究治會其人已死得不究其人固無賴然及與杭之前輩游頗讀雜書其籀書所釋中字人皆以爲怪異予謂此亦有據惟籀不能援引其所言多妄耳逸周書武順解云人有中曰參無中曰兩男生而成三女生而成兩五以成室室成以生民孔晁注云有中必有兩故曰參陽奇陰耦五謂相配成室近儒謝氏墉申之云有中無中即謂男女皆以形體言之男成三女成兩皆下體形象合三兩而成五交構成室以生民此易之參天兩地而倚數故曰有中必有兩蓋人道者五行之精萬物之本聖人不以爲諱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天地臺壹男女構精皆中和之理也此實中字最初之詰說文中字从口从丨其義本難通近儒改口从□說自較勝以中字爲象形者較之取人

字爲象形者淺深迥判矣

張景青 閻汝弼 周悅讓

李記同浦江張御史景青頗能留心漢學御史爲己酉拔貢生由吏部郎改官者也近日都中講經學者有戶部主事閻汝弼山西壽陽人甲辰進士禮部主事周悅讓山東蓬萊人丁未進士皆五六十歲人矣樸學自守久滯不遷世亦無人知之又光二周孟伯禮部悅讓以庶常改主事年六十八矣以貧甚而歸遽于經學不交人事都中可矜式者惟此老耳王廉生爲其弟子

邊寶泉

李記同邊御史寶泉參駁李合肥奏進瑞麥疏援証古今名論侃侃可謂明目張膽詞嚴義正者矣舉世睡夢中得此快疏令人振竦又光十邊寶泉者漢軍旗人也亦巧宦而不學與南皮張同年同鄉夙相膠附豐潤張因娶其女爲後妻而女醜甚豐潤不禮之懼寶泉之怒也因謀之南皮合力推挽于高陽擢之爲秦撫因曰邊某惟我所爲也

柯劭忞

李記九同四在肯夫處見山東人柯劭忞鳳嶽膠州人詩柯爲肯夫庚午所取士年僅十八詩皆十七歲以前作儼古歌謠俱憂憂獨造語不猶人五七言古近體學六朝三唐亦皆老成肯夫言其少孤被母教史漢文選皆全讀成誦過日不忘著有文選補注洵異才矣○王記光世新學使柯劭忞說文所無字忞模勉強就文莫加心耳又光世柯學臺來字奉生摯甫女夫也久坐問文詩穀梁又三甲寅柯鳳蓀來咎其不代遞諫興學疏以至革命渠猶不悟也又柯鳳笙籤駁魏源元史新編歐陽補極不平此猶承平時習氣也

靈桂

李記九同册立皇后命禮部尙書靈桂右侍郎徐桐爲正副使取桂子桐孫意也遣鳳輿惇親王福晉恭親王福晉率命婦八人往迎聞內中禮多如民間開臉者侍郎崇厚之夫人也妝飾者兩福晉也迎入大清門進交泰殿拜天地及壽星竈君皇上皇后坐炕奉進湯圓子者亦兩福晉也煮湯圓子者禮王之福晉也

費一帖

翁記同常州費醫號晉卿年七十餘目光奕然聲音圓亮視病診斷要言不煩求者成市
 土人云費君之父更精名費一帖費君亦秀才而曾充地保憚次山聯稱為名士而名醫著
 有詩文集又有醫醇一書○李記光閱武進費伯雄醫醇贖義伯雄字晉卿今之名醫江
 南人推為徐洄溪後一人寇亂後居武進之孟河莊就醫者舟車湊集遂成邑市嘗著醫醇
 二十四卷亂後版燬乃追憶為贖語最為有用之書也其人去年已卒

湯伯術

翁記同至蕭山湯宅伯術出其林泉文及所著意林自理學及訓詁十餘卷博而能精後
 生可畏又外姑為伯術捐官又光伯術以知州分省為致書李相謀釐局可歎又光前
 薦伯術於左帥頗稱之謂已補上海為曾九所抑又寫曾李信皆為伯術噫苦矣○王記光
三湯伯述招游海光寺步至鐵橋同于晦若循城天直南寺在機器局旁有新碑云康熙時
 僧相南募建初坐行宮外侍衛呵去之仁皇聞梅花香遣問因依所指造寺為叢林柳墅行

宮在旁今爲武備學堂惟此寺功德獨存寺有賜鉢中書金字經曲筆隨勢書體工整僧自然煙霞客也又柳墅舊爲行宮後園地建武備學堂掘得太湖石即供御園舊物也又西郊解元廟乃芥園之誤查氏水西莊厲樊榭朱竹垞所寓也今無復基址○叢記光伯述長子阿奎來京年十六矣蓋不得於父母窮而投余留之胡雲楣言伯述頽唐濫交貧益甚品益卑矣

閻敬銘

王記同七稽伯潤言閻丹初爲山東巡撫清節冠一時而誤殺張七駢戮避亂官民數百家實爲過舉張七爲張歷城令之兄歷城遷臨清死於寇以虧空受誣七欲訟之群官釀金爲賂致富數十萬當在臨清時有學某知天象先辭去約三月十五必來其日臨清破故七神之受學焉頗有妖言又光八閻丹初意貪尙書而以侍郎爲小官○翁記光八晤閻丹初於九卿房鬚髻雖白精神如昨退居十六年在中條山中講學也可敬可敬又詣閻丹初前輩其人學術正而閱歷多非時流所及長談抵暮皆用人理財之大者也○李記光八閻丹初

尙書昔與潘孺初同爲戶部福建司官今掌大農力挽孺初出管曹事且欲推轂鄙人其勤
勤有古大臣風又^光_九署中知會閤尙書定期每日接見一司一月兩衙又^光_九作致閤尙
書書言署中接見唱名之非禮約數千言尙書性長厚亦廉介善吏事而閤于大體頗喜操
切其于余亦知愛慕而不能重其禮作書忠告以酬一日之知又^光_六閤朝邑力主和議前
日通商總署公䟽極言不可戰其稿朝邑所定未上而稱病請假欲誘之他人也又閤朝邑
與許侍郎謀欵尤詭秘且深惡湘陰之日至軍機房梗和議也皆相約不與言○翁記^光_六
閤相對越事倡收束之議○李記^光_七朝邑前于其私宅盛宴夷稅務司赫德乞其緩頰彼
國外部諸酋且問計所出赫德至滬與巴酋比益要挾恐脅言中國自知理屈而服罪非多
償兵費不可又^光_八近日戶部請裁八旗孤寡養贍錢糧員外郎文悌主事施典章主稿而
閤朝邑定其議及被劾文施皆求去朝邑歎曰我躬不閱遑恤爾躬一時傳爲笑柄又^光_八
近都中有議朝邑一對云辭小官受大官自畫供招王介甫舍戰局附和局毫無把握秦會
之辭小官數語朝邑謝恩疏中所引用也○翁記^光_正今年新例戶部出貲京兆送信約定

九卿翰詹同集安徽會館團拜彼此不再投刺以省繁文主之者閻公也又光入署閱制錢奏稿爲余刪四五百字閻亦無如我何也又光海運稿閻相又欲駁余稍與違言不免發聲徵色矣彼勉從余又丹老改余稿余又鈎塗之又光看閻相疾吐紅甚憊也又聞將引疾余以上將親政而老成先去位非國之福相對流涕彼頗爲之動畢竟君子○李記光八七邸抄閻敬銘續假一月朝邑前請開缺賞假一月今已滿而不求去復請續假進退自由不顧廉恥此古今所無者也予初謂朝邑特纖嗇好利執拗不學耳去年吳峒貶官已無解于清議嗣聞其疏請各省所進固本銀專解內務府是以貨財爲迎合也鄙夫不可與事君聖人之言信哉○翁記光祝閻相七十賜壽客皆不見余亦未送禮從其儉素之志也又光閻公爲洋藥稅釐又與合肥大齟齬也又光訪閻相面目瘦自云血枯其實談次尙有精神殆稱疾也又函詢病則稱肝痛幾死籌欸束手莫展云云意蓋不足於我也又光閻公論河務以爲汴西古有道不知今日淮水非古淮矣何憤憤也又光致函閻相勸其強起復書稱病其志堅矣可憾也又光訪閻相長談彼真讀書談道君子人也又光邀

閻成叔迺竹來力勸乃翁母遽退支此難局又四光訪閻相談三大願不遂激昂殊甚三願

者內庫積銀千萬京師盡換制錢天下錢糧徵足也又談山東陳團事娓娓可聽陳團者略

如苗練彼以數語釋其兵權今其人署川北鎮矣又光以太和門災訪閻相此老獨居深念

談時事涕泗橫流吾滋愧矣又四光閻成叔辭行云丹相已赴新店余曰相公一騾去余能

匹馬追乃告尙未行遂約野服一訪長談一時猶未暢惜談過即忘耳賢人去國余心怏怏

又光銀庫今日封庫共銀一千二十七萬九千四十兩零各項統在內惜閻相不及待也

又光聞閻丹初相國卒於虞鄉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可歎也又光看大臣傳至閻文介

不覺興歎當時破格用人故能削平禍亂文介治事刻覈故人多怨之然待余最密愧不能

副所期也

路朝霖

李記同兩得路覃叔戶朝霖書此君年少有志喜看雜書而苦于無友自滿過甚於

詩未知門徑而狂不可一世以爲說部數種此外無學解吟七字並時無人此十六字近日

江湖才子通病也

楊翰

李記二同上上楊翰字海琴乙巳進士爲編修有張起鵷者任順天府府尹其子與楊友善日親暱出入臥內張初爲僧王管糧臺時方料理報銷案楊竊視其故籍得一二虛捏事遂從張貸千金謂所造報銷外閒頗有異論張知其獨己怒而拒之楊以告御史伍輔祥遽疏劾立降旨褫張官下刑部籍其家旋死于獄其事漸有聞者皆薄楊旋以卑污被彈楊知不見容遂投勝保營執贄稱門下勝保故乙科則大喜累薦之洊擢至湖南辰永靖道前年始以人言罷任云

李文杏

李記二同上上嘉興人李君文杏字少石直隸候補知府肯夫言其通小學嘗校刊助字辨略次白先生之從子行也

王仁堪

李記二王可莊同年仁堪故尙書文勤公塵雲之孫又赴可莊邀飲所居華敞陳設雅潔懸鐙頗巧麗餽饌亦精美閩厨也又十光閩縣王修撰仁堪楷法爲近日館閣第一頗不肯輕作余爲殷萼庭代乞書其兄墓志屬送十六金而萼庭猶以爲難此亦周旋之苦也○葉記十光聞王可莊作古吾郡失一賢太守

鍾駿聲

李記二近日仁和鍾雨人修撰駿聲輯錄詩話皆取潛德已往之人凡見在及顯貴者不錄其例甚佳又十光鍾雨人所刻養自然齋詩話意在表微拾墜以人存詩惜所采稍雜不免入于庸近又間附己作亦爲非體當告修撰刊去之以成完書也

李竹丈

王記三李竹丈喜言山水形勢以分水爲龍行云東三省尙當有興者俄羅斯必臣於中國皆以地形決之

盛昱

李記同八七同年宗室伯希孝廉盛昱東約賞牡丹伯希年少好學家有園亭其閨人及令妹

皆能詩遂赴其招牡丹半落香色未減亭館清幽廊檻迤曲疊石爲山屈曲而上上結小臺

可以延眺垂楊婀娜薛荔四垂其居室亦雅潔閒敞都中所僅見也又同二七伯希以其母夫

人芸香館遺詩求序夫人博爾濟吉特氏名那遜蘭保字蓮友其詩頗有清才那遜者譯言

善其兄弟行名也又與伯希略論國朝掌故及滿洲氏族俱能留心近來宗族子弟中不易

覲者也又此君留心掌故宗室中之傑出當不媿完顏璫趙興皆也又同三詣盛伯希門外

停車半日始以他出爲辭可笑又光緒聞十三日朝廷有大處分先是同年盛庶子疏言法

夷事因劾樞臣之壅閉諱飾遂一日逮兩巡撫易兩疆臣而不見明詔次日東朝幸九公主

府賜奠召見醇邸奏對甚久是日恭邸以祭孝貞顯皇后三周年在東陵至十三日甫回京

覆命而嚴旨遂下樞府悉罷而易中駟以驚產代蘆蕪以柴胡所不解也又光緒盛昱等上

疏阻和議前月二十四日東朝召諭盛昱曰爾等外廷諫官所言多與予意合而軍機總署

諸臣皆不然予初以前當國者不善故易之而復如此爾等有所見聞其盡言之必不汝責

也又曰與予意合者惟醇親王耳他無一人任戰事者○翁記光十盛伯熙新授祭酒談良久持論高究有識見天潢中僂傑之士也又光十訪晤盛伯熙大言炎炎以理學為宗其評量人物良是詆張幼樵一巧字甚切又光十盛伯熙以新鑄名印見贈山東薛君善鑄印陳壽卿之客也○李記光十以聞盛伯希祭酒疏言海軍衙門報效並爭開京師鐵路及劾合肥進奉西洋鐙玩等事近日海軍報効不由吏部徑取中旨行之且可先下旨而後入貲斜封墨敕不是過矣○翁記光十賀盛伯羲得子實抱別房子門者諱之○葉記光十王廉生為盛伯羲奏請宣付史館列入儒林傳伯羲於漢宋兩家皆無撰述儒林實不合例以法梧門祭酒為例文苑傳中似可位置一席

鄧琛

李記同黃岡鄧獻之琛以所著荻訓堂詩鈔來質此君年五十餘矣癸卯舉人任山西蒲縣令者十年近以卓異入都引見遂捐升郎中詩雖不工自非今之俗吏也又光十得獻之書以今日大雪憂余絕火贈十金其書云以為先生壽此老年已六十餘棄介休劇縣入為

郎子居僧寺清絕塵表而念余不已分其棗齋極可感也

孫增祿

李記同三孫鏡江同年名增祿辛未聯捷官吏部主事聞其所著有說文蒙求與談金石數

事蓋亦留心古學者又觀鏡江所作篆筆力大進又光二爲鏡江寶漢堂額作跋鏡江家舊

有寶漢樓儲藏金石漢刻爲多經亂散失今鏡江復酷嗜之搜求不已仍以寶漢顏其寓齋

乞余題之又光三孫鏡江言即日出都將改外矣鏡江成進士年未二十分吏部學習約計

循資格由郎員上考得知府須五十歲稍有阻滯便不可知京官何可爲乎又光五鏡江好

古特甚去冬持漢至隋碑帖十餘種求審定又光八鏡江以所得濰縣陳氏漢器柘本十事

見示皆精絕著錄家所未見也

樊增祥

李記同三得樊雲門增祥書雲門筆扎雅令極似北江又光二雲門同居借談說部遂及邨

書市劇鼓板彈詞曼衍恣肆以遣酷暑又爲雲門梅卿改課藝余與諸君約今年爲夏課此

其第一課也又七光雲門饋助祭銀兩言甚竺摯是知我貧也賦詩謝之又八光三送樊雲門
庶常乞假還夷陵省親雲門尊人鑑庭總戎咸豐中以永州鎮總兵署湖南提督忤左相國
爲湖廣總督官公劾罷又九光三見雲門寄子宜弢夫書力勸二君暫留京邸謂君輩若行從
此師門遂無一人在左右可勝歎悵嗚呼此言他人尙不可聞况僕耶○王記光九樊鎮子
名增祥字雲門已選庶吉士頗能駢文及詞調此湖北新有聞者○李記光十樊雲門入城
車箱被送稅務所爲作書鐵香謀之留談止宿故人新至情話溫勤至四更不覺也又光十
雲門與弢夫約爲余作生日辭之雲門書言生日稱觴之不可少情辭極婉摯要亦強相排
解耳又光二朔雲門饋怡府舊造角花素箋作詩謝之又光四雲門散館竟改知縣又光三雲
門尊人卒于里雲門聞訃告哀于直隸方按察大滉余爲致書杜仲丹屬其婉言乞賻聞已
送二百金雲門可即奔喪矣又雲門以書案等物留寄余寓而書案爲其同居陳編修理泰
纂之去云是彼物亦祇得聽之而已又光十雲門自宜昌入都別去三年天涯重聚喜可知
也又光五雲門來夜談近日南皮豐潤兩豎以朋黨要結報復恩怨惡余之力持清議深折

姦萌二憾相尋欲致死力于我遂廣引織子誘以美官南皮儉腹高談怪文醜札冀以炫惑
一時聾瞽尤惡余之觸其隱也故日尋干戈以雲門盛氣負才益籠絡之誘以隨往粵東甘
言重幣煽惑百端幸其叛我多樹敵仇雲門既惡所選宜川荒瘠聞言不能無動遂欲從之
過嶺余謂之曰仕宦惟州縣可爲舍自有之官而入他人之幕已爲非計且君以有母呈請
近地今遠適嶺外必致人言即吏部亦必格之雲門雖不然余言然亦因此自阻余與雲門
本無素分既欲割寧之席不妨彎羿之弓我豈容心彼何過計又光四十爲雲門議婚祝氏今
日迎娶往賀又雲門新夫人來見娟潔如玉茗樓詩格足稱佳耦矣又光七十送雲門行涕泣
言別慘然久之又光正卅以得雲門書及其母夫人計狀書辭激楚言遭慘後止餘宦囊二千金
擬暫寄孥秦中過百日後復須橐筆依人矣○王記光九卅聞樊增祥在行在私事滋軒同人
呼爲孟浩然取夜歸鹿門謔之易實甫乃又欲依樊未之卜也又光正卅陝藩樊雲門致書極
力恭維令人有戴高帽喫米湯之意又光九卅作樊雲門壽叙成樊頗知六朝文又光卅卅至長
安藩臺自出郊迎又往賀樊生看字畫又談翁師得君失君之狀令人齒冷又樊親送至霸

橋又登華嶽雲門車騎送啓並詞限一日到果依期到又光看樊山艷詩大要為小且作

故無深致邪思亦有品限也又光聞樊山撤任近今所罕有也升允亦可人兩賢不宜相

覓使夏竹軒在不至此又壬子至上海樊山坐小艇上船談阻北行又午訪樊山眠未起待

久之同赴思賢會演說又甲寅聞雲門北來有日已辭聶館矣又至打磨廠看雲門寓居門

外以示不久留也問來意云就乾館○葉記甲寅聞樊山已應聘舊人新官從此一錢不值

矣又甲寅樊山毅然入都供職兼參議顧問兩官又兼清史館其婦尼之絕裾而行寐叟填

鷓鴣天一闕嘲之

鄧承修

李記同鄧鐵香名承修惠州歸善人年三十三善書能詩蕭遠有塵外之致以舉人為郎

改御史又光為鄧鐵香擬一文字按李記十三日也等語今代草奏女又光上諭鄧承

脩奏參大臣婚嫁違制一摺本月十三日係屬忌辰戶部右侍郎長叙之女出嫁山西布政

使葆亨之子實屬有干功令均著交部嚴議旋議革職又光八為人擬條陳稅釐之弊洋使

之費兩奏片又正光八鄧承修奏請飭查關稅侵蝕諭嚴查又光八詣鐵香觀日本刀及日本
錢幣譜又閱日本外史皆何學士如璋使還所贈者又光八擬條陳科場積弊疏又光八邱
抄給事中鄧承修條陳科場事宜諭嚴查整頓又光十鐵香深惡洋務又以其鄉人劉雲生
言外夷屢欲推奉合肥挾以自重遂不滿之及雲生以劾合肥罷官尤致憤憾屢疏攻
擊今和議成更嚴劾合肥言之憤絕然劉之說極爲無稽余屢爲鐵香言之以此頗與齟齬
而能深知二張之奸列數諸人之佞是則雅合吾心無慙君子矣又光三邱抄鴻臚寺卿鄧
承修疏辭總理衙門行走之命請改武職不許疏中不平見于詞氣又光八鐵香來談即至
總理衙門商進退之宜告以遇大事力持國體小事諉之他人而已又光四朔鐵香來辭行爲
之黯然鐵香自越邊畫界旣不得行其志回京復命東朝頗慰勉之遂乞歸朝士得如鐵香
之歸者有幾人哉知難知止潔身而退年甫強仕歸奉老親朝廷眷留天下想望風采如余
者汨沒冗郎頭童齒豁孑然一身鷄棲不歸眞非人類矣

朱采

李記八同朱亮生采留心經濟精於地理之學議論侃侃亦極樸實世之志行士也嘉興人
 辛酉優貢現在李合肥節使幕又亮生寄所撰治河私議約數萬言熟于地輿深權利弊又
 九光五亮生前隨巡撫周恒祺至山東新自山左還保定仍以知府分發直隸也又三光得雷
 瓊朱亮生觀察書並饋銀十六兩書中言瓊黎剿撫事甚悉也

陳彝

李記八同陳六舟彝約為二閘三閘之游書言至玉河放生屬必至遂同出東便門至大通
 橋下舟過賞荷軒泛至二閘小憩龍王廟復過福壽公主坟園將至三閘望見高碑廟以風
 勁折回河廣水深烟波渺然逸山繪玉澗秋泛圖各賦詩紀之六舟好放生○翁記正光陳
 六舟臬使入覲來晤鬚半白貌加豐也云豫直東交界寇盜充斥須添兵捕治河南南岸工
 程不可裁減○李記光陳六舟巡撫皖中作詩贈之此君亦張香濤之流故以此為人事
 耳

王守基

李記同八王守基山東人壬子進士戶部郎中深曉部務著有論鹽漕等文伯寅侍郎方爲之梓行而遽病卒伯寅近刻諸書無見在人著述獨王君無恙而忽刻其書乃甫授梓而遽殞此亦一奇事也又校王郎中鹽法議略據會典則例及邸報公牘鈔撮而成考國朝鹽務者固莫詳于是書矣

王柏心

李記同九湖北名士王柏心字子壽以進士官部曹告歸不出聞頗好學能詩楚人以爲巨擘今年已病卒七十餘矣又光九宗文宿能微以湖北人王柏心所撰滌樓師墓志見示王本無知而好爲大言附會理學此志文劣甚不能成句讀有曰遇名儒忠節遺蹟力爲表彰恐後有曰鄉人士海內交游故人子弟有緩急傾身營贍力不足亦大聲助呼將伯此等三家邨秀才執筆亦不至此而尙云百餘年來漢學大興真儒益少以此欲依附閩學恐新安五尺之童唾而逐之矣

張家驥

李記九邱抄侍講張家驥在南書房行走家驥鄞人壬戌進士甲子保舉南書房試詩賦
 報罷今不知何以得之也疑由王慶○翁記九聞張家驥召見有殊禮旋命南書房行走
 又二光張家驥奉旨在毓慶宮學習行走同志同直可喜也又五光劉總管言上昨夜未安
 睡云是守庚申係得之張師傅并學洋人以手搏飯亦得之張師傅問子騰則前一節渺不
 知後一節微有影響亦未嘗謂當爾也又十光子騰病益憊執手囑後事請代作遺摺但
 云不怕死又十光子騰竟逝矣往撫而哭之

華志清 吳冠英

翁記九無錫華志清為余寫照得七八分華君畫史之佳者人亦無江湖氣又吳冠英佛
 來寫真得八九分冠英三十年老手亦講金石

徐之銘 岑毓英 劉嶽昭 彭瑞毓

李記同韓紫東丈談雲南近事甚悉如言何有保之殺鄧爾恒由徐之銘主使徐革職後
 文宗有詔諭駱文忠俟其出境即就地正法而徐已知之不敢出竟病死於滇岑毓英為土

司之子附學生後以殺人逃入雲南捐從九從軍自効既保至知縣得部兵千人遂脅布政使花詠春去位而權代之勞文毅爲總督廷寄令察看勞以示岑遂結爲師生勞乃奏保可用題署迤南道旋授布政矣劉嶽昭少以捕魚爲業其劾川督吳棠及岑毓英也因糧儲道彭瑞毓爲劉主章奏急欲得巡撫而其兄子彭汝琮以四川候補道入將軍崇實幕又爲崇謀去吳而代其位遂爲劉草奏而強請上之瑞毓又爲劉附片保己可大用邊裔蟲沙鬼蜮變幻固無所不至也彭瑞毓壬子傳臚南書房翰林以京察授雲南糧道紫翁言其頭踏鐙籠皆題玉堂供奉金殿傳臚八大字

岑毓英子春榮

王記光二陸祐勤言岑署督毓英豪傑之士頗讀書明史事非但李欽差不及雖今大吏鮮有及者又云李熙泰緬人也己與英和○翁記光二晤岑彥卿中丞其人淵然有學問之意對之生愧又光五彥卿談邊事大略營制宜改弓矢可廢專用鎗砲砲臺宜小專用地營其言懇切而多閱歷惜其應酬氣太重又負其功績雖謙實仇記之勿謂長安無具眼也又光

九岑東階春榮戶部郎將往東三省穆將軍調辦支應局其人深穩幹練有父風○李記光
九岑伯豫郎中春榮彥卿宮保之子也居處儉約恂恂自守貴游中僅見者又岑春榮遂其
 弟春澤去年廣西鄉試卷其履歷載始祖仲淑宋時由浙江從征廣西遂襲土職其後有名
 密者始分襲上林長官司至康熙時有名恩者承襲長官司改土為流始隸籍泗城府西林
 縣至其祖蒼松為歲貢生實生定圃宮保而猶系以祖籍浙江紹興府餘姚縣可謂不忘所
 自矣

梁僧寶

李記同三鴻臚寺少卿梁僧寶奏磨勘試卷應議過多請飭申明定例諭禮部議梁僧寶廣
 東人本名思明咸豐戊午中順天鄉試第三名是科文題吾未見剛者其文中二比以乾坤
 分股士林傳為笑柄未幾科場事發梁卷中疵繆百出自計必被議遂逃歸幸而得免次年
 入都改今名竟連捷為庶吉士改禮部主事入軍機處由御史至今官凡試卷歸其磨勘者皆不能免呼曰魔王
惡人皆又九州御史周聲澍奏磨勘官梁僧寶逞臆行私諭復查遂請開缺許之又光五題順

德梁福草封翁九圖畫蘭梁君爲僧寶之父素以詩名有人倫鑒李學士文田幼孤貧甚一見即識其不凡爲飲食教誨之今年七十餘矣

俞金門

翁記三十一俞甥金門刻摯好學可望有成可喜也又四光金門所稱邑中士宗子戴器識好蕭麟徵治古文其弟麟志節高又蘇州章鉅人軒爽通經史小學張一磨有志節又金門任事勇見理明立意定可敬也

宋祖駿

李記五四宋偉度名祖駿長洲人有詩名山東知縣近至京又六光宋偉度邀飲熙春勲勲相訂且言在坐惟紱丈秋菱又言此席專爲紱丈與余而設午後赴之坐有洪修撰鈞日映而散修撰固邀再飲韓潭半道驅車歸

程秀

李記五十三江蘇程秀者故副都御史庭桂之子咸豐戊午庭桂主順天鄉試秀在外招搖收

受關節科場事發庭桂初不為意以秀年尙少恐質証吐實令其長子工部主事炳采代之赴質王大臣載垣端華陳孚恩等嚴鞫之炳采不勝刑自誣服並逮庭桂入獄考訊讞上皆坐辟而秀宴居微逐倡優自若也炳采竟伏法庭桂戍軍臺赦還旋死秀入貲為戶部主事丁卯中順天舉人今亦成進士以原官即補矣

方濬師

李記同四伯寅以定遠人方濬師蕉軒隨錄送閱濬師由舉人中書充通商衙門章京得擢廣東道台其人本不足齒而復強作解事妄談經學中言詩文詔附時貴卑鄙無恥文理又極不通梨棗之禍至于此極乃歎鬼奴之為害烈也京師人稱通商衙門官員為鬼奴以其諂媚夷人無所不至云

王懿榮

李記同五王廉生懿榮以李香君小景畫扇乞題又光緒五王廉生獲雉出繆小山房又光緒九得王廉生書以蜀漢三闕拓本為贈又光緒十齊人王懿榮者素附南皮竊浮譽後以妹妻南

皮益翁熱其父以龍州僻小郡守驟擢成都道致富鉅萬懿榮既入翰林侈然自滿揮斥萬金買骨董書畫昨忽上書爭京官津貼又請復古本尙書與今本並行言甚詭誕人皆傳笑又光王廉生乞讓其元配黃宜人志銘此已有成議五六年矣同居京師而晉問闊絕今日始尋息壤思之罔然又光訪王廉生久坐所居前爲廣尙書廣壽宅廉生以萬金得之○葉記光訪王廉生見藏石甚多廉生云陳篋齋藏器固爲天下冠即其椎柘之精亦古今無匹能知某器宜用某紙厚薄大小無不得宜又云劉燕庭之後式微已極至流爲乞丐○翁記光訪王蓮生遇端午橋談碑讀畫蓮生所藏無一不精又光特旨命王懿榮在南書房行走

楊守敬

李記同楊惺吾守敬湖北宜都人壬戌舉人爲輿地金石之學書法極工又光楊惺吾以所拓漢熹平石經六紙爲贈又光惺吾將赴使日何如璋之招聞何君辦東洋事頗有骨力琉球滅國之事漸有轉機又光得楊惺吾日本書言其國中古籍甚多所見有唐人

寫本玉篇又有釋慧琳一切經音義又隋杜臺卿玉燭寶典等皆鈔本其餘秘笈尙夥隋唐以下金石文字亦美不勝收彼國自譔之書與中土可互證者尤多聞之神往有懷鉛浮海之思○葉記光得查翼甫書知楊惺吾自東瀛携歸宋元槧不少又光翼甫附到大藏音義一部三十六元而黎星使購寄者直祇十六元楊君嗜利至於如此真出意料之外翼甫愜爽無城府爲所欺也又光翼甫云星吾售書不允送來而欲余往觀其所謂宋元槧亦皆不可恃其人之離奇閃爍無與比倫聞有宋本藏經以番佛三千尊售之宋軍門欲其補全即藏其目翼甫以爲鮑叔衡侯念椿之不如誠哉是言也又言星吾之詭譎絕頂目錄之學亦絕頂其宋本藏經改易目錄售於宋德鴻旣爲一衲子道破復作罷論其所居宜都城磚甚古皆刻字携之東瀛善賈而沽又光韻石齋筆談有記王越石一則楊惺吾殆其後身何神似也○王記甲三寅黎副總統設宴瀛臺同坐楊惺吾新從鄂來老矣夜上船頗不便於行余尙能扶之

李記八同三爲張子中同年行字題荷鉏帶經圖兼送其赴補淮安子中博學精天算同年中如餘姚黃蔚農精算學著測地志要等書金華程黻卿亦爲此學又三光五張子中來自揚州見示說文引蒙辨疑其于許書極爲貫穿所引大小徐及近儒嚴錢王諸家之說皆能有所折衷辨析指事象形異同之指及讀若之例頗有剏發其論多前人所未言又得張子中書津津言其說文辨疑一書自喜特甚欲余篇篇夸美之此措大習氣也然其書卻有心得

王慶祺

翁記九同十上講書畢皆退已而中官傳旨獨召王某入又次日臣餘與王慶祺偕入而令臣下取詩本既而命臣作菊影七律一首有頃乃散又有旨掌院保南書房翰林口敕寶鑿與王慶祺商酌次日特召王公見於乾清宮○李記一同二邸抄侍講王慶祺被劾忘親嗜利微服冶游品誼有虧有旨革職又八光十同治甲戌之冬都中有一對云弘德殿廣德樓德行何居慣唱曲兒鈔曲本獻春方進春冊春光能幾可憐天子出天花指王慶祺也慶祺之召入弘德殿外間傳言以嘗在廣德樓歌院唱曲遇穆宗微行識之又素與內監交結遂得供奉

寫里俗曲本進御且時以市畫春册獻既聖躬不豫人無不歸咎慶祺者龍馭上賓此對盛傳一時言路聞之遂入彈事矣

王彥威

李記九同同年王君弼甫黃彥威年少而惇行力學又光二王弼夫薄游邗上有碧玉之眷約

登第後迎之別後至京三年未遂斯願乃績綠揚春影圖屬題又弼夫眷朱霞芬乞題霞芬

蘭影又光三弼夫以大母病召歸言歸非得已里居之貧甚于作客余曰君大母已七十六

矣人生事父母已為難得况君更有大母可事乎贊郎冗員復何所戀復以書告之又光六

弼夫以台州兵制公疏稿相商又光六比日窘甚而索債麋集今日弼夫饋京錢百千雲門

饋白金十二兩兩君皆出典質之餘以捄其窮累及貧交深用自媿辭之不得彌疚于懷又

光六弼夫乞為其大母林太淑人撰八十壽序又光八得弼夫江南通州試院書言其祖太

夫人已棄養今仍從黃閣學體芳襄試事詞翰斐然其學益進又光二弼夫考送軍機司員

列第一伯寅尙書所取也按王直軍機南皮資以抄錄密案近印外交和案即所錄也

何澂

李記同何竟山自越來以同知入都待引見又以洞天訪石圖乞題談永嘉孤嶼及桐江之勝令人神往又七聞何竟山病沒竟山名澂山陰諸生能書畫有才藻後入貲爲郡丞需次閩中以能吏稱頗留意金石所收藏漸夥亦精鑒別嘗攝浦城令宦橐頗充而民不惡之竟山鈔余駢文一冊亟爲開雕且屢求全集將次第刻之余方作書報之而已爲古人矣
悲夫

蔣益澧

翁記同訪蔣香泉益澧以爲偉人也而臃腫無甚特識以臬司被召到京也○李記同蔣益澧者少與其父俱無賴朱孫詒知湘鄉捕其父子置之立籠將押斃之其黨潛入署放益澧出得免而其父竟死益澧投湘軍積功至廣西布政使年未三十也遂驕縱中允李載熙爲廣西學政益澧屢侮之嘗曰若六品官耳不足爲我與卒載熙不能堪疏劾其冒餉殃民狀降爲道員旋護浙江巡撫專浙事橫甚賄賂公行以始輕學政而被劾也乃僞禮貌京

官京官之至者必厚贖之而杭士亦爭走其門頗得微利無不藉藉頌之性奢侈每出則以紅頂黃馬褂者數人扶輿又好男色官吏皆薰香新衣以見之及御史陳廷經編修蔡壽祺劾之益澧憤甚左宗棠復書慰之有曰陳蔡之厄鷄鳴狗吠不足介懷也益澧喜甚出其書徧示坐客時予在浙親見之也後遷廣東巡撫以與總督瑞麟互訐遂左降去今夏以臺灣有警密召曾國荃等八人益澧獨先至體肥甚須二人挾掖以行會穆宗已病不得召見寓法源寺日怏怏而朝官多往勾索之益澧不能應一日暴疾死

鄧百萬

李記同三邱抄江南鹽巡道鄧裕功降同知裕功湖北監生家以販鬻積重資久居京師自稱鄧百萬狹邪賭博交通賄賂無賴之下流也商人訐其侵蝕公帑始撤任責其補完方劾降

胡鳳丹

李記同三金華人胡鳳丹者監生貲郎今爲湖北候補道蚩鄙之甚向在京師目不識丁近

日聞其好吟詩與人唱和刻以詒人見者無不失笑而香濤且爲之序今日此人遂爲予言香濤湖北學政任滿時耗費甚鉅非伊振恤之不得歸小人不可與作緣可以爲戒矣

榮祿

翁記同上上病甚太后召諸臣入視命擇醫榮祿曰有祁仲者年八十九治外證甚效可傳

來診視祁仲至入視畢言此痘癰發潰尙非腎俞穴冀可治藥方未用存案而已光元奉

命相度陵地與醇邸魁榮兩公請訓偕往又榮侍郎携酒同飲醉矣按翁榮交好醉中榮進

言翁述於恭邸未幾榮遂又光元仲華失子意極戚戚又光二送榮太夫人喪送者極多塗

車芻靈窮極奢侈又光朔訪仲華仲華股疾延洋人刀割出血數盂壯哉又光榮仲華家

被劫光王記光看申報榮仲華拜袞矣又何晚也光翁記光榮仲華厚贖却之又專使

來乃答受光王記光聞吳楚各省定自保約蓋疆臣欲以恐嚇樞廷堅和議或云出自榮

相也光葉記光上月榮相聞董軍移駐永定門備開仗檄令調駐南苑董云從前受中堂

節制此時我奉諭旨祇能前進不能退後榮相已下值再請獨對以太后硃諭出示之始撤

兵又六光攻使館榮相懸停攻牌大書高揭而兵團熟視無視攻之益猛又八光聞榮相在保定又聞日人以榮相不能守不能死又不能扈蹕以出焚其邸第○翁記三光聞榮仲華長逝吾故人也原壤登木聖人不絕其平生可不論矣○王記三光電報榮薨於位辰死午聞可云迅速又宣子久言鹿滋軒事云榮祿妻即靈桂女師門交情也為鹿求官不關妻妹又五甲作榮文忠故宅詩榮居一品五十年真貴人也晚好士能薦達不及曾侯者士之咎耳得一孟浩然而不能用諡曰文忠未為忠乎

朱學勤

李記正光朱修伯名學勤杭州之塘棲人其父名以升道光丙戌進士官直隸知縣以經學名修伯承其家學頗知探討聚書甚多而精咸豐癸丑進士由庶吉士改戶部主事入直軍機章京房不數年為領班官至宗人府府丞丁母憂服闋補大理寺卿而遽卒年甫五十耳其在軍機也深為恭邸所眷十餘年來聲氣灼甚外吏爭走其門曾湘鄉左湘陰諸公皆頗惡之然其人尚自檢敕好與文士游予識之在同治初時方為戶部郎中及此次入都相見

亦甚致殷勤予以其居要津不甚答也今聞其死殊爲悵然蓋此人猶能讀書習掌故在軍機中自勝餘人又其儲藏既富可以暫相借讀今則此等人亦無之矣

杜文瀾

李記正光元伯寅贈秀水杜文瀾所輯古謠諺一部文瀾以諸生從戎今爲江蘇候補道屢署兩司聞其精于詞律有補正萬紅友之作此書雖體例紛糅出入任意然以經史子集分編采取博洽亦可傳矣又光二杜文瀾平定粵寇紀略詳略失當叙次全無文法不足觀也

袁昶

李記正光元袁爽秋桐人多聞善記誦又光七爽秋以近所抄得夷舶入寇記及庚申北略借閱庚申北略記庚申英夷入京事事頗不覈如云夷酋巴雅里于安定門樓駕礮內向居民盡爲灰燼並無其事余時在都知之最真耳又爽秋以近文相商其雅材好博固一時難能之士不可得也又以夏初坐余齋藤花下五言古詩見詒詩淵雅有古澤又過爽秋閱所購總理衙門新譯中俄交界圖不佳又正光八爽秋爲高麗使臣金秉善乞題其母朴氏世講圖

圖名既甚不經叙次尤極可笑往時張香濤吳清卿諸人噉名嗜異喜與高麗人往還余嘗
 歎笑因致書爽秋還之又光三六九爽秋以攷試總理衙門章京論文送閱自來試軍機及此衙
 門皆限時四刻以寫字十三行爲入格行二十字其文絕不成理爽秋作論至五百餘字經
 史紛論蓋絕無僅有者也惜哉以此手試此論也又光二三十跋爽秋所校四十二章遺教經各
 一通還之得復書叙昨題梵經讚歎歡喜此君語言之妙固可愛也又光正卅一爽秋近詩九首
 頗清逸可愛其詩多爲別調一意求新佳處在此病亦在此○葉記光八一袁爽秋贈所著漸
 西邨人詩詩筆精清曠朗不着塵氛在宋人集中於涪陵爲近又爽秋背誦杜詩如瓶瀉水
 記問真不可及又光五卅訪爽秋去年曾索交蓄隱碑跋一卷忽云未見且謂自改京秩刻工
 已遣散無力付梓遂不贅一辭而出又光十卅爽秋二子衰經踵門稽顙流涕英英靈爽談次
 不忘家學爽秋爲不死矣云藏書百餘箱當致命時盡爲亂軍所劫由內達外門窗洞然

許景澄

李記光正卅許竹簣景澄嘉興人質敏氣銳刻意學駢文具有領悟近治小學甚勤又光五卅竹

篔爲四川副考官屬擬策問又竹篔歸惠銀四十兩余與竹篔交誼本疏聞其此行蜀裝非富而分斯厚餽深感過情又光二六聞竹篔被命出使日本竹篔以甲戌歲爲故相文文忠保舉堪使外洋人材至此始得之即可以侍講升用且加二品頂戴然坊局之選得于鑿空侍從之華鼎以媚夷吾深爲竹篔惜之也又光二七得竹篔書十日之間連喪三子可慘之甚又光二八竹篔使德國來辭竹篔好學有文筆于友誼翰林中所僅見庚辰命使東洋行抵上海聞外艱歸今復奉命竹篔有老母無兄弟子姓遠適數萬里外爲之愴然○葉記光二九劉葆良來談其弟葆真可毅前在太學堂與許竹篔侍郎論勦拳匪堂上堂下聽者側目後來之禍實基於此

陸心源

李記光二九有湖州舉人陸心源者入貲爲廣東督糧道貪穢著聞被劾開缺閩督李鶴年奏調福建委署糧道遂專閩事招搖納賄屢與巡撫王凱泰競去年凱泰乞病亦以此也及潘霽入覲頗爲當路者言之心源復被劾開缺鶴年怒遂亦因事劾霽有詔查辦霽告病還蘇

而心源亦歸湖州矣心源好爲詩古文而不工多蓄金石書畫以爲聲譽其鄉人言其險薄鄙詐劣跡甚衆一郡皆不齒之然聚書極多凡四庫所著錄及存目者聞僅少三種云○翁記光收陸存齋觀察送字畫皆未受著書甚夥貌則甚俗又陸潛園書來歷叙宦蹟官興甚濃又光七陸純伯樹藩以其父存齋所刻書見贈人亦溫雅陳伯商之門人呼余爲太老師

桂清

翁記光二桂蓮舫清前直書房以爭園工外轉今以叩謁梓宮來京留補工部侍郎允矣爲君子人矣又光正問蓮舫疾坐談良久其人有敦樸氣洵未易及又光二蓮舫垂危以遺摺囑改爲之流涕摺甚切至蓋口授其姪端方內用人數語特佳又有毋忘庚申之變丁丑之災等語又桂蓮舫病終哭之過慟君子道消可歎可歎

喬松年

李記光二河道總督喬松年字鶴儕山西徐溝人故御史大興劉位坦之壻也御史精于金石之學收藏甚富松年得其指授亦喜書畫能爲詩而性不能人卒無子

丁日昌

翁記光元丁雨生中丞來談夷務又招飲晤陳蘭彬任鳳苞於座又光元得丁雨生書寄帖
子來以兄自居又光三丁雨生臺灣函洋洋千言有八奇之說如讀炎荒記也又光三聞雨
生卒於香港爲之於邑雨生卞急其天性而意氣激昂才不可及又遇余獨厚斯才爲世憫
已後知此信不確又光三得雨生書大約疏請開缺寄桂一枝此人尙在可喜又光八丁志
德來見雨生胞姪也伊言雨生因賑捐事爲人侵冒請地方官勒追因此不協於鄉里由是
發怒吐血遂卒挽以聯云政績張乖崖學術陳龍川在吾輩自有公論文字百一塵武功七
二社問何人具此奇才又雨生子惠衡函爲請謚事與伯寅談竟未敢冒昧謝之而已又光
光四丁惠康雨生之子也具言家世凋零此人尙秀而口遲

陳蘭彬 李鳳苞

翁記光元陳荔秋名蘭彬其人磊落嘗至美國及古巴國古巴誘致華民五六萬伊以口舌
爭之今歸國猶未得要領也又光元崇明人李鳳苞號丹崖秀才捐郎中從上海來能算頗

知中外地理與陳蘭彬均備專使絕域之選○李記光元上諭郎中陳蘭彬以三四品京堂候補蘭彬廣東吳川人癸丑庶吉士改刑部主事初在勝保軍營後歸高州辦團練累從劉長佑軍至直隸入曾文正幕庚午天津夷務其所贊也既文正悔用其言而丁日昌薦之于是加四品銜赴西洋各國領學習諸幼童閱三年託故還京言事未報因歸粵遂有此擢矣又光二出使之議發于粵人陳蘭彬蘭彬嗜利小人敢爲大言自以翰林改官潦倒不振祇以自便私圖不惜賣國耳○翁記光十荔秋深悉各國情形以爲法越戰局終非計也

李師泰 李沅

李記光元邸鈔詔湖廣總督李瀚章前往雲南查辦事件聞去年英吉利夷酋山雲南赴印度傳教過騰越神護關至猛卯土司境土官之弟李四者以軍功保至道員領兵巡境上遇之酋出通商衙門所給護照責犒饗李怒盡執而殺之夷人因責于我必欲殺李四朝廷以責雲南巡撫岑毓英毓英既素忿夷之無狀又內畏李四不敢討游辭往復思以金帛釋其恨而英吉利遽以兵三千由印度駐緬甸境示恐喝滇人皆憤爭欲致死毓英因馳疏請戰

詔嚴責毓英無妄動廷寄十四諭相繼發不知作何布置也又聞湖南人李沅者以軍功保至知府去年赴滇請之毓英借數萬金言赴印度爲貨易毓英給之沅旣得金則募結楚中弁勇之在滇者率數千人以去時印度地已悉屬英緬甸國土亦半入英矣沅入印度即奮擊英人屢敗之得數十城衆至十餘萬英人甚懼故毓英外恃二李而滇中諸將如楊玉科等皆經百戰多欲立奇功廷議以戰旣不可必勝又恐其入據天津各海口也故力尼之李四或云名師泰所殺英酋名馬加理頗狡黠云今命楚督往查其事可知矣

啓續

李記光元邱鈔御史余上華奏劾戶部郎中啓續遇事把持諭派查辦啓續曹中掌印也予初入都時戶部司員氣力最盛者爲今順天府尹彭祖賢今內閣讀學鍾佩賢前太僕少卿德克津泰候補京堂富續皆肅順黨也及癸亥觀政戶部時則司員中今湖南巡撫王文韶前嚴州知府丁壽昌今山西河東道昇泰最稱能吏辛未再入都則今四川川東道姚覲元今直隸知府楊鴻典前江西督糧錫纘有三大將之目今則啓續及郎中董儁翰熏灼尤甚

其夤緣賄賂橫于曹中者指不勝屈也略舉其最者而類次之可以觀世變矣○翁記光三
啓迪齋續曾為河南道員為邵積誠所劾革職又為黃兆楹保舉交戶部查其政績覆奏稱
其能而又斥其語言便給非監司器來遞治河條陳蓋欲戶部轉奏也

許鈴身

李記光元上諭候補侍郎郭嵩燾直隸候補道許鈴身派充出使英國欽差大臣許鈴身者
錢唐人也尚書許文恪之子以捐班郎中改捐直隸知府今以保升道員送部驗放而即有
此授蓋李合肥疏薦也後兩日始赴內閣驗放聞賀左都袁侍郎等出語人曰今日驗放欽
差大臣一員來中外傳為笑柄又光二許鈴身尤險詐無恥洋人頗以其不由甲科益侮辱
之

李玉墀

王記光元蘭丞言江西李玉墀字丹山以同知在湖北被何小宋劾罷投俄羅斯又入安南
今為國王故王阮甲已入內地矣

許宗衡

李記七光元許海秋名宗衡上元人咸豐壬子進士由庶吉士官起居注主事居京師極負時名歿後伯寅刻其玉井山館集及筆記詩文皆模擬桐城絕無真詣記尤淺率蓋道光以後名士皆剽竊浮言坐致虛聲不知有根底之學也

常大淳

王記八光元黼堂言常文節聞母疾上疏即行或云不待命必革職常云此時何暇知有職其居喪晨必自掃庭室皆其子孫所未及知者

楊乃武

翁記九光元訪夏子松遇吳君仲愚餘杭人也爲楊乃武稱寃又晤朱敏生極稱楊乃武之寃入署索葛畢氏原案不得怒斥之僅而得見細核供招互異者一可疑者二疏漏者一遂用余說駁令再審又光元葛畢氏案提驗屍骨無毒皆具結矣此案余首駁議而松姪司審極用力甚矣折獄之難而有司者之不可不審慎也○李記光元楊乃武京控一案聞昨海會

寺開驗葛品蓮屍骨皆白色絕無毒也此案初起衆皆指楊謀殺又傳實餘杭縣知縣劉錫
彤之子遣人下藥楊與葛畢氏皆不知情鍛煉成獄劉爲大學士寶鏊鄉榜同年皆欲右之
聞初訊劉猶恃老咆哮及驗無毒乃覈棘齒相擊俯首無辭劉錫彤無論矣若原審之巡撫
楊昌濬力庇屬員顯抗朝旨覆審之學政胡瑞瀾朋比欺蒙喪心鍛煉至被旨駁問猶敢堅
執今將何辭以對乎

蒯光典

葉記光元蒯禮卿光典從金陵來其人年未弱冠而篤志古學亦一時之雋也偕至虞山觀
瞿氏藏書又光元禮卿云本朝通儒不談經濟不談掌故錢竹汀宮詹有舛望潛擘堂集爲
謗史皆可駭也

黃師闇

李記光元編修黃師闇授廣西思恩府知府思恩廣西極邊郡也有瘴氣多蛇虫知府歲入
止白金八百兩而已○王記光元黃師闇得其父石琴思子詩讀之泣下次日即告歸終養

李雲麟

翁記光元晤李雲麟匆匆數語其人奇士今將赴隴右為左相差委察其詞氣近俗恐非任

大事者○王記光三聞李雨蒼已往涼州乃文中堂文祥令繼左督之後耳文猶有心於時

事又光七丁雅璜談李雨蒼言左相短少荃不宜代奏失大臣相維之道又光十雨蒼妾蒙

古王女弟狄俗無嫡庶其祖常受活佛記言李雲麟當興蒙古故強結婚與生子已十歲又

光六得李雨蒼寄詩雨月通押駭人聞見戲作二首嘲之云男兒得壽已非奇定遠封侯卻

太遲尚有蝸廬供笑傲更無牛相賞嶽崎胸中自鬱匡時略病後能吟出韻詩伏櫪壯心千

古恨可憐張額不曾知又光八昔胡咏丈以一軍窮雨蒼是一塊試金石也說大話者皆宜

一試

突劄

翁記光元臣蘇奉命授讀與劄貝勒等同召對又輔廷來長談皆深談也又光九上滿書未

開口劄貝勒復上敷衍刻許又光五越事日緊劄公見醇邸力言和局宜保全邸拂然而起

不以爲然也又光十八慶邸往拜榎本武陽極意牢籠之榎本語更桀驁云高麗本自主之國

將來內政日當干預又光廿一上命慶邸畫扇而臣等題之又光廿二昨以李若農所抄探路記

託慶王付同文館用活字印行又光廿三動公以俄人所畫衣冠圖進其中其有似虎狼似鬼

物者此閣立本所未及見者也又光廿四祝慶邸五十賜壽王公畢集觀劇飲酒送壽對云一

時無兩詩書畫不朽有三功德言又光廿五詣慶王處看所藏字畫極多然真者絕少又光廿六

尋慶邸懇其力持大體不借洋債云已定不能回允後勿再借又光廿七上在勤政殿命奕勵

帶同文館教習進見講洋文日爲常課又光廿八施使責我無故開西江而索與英一體利益

日開礦日接路礦指雲南兩粵路至百色限一年慶邸抗聲拍案余則索彼照會伊氣餒不

肯磨又光廿九談膠事慶邸激昂流涕按慶請領軍防守慶因是笑云邸以此光卅聞洋人

請慶邸即日回京定約又聞洋兵至清河迓慶邸又聞慶邸回京因合肥尙未到不能主持

和議往拜各國使臣僅見美日二國餘皆未得其門而入又光卅一慶邸傳諭二十六日萬壽

家家門聯一律更新且各掛紅燈一盞以昭祝嘏之忱禮也又光卅二陸鳳石言隆裕大喪慶

邸父子四人皆在津門無一至者

楊紹和 吳西川 殷源

李記光元聞侍讀楊紹和編修吳西川庶吉士殷源同日暴卒紹和字協卿河督以增子乙丑翰林守其父之藏書極富宋槧至三百餘爲海內第一而略不能讀家貲爲山左冠而吝嗇特甚工于夤緣散館甫一年即保至學士銜以五品坊缺用子保彝年十七中庚午舉人亦以鈔襲得之紹和今年止四十六西川字蜀江秦州人家極貧初以拔貢官中書至不能具饗殮庚午辛未聯捷爲翰林其年未四十也源吳江人吏部侍郎兆鏞子癸酉甲戌聯捷進士其人浮躁貌似市僧而工心計極儂薄以酒色耗損而死年亦未四十也楊吳死皆無疾而吳頗馴謹能讀說文爲可惜也

威妥馬

翁記光元總理衙門約會外賓邸及諸公均在堂中設果席二左右設果席八午初陸續至凡八國就中威妥馬最沉鷲赫德最狡桀餘皆庸材也英國威妥馬年近六十語無游詞陰

險之至俄國布策滑美國何天爵在彼族中似樸實德國巴蘭德已白頭奧國史福禮此人歎此會難得欲年年如此日本森有禮有靜氣未多言秘國愛勒謨爾小身甚黠法國羅淑亞病足長身老而譎總稅務赫德儀節疏慢但略持其冠於中事極熟能京語同文館總教習丁建良專談學徒事近駉又美國副使畢姓者忽至余席上長談其人年三十不甚猾問其讀何書則繙廣事類賦也

徐琪

翁記光二徐琪字花農有漢書五行志注及理學卮言等書年才二十六何著作之多也又光三看徐生賦稿才華自詡所得尙淺○李記光得同年徐花農編修書並爲余壽書極偉麗詩亦工妙一時之寶也又光花農來忽執贄稱弟子固辭之非分之施交際所宜慎也又正光花農同年新納一妹郤扇初朝細詢姓里乃其舊桃葉之妹以金縷曲調之

屠壽田

李記光二同邑新舉人屠壽田字子疇本名銑庚言于癸酉歲改名壽恬去年揭曉時學政

胡侍郎以爲犯御名必欲斥去正考官奎君潤力持之且曰此字固宜避也然公何以錄送入闈乎胡不能答始得免故榜後又改壽田云

查翼甫

葉記光二查翼甫來云欲仿尙書地理今釋爲漢書地理志今釋其人好學頗沉靜又光十訪翼甫有楊惺吾日本內府刻醫心方僅見一册皆容成之術多述黃帝之言雖不可爲訓亦未見奇書也又正光十翼甫出所藏宋元本暢觀中有中統本史記錢警石手校即見於曝書雜記者翼甫內家爲硤石蔣氏此其匱贈也又宣三老友查翼甫司馬來現任松江海防同知此次變作革軍踞其署而逐之携印出避長談而去

許應駾

李記光三命翰林院侍讀學士許應駾爲甘肅學政此甘肅設學政之始應駾番禺人聞其鄉人言絕不知文字亦隴涼之大不幸矣又光六謁座師兵部許侍郎應駾此公素以不學名語言甚鄙而驟由翰詹躡躋九列甫以甘肅學政還都即主會試國朝兩廣人無得會總

者外閒皆言其有捷徑所未詳也

沈韻初

葉記三光二收沈韻初藏弄極富尤嗜漢唐石刻如漢石經殘字宋搨華山碑海內所詫為奇物者皆有之英年早逝良可痛惜身後遺物並藏吳清卿太史家又二光三收韓詩孫談沈韻初逸事其金石之學皆得之朱筱鷗廉訪咸豐中朱為川沙同知招韻初至署中又七光三收沈韻初中年遽逝其太夫人慟之即焚所藏實為人所哈沈氏物固在當時拉雜摧燒者非兔園冊即會計簿耳前年趙搗叔歿亦聞所藏盡為盜劫鄭盒為之嗟歎而不知亦沈氏故智也又七光三收沈肖韻來願列門牆以鮮于伯機墓志為贄又三光一收聞沈小韻翁玉行自南中來挾貲購求書畫古玩慢藏可畏

郭松林

王記四光二收郭子美提督松林來索飯同食乃去又約送五百金姑待之按之觀說此則一信聯也

楊仁山

王記光四七尋楊仁山文會鏡初稱其佛法第一者也又光六八鏡初處有梵字往生咒楊仁山能譯之○翁記光四卅楊仁山談抵暮去此人駭而沈摯

耆英

王記光四十二李黼堂言耆九峯英之險又云吳甄甫扣缺與鄧七丈宣宗云我放人總不行他用人皆好我偏不依另放史致諤去其後者卒得力致督撫而誤事不少鄧亦因此中傷也

瞿良士

葉記光四十八至常熟寓瞿氏恬裕山莊觀書晤敬之濬之兩丈至酒家小飲當釪者亦瞿氏忠宣之嫡孫相傳忠宣殉難時遺命子孫毋得應有司試至今埋名屠沽尙是忠宣家訓也又光四十九端午帥密電爲鐵琴鋼劍樓藏書良士保守祖澤即保守國粹瞿氏有此佳子弟賢於陸純伯遠矣巧取豪奪非鄙人所敢與聞

僧藥龕 通智 雪舟

葉記光四廿二至清涼寺寺僧藥龕藏弄甚富初見未便索觀壁間書畫皆其下乘有明人合景

扇頭乃知此習不起自近時又七七八鄧尉聖恩寺有僧通智者阮文達之孫晏尙書之壻精通三乘彼教中一大智識也又光七六杭州靜慈寺雪舟和尚工六法頗好鑒藏

宜屋

李記五光二且園者滿洲同年宜伯敦宜屋所新闢也別舍三楹小足留憩在城南李鐵拐斜

街

金保泰

李記五光二金忠甫來言某翰林幼貧妻未識一丁陷賊中數年得出為縣隸給役有同陷賊者憐之稍教以文字會杭州補童試額多人少竟得入學居蕭山為質庫司簿記庚午開科得題不能成比偶遂混寫成三段劉鑄山師素不喜時墨得而異之竟中舉人次年會試文亦為三段闈中又得而異之竟中進士入翰林有杭人吳煦者由小胥官蘇松太道以此人既貴而未娶也妻以女孫匱資數萬金竟貴且富矣甲戌散館改吏部主事展轉乞要津求陵工求實錄館于是炫衣服飾輿馬日徵逐于市意氣益高矣其人面黃而瘦目小而無光

于相法必無貴徵雖連得非分恐其福薄耳又光四攷試軍機章京浙江取三人其一金保泰也保泰前十年尙逐劇場賣水果爲人吹火進水烟未嘗識字杭州皆知之保泰亦自言不諱也光十又金忠甫書送來沈東甫唐書合訂八十册索直九兩此書板近歸其婦翁吳煦家也○翁記光五金忠甫太常保泰去年江南主考熱病二日而亡可傷也

潘敦儼

李記光五邱鈔御史潘敦儼片請改定毅皇后諡號懿旨嚴加議處敦儼江寧人故雲貴總督鐸之子蔭生刑部郎中近爲御史聞其正摺請開除醇親王差使有子不得臣父北面而朝不免爲臣民所惑之語語雖稍戇誠今日所宜言也其附片有聞毅皇后絕粒吞金之語則誠謬矣幸而朝廷寬政不窮其事也使詰以聞自何人責其明白回奏將何辭以對乎然孝哲皇后去年之事異論甚多臣子之心能無傷痛敦儼入臺甫數月乘亢旱之災感激言之君子當諒其心無深責之可耳

薛福辰

翁記光二薛君福辰來此人薛曉帆之子號撫平能古文通醫十年前工部司員也今為濟

東道其政事未可知獨於洋務言之甚悉以為中國無事坐失釐金每年千萬是大失計又

言破洋人惟有陸戰陸戰之法曰散陣行陣小陣其守法則用滇黔地營必可操六七成勝

算也又光六旨下直省薦醫李相薦薛福辰曾沅浦薦汪守正與御醫李德立同至長春宮

召見請脈又薛與汪議論抵牾薛云西聖是骨蒸當用地骨皮等折之再用溫補汪云亦骨

蒸但當甘平次年病愈皆得優賞

顧璜

翁記光二新庶常顧璜字漁賓來見才十九歲美材也其祖由南京避亂依親於河南遂冒

籍其父處館又光五顧生來談此人清挺有志節

何如璋

李記光二何如璋番禺人戊辰進士其人齷齪下材去年文相國等保舉堪使人員列其名

近日定議以郭侍郎嵩燾為西洋各國正使而刑部候補郎中劉錫鴻以五品京堂為之副

以直隸候補道許鈐身爲東洋各國正使而如璋以編修特升額外侍講爲之副○翁記九光

陳其元

李記九光二偶閱陳其元庸閒齋筆記其元字子莊海寧州人由諸生官至江蘇候補州判其書多載家世舊聞間及近事頗亦少資掌故惟太不讀書敘次又拙不足稱底下書耳其考據無不舛謬此書本不足駁正因其中屢自詡博奧而書甫刻于去年已有翻板蓋短書小說最易惑人耳

方濬頤

翁記九光三二方子箴潛願來送所著二知軒詩集及叢說先文勤兄揚州祠事賴其力得成可感也○王記正光二五看方子箴二知軒詩頗有熟巧之境子箴海琴意興相似廣交亦同使當承平時必勝於畢秋帆曾賓谷惜其人未足供揮霍而海琴尤窮甚可念也又子箴午中見余除夕詩戍初和韻來舒卷自如可謂敏捷又正光五子箴言前在慧山有女冠名細寶贈以

聯云不知細葉誰裁出如入寶山空手回語有風趣興不淺也又談南海舊游諸伶艷跡盡散此公風流自喜不宜為憲司耳

繆荃孫

李記光二江陰繆筱珊庶常荃孫久客蜀中讀書頗富言姚彥侍為川東道購書及金石甚

多所刻咫晉齋叢書等皆已竣矣又光二雲南繆素筠女士嘉惠善繪事筱珊其族弟也女

士適人八月而寡守節二十餘年隨其弟計偕至京師賣畫為活余屬其續桃花聖解盒填

詞圖○葉記光二訪繆筱珊其寓繩匠胡同國初徐澹園司寇碧山堂即在其地也又筱珊

云在蜀中停舟夔峽自搜得聖宋中興頌摩崖徑十餘丈撰書人皆趙氏宋宗室又光二夏

閨枝述筱珊因與掌院爭紀慎齋入儒林大考為所中傷前日接見同署昌言不諱又東海

屬撰紀大奎傳筱珊不允余不能卻即此媿吾友矣又光二蔚庭談及藝風黎邱之技相與

蹙額又光二筱珊適北來史館提調一缺不啻虛左以待乃云即日南旋雲中白鶴高不可

躋幸未以腐鼠嚇之也又光二聞藝風赴清史館任儒林文苑兩傳張孟劬亦翩然行矣又

八丙五辰 甄風以精槩易米翰怡持目見示宋本十四種索直二萬元不敢贊一辭

章貞

李記九光二會稽人章貞碩卿其父爲富順縣丞不求仕進獨喜讀書收藏精槩秘本頗夥刻

有徐星伯校注漢書地理嚴鐵橋校輯馬氏意林皆世所未見也又三光六同縣章石卿壽康

本名貞自蜀入都以知縣赴部章君生長京師後隨其父富興縣丞任幼喜買書不肯爲制

藝應試今年三十一收藏舊藉精槩極多勤于校勘恂恂謙謹吾鄉僅見之佳士也又光七

爲章碩卿撰所刻式訓堂叢書序又七光七章碩卿在蜀刻書甚多吾鄉好古勤事無其匹也

季邦楨

翁記九光二季士周求致書丁兩生爲仙九師請諡○李記正光八季士周者名邦楨廣東化州

人庚午辛未聯捷進士官吏部主事頗不持士行爲鄉論所不予忽有刻續虞初志者所記

皆季劫脅詐財賣友無行并及其帷薄醜詆毒詈無不至其書徧布于士夫又光十季士周

爲長蘆運使送學海堂課卷又余所居爲季氏屋已逾十年矣

王文韶

王記九光聞恭王為筠仙移書王撫文韶問上林寺事余云三者俱失之矣筠仙託於和夷

以挾制地方官王大臣不問民事而懼毀殺堂王撫畏勢而不言其非體紀安在乎此事王

撫當捕亂民筠仙宜置不論恭王等若移書當令奏明情形治郭王曲直今以三細民至驚

動朝廷亂之甚矣又光崔姓來言王撫有二委員著小泥皮鞋以崔烈女死為自刎迎合

撫意將和結云又光過劉故撫門見王撫妻絲與垂簾而至婢嫗以百數何用多人自隨

如此至人家又作何安插此輩殊不解禮體向見慈安太后弔四公主女官宮監十許人耳

又聞巡撫大堂頻有人挾刃闖入此何祥也又光看王撫出城行裝備鹵簿典制所無也

又聞曾劾剛疏留王撫殊出情理之外未知劾剛撞騙耶糊塗耶寶佩蘊裝憨耶真蠢耶又

光論王文韶與邵亨豫庸騫一也而邵撫湘時縱令崇福醫官販缺王遂居然明牧亦可

歎哉○翁記光王文韶以雲南報銷案被劾再請開缺養親不准已陳謝摺矣而張佩綸

連劾之並有前席之對遂優旨准其告養又光送王夔石行夔石畢竟聰明於天下餉源

了了也伊名爲送太夫人至通州其實借至天津聽信如案結無事便長行矣又光九召見
詢問雲南報銷案惇邸意在從重蘇曰臣等依律擬定豈能畸輕畸重若再從重將殺二人
乎此不足惜特不枉法如此枉法將何以處之慈諭曰我亦無意加重但須按律例耳又吏
部奏雲南報銷議處諭曰此案別人無可惜惟景廉當差無誤遂定如吏議而景廉仍留軍
機王文韶等實降二級又光以王夔石來都老瘦可憐也又光王夔石到京亟訪之鬚已
白盡精神尙好派充北洋幫辦大臣又光王夔石來送右耳微聾面亦瘦話別意甚長

周盛傳

翁記光聞天津小站防勇持門遂戕統領小站之兵乃開屯戍守者也以辛苦賠墊多怨
言營官姚士禮斬爲首一人衆遂變統領周盛傳往招撫爲所戕此天津人所傳也李相奏
甚輕易謂變者二百餘人已歸伍管帶姚士禮擬撤辦然則周未被戕也

盛宣懷

翁記光盛苻生觀察宣懷來見今之卜式桑羊也又光盛旭人來以其子杏生被劾事

及李相覆奏稿見示此中事變未易悉也又光正八盛杏生來談因知為名醫費伯蓉之徒請診脈又光七廿十得電無名殆盛君所為言日志併朝俄涎吉江皆顯露云云又光九廿有旨詢盛宣懷借洋債集股票有把握否約杏孫談此人綜覈精能若在農部百事舉矣

王家壁

翁記光四三送王孝鳳家璧行其人雖少迂而有孝行新刊詩文亦可觀又光六二王孝鳳來極談被劾之誣此老究非貪墨者王兼學以奉天被劾

升泰

翁記光四七答升竹珊廉訪泰其人富相國俊之孫好讀書稍涉理學意氣未平也升泰由山西知府歷至駐藏大臣光緒十六年定藏印條欵卒於官

恩承

李記光五三上諭吏部左侍郎恩承之母許氏年屆百齡精神強固洵為熙朝人瑞著賞扁額一方恩承字露園聞事親頗能孝養亦可嘉也又英良之母百齡亦有賜額○翁記光七吊

恩露園其太夫人百齡又三矣露園尙兒啼可敬也又二光收祝恩相國七十壽門庭悄然可喜也又六光收聞恩中堂病故此人清鯁可惜又露園事百齡之母甚孝執喪有禮喜看禮學書頗能書并能作小楷居官不受人錢與人落落寡合余與之蹤跡疎而敬其爲人

鍾文蒸

李記五光三趙桐孫寄來鍾子勤春秋穀梁經傳補注鍾名文蒸嘉善舉人桐孫之師也其書博采衆說深研義例用力數十年始成近出諸書中爲卓然足傳矣

段起 吳世熊

李記五光三上諭段起准其調補江南徐州道從沈葆楨請也段起本任江西督糧道以前在江右貪穢妄爲人人切齒不敢復往故有此調耳江西人無不言段起之奸者其在糧道貪劣萬狀至強納一衣冠女子爲妾旋復棄之衆憤甚將焚其署乃詐稱疾去故沈爲違例請與吳世熊互調又十光三收吳世熊者杭州人統袴駮豎不知其何以進年未三十即任河道方以縱盜被訐糧道歲入三四萬金得此回換兩受其賜疆臣之欺徇恣肆即此可見天下事

尙忍言哉

何金壽

王記光三何金壽本名鑄昨疏劾郭筠仙有二心於英國欲中國臣事之有詔申飭郭嵩燾毀其使西記版鑄本檜黨而不附和議甚可怪也

彭祖賢

李記光三彭芍庭府尹祖賢來爲近議修順天府志也以大興陳主事某所擬凡例總目屬閱此事體大而又前無所因僅有明萬曆間謝尙書杰沈尙書應文所撰志六卷蓋草略不成書余亦未嘗見也又彭芍庭府尹送來畿輔通志等又鈔本乾道臨安志作書復之余以修志事既非易而經費又甚絀且余名爲總纂而共事者有一無知識之大興陳某及狂謬自銜之同年潘某分纂者有終日淫昏之杭人姚某著名輕妄之粵人張某又總纂之上有監纂者故按察謝應禧等五人意不得行肘且多掣已決計辭之因先于書中言其略

柯逢時

葉記八光三柯異庵武昌人秋谷丈分校鄉闈所得士也又遜庵見示所作湖北三都賦約作文課又三光五憶柯異遜言刻書之佳劣不在梓氏而在校者苟能精校不思非佳本也此言良是○王記六光卅看柯庵菴運使逢時亦有老派議論不離官話

文錫 英樸

李記十光三昨霞芬言數日前已革內務府大臣文錫夜宴恭邸于家招之侍飲且演軟舞軟舞者所演皆小劇都人謂之軟包也恭邸語霞芬之師蕙仙曰比觀一陣風演齣嫌生且脚色不多以後演時爾當分半班來此柄國之經濟也又言前日大學士英桂之弟英樸以江蘇糧道督運至京邀步軍統領榮祿及左右翼總兵成林文秀三人夜飲招霞芬等五六人達旦始罷此金吾之功伐也又一日公讌演劇兼府尹尙書萬青藜至夜半不肯罷必欲招西伶十三且屬宛平令鎖之來言未畢而適至萬即離席膝坐爲媚態以迎之曰汝來何遲幾得罪矣幸勿怪速上妝以慰飢渴此京兆之勤勞也連歲大旱而大小恬熙時事如此朝廷何以自存我曹無死所矣

弈紀

王記光緒三海老言弈紀於道光閒扶卬宣宗問國祚判云春秋明日又問春秋何意卬言不知至今未知何祥也

張佩綸

李記光緒三邱鈔侍講張佩綸疏劾陝撫譚鍾麟覆奏措辭過當請旨申飭張君豐潤人庚午辛未聯捷進士今年未三十也此疏侃侃勁直可為香茗生色余自見譚撫疏深歎外吏恣睢朝官鬪茸而臺中受其詬斥竟無敢反唇相稽者賴侍講此疏少存朝廷之體特喜而錄之張君仁和朱修伯大理之壻也又光緒四張樹聲奏請派翰林侍講張佩綸赴津幫辦水師諭毋庸議張佩綸與樹聲之子貲郎某交甚狎故有此請佩綸遂不與考差以待旨而不意其不行也次日陳寶琛劾張樹聲擅調近臣諭交議處陳與佩綸日相唱和此疏以掩外人耳目也然太難為樹聲父子矣○翁記光緒四張佩綸劾翁曾桂大員子弟不應列京察一等旨飭查見張侍講原摺甚切實真講官也○王記光緒八張佩綸超擢副憲令人有口舌得官

之意○翁記光九友樵呼余告以將赴天津與李相商事入則慈諭張某自請與李某談論鼓舞其氣此人奮勇能辦事汝等有所見不妨告之令與李鴻章商酌也○李記光九聞劉永福爲法夷所敗退入雲南徐延旭亦退入廣西張樹聲畏懦不敢出廣東其白面少年如張佩綸輩皆神氣沮喪昨日召見佩綸不能出一辭惟請赴天津自效又光十佩綸初娶吾鄉朱修伯大理女也繼娶邊寶泉女醜甚不禮之娶一妾惑之甚又光十邱鈔張佩綸奏參游擊楊金寶棄臺退走佩綸蒙面先逃乃不自劾而以劾人顏之厚矣近日都中傳有一對云堂堂乎張也是亦走也佞佞其何之我將去之謂佩綸與何子莪也又光十聞合肥以女妻張幼樵合肥止一女繼室趙夫人所生敏麗能詩甚愛之今甫踰二十幼樵年四十餘美鬚髯已三娶矣又張佩綸之入贅合肥署中也仍用三品頂帶合肥爲之行數萬金子海軍衙門乞以道員簡放張欲得四品京堂而醮邸郤之以慈寧怒佩綸未已也佩綸漸干預督署事凡章奏文牘皆徑改作幕中大闕吾鄉景某爲合肥司章奏二十餘年最練事者首辭去賓客紛紛告退將空署矣小人失志遂爾披猖可歎也○王記光三至直督府遇張又樵

張惟談醫不及論事余亦未深言與見諸名士迥異蓋道不同也又光張豐潤來談肅黨云可作一書恣意議評蓋猶世俗文人筆端之見非知著作者也又光幼樵出談不以孝達為然

王升 史賢

李記光僕人王升史賢皆阜城諸生王升已補廩生近日士之流品至于如此雖由不自惜其名節而時之不能養士亦可為極變矣又光以書令僕人史賢裝訂破損狼藉怒而斥去之北地秀才不識丁甲至不中為人奴僕無怪七十老公竟撥高魁矣使此僕不是文章憎命張李何難及哉又光舊僕王升本名長榮近歸阜城求致書吳編修大灑乞一振務奔走之役圖保舉作校官不得已草一書付之

慶陞

李記光戶部右侍郎慶陞以病奏請開缺許之慶陞出太常寺贊禮郎不十年驟躋卿貳僉謂其贊導善聲容工趨踰為政府所賞然人材闕蓋不識一字其子尤無賴向其父索金

錢不滿其意輒怒詈至相毆近日以爭產舉銀鋌擲慶陞面破額血流不得已乃以忤逆告刑部尙書桑春榮不敢問屬人居間爲解之而其子不肯服慶陞不能出始乞病云

勒方琦

翁記光四得勒少仲方伯函極言蘇藩庫支絀論及崇節儉以爲浙燈小事蘇公猶爭之矧

飛金等不貲之費乎其言令人媿也又光七勒少仲言東南民病由於銀貴輸納者倍於乾

嘉時甚切要又少仲談金石書畫頗暢又少仲云吐血不可服藥但一味藕當飯即能止如咳用白米極好者在露天受露氣數日炒微黃研麵常服又得勒少仲函并運氣法

羅嘉福 黃貽楫

李訛光四聞山西河南自去冬已人相食山西一人僅易錢一百四十羅嘉福被檄往襄振

務行至中涂其子忽不見迹之已爲人所食矣黃貽楫襄振河南偶出即被掄解衣將剖黃力自白且出所懷文券久之始得釋

羊復禮

李記光四羊禩盒復禮晨來速十刹海之遊携兩姬同往禩盒及其姬人已早在矣借興侍郎恩第宅臨街水榭三間高槐老柳夾峙門外荷花百頃亭茗滿前眩色交香風日尤美禩盒更致酒饌冰果食飲紛羅晡後回車復經南北海倚橋柱延眺苑中晚景薄暮始歸可謂極清游之樂矣又光五譔禩盒母太夫人八十壽序太夫人許氏歸尊公小峴文學文學卒無子禩盒以兄子為之嗣也又光八羊敦叔自吳門寄惠書籍並以通鑑等數種屬友人易銀致余

寶森

李記光三邱鈔詔寶森遇有四川道員缺出即行補用寶森大學士寶鋆弟也素無賴前以知縣需次直隸後加捐至道員發四川益貪鄙百出今年春川督丁寶楨忽特疏保之謂熟悉邊情才識卓絕為蜀中所僅見且薦辦馬邊廳軍務實無警也或謂寶楨惡其人實欲使之去蜀故請送部引見加之擢用或謂寶楨欲以媚政府丁士彬因獻此策為具奏草故言寶森能留意邊事則不欲其離川可知矣

張樹聲

翁記光四張振軒中丞來連日有起其人樸誠首以停捐為造膝之請可謂知所務矣又光九
光六張靄卿來談越事其尊人頗欲有為而苦粵東之空虛甚可慮也又光八
事自任又請赴前敵詞氣慷慨傑作也

英桂

李記光四順天府奏者臣繙譯鄉試中式科分重逢應否重與鹿鳴筵宴上諭予告大學士
英桂早年中式繙譯舉人由內閣中書游登揆席現在鄉舉重逢准其附入鹿鳴筵宴並著
禮部纂入則例英桂辛己繙譯舉人繙譯向不預鹿鳴等宴禮部以無例可稽為言故有此
諭

唐炯

王記光五唐鄂生炯坦直寡言○李記光八邸抄四川建昌道唐炯為雲南布政使炯貴州
遵義舉人張之洞之妻兄也與徐延旭皆以道員超擢又四川布政使鹿傳霖者之洞之姊

夫徐延旭與鹿為兒女親家故一時鵲起○王記光十聞唐拚命已逃回昆明矣又光十稗公言當密保唐鄂生以拏問恐倉卒正法不及救也徐唐貪位僥倖正使殺之亦所應得况必不至死乎乃以私交為輕重又光十拚命弄錢念唐鄂生真如一大夢也又宣三唐鄂生子堅送年譜求作碑看唐自作年譜殊不詳覈又作唐拚命墓碑成殊不簡質

楊銳

王記光五楊銳字叔嶠院中所稱高足弟子也與談頗久因習詩為說葛覃等三篇○李記光九四川人楊銳廣東人梁子渭皆得雋皆一時知名士也亦皆有才氣然梁楊輕肆非國器梁尤非端士昔屢來執贄門下余以雲門言力辭之楊為張之洞所賞拔久居其幕下聞爽秋言其險譎不可信前日繆筱珊坐上遇之王益吾盛稱其才余終席水襟不交一言

廖季平

王記光五廖生季平登庭有志習公羊春秋拙於言未知其學何如又光六與廖季平論文言古人文無筆不縮無接不換乃有往復之致又相一婢神似井研廖生年十五矣高僅三

尺揮去之又光看廖生經說欲通撰九經子史成一類書亦自志大可喜

錢振倫錢恂

李記光錢楞仙名振倫戊戌翰林告歸二十餘年主揚州安定書院遂卒於揚年六十四

其人頗孤介有學常熟翁文端其乙未鄉試座主也以女妻之而翁壻不相能每詆翁為不

學士論以此少之所著有示樸齋駢文聞其胎息義山甚有唐法又嘗與其弟筮仙共注樊

南文集補編余皆未之見也近日翰林家居有文名者楞仙司業與臨川李小湖大理聯琇

出處相似大理告歸時年亦甫逾三十遂主講以終所刻詩文集聞亦多佳構去年亦卒于

江寧鍾山書院矣○翁記光錢筮仙與袁君昶以口舌有隙袁欲殺之並作醜語痛詆余

力勸不足介意將往平之又箴仙姊丈病歿訪筮仙商迎二姊來京姊以年老不願來又光

三錢筮仙之子錢恂來送中外交涉表甚好又光與念劬談泰西事有識見於輿地講求

有素可用也訪龔仰蓮星使以念劬屬之仰蓮以其與薛叔耘有違言頗致疑余切箴念劬

令改

李揚才

李記光五都中自去冬坊市小兒忽歌云太平年太平初十八女兒想丈夫媽媽好糊塗徧傳內外城近日乃聞李揚才事李揚才者廣東人歷從楚軍積功至記名提督別為營部防勤廣西所部漸至十餘萬去年署廣西右江鎮總兵代者未定巡撫楊重雅檄令去任揚才乞緩期不許且令遣散所部揚才索餉亦不許遂怒率所部出太平關投書重雅言中國既不能容當並力圖越南以自存活迭破越南諸郡縣直搗其國都越南告急法蘭西亦移書通商衙門而揚才衆益盛至百餘萬遂克其都城揚才自建國號曰新改元順清元年名所都曰太平府豈童謠此之驗歟

楊重雅

李記光五邸鈔詔廣西巡撫楊重雅來京另簡重雅江西德興人辛丑翰林嘗知成都府頗有政聲及為監司漸不振撫粵西以不職聞被李劫揚才之獄茲詔來京行至湖南病死

丁浩

李記光五瓊州府知府丁浩者河南寶豐人戊戌進士咸豐壬子科以中書副會文正典江西試中道文正聞訃歸丁獨主試事大被嘲笑及由御史出爲廣西知府貪競無厭大吏患之移瓊州益婪酷定安有縣役起宅當學宮前縣紳張鍾琇等控於令遂毀其宅張爲故撫岳崧之第四子役大恨縣人王三者積爲惡與丁比唆役控之府丁既得役辭王三爲之謀遂悉捕士紳掠治之人責數千金發縣嚴比張故與丁同官中書者來謁丁丁拒之張歸不食歐血死未十日王三見張爲祟暴死丁聞之方懼一日坐客次忽起立亟揖曰四哥何來此事王三哥主之無與某也又亟言不可解家人覺其異舁入內而呼暑益急不可止未幾亦死此可入還魂記者也

童華

王記光五童華恩承來蜀查案今奉寄諭以藉詞遷延飭令早去此諭可謂明見萬里矣次日二使出境往看之行裝纍纍有四百馱一百餘扛云其來百人其去千人可訝也所費亦不過十萬金而炫赫道路如此

吳可讀

李記光四十五吳吏部可讀

柳堂

自縊於薊州野寺中蓋以穆宗立嗣事爲尸諫也聞其人素抗

慨喜爲詩歌不飾邊幅初以爭成祿事鐫秩歸臯蘭左湘陰甚重之延主書院比再入都補

官年已將七十人竊以其再出爲疑而閉門謝客不復賦詩飲酒前月大雪忽戒車告其子

以獨游盤山如久不歸當至山相迎也蓋其再出時志已早定欲俟山陵事畢從毅皇帝于

地下孤忠獨行二百年來所僅見者然其疏專爲穆宗紹統則不知帝王立後與臣庶異凡

嗣位者皆爲子道豈若民間必別立後人承祧傳嗣乎

唐帽頂

王記

光四十五

唐帽頂總兵友耕字宅坡帽頂者俗以稱盜也本照通山盜投誠者言語有小說

氣余誤問其所以至蜀遂言之不諱又光二五終日對客不得休人品以帽頂爲最優議論以

帽頂爲可聽殊爲可慨又帽頂談其微時遇仙事雲南多依託神仙其俗然也

龔自閔

李記四光五工部右侍郎龔自閔病故自閔字叔字仁和人尙書守正之子甲辰翰林吾浙人
今官京師者左都御史一人童華鄞人侍郎七人吏部夏同善仁和人戶部王文韶仁和人
兵部朱智錢唐人刑部錢寶廉嘉善人工部孫貽經錢唐人而錢唐許庚身以大理卿署禮
侍爲近來之極盛今龔之亡弱一個矣雖然是八人者合其學不及一當家之秀才萃其力
不敵一服田之老農妮妮斗筭何足算乎

于蔭霖

翁記四光五于蔭霖號次棠翰林講小學潘左階稱其有志節又五光粵臬于次棠來此君理
學操守第一愛民之意甚切又三光安徽藩司于蔭霖陳時政謂宜用公正大員舉徐桐崇
綺等而痛斥李鴻章臣餉誤國無狀並謂臣之先人廉正傳四海而餉不肖如此其詞嚴厲
此摺留中記此以自勵也

謝夢漁

李記五光六謝夢漁名增儀徵人未堂侍郎裕生之孫幼及見乾嘉諸宿有時名道光甲午舉

人庚戌進士第三人官給事中二十年不遷以前月卒訃云年六十九其實已七十外也余與之交游二十餘年矣雖性情非契而文字可談老輩凋零亦爲可惜又謝夢漁前曾死而復甦初絕時如入夢至一官署遇一士人自稱同年薩大年謂君不可至此亟送之歸遂復活及檢同年錄確有薩姓名問之已死數年矣又謝夢漁初寓賈家胡同舊有女子自縊于宅白晝現形其幼子驚死夢漁叱之不退因曰汝自有冤奈何禍吾子鬼曰吾冤重陰氣盛君子自觸及耳何不速遷夢漁曰汝不知吾窮耶因復問以姓氏及冤狀鬼竟哽咽不言而滅

豫師高雲溪

翁記

七光
五

豫錫之著論理解得力於姚江之學攷其行事似未然也

又五光
六

錫之深於禪而

於陽明之學多所發明惜眼已盲無所用矣獨稱許今年墨卷

又七光
八

赴豫錫之約伊住一

庵曰圓通觀在西長安街雙塔寺後蔬肴清話頗蕭散

又二光
七

詣白雲觀豫錫之約飲方丈

高雲溪濟寧人治蔬菜尙佳亦俗人耳

又十光
七

樂善公所在西四牌樓北大街西錫之所朔

建也講書試時文甚勤又看所紀險異惜筆墨太俗矣

單懋謙

李記光五致仕大學士單懋謙卒于家懋謙字地山襄陽人道光壬辰進士在翰林以不學聞廣東英夷之警懋謙以祭酒爲學政託疾歸宣宗甚怒之密記御屏有永不起用之語咸豐末以見惡于巡撫胡文忠不得已入都馴至大用庸庸粥飯中樞而已朝論亦輕之乃致歸

張景和

李記光五晚赴張霽亭府尹景和之招梅蕙仙生日也客甚雜坐有周阿五者商城相國之逆子也不相見者十餘年矣今日與學士孫毓汶爭酒相持出穢言忽波及于余余怒叱之周孫皆遂循退入室而滇人高某禮部遂默遁去此所謂飲人狂藥者矣

傅培基

李記光五昆明人傅培基以進士官刑主事其姊少許字同邑潘俊各隨父外任寇亂道阻

不得成嘉禮俊遂納妾生子未幾俊死培基之姊聞訃慟哭請死家人禁之乃縗服誓終身不嫁今十九年矣俊子樹勳已長入都來迎母涓吉以今日適潘氏之門培基庚午同年也致東于余余深感其事故記之

王先謙

王記正光六京師傳誦王先謙邪說一疏極爲丁公道地又前傳有聯云體寶鑒心杜寶廷口出寶楨氣可惜一寶押錯繼壽昌志述壽慈事救壽農命居然三壽作朋○李記四光六王益吾在闈中見余首场卷即決爲余作錢辛伯亦以爲然屆填榜時甫填十餘名益吾即出告外收掌先取墨卷視之知爲余書亟入語共以欣然又送行卷祭酒以甲戌房薦故以師稱之余甲戌會試出益吾房李高陽首中之及填榜以詩多二韻易去今年會試益吾惟恐余之不得及覆試李公閱卷以不置第一爲惜余因稱情以報之而益吾來書深致媿謝乃作復與言平生師友報施之禮以廣其意又三光七王益吾輯十朝東華錄已成送閱並言近有選刻國朝古文之舉又以所著漢書補注屬閱采取矜慎體例甚善其附已見亦俱精瑋尤

詳于輿地又八光益吾新納一姬有詩述其比年昆季子姪零落之感太夫人望孫之切情
詞肫摯殆不自勝又八光得益吾祭酒書贈銀二十兩書云此非盜泉不妨一勺如或拒之
視非人類此可感也又再得益吾祭酒書贈十金作書辭之余近日窘絕殆不能舉火祭酒
調知之輟俸相餉君子之交其意甚摯而辭尤婉來自廉泉非不可受報以讓水取其彌永
耳又屬譔左湘陰七十壽文浙撫陳俊卿所託潤筆百金此苻丈及祭酒言之中丞故得此
饋可感也又三光蜀人葉更端大起來新選廣東長寧縣者與益吾祭酒故交今寓祭酒家
好骨董書畫其名字可謂絕奇矣○翁記四光王益吾長於經學人開張可用才也又王祭
酒請頒發殿版各書○李記四光益吾祭酒以所譔其母鮑太淑人年譜屬商定祭酒太翁
甚貧以筆舌自給與淑人侍母生四子一女祭酒其三子也三子皆夭太翁亦卒淑人艱窶
無不備至冬月猶葛衣近年祭酒迎養擢官典試色養甚隆而祭酒連殤子女其女兄亦早
寡無子觀其所述單悴之况爲之咸涕又二光得王益吾長沙書並詒新刻續古文詞類纂
專續桐城家法甄別審慎多有可觀然尺木臺山茗柯碩洲四家實與桐城無涉以之充數

而錢衍石及宗滌甫師與桐城桴鼓相應乃反不錄惜祭酒在都時未及與之商榷也○葉
 記光王益吾學使歲考建霞得首列可謂破格拔人吾鄉後起庶幾知嚮學乎○李記光
朔九閱王祭酒擬刻皇清經解續編目錄為之考訂擬去五種增四十七種家法謹嚴必當讀
 者又五光以得益吾祭酒江陰書並劾太監李連英奏稿其言甚激切為之憂念○翁記光
 聞有王先謙劾中官李連英留中未發○王記光往祭酒家看戲請官場與武營兼有諸
 爵主及諸名士門多雜賓信乎其雜也惜其位望不足副之又六光蓮弟云王先謙罵曾昭
 吉一萬金送去矣又正光王益吾請陪王爵帥夜演鑼戲久無此升平風景人以爲侈吾喜
 其存古也又光訪王祭酒防中風不能出矣而貪居議長不以讓余令人怏怏又四宜京
 報王孔葉楊革降以言國會也皆不用我言至此又八宜聞一梧已蒙瑞督開復又十宜王
 祭酒亦至上海未被劫也

林洵淑

翁記光林小颿洵淑文忠之孫也來談甚人沈實有識力略言禦外當修內修內不第在

船砲當盡力講水利示大信開煤鐵又言其弟泰自英國習水戰歸言中國非歐州之敵也
又言欲往各國密密游歷真有志之士哉

劉峴

王記光六劉韞齋侍郎峴詩序侍郎自湘撫內召引疾乞休遂居省城文酒談燕但招客不
詣人也庚辰春余復有蜀行設餞席談因及京師宴集之樂明內廷有供奉班國朝因之王
公入坐聽戲著爲典禮故京師公私會集例俱有戲侍郎以余不及待其堂戲再集爲憾往
歲已未覆試直省舉人文宗命試臨風舒錦詩侍郎分卷取余第一以班階置次第五明年
大駕東巡天下多故余從祁門軍中遂還山居侍郎一主江南亦遂外任迄無座主門生之
緣侍郎撫湘時大議征苗犯疑謗而克定之今退老閒居年過七十旁無姬侍與二三親舊
奏技聽歌亦可紀也又劉恃老免高自矜置前後撫湘者皆其門生後輩唯而不諾此外更
莫不降志惟於余加禮敬三辭其招而約益堅可謂禮賢好士者也

萬青藜 吳仁傑

李記光緒六年邱抄尙書萬青藜太僕寺卿孫衣言國子監祭酒吳仁傑請開缺引年之典古今

通義知足之傳仕宦美談如三人者皆非其比萬素無行檢冒利嗜進頑鈍無恥賄賂公行
小人之歸朝野同辭近被臺抨事皆有據翁尙書以葭莩之威力相左右得以倖脫遂從輕
議自知爲公論所不予前日續請二旬之假姑請簡員暫署以爲嘗試朝旨竟如其請倉黃
失措至於涕泣今請開缺不得已也孫自命清流性耽文詠洎爲藩臬以老自恣吸食鴉片
廢弛公事一聞內轉遽乞病歸鄙夫殉財素望盡喪吳本寒人甲子之歲來應京兆連捷春
秋遂入翰林常熟龐文恪以女弟妻之富貴頓來干進益甚政府寶沈二公一爲乙丑座主
一爲震澤同鄉助之速化躡躑坊局司成督學滿志而歸原情不同負國則一吁可悲矣

田秀栗

王記光緒六年田秀栗來字子實知瀘州所云送李鴻章妾遣僕婦入督署鈔文書探消息及花
盆埋金者也聲名達九重以爲必有異人及見乃庸庸無奇或云其能捕盜熟視之亦不似
能健吏也

黎培敬

王記四光六黎簡堂培敬談蜀政甚有勤求之意觀其才志誠為楚材之美在楊譚以上胡詠

之一流人聰明不及耳又簡堂自言其為政常使後人有可循之績無積壓之事頗喜陳宏

謀之書近於讀書以飭吏者又簡堂有攘夷之志今督撫中所無者也又送黎侍郎詩序侍

郎嘗撫黔披荆棘立軍府戡定邊亂艱苦之功著於天下及左遷四川按察未一年被命督

漕超階酬功寮吏咸喜而失此治蜀之機是可惜也

劉恭冕

翁記四光六訪落第通人劉叔甫先生恭冕楚楨先生之子此君通達時事不僅經生也後主

北經心書院續成
論語正議並補

沈曾植 弟會桐

李記六光六沈刑部曾植來字子培嘉興人故工部侍郎維鏞之孫又子培送行卷久談此君

讀書極細心又有識見近日所罕觀也其經文皆博而有要策對西北徼外諸國鈎貫諸史

參證輿圖辨音定方具有心得視余作為精密矣又正光九沈子培以小琅嬛仙館所刻述學等見詒此余舊物子培購于廠市見有余題識仍以見反可感也又四光十沈子封會桐自都來津余薦之合肥督相司筆札也子封之大父鼎甫侍郎工維合工維肥之太翁愚荃先生入學座師也侍郎有清節合肥言初入翰林時嘗謁見之又光十子培於西北邊事攷古證今多有心得尙論宋明學術亦具有微言此事知者鮮矣子培兄弟年少好學一時儔類罕見其匹略為發之亦能起予又光九子培欲以神僧傳與崇效寺僧易諸司職掌為諧價以四金得之光八沈子培來長談此人博雅惜少駉氣又光廿子培談韓事有遠識而語審澁又光十子培來談意在開學堂設銀行也又光廿沈子培來訪蔬談而去云高陽致憾於吾光十葉記丙辰沈乙庵與客談契丹蒙古畏兀兒國書及牟尼婆羅門諸教源流滔滔不絕又丁巳宋本草窗韻語二册蔣孟蘋以千五百元得之紙墨鮮明刻畫奇秀出匣如奇花四照一座盡驚可謂尤物沈子培稱之為妖物云

汪宗沂

翁記光緒六汪仲伊宗沂以所著逸禮及樂書數種見示皆絕學也長談一時令人心折且於時務亦極究心經生中通材也可敬可敬

伍廷芳

翁記光緒六盧慶雲極言粵人伍秩庸者熟洋人律例有志氣非徵召不至不應諸侯之聘也又光緒添派聯芬偕伍廷芳送約伍隨李相在長門蓋喀使謂伍習於倭而并舉聯以請也又光緒美國駐使伍廷芳來談印花稅謂可行

李雨亭

李記光緒六寶森書坊來告其主肆李雨亭死此人知書籍原流精惡爲琉璃廠中第一尤喜與士夫交亦近日之陶五柳朱文游也余與之交有年爲歎惜久之

潘壽

翁記光緒六潘偉如壽由鄂撫丁憂被薦來京爲太后診視今欲告假南歸伊好善而能順民情深於禪理

夏震川

翁記光六主事夏震川請遞封奏摺盈寸辭以緩酌彼語氣激昂執定殺頭不怕叩闈不辭
二語殆非平正人矣乃即據呈代奏與鈕玉庚等摺同發傳旨閱看而已○李記光六工部
主事夏震川富陽人本婁貧甲戌會試中式時年甫冠以字劣不覆試丙子覆試三等丁丑
殿試三甲今年朝考三等文辭陋甚一無所知而狂不可一世其屢延試期不過覬幸館選
其志趣亦可知矣丁丑歲聞其往見張之洞言欲求教之洞詢以浙中師友何人曰無可友
者問嘗識俞蔭甫汪謝城乎曰不識問曾識鍾子勤黃元同譚仲修諸人乎曰益不識賓主
嘿然冰襟而出出語人曰吾今日見張之洞固一字不識者也今年九月忽遞封奏參樞臣
十六款工部堂官不肯上固爭之乃上留中不報震川大哭工部曹中遂告歸其所言不知
若何亦可謂一節之士杭人傳其行止之狂妄京師人傳其筆札之不通衆惡之言亦或過
甚然即此觀之其人可想矣

梁鼎芬

李記光六年廣東梁庶常鼎芬星海娶婦送賀庶常年少有文而少孤丙子舉順天鄉試

出湖南龔中書鎮湘之房龔有兄女亦少孤育於其舅王益吾祭酒遂以字梁今年會試梁

出祭酒房而龔亦與分校復以梁撥入龔房今日成嘉禮聞新人美而能詩亦一時佳話也

又光應梁星海之招圍鑪小飲星海年少有才飛騰得意字謂余輩令再讀書十年當不

至此也又光作書致梁星海少年喜事疏劾合肥言有可殺之罪八東朝大怒幾罹

重譴閻敬銘持之而免然中外傳以爲駭此血氣之過亦近日風氣使然也○葉記光梁

星海丙子同年以彈李傅相掛冠刻一印曰年二十七歲罷官又臨黃魯直梨花詩吾友梁

星海書與之絕相似今日始知其窠臼也○王記光聞張孝達猶重梁星海梁名了不能

憶大盜之貌而有穿窬之行又癸丑滬寓梁風子紅頂朝珠來云聞余前年頂珠待客客皆

無頂珠者故特來補一客李曉瞰問其截辮梁不欲答○葉記甲寅梁節庵奉本朝之命守

護崇陵今之烈士亦奇士也又乙卯節庵以崇陵祭品餽餽一枚見賜敬受之又丙辰翰怡

設席節庵同坐不見二十餘年矣神觀奕奕談興甚豪猶如疇曩但頷下長髯亦白矣今日

時報即登寧垣嚴緝謀復辟梁鼎芬等真譚言也

劉銘傳

翁記光緒二劉省三銘傳來初見也伊封奏言開鐵路事又贈號季子槃拓本及其詩一册此

武人中名士也後為臺灣巡撫

全慶

翁記光緒四詣全師祝八十賜壽又光緒四謁全師師言每日磕頭一百廿起跪四十次此法最

妙又光緒八全師奄逝老成凋喪其子尙幼族人爭產往解不聽令其家人保護幼主約同人

為議析產又光緒十憶已未庚申間余以院長全賈兩師囑檢翰院藏書至寶善亭列架如櫛

今櫛內殘編較從前不過十之三耳永樂大典贖八百餘本本院無書目不能查對也

任應準弟慶準

翁記光緒七高麗朝正正使任應準致其弟慶準函及詩慶準號蓮齋於丁巳春隨其父來朝

廿年故人也又應準號澹齋來拜因留飭筆談此君筆調不俗明日答之火坑曲屏脫履而

登別有古趣又光八得朝鮮任蓮齋函謂其兄澹齋以文字獲禍將置海島事猶未已也

汪守正

翁記二光七汪子常名守正汪小米之胞姪所謂振綺堂汪氏藏書最富者也山西陽曲縣知

縣曾沅浦薦醫來為西聖診病者也○李記二光七山西陽曲縣知縣汪守正錢唐監生巧滑

吏也去年西朝不豫各省大吏多薦屬員之知醫者入京守正其一也其子某隨入都為贊

郎以九千金為玉僊脫弟子籍晉中久大禳而守正囊橐之富如此可憤也又三光十天津守

汪子常來其人老吏倨而猾以後不必見之

李鶴章弟和甫

李記二光七曾國荃請為已故甘肅甘涼道李鶴章立祠鶴章鴻章弟也由廩生從曾文正軍

得官後佐鴻章勦江浙之賊頗有勞又從文正勦捻匪乞病歸以上年十二月卒又五光九庚

辰同年李經世編修訃告其尊人和甫觀察之喪觀察年五十八幼瞽而善居積故最富合

肥之季弟也○翁記光六李仲宣經義來此人有綜覈才按經義為鶴章之子先公與鶴章同

平同引退文忠贈先公詩稱爲非常人
開經義有子國英能文章惜未識面

任渭長

葉記光七觀任渭長畫冊頁一百二十幅係其避地甬上時取大某山人詩或兩句或一句
繪爲圖用筆之奇突設想之變幻傳色之穠豔悸心眩目幾於拍案叫絕猶憶山鬼一幀含
睇窈窕披薜荔衣擁辛夷旗騎赤豹從文狸皆與楚詞合其他服飾器具亦處處有來歷末
幅終以萬古名山斗室春晝任與姚某伯像其自負蓋不淺矣

夏燮

李記光七夏燮字嘽父當塗舉人父兄皆耆儒承其家學博涉經史著書十餘種昔年尙爲
吉安永寧縣令卒後虧累其所刻書板聞悉錄入江西布政司庫矣又光七得平景蓀書并
夏嘽父所撰明通鑑一部言是嘽父臨歿時以屬景蓀致予者也

丁鶴年

李記光七御史丁鶴年奏禁內城十刹海等處開設茶園十刹海演劇恭邸子貝勒載澂爲

之以媚其外婦者大喪甫過百日即設之男女雜坐內城效之者五六處皆設女坐近聞采飾串演一無顧忌載激與所眷日微服往觀惇邸欲掩執之故恭邸喻指鶴年疏上即日毀之外城甫開演一日亦罷又光七丁鶴年授重慶府知府鶴年奉天漢軍由辛酉拔貢爲工部司官故事漢軍無送軍機章京者倭文端以館客故特道地之遂入軍機越年以員外郎改御史今無京察無截取而忽有此授以河督李鶴年有疏薦之實則前日政府喻指一疏之力也○王記光九丁鶴年母教子有法入夔州知府黃毓恩故與同館至好嘗登堂拜母至是送菜四盃母不知爲黃送怒責其子云入境而受餽遺吾不忍見此命舟欲歸子告以故又請黃自謁母言之母復數黃曰汝爲子友有所餉而先不自吾此自送汝同官非送友母也辭不復受黃又以路險遠欲令先至重慶母亦不可竟居舟中數月子到任乃迎致之今年卒於官所此宜特奏以勵之

貝毓修

翁記光七海門鎮總兵貝錦泉毓修來見此人漁戶出身咸豐年即捕海盜往來南北洋左

相所激賞者也忠勇奮發熟於沙線年五十可用之材也

陳寶琛

翁記四光七傳復書房此乃陳庶子寶琛密摺陳請所得若再遲真難爲功矣自慈安大喪已

曠課兩月○李記八光七陳伯潛來不見又九光七都察院奏江蘇同知駱基賢誘姦民女一案

伊婦駱張呈訴被誣諭交訊奏駱基賢閩人無賴爲上海洋行小厮積金錢得官此以先圖

娶十四歲女子愛寶爲妾女兄不許乃令其妻張與愛寶之嫂言以愛寶爲義女迎至其家

遂強姦之事發治罪而駱走使京控陳寶琛欲爲具疏陳汝翼以告余余曰伯潛果上此疏

名節掃地矣汝翼乃力止之而令控于都察院其呈亦寶琛所爲也後三年左宗棠始奏結

又二光八翰林院侍講學士陳寶琛奏江寧三牌樓命案疑竇孔多請查辦寶琛疏言六可疑

專爲開釋洪汝奎地蓋以事由沈葆楨主之閩人袒護鄉誼又以沈爲聖人少年淺識無足

多怪外傳其入洪重賄當不至此又三光九作書致陳伯潛閣學于江西學署勸其奏裁捐輸

學額也五光十詔曾威毅以全權赴滬與法議欸陳寶琛許竹筴隨往寶琛懼甚先以其祖父

故廣東鹽運使景亮死疏請期喪假不許復請假省其父又不許乃疏言口訥不善辨論請別簡人朝廷怒嚴旨詰責不許蓋寶琛本輕險之士無膽識又懋江西學差也

劉璈

翁記

光七
五七

新授臺灣道劉璈

蘭洲
岳州

來見左帥幕中最得意者其人能談於水利事頗謂宜詳

慎伊言欲於永定滹沱清河三水合流處別開一河入海然未親歷也○王記

光六
五七

聞人言

劉璈將甘軍頗有布置階州瓜子溝回衆所聚人莫敢往璈至移屯四日而盜酋並獲陽撫餘衆以待其懈將才也

傅雲龍

李記

光七
七

湖州人兵部主事傅雲龍字懋元近分纂順天府志撰方言攷以所作補正程

若說文古語攷二卷求闕又

光七
八

經十刹海過傅懋元門閉戶草長秋花滿院知其人不俗

又

光二
二

傅懋元以其尊人行述呈閱乞爲墓志其文字喜爲澀體然尙不俗凡學唐小家如

樊紹述劉蛻等者每易犯此病蓋求免庸熟而不能雅馴也又

光四
四

通商衙門考試游歷人

員聞取二十八人兵部傅懋元第一大抵非窮途無聊即行險徼倖者耳又聞懋元此次試自明以來中外交涉論引證甚博且推原化學重學汽學之法實本于墨子此近人鄒叔績等嘗言之國家考試至有出洋游歷一途而應之者不乏考據之才亦近日風尙使然也又懋元頗欣欣有得色可謂人各有志矣○翁記光緒傅雲龍從日本游歷歸贈所著書甚多其人筆下極好

黎庶昌

翁記光緒訪晤黎蕤齋庶昌於總署其人開展篤實眇一目今充日本正使也又光緒黎純齋使日歸言日本深忌俄而願與中國和洽伊有密奏謂宜固中日之交沖繩可置勿議云

倪燠

李記光緒吾鄉倪署正燠浮沈貲吏輕躁不學而頗好古三十年來日徘徊舊攤小肆間摩挲骨董出入販賣家甚貧亦藉此自潤頗能辨識真贋爲都人所推一事能專亦足流譽士夫矣

曾廣鈞

王記光七曾栗誠之子廣鈞以書來索觀撰著文詞頗復斐然與書勉之又光八曾郎重伯來談博涉多聞較余幼時爲有門徑語亦不放蕩美材也惜生華臚譽之者多恐因而長驕耳又光八曾郎送詩共看賞之以爲今神童也又光二曾郎娶良爲妾當興訟往問之云帥姓女曾發八字已入門矣○翁記光五曾襲侯卒重伯來見力白其家庭無勃谿事察其詞氣蓋亦無他不過少年狂逸而已○王記光四庸松言神童見鬼疑唐才常等爲祟又二重伯送其母詩本請序序云重伯當成童時自京師歸長沙左季丈郭筠兄與語皆敬爲天才數過余每談輒移晷或至夜分必有一老僕隨之余心知其母教嚴也見其兩弟恂恂如村童益歎其母之賢又聞其女子皆能書畫工詩文益心異之曾氏子弟並有異才而重伯獨秀逸有名士之風今最錄其母夫人詩皆紀事書懷之作既不求工而自然見其性真非有學識莫能爲也云云又甲寅薦任重伯爲國史館秘書亦翰林有文材者余以修史當用翰林也

金重容

翁記正光七八晤高麗使臣金重容年六十三矣又見朝鮮金石山所著散體文甚古雅具有韓

歐軌範歎賞不已為作書後一篇又金使一日數書必欲來過以外交之戒辭之答詞怏怏

不得已訂期茗談與行人曹學士東谷同至金詩筆亦老健曹則稍遜然明敏人也

江標

葉記二光一八江生標來從游汪郎亭所薦又六光九建霞云陶子緝編修藏有大藏音義為諸儒

未見之書共一百卷從其中搜緝許慎淮南子注亦一鉅冊他可知矣編修甚秘其書不輕

示人又建霞書論祥禫之異頗有折衷又九光十建霞寄所篆說文部首仿石鼓文頗有進境

此子天分絕人余所見蒞禮卿外殆無其匹今更能潛心樸學真不可量矣又正光三建霞述

其外家華氏藏書甚富後人俱不好古群稚隨意棄擲即扁閉者亦多飽蠹魚然向之或借

或售則護持如頭目腦髓可謂書之一劫又云崑山趙靜涵名元益亦華氏甥今藏書尚多

能讀能守○王記正光二見學使江標建霞清於馮煦腹於吳撫似是有用材又屬題江藩募

梓圖並填小詞頌華蘭貞江學臺母也又光十心聞呵殿聲學臺停轎門無一人自出接帖周
嫗送茶江編修已入矣縱談三時許兩飣一粥上鐙乃去○葉記光八心邱鈔四品京堂江標
革職嚴管靈鷲目動而言肆趾高而氣揚早知其有今日又光正心聞建霞新遭回祿盡失所
有禍不單行可憐可歎又光十心聞建霞噩耗嗚呼建霞竟死矣天生美才不善用之摧殘沮
抑至於不永其年良可惜惜余著藏書紀事詩得罪樞要十年沈頓潘文勤師甫欲付梓騎
箕遽去今建霞刻成而逝豈真爲不祥之物耶又善化俞同年談建霞督湘學臨行與葉煥
彬交鬩幾成笑柄不滿於葉而云建霞在湘士論有去思皆平情之論也

剛毅

翁記光二心八剛子良毅來言廣東民稍健而官疲惠潮等處積案不問以致械鬥倉穀不儲以
致無以備荒故爲矯之此人結實人也又光九心剛子良晤談以所刻牧令須知兵事聞見錄
見贈並律例總類此君清廉明決特沾沾自喜耳按世傳剛毅不識字余嘗又三光正心子良挈
其子來令賦詩寫字年十二端重詩拙又光三心八剛君與余論事未合然其人直可恕也○葉

記正光聞貽鶴人云剛相屢面保龍殿揚慈聖問人才究竟何如剛相奏云此真奴才之黃
天霸也樞廷傳為笑柄○翁記九光報云剛子良死於聞喜途次為之一歎

張之萬

翁記二光晤張子青於朝房尙鑿鏢也又四光殿試閱卷有一卷余謂當置一甲張公不可

爭之不得後張公忽以第四易第三問余可否余笑應之張公立時粘籤矣折封馮煦也又

八光子青中堂招觀劇醇邸樞廷及內廷諸君咸在又四光赴慶和堂張子青協揆之招陪

賈湛田平樓憑眺正臨十刹海荷葉翻風極適○李記三光以南皮協揆酷喜雜齣近有理藩

院吏越人韓某之子韓六及兵部書吏魏四等習唱為優名清票子弟皆且脚以蕩艷名一

時堂會公宴非此不歡南皮尤奇賞之六有兩兄皆入貲為刑部郎中六亦需次順天通判

而纏頭獻技略不為恥都中士夫流品溷淆風俗卑污掃地至此而當國鉅公魏科先達以

此為經濟亦歇後浪子之罪人矣○翁記二光自張相國管戶部到任後凡三交名條恐奔

競者紛來矣又十光樞廷禮邸項生癩額相患痔孫公足疾昨許公傾跌傷鼻今日惟南皮

相國獨值耳又五光南皮張公仙去平生喜慍不形真大福相

鍾某

李記二光八兩日在文昌館觀劇見吾鄉鍾某爲家世之女三四人年皆及笄韉足巾額爲男子服而耳飾珠翠面傅脂粉雜坐樓梯之側駢肩擁背皆屠沽也時或對鏡撩髮褰裳露袴桃態百出衆人指目坦不爲意此亦人妖矣衆皆指之爲鍾家女云

馮煥光

李記八光八閱馮竹儒西行日記記其赴伊犁覓父柩事也其父名玉衡候選知州咸豐初隨賽尙阿廣西大營還京後其僕訐其通賊戍伊犁竹儒南海人以舉人入上海製造局不數年捷任上海道其父病死伊犁已十七年始請假往迎柩而先遣其族父單行探覩據言尸柩已失于土中掇拾殘骨馱之以歸竹儒一路逗留甫出玉門即與偕反竟未一履其地此記中惟誇其將迎之盛聲氣之廣所至宴會流連風景及歸抵上海遽卒督撫遂以孝行請旌國史竟列之孝義傳而其父以大辟末減者至稱之曰忠魂此真今日之忠孝矣

陳桂芬

李記光八天台陳子香病歿南雄副將署任中年三十六子香名桂芬戊辰武狀元技力冠時而人儒雅留心吏治喜親士大夫與余僅一二見見必執弟子禮甚恭至粵後屢通書問皆用細書如稟狀並有饋贈聞其在肇慶參將任嚴裁陋規勤力操練今忽隕謝深可惜也

文廷式

李記光八順天鄉試揭曉第三江西人文廷式云是近日有文譽者○王記光五文廷式道溪來約會談至則已出游矣與長者期約而不信未必自知其非也又光三重伯會文道溪梁星海陳伯嚴羅順孫飲談重伯言文道溪無禮衆皆不然之未知何如也陳子濬來言文以余言彼與醇王倡和疑其譏已故盛氣相陵則余戲諱之過談中其隱故耳○翁記光五考試中書汪柳門所取為第一名余曰或者江西名士文廷式乎榜發果然又光四閱貢士覆試卷見嵩犢山處一本挺拔有偉氣余與伯寅柳門力贊取為壓卷遂定折彌封文廷式一等一又殿試閱卷進呈第二文廷式上云此人有名作得好又恩榮宴鼎甲不願行叩拜

文廷式力言古者拜非稽首引說文字義爲辨迨余等出而鼎甲三揖余答一揖觀者愕然徐相欲傳三人至翰林院申斥之其實何足道又外間以文廷式得鼎甲頗有物論又三光卅大考卷下傳旨第一毋動餘皆可動○王記四光卅大考單第一即闕面也實爲可笑此人必革第一例不善終也○葉記九光卅道希木齋約赴謝公祠議聯銜奏阻欸議及邀英人助順又道希主稿請聯英德以拒日○翁記一光卅文學士彈濟愷詆訾過當上亦不甚怒也次日太后見樞臣論及言者裸遯如昨論孫某語涉狂誕事定當將此輩整頓又二光卅楊崇伊參文廷式摺呈慈覽發下永革驅逐楊彈文與內監文姓結爲兄弟又聞前發黑龍江之太監王有聞德興均就地正法聞即楊摺所謂文姓者也上年有奏事中官文德興者攬權納賄久矣打四十發打牲烏喇聞有私看封奏干預政事語蓋慈聖所定也又聞昨有內監寇萬才者戮於市或曰上封事或曰盜庫未得其詳也○葉記二光卅道希爲楊辛伯所糾牽涉松筠庵公摺及內監文姓事革逐回籍鈎黨之禍起矣

寶廷

李記光卅八侍郎寶廷奏典閩試歸途中買妾自請從重懲責諭交嚴處旋議革職寶字竹坡宗室素喜狎游爲纖俗詩詞以才子自命癸酉典浙試歸買一船妓吳人所謂花蒲鞵頭船娘也入都時別由水程至滌河及寶廷由京城以車親迎之則船人俱杳然矣時傳以爲笑今由錢唐江入閩與江山船妓狎歸途遂娶之鑿于前失同行而北道路指目至袁浦有縣令詰其僞欲留質之寶廷大懼遂道中上疏以條陳福建船政爲名而附片自陳言錢唐江有九姓漁船例備官坐舟人有女遂買爲妾明目張膽自供娶妓不學之弊一至於此聞其人面麻年近三十矣寶廷嘗以賀壽慈認市僧李春山妻爲義女劾之去官故有人嘲以詩云昔年浙水載空花又見閩娘上使槎宗室八旗名士草江山九姓美人麻曾因義女彈烏柏慣逐京娼吃白茶爲報朝廷除屬籍侍郎今已壻漁家一時傳誦以爲口實云

陳寶箴

翁記光卅八陳寶箴來見字右銘江西辛亥舉人能文新授浙臬又光卅督辦處請陳右銘商事右銘嘗從曾文正營頗知兵機其言以游擊之師爲主津北津南須分兩大枝兵禦之又

陳右銘於召見時請讀周易折中其言懇切廷臣中如此者希矣甚服其學有根柢講易以中爲主又爲余診脈○王記光陳幼銘革職時或爲聯譏其子三立云不自隕滅禍延顯考云云一若明以來四百年俗套訃文專爲此用亦絕世奇文也

張曜

李記光八得張朗齋曜提戎喀什喀爾行營書並惠銀四十兩張君本杭州人而籍大興余與之絕無平生乃萬里致書極致傾挹此真空谷足音矣又得施均甫蔣子相兩同年書皆在張君墓也又光二六張朗齋來久談言其高祖官於潛教諭始由上虞遷杭州至其祖父始占籍大興皆以科名起家先墓皆在杭也又書致張朗齋爲鄉祠工費甚鉅勸其助千金得施均甫書言朗帥許助修祠費千金此公眞可人也又朗齋尙書巡視黃河饋百金爲別時尙書治都城濠新竣作詩送之○翁記光六朔一晤張朗齋於朝房以提督改授巡撫未易之遭逢也又張朗齋來談本非武人極明白極閱歷也又光一七張朗齋中丞談河事頗有識伊久在河南熟悉也又光五朔一嵩武軍欠餉六十餘萬奉諭停發今復請當據前旨駁正而張相國

則已交檔房照行奇矣哉又與青相談山東欠餉彼先入東撫及善後局之言不惜以民膏填債壑矣又光十三光司官來言張曜洋欸真是奇談然不能駁也只得模稜○王記光八九光陳雋丞言張朗帥正吃鴨子忽然而死醇王儲以代李者今李尙存而其人先死信難測也

何秋濤

李記光正九光何願船名秋濤福建光澤人道光甲辰進士官刑部主事咸豐庚申尙書陳孚恩進其所著北徵彙編賜名朔方備乘晉員外郎在懋勤殿行走次日詔毋庸入直旋以憂去官主保定蓮池書院同治元年卒年三十有九所著多散佚刻有一鐙精舍甲部稟

麟書

翁記光正廿九光詣麟芝庵祝其太夫人壽鐵冶亭先生之女年八十矣聰明健飯眞福人也又光麟芝庵新充掌院學士不由翰林出身且現任都統未補尙書而膺此選眞異數也○李光九光八光邱抄命候補尙書宗室麟書充翰林院掌院學士兵部尙書烏拉喜崇阿教習庶吉士故事滿洲大員非翰林不得爲掌院及大教習雖曾爲庶吉士及由外班對品改翰林者

亦不與鱗鳥兩尙書皆起家部曹故軍機處進單皆不列而特旨用之此異數也○翁記光
廿十芝庵因父子不相得心疾如癡因約瑞陸庵至其家呼虎哥入父子相持而泣虎哥伏地
請罪也遂辭而出

劉志沂

翁記光九新授潼關道劉志沂號春軒江西癸丑進士少孤事母篤孝家極貧授徒自給在
戶部三十一年絕不干謁長官來見曰吾於撫字必當盡心斷不取非義一錢語甚切摯蓋
血性人也

馬仁齋

翁記光五九沂州人馬仁齋爲廣紹彭治病對坐呪之揚眉撮口情態百出云治好多人矣又
成均嵩祝三談馬布衣呪術云其妻氣病不食一呪而愈馬醫有氣性不喜周旋必數日治
一病始有效頗神奇也又馬仁齋云里善呪術京師人走其門者如雲今因陸妾病風溫面
腫請伊來呪四次約一時許無效遂未再請慮滋物議也

錫良

翁記光九錫良字清弼甲戌進士即用山西首縣張香濤目爲循吏第一其兄繼良新授益

夏府能受辛苦有志氣可辦事其家旗下差使又光正德使論膠案兗沂道及州縣均革錫

良調任他省○王記光正錫藩北上勤王未知孝達聞之感想如何

黃體芳子紹基

李記光九同年黃仲弢庶常紹箕來其尊人漱蘭侍郎寄贈銀二十兩又黃仲弢新得元槧

李心傳道命錄較知不足齋本多程榮秀一序直至二十四金又光正黃仲弢贈元代李字

銅押一方並絕句二首又作書致黃仲弢凡數百言仲弢才質之美庚辰同榜中第一文章

學問俱卓然有老成風近甚厚予以予與其仲父鹵香比部有交誼持後生禮甚謹其尊人

漱蘭侍郎亦甚致禮敬念近日都門自北人二張以諫書爲捷徑故煽浮薄漸成門戶仲弢

喪耦後南皮兩以兄女妻之而皖人張某者粵督張樹聲子也爲二張效奔走招搖聲氣世

以火逼鼓上蚤目之近與仲弢同居故作書勸其閉戶自守勿爲人所牽引以自立于學所

以效忠告也○翁記光祝黃漱蘭六十壽送對曰抗疏不矜乞身非隱傳經多壽命酒長

坐上言其直諫下言其愛飲渠五月引疾開缺可羨也又光黃仲弢來見有疥疾○王記

光端公宴客大雨有雷問畏雷否余甚訝之詢知黃學士畏雷也

朱福詵

李記光朱桂卿同年福詵以所刻疇人傳并番銀三十爲贈固辭其銀不得又朱桂卿見

贈用山谷上蘇子瞻古詩二首韻風格辭旨俱佳又胡巨伯以與朱桂卿酬唱詩見寄中有

同事李夫子句次韻答之○翁記光庚辰通家朱桂卿福詵貽書責余言甚切至可感也

曾紀鳳

翁記光新授貴臬曾紀鳳字質民湖南諸生在劉嶽昭駱文忠軍營至黔十三年似講理

學其人沉聲氣度從容問講筵語切至談及黔事以爲地瘠民殘苗漢皆無復畔之理林肇

元性太平操守好惟張弛不能得中言者謂其驕橫納賄則正相反易佩紳一切皆好惟

慮事疎不免名士氣

恩合

翁記光五恩海瀾合來此人有材幹而習氣甚深陪都人往往如此所以不堪大用也小用

有效大用償事

于式枚

李記光四庚辰庶吉士散館廣西于式枚晦若賦盈四紙較他人倍長以詩有陳宮製曲名

句在二等末于有文學可惜也又光五赴沈子培之招坐有于式枚狀似風狂舉坐笑之亦

不知也此人庚辰榜下頗有才名余曾兩遇之恂恂自下三年不見怪狀如此聞其歷游合

肥督相及粵督張樹聲幕下去年詒書都門極稱侍郎王文韶才器為當今第一人而以攻

擊者為小人性識善變遂爾披猖惜哉○翁記光二于晦若來論東事極實此人他日必大

用

鮑臨

李記光五鮑敦夫臨派分教庶吉士故事掌院二人大教習二人每人各派翰林官分教習

二人共八員謂之小教習按殿試名次輪派之然所派往往不得人庶常有不願者聽其自擇自丁丑分教有某某者無人肯認由是不聽自擇今敦夫分得十人又五光敦夫以奉主考閩中之命請代擬策題及後序又爲撰問春秋三傳策目一道加以附注

劉永福

翁記七光左相函總署論越事力持戰言劉永福乃王德榜部下散勇令王帶軍械資劉軍又八光李相函言法使必欲剿除黑旗恐以一劉全局受累又九光廷寄倪徐激勵劉軍若建奇功定加懋賞先撥十萬犒之倪信極言劉團之不足恃劉有即使添餉亦不敢領之語餘可知矣

陳汝翼

李記七光福州陳汝翼翁死往哭之其妾亦服毒死烈哉妾氏吳河南人年三十性頗强悍而能以烈終士夫可愧矣又烈婦生前以汝翼有立嫡之言遂衣命服非禮也其瀕死也曰死當以命服斂我我以此報主人余謂苻丈諸君曰夫重視一章服而以身殉之是當加等

以寵之所以勸烈也

何心言

王記光九何心言蠱發因問其詳云黔中有蓄藥者蠱則蟲獸藥則毒草蠱須自蓄藥則往學四十九日歸而園囿自生草采而乾之著人輒病何昔道行於六月見白菜二本甚茂同行皆不見也遂病乞解藥吐之未盡故時發發時有乾藥齧吞酒下即愈戊初發亥已愈矣余所親見以此為最奇云

張煦

翁記光九陝臬張煦來見癸丑進士刑部舊識律例最熟人頗老靠又光五約張南浦中丞飲南浦岫梗頗有風節不可干以私其所平量人物亦甚當

敬信

李記光九邸鈔戶部右侍郎宗室敬信請開缺敬信由宗人府理事官調戶部銀庫郎中派充定東陵監督未及一年驟至閣學遂遷侍郎兼左翼總兵其人蚩鄙專交市儈聚寶堂酒

食館其所設也去年臺中有欲劾之者始以館屬所親及調戶部以畏閣尙書不敢履任屢請病假今遂開缺云○翁記光世上御文華殿各國公使覲見敬信帶班次日德使海靖忽以敬大臣掣伊衣袖令其由東門出須敬大臣親到伊館講論此理云云恭邸面陳此事余云應攔阻敬某無過後竟令敬詣德館謝

廖壽恒弟壽豐

翁記光世廖壽恒封事請勤聖學宦寺宜擇老成者並及土木傳辦其言誠懇不愧脩士矣慈諭宮內太監皆守規矩如皇帝左右有不守法度者翁同龢即可指名奏辦又光世廖穀士觀察壽豐仲山弟也余約爲余相宅又光世廖仲山來談篆法甚洽○葉記光世廖座主微服至昌平求稅駕地即商之隣寓常生齋骨董肆有西房可以下榻薄暮踰墻往謁執手慰勞始知師於七月二十夜半徒步出西直門王中堂貽一騎兩僕掖之行遇潰勇時避高梁中三日間關始達此即饋以粥一甌佐以兩肴不營蕪葦亭之豆粥矣又光世裕壽田丈函爲廖師覓得日本文憑並屬繙譯徐士英到此照料入都○翁記光世廖仲山來訪於時

事未談一語又九光一收聞廖仲山遽感微疾而逝回念舊游零落都盡其尊人柳城有路史注其兄穀士補之仲山又補之方付刊也

趙爾巽

翁記光九趙爾巽疏請皇太后勤召對臣等入見語多不免稍有拂忤也○王記五光趙次山爾巽自新藩丁母憂還寓泰安自言死喪之威兄弟雖盛無益但求一文余初羨趙氏今又驚愕許為其父母作志銘又五光七收與書趙撫辭館得復書其文甚美道府傳觀又次山來談吏治隔壁帳也又盛稱熊希齡又見葉景葵三十許人能幹之至又趙季質言趙撫臺之信哄又正光八冊晨起趙次公闖入久談又七光三冊趙所用人真獨具隻眼似有心疾又五甲寅趙次珊來老矣論補齒可衛生又論修史人材又訪次珊遇一袁姓趙云東三省第一流也又至清史館聽講史館而設講堂亦善學外國者嚴又陵言修史要精神講堂亦精神之所存矣

陳啓泰

翁記光九陳伯平大啓泰同泰府來伯平庚辰分校其人恂恂無意氣淵雅多聞出守非所願在臺

參劾極多雲南報銷案其尤也

文良

李記正光十六前涼州知府治軒太守文良前同司掌印郎中廷俊之父也太守嘗守成都喜購書所藏甚富多精本八旗中無與比者叢書尤備可以供讀

游百川

翁記正光十改游匯東來力言河工長隄不可恃拂民情恐有他虞語切摯又正光三十游匯東來談河務君子哉若人也仍主馬耘分流之說○王記正光十七蜀藩言游臬絕不徇情不能干以私

又隨人爲臬署捉去以大喪違制薙髮也

史念祖

翁記正光三十前甘泉史念祖來號繩之四十二歲望之先生之孫也人浮動左帥初忽初今被復劾賞起後旋

授雲南按察使

額勒精額

李記三光額玉如都轉成額爾精防額來談一時許其人亦誠篤而務于節蓄故極稱閭尚書之
 爲人又九光額玉如書以所著駁開鐵路說送閱其說力闢中允崔國因奏疏之謬深知西
 夷情狀言之切盡必傳之作也○翁記二光額裕如天津鹽運使服滿此三十年故人講理
 學治行可觀者也又正光額裕如運使來侃侃正論並以人才爲言迂而不腐又論時事尤
 切至公廉正直第一流也

周馥子學海學銘學熙

李記四光津海關道周玉山馥來久談安徽建德人年四十八又周玉山觀察命其三子來
 執贄門下呈所業文字長學海字澄之年二十六去年已得選拔貢生次學銘字紳之年二
 十四已補廩生季學熙字緝之年二十去年亦食餼矣又爲三周生改文字又周觀察爲具
 舟送還京又三光周生學熙言近治詩經學銘言近治儀禮可喜也又周氏兄弟友愛恂恂
 其兄澄之尤謹竺近日所難得也又周生緝之頗究心算學言近閱代數疏已能得其奧安
 與之論金元疆域及東北邊地沿革之略亦能了了少年雋才也○翁記光津海道周馥

號玉山來見去年戶部奏參革職者也其人貌似粗疎細看甚能而練合肥稱之

張蔭桓

翁記四光十晚張樵野來談此人似有文采熟海疆情形其言切實蓋雨生得意人伊云法之

願議實畏埃及兵事不了也又山東威海衛戚大將軍備倭所築東距旅順西距燕台各二

百里必當設重鎮此島可泊兵船鐵甲又對外國人切不可說夸大語氣矜語又七光十張樵

野已四被劾矣又九光十張樵野請吃洋菜甚可口又送電氣匣治臂病試之又一光十樵野談

帕米爾事云英與俄已分定界坐待中國之煩言也又十六光十張樵野長談此人才調究勝於

吾又十一光十樵野言借款當與英使商量合肥辦法聲名掃地而必無成又李相談借款可成

甚詆前此與日本定磅價受虧二千餘萬其言與樵野大相逕庭而樵野於定磅一事不認

錯也又十二光十觀樵野和樊雲門詩真絕才也又十三光十樵野招至總署觀燈影戲不過如走馬

燈耳內五星日月蝕爲奇又十四光十王鵬運動余與張蔭桓朋謀納賄薰蕕同器涇渭雜流元

規汚人能無嗟詫又十五光十樵野來告胡學宸摺仍斥得賄二百六十萬與余平分又云軍機

見東朝極嚴責當辦先已傳擊廖公力求始罷余漫聽漫應之而已

薛福成弟福保

翁記光四寧紹台道薛福成字叔耘福辰之弟向在曾幕最久能古文小學楊性龍高弟弟

子也熟洋務近與張富年張蔭桓同調引見備出使外洋來見人穩實○李記光二薛福成

出使英國來辭行以銀一流為別並送庸盒文編及全謝山七校水經注叔耘新校刻者也

○王記光正六薛季懷福保叔湮之弟也多所通解敝衣樸貌較叔湮尤質實有風趣佳人也

王詠霓

翁記光五九門人王詠霓子裳刑部主事從前極有名長駢體多讀書今則潛心宋學為許竹

雲奏帶出洋將行○李記光九詣台州館晤子裳觀西洋各國君后等照相真螭彪畢見也

其公主太子妃皆裸袒臂凡宴客禮拜皆以此示敬是禽獸所不為矣

倪文蔚

李記光五倪文蔚西巡撫亦小人也久任湖北荊州知府以貪黷聞自媚于總督李瀚章力

薦之己卯冬以卓異入都引見厚結其同年生李高陽又託人以重資進恭邸遂不一年捷至布政旋晉桂撫以張之洞爲高陽所寵方驟用事文蔚並厚結之內閣學士周德潤劾其濫保徇私並收受李規各節事事皆實也

端方

翁記五光端方橋方來談借史通勤學可喜也又借歸評史記其人讀書多與名流往還甚稔○王記二光謁鄂署督端方勸善人也神氣不精爽無火色鳶肩之相與張幼樵皆所謂聖人無相者縱談時變滔滔不能已也又三光端公盡出所藏碑帖如入羣玉之府爲清理彙集並加題跋又八光外夷皆欲效專制而端方乃方議立憲今之愚也○葉記正宣端方帥至蘇十年不見髯倉然矣書畫金石之外公私無一語諄諄以鐵琴銅劍樓爲託謂有鑑於菑宋樓而不知良士之非陸純伯也巽言直言充耳不聞幾如小兒之索乳意在必得甚可慮也又三宣得瞿良士函傳示溆陽尙書致虞山紳士一電云瞿氏書籍歸公帝室圖書館在靜業湖上即當入奏云此真強硬手段也○王記五宣端移北洋樊電約往送行至南

京端公即來邀入署坐一涼處令余擇客用筆點左子異余壽平何詩孫易實甫李文石等
八人蔡伯浩聞而逡巡去樊雲門約打詩鐘又宣三端督已蹈死地矣尙約來爲我作生也

文煜

李記光十邸鈔文煜爲武英殿大學士故事大學士必由閣轉殿此宜靈桂以體仁轉武英
而文煜以特命躡得之不免銅臭之嘲矣又文煜前被劾存欵阜康中旨令捐進十萬兩文
煜所寄存者實不下百萬阜康旣倒胡光墉已稍稍還之且以杭州所置藥肆名慶餘堂者
抵償亦不下二十萬也

施補華

葉記光十劉平國石刻烏程施均甫補華得之賽里木前無箸錄且聞石已燬矣施君有釋
文並考云此石在今阿克蘇所屬賽里木東北山上請於節帥張公曜命王總戎得魁張大
令廷楫往拓云

李記光八十吳淞招商局之鬻于米夷也合肥誤信匪人馬建忠之言聞建忠私取米夷銀五六十萬建忠素事英夷領事官威妥馬爲父與李鳳苞唐廷樞等皆世所謂漢奸也又光十馬建忠者市井無賴與夷厮交結張樹聲等皆倚任之前年朝鮮之役樹聲聽建忠言執大院君子是朝鮮遂爲互市通商之國中外交結皆與中國並列時崇綺爲盛京將軍疏爭之黃侍郎體芳等屢疏請誅今朝事益亟合肥疏謂東事非建忠不能辦而米國公使亦言招商局售買事須建忠還蓋皆恐朝廷治建忠罪也祭酒盛昱請革職羈管學士延茂請立正典刑皆不報而街市傳言將殺馬建忠菜市口之傭販皆收攤以待行刑此直道之在人心者也○王記光二光十馬建忠黃通政所謂漢奸者曾爲郭曾隨員美秀而文自言奔走之材未見凶惡○翁記光六光二光候補道馬建忠號眉叔來見前十年人爭欲殺要是佛才所舉嚴復等皆通西法者○王記甲五甲參議院見馬良字湘伯或云眉叔眉叔已死此其兄也請開宏儒院

陳夔龍

王記光中至督府看贅壻陳夔龍小石與丁四翁孤女昏穉公弟女也草草恩愆不成款式亦居然成禮設五席分五處席散至新房少坐又光中陳生得漕督十五年遂欲代丁信升沈之無定然亦捷矣又光中得陳小石書居然督撫派又宣元陳小石送詩及別敬小石謹奮乃於我大費詩亦似樊雲門又癸丑看小石近詩其七律亦自使筆如古所謂險韻能穩難對能易者與樊山同開和韻一派也又小石來書力辨與慶邸無往來市虎相傳竟不知何因此語流聞三十年矣乃有此辨益成疑案

戴楫

葉記光中讀褐夫先生集康熙中罹禍時其家以遺文置竹筒中懸之梁上二百年無人知者庚申之亂族裔楫得之始傳播題桐城宋潛虛者著實託名也

岡千仞

李記光中日本入岡振衣千仞來訪其人年五十餘矣號鹿門居東京嘗入史館撰英法普俄米五國志有詩文集人亦誠篤見余始終去冠久談而出又於其行也持絹索書爲題詩

送之又光緒十余見日本所刻書行字之旁皆有鈎勒前日嘗以詢岡鹿門鹿門笑曰此倣邦之所以不免爲東夷也凡書須回環讀之其義方明如大學在親民須先讀民後讀親方讀在若如中國順文讀之則不能解譬言吃飯先言飯後言吃方俗如此

馬蔚林

李記光緒十五馬蔚林來以陳寶琛奏請黃黎洲顧亭林從祀文廟禮部堂司各官莫知誰何紛紜至今其疏初發鈔時皆言此疏甚奇顧某尙有小板日知錄一書可備後場策料黃某何人耶近日尙書畢道遠發憤謂諸司曰二人學問我所不問但以品行言二人在康熙時皆抗不出仕尙得從祀耶因擲還所呈國史儒林傳曰我必駁蔚林商于余余曰兩先生本不爲今日從祀計况出于福建子之請辱已甚矣而尙求山東不識一字之尙書屈意議准何以爲兩先生地耶蔚林一笑而去又光緒聞馬蔚林病歿臨海故里有老親年皆八十餘可哀也蔚林名彥森丁丑進士沈篤好學續刻台州叢書搜訪甚勤閱市借人手自鈔錄性狷介官禮部與同官議論多不合意尙憤憤今春乞假歸謀援例改知縣而遽至于此當爲作

墓志以傳之

俞恒治

李記光緒大興人俞子安恒治自言本湖州人亦稱紹興人以貲爲戶部主事數十年年已七十六矣都中小兒向患痘症多危險俞始以蒙古醫術勸爲種牛痘法簡而效速都人爭傳其術然莫能及也俞行之三十年又管順天采訪忠義局近復執桑育蠶刻養蠶書勸導甚力俞本無子六十外始得男今其孫已周晬矣余初不識之鄉祠秋祭始見其人鬻鬻長者也特記之以勸爲善者

張廷燎

李記正光御史張廷燎奏京師城外白雲觀每年正月燒香賽會男女雜沓並有闌房屈曲靜坐暗室託爲神仙怪誕不經請嚴行禁止詔從其請都中燕九之節車馬闐集百戲填闕自明已然近歲民貧漸亦衰止惟八旗婦女及商賈胥吏之家倡優市井之伍燒香聚飲履罵錯雜其風誠爲可惡然居今之勢尙以此等瑣屑拮據入告亦可謂不識輕重者矣張廷

燎河南人甲戌翰林嘗分校鄉試出闈語人曰我此次同考絕不草官人命蓋不識菅讀爲官也時又有一翰林論及時事慨然曰何爲荼毒生靈以荼爲茶也都下以爲絕對廷燎取名亦古所未有其同年翰林又有一陝西人自遇道皆姓名之可異者燕九會神仙之說即可以白遇爲隱語此等皆可入啓顏錄也

伊藤博文

翁記光緒二十八年日使伊藤博文言親遞國書總署不允又不欲在天津議總署亦力持聞此二事伊亦活動但稱須有憑據於文書後批不錯二字云云又伊藤到總署見王大臣極穩重但云其主傳語與中國一洲當圖和好毋爲西人所笑又倭使議撤兵而大意在撫恤也又與李相問答李相語壯於撤兵議處二條皆未允擬略給撫恤交朝鮮轉付

鈕心田

葉記光緒三十一年鈕心田來非石先生之孫也即以說文考異手稟歸之心田窮鄉樸學終年不入城市澗蘋先生其外王父河之丈則其中表藏匪石先生手勘書珍如拱璧蓋能傳其世業

者也

張謇

翁記五光訪張季直優貢寒南通州人名士也劇談朝鮮事以為三年必亂力詆撤兵之謬

其人久在吳筱軒幕也又九光北元劉若曾南元張謇皆余處之卷皆名士也又張季直來

以後序託之又九光張謇號椒儼江西知縣欲捐到省而無資走京師乞書求江北漕差因

張季直而得又八光王子祥祖散館改縣此人理學有左傳質疑尤長於制義張季直推

為江南第一又四光殿試得一卷文氣甚古字亦雅非常手也定第一捧入上諦觀第一卷

問誰所取折封奏名臣對張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上甚喜○葉記五光張季直來云在鄉

治生頗致蠶桑之利士大夫所以喪名敗檢皆由一進之後欲退不能故不能退則不進此

言殊有味哉○翁記七光張季直文雲閣先後來談時事可怕也又七光復張季直書此時

清議大約責我不能博采群言一掃時局然非我所能及也又九光張季直來危言聳聽聲

淚俱下矣○王記八光有客談張謇狀元勸君讀朱子全書駱成驥狀元主辱臣死皆不違

格式以取高名○翁記光四一張季直殿元服闋來散館談江北紗布局及鹽灘荒地皆伊所創也又光四看張季直說帖大旨辦江北花布事欲辦認捐及減稅二端又欲立農務會又海門因積穀滋事欲重懲阻撓者此君的是霸才又光二季直論書極服膺光叟直起直落不平不能拙不拙不能澁石庵折筆在字裏光叟折筆在字外又光張季直送米麵其僕云少爺六歲甚好紗廠今年獲利二十餘萬○葉記宣三見夫已氏上項城書辭宣慰使農工商大臣指斥乘輿逼遷九鼎侃侃而談絕無瞻顧若其理甚直而其氣甚壯者此固名士固詞臣固諸侯之上客固鄉望之錚錚者也又王六閱報夫已氏罷祀孔子議其師吾先友也乃有此高第初通籍時都人士即呼之爲小怪武進屠竟山大令寄大怪也今大怪不怪不意此怪變而至此吾友地下有知殛之而已矣

丁韙良

翁記光六游西山至寶珠洞丁韙良居之隔窗見其手不停揮亦奇矣哉八刹惟秘魔崖無洋人餘皆腥羶狼藉矣

陳壽卿

葉記九光建霞談陳壽卿收藏之富為古今所未有印舉已成書銅印至數千

李鳳苞

翁記九光李丹崖風苞使德歸來謁會見於雨生處蓋崇明諸生精洋學者也臨行懷中出

二百金為贈力却之

費念慈

翁記九光費念慈號屺懷徐頌閣之女壻專精小學無所不通又三光費屺懷留談此人蘊

藉有經術佳士也○葉記七光西蠡招飲至則無客無肴無酒坐良久其親串家適送饌來

不至如東坡之設晶飯幸矣○翁記二光費屺懷談舊本書極博雅又得諸翰林白摺如費

屺懷王廉生劉靜皆真一時之秀能以碑帖移入館閣奇哉又二光看西蠡周官政要與孫

仲容文道希同訂蓋比附周官而行新法之書記宋芸子亦有書大致相同又四光西蠡來

縱談人言西蠡患痰瘡似不然

孫詒經

翁記光九光命孫詒經在毓慶宮行走又光一光孫子授將銀庫書吏史恩濤斥革勒令捐銀一

萬助黃河隄工事雖爽然未妥也又光二光八光吏部議孫詒經罰俸上有不豫色夜見邸抄毋庸

在毓慶宮行走孫公懲一蠹吏何至如是噫異矣又光六光廿光在朝房因戶部捐振與孫子授議

不合彼怫然又光一光六光聞孫子授逝矣馳往哭之子授亦諒直之友哉明日郵典下毓慶宮一

節竟未叙及子孫未賞官按其時同善外放而論經不能安於孫子姓常流涕言之

陶模子葆廉

翁記光三光三光陶子方模戊辰庶常甘省循吏也談新疆事謂兵餉舊欠過多若依戶部所議恐

致譁潰言極切至又光六光廿光新撫陶子方來此人操守好能卹民隱謂回疆郡縣之弊尤甚於

設鎮守之時通論時局謂民生窮困抽釐大減實征日絀久則不支真名論也又光四光六光陶子

方之子葆廉字拙存有新刊求己錄說時務而引諸宋儒之說為本通才也

馮煦

翁記四光一甲第三馮煦初閱卷張公之萬以第四易第三進呈上諭第三卷字較乾對以字雖乾而較雅所作爲通場之冠故置一甲又馮君在江寧書局二十年猶是曾文正幕客通材也○葉記八光馮夢華纂修會典欲以樂律一門見屬辭之不可見新譯國書堂子圖殿室之外有神樹五株知說部所傳皆齊東語不可信也又夢華云會典館錄謄有宗室載武通音律○王記八光程通判言馮煦道學未之聞也○葉記四壬聞秣陵蔣君國榜年僅二十餘歲有志古學輯刻鄉賢遺著夢華前輩爲主持其事設局滬上延訪雋流以任讐校此誠今之佳子弟也

陳士杰

翁記六光陳俊臣中丞士杰來談與合肥水火不無過當語然曾在湘鄉幕府勝於談洋務者流○王記三光陳雋丞妾服毒往問其家皆言其德性堅定從容殉死且先刲臂而人不知有識度女子也詎雋丞死未百日

潘賦琴

葉記光七三賦琴云新得劉懿墓志原石一紙據鸞碑者云此石在某省一老嫗家有女相攸
贅碑匠某某拓數百本并席捲其囊逸去由是嫗銜若輩刺骨無論何人均不許到家拓碑
而世間所傳皆翻本矣記之亦異聞也又聞劉懿墓志道光初年出於忻州焦解元丙照徙
藏其家今則爲太谷溫氏所得

魏稼孫

葉記光十程蒲生談魏稼孫聞人有舊拓必請觀不允則請以所藏爲質再不允則長跪以
請可謂癖好矣

伊峻齋

李記光十閩人伊峻齋所刻壽山石名字印三方刀法殊佳伊寧化諸生墨卿太守曾孫也
通核算

李金鏞

王庚保

翁記光十吉林府李金鏞號秋亭無錫人以辦賑由直咨送吉省其人篤實心乎民事言吉

林以開墾為第一要務本地多不願者必特派大員又光李秋亭痛談漠河金廠事又言沿邊無民可慮其人似可用不過急功名耳又談東三省事縱論洋務知其人有肝膽能辦事可與外人爭辨能實惠及民未易得之才也亦頗通達又光同邑王賡保慶長寶之子虞之山三大儒從李秋亭自吉林來仍隨之去其人高才不可一世然耐勞講學是吾鄉一人物也

章嘉呼圖克圖

翁記光章嘉呼圖克圖請安故事進哈達佛召見賞哈達咸豐間曾面賜金錦桃帽珊瑚數珠異數也今日太后見於養心殿至座前拉手垂問蓋殊榮也年才九歲聞甚端重越二年化去

瑞洵

李記光丙戌翰林瑞洵為故相琦善之孫而崇厚之壻也初官戶部主事值崇厚得罪士夫羣相詬詈瑞洵窘甚歸詬其妻其妻怒曰他人可罵吾父若爾獨不為汝祖地耶汝祖不以香港獻于夷今日何至是瑞洵不能答毆之而出人傳以為笑至世人以琦善為田雄後

人似未可信考田雄始封二等侯康熙中加負義二字旋改順義琦善始襲封奉義侯不知其爵所始或以奉義順義致傳譌耳

馮汝騏弟汝騏

翁記光三馮汝騏字伯麟丙子覆試門人有花園在廬溝橋小屯乃其叔父子立所創種花築室儼然世外牡丹芍藥各數百畦菊花種類冠都下人呼爲馮家種者也其堂弟汝騏余癸未教習今改戶部主事

吳講

李記光四與吳介唐講業通譜結兄弟之好介唐少余七歲必欲師事余固辭不得乃請以兄禮見施介唐誠實人也又爲介唐擬國子監課南學經古題又光三五爲介唐撰國子監諸生策問一道問自漢及明科目流變又光正朔介唐侍講來遂同入內至太和殿朝賀時太和門尙未修復樹彩棚爲之又光正偕至乾清門觀迎皇后妝匳先以四亭黃紬冒之皆首飾服玩之屬次以陳設之具凡一百昇大率如民間聞明日尙有百昇則匡篋帷幕牀帳類矣

又正光午門觀迎皇后鳳輿前列畫鳳玻璃鐙數十對迎入乾清門夾道列峙龍鳳鐙及雙喜字鐙絳燭猶晃宮門懸彩五雲四映恭紀以詩

澤公

翁記四光詣澤公賀喜澤公者詢公嗣子指婚桂祥女聞澤公之本生父是日病故而吉期未改喜異哉

馬丕瑤

翁記四光馬玉山臬使丕瑤壬戌進士其人爽健類武夫此固山西循吏最知名者也其子吉樟庚辰門生又八光馬玉山中丞來左耳聾而精神甚好諒直廉能君子也

李連英

翁記五光醇邸面奉懿旨大婚撥銀傳辦物件著長春宮總管太監李連英總司傳辦一切

又五光中人逃走者近極多首領高姓者因與李連英口角怨訕將發遣矣又六光長春宮總管劉得印人呼為印劉者也懿旨發黑龍江打牲烏拉其詞曰膽大妄為有招搖情事又

光_二以_一御前首領馬雙福許首領王萬榮得粵海監督廣英銀巨萬而自認收銀四百牽控內監十餘人指爲過付懿旨交慎刑司嚴訊專治馬雙福並鬥毆之尹得壽餘概不問聞外皆指摘李連英云

孫半夜

葉記_光七_二韓詩孫談幼時及見孫月坡_麟趾年七十餘矣孑然一身居小顯子巷中與韓家相近每過從必於夜乃去闌人憾之呼爲孫半夜庚申之難以詩詞叢稿高尺餘付韓及窻齋曰以此爲託後竟失之至今以爲恨也

方宗誠

李記_光七_二以_三前直隸知縣方宗誠賞五品卿銜以安徽學政貴恒奏稱其學行也宗誠桐城人以監生久游督撫幕得官有巧宦之目又不學而自名宋學喜攻漢儒得此優典可異也

徐麟光

李記_光七_二以_三徐石甫郎中麟光廣東駐防漢軍故紹興知府鐵孫先生之縣誠竺有家法本名

受麀同治中戶部奏留引見時上指麀字問帶引見者尙書載齡對曰讀若米蓋誤認爲麀字也既退載謂之曰上不識汝名幸我言之對曰此麟之本字非音米也載愕然良久曰我已告上讀米矣汝亟改名受麀可乎對曰兄弟有名受麀者司官小名光今當改曰麟光載曰甚善于是呈吏部文曰徐受麀請改名麟光吏部遂去其姓矣

丁振鐸

翁記二光以新放鞏昌府丁巡卿振鐸辛未翰林御史轉科此人篤實廉潔似宗洛學者其弟振德福建邵武縣虧空革職伊欲呈請以知府養廉代抵父兄無代賠之例以友愛可風擬奏請明旨

肅王

翁記二光以肅王墳觀架松真天下之奇矣凡六松北二株最大皆有架凡九層所蔭幾五七丈皆蚪龍飛舞高不過丈餘耳

華祝三

翁記三光四華堯峰前輩祝三先公門人丁未翰林廣東南韶道年七十八矣耳目聰明步履強健問養法曰子午不用心夜飯不飽而已

屠仁守

翁記三光六屠侍御疏請罷三海工作緩停蹕語極忠懇真西臺孤鳳也聖意雖拂然暫留不辦信主聖臣直哉又正光北御史屠仁守請歸政後密奏仍達太后截奪懿旨議處原摺擲還次日見屠君捧摺折旋而出東華門也又太后召見首言屠仁守事曰吾鑒前代弊政故急急歸政吾心事伊等全不知然其人尙是臺中之賢者又曰熱河時肅順竟似篡位吾徇王大臣之請一時糊塗允其垂簾語次涕泣

沈瘦生

李記七光八沈瘦生名孳梅山陰人其人雖不讀書性頗不與俗伍能彈琴精於醫居柯山中喜增飾湖山之美所居隔岸曰七星巖者本在荒榛中瘦生手闢之藝花木治亭榭更於石佛後造精舍遂爲勝地游者麇集至今猶盛

吳昌綬

葉記五光仁五以和吳昌綬印臣來其人天資高朗頗似江生也又上甲寅得吳印臣孝廉函寄家

刻精本繡谷亭熏習錄等數種印臣文社訂交同受知於醴陵黃子壽師不見幾三十年縞

紬遠來精槩悅目如對故人

孫葆田

李記七光以七朔同年孫葆田山東人由戶部主事改官知縣為合肥令去年李合肥從子殺人力

持之而廬州守黃雲必欲消弭其事皖撫陳六舟亦游移臬使張君岳年不肯同故讞久不

決孫君素有學守既持此獄合肥人以包孝肅目之而李合肥與陳六舟書謂其專務搏擊

強家比之漢書酷矣

李光久

翁記七光以七以晤李觀察光久忠武之長子儀觀偉然又三光二三北李健齋在牛莊血戰云老湘營僅

千人不可用○葉記三光三三北聞海城之役李光久徐劍農兩軍苦戰又山縣有朋之子為李先

久部將擊死倭酋切齒懸賞得李光久首者予萬金

宋育仁

翁記七光以丙戌庶常宋育仁芸子來見此人王壬秋之高弟善詞章其言欲令各省解金以

爲餉而國家持之以取利計一年可得數百萬又正光宋芸子編修充英法參贊以所作時

務論見示此人亦奇傑惟改制度用術數恐能言而不能行耳又五光宋芸子歸四川辦商

礦戒其勿以欽使自居勿擅紳董權利○王記六光得宋生育仁書云被命入京蓋假此撤

之欲捐官出仕未知能免否求進好事飾以經義狼狽可惑也又十甲宋生數日未還史館

聞衆指目爲宗社黨已被捕夜間兵警來搜宋行李皇皇如臨大敵又芸子謀專館事致此

披昌亦可惜也又宋芸子兒來檢行李云明日當遞解遣輿兒往送之又遣周嫗私送以二

十元

康有爲

翁記十光以南海布衣康祖詒上書於我意欲一見拒之又十光以盛伯義以康祖詒封事來欲

成均代遞然語太訐直無益祇生釁耳決覆謝之又五光廿康長素新學僞經考真說經家第
 一野狐也驚詫不已又正光三傳康有爲至總署高談時局以變法爲主立制度局新政局練
 民兵開鐵路廣借洋債數大端狂甚又四光七上命索康有爲所進書臣對與康不往來上問
 何也對以此人居心亘測曰前此何以不說對近見其孔子改制考知之次日上又問康書
 發怒詰責臣對傳總署令進上不允必欲臣詣張蔭桓傳知臣曰張某日日進見何不面諭
 上仍不允退乃傳知張君正在園寓也○葉記四光四邸鈔工部主事康有爲預備召見夫子
 栖栖皇皇入周廟觀金人而未嘗得見天子後聖之遭際何其隆也又六光八見諭旨太后復
 訓政康聖人拏問已遠颺矣又八光一聞英使寶乃樂德使海靖至總理衙門詰問皇太后訓
 政之意若外人因此干預兩黨庸足蔽辜乎又八光以康長素新學僞經考鄙人一見卽洞燭
 之蔚若使粵告以此才必不可入穀蔚若早從吾言或不致釀此禍也又九光九聞皇上所幸
 珍妃太后禁之高墻穴一竇以通飲食皇后爲太后姪不能逮下以是母子夫婦之間積不
 相能然則康梁之案新舊相爭旗漢相爭英俄相爭實則母子相爭追溯履霜之漸又出於

嫡庶相爭亂匪降自天生於婦人豈不信哉○翁記光緒報紀諭拏康梁並及余極薦康有其才百倍於臣之語伏讀悚惕竊念康逆進身之日已在微臣去國之後且屢陳此人叵測上索其書由張蔭桓轉送軍機處封遞不知書中所言何如也厥後臣若在列必不任此輩猖狂至此而轉因此獲咎惟有自艾而已○葉記光緒聞康梁在長江一帶勾結會匪其所散之票一名富有一名貴爲不啻自寫供狀矣又二丁吳蒼石來言今日爲康聖人生日新舊畢集瞿相國與沈乙庵諸人皆往祝嘏又五丁聞聖人北上言一星期內可措國家於磐石之安小臣益憂益懼並怖其言又五丁聞復辟已如石火電光一瞥即逝聖人伐檀削迹與張紹軒同入使館黨人求之甚急

德馨

翁記光緒懿旨立桂祥之女爲皇后封長叙之二女爲嬪德馨之女鳳秀之女志顏之女均撥牌各賞大緞四匹衣面一件

韓小亭

葉記光十八以沈子封云韓小亭先生收藏書籍金石晚年竊鑰不密書估李雨亭誘其子盡出而售之宋刻金石錄十卷先生平生心賞最後亦竟失之以詢其子則云爲人借閱偶失手墮井中矣先生大駭急命淘井索之不可得則云爛爲泥矣懊懊不已

李興銳

王記光二以李勉林興銳十九年未見顏色似更充實無復前豪耳○翁記光三以閩臬李勉林粹然循吏也曾文正所重用

岑春煊

李記光二以工部捐納郎中岑春煊者岑毓英之子也以大婚保案有旨免補郎中以應升之缺升用即可得閣讀學士比日部院營營保舉奇聞百出工部捐納郎中許祐身等五人皆求保不論題選咨署四字而定章凡保四字者每部不得過二人工部堂官欲拈鬪決之皆不肯乃竟五人盡送聞前門頂帶荷包諸鋪花翎藍頂四品補服皆賣盡士風朝局塗地至此吾輩尙棲棲尢郎老病不去亦可晒矣○翁記光二以見岑雲階京卿春煊交劉帥差委劉

峴莊不甚許可令赴前敵繪圖僅給書手二名兵十名非所願也爲函託吳憲齋

劉樹棠

王記四五劉景韓樹棠擢蘇臬孤生無援忽有顯授未知所由也又八光至吳門景韓迎入

署云李眉生畫樣所造者又二光八景韓調浙藩書言錢少行小洋角甚爲急智計臣才也又

九光得劉景韓書墨著紙如刻印大有工力又二光至杭城詣撫署景韓似有憂者言語

愬又正光正景韓似有明白氣惜余將行矣又二光以陳六翁書云景韓尙有餘累未知何以得

過也

唐仁廉

王記四五唐仁廉提督來雜亂無章勇將難以理求頗似演義張飛李逵一流人物○翁記

九光太后召見論軍事余薦唐仁廉忠赤可用允之又唐仁廉來見慷慨自任以爲須三萬

人則橫行無阻唐號元圃廣東提督鮑超舊部軍中稱爲唐矮子其語極壯惟瀕行忽欲稱

門生此爲可鄙嚴拒之又七光一唐仁廉云已面奉旨允馳往奉天與裕祿等議城守告以大

連灣有敵登岸伊扼腕長吁曰奉天不守矣此閒亦可危宜圖長安居頗有遠慮不似武夫

譚鍾麟

翁記六光譚文卿歸過陝西遇良醫一鍼而右目復明左目亦微有驗神乎技矣又三光譚

敬甫中承繼洵談西亶事云臬蘭庫積二百餘萬文卿之力也○王記光譚文卿來有志

軍大不嫌閩甘誠為上進○翁記二光文卿同年應召來京右目已明左目仍昏五步外不

了了精神却好今年七十矣又文卿來頗談人材消歇民生困頓相面嗟歎又文卿召對問

新疆事極詳又光訪文卿見其第三子秀發年十三看書多所作制義奇橫可喜殆非常

之才也又五光譚文卿老督撫閱事多非吾所及又臨行贈洋椅并留用其轎夫皆淮安人

○王記四光聞譚文卿之喪挽以聯文卿吝而厚我一聯太薄更送一幃又為文卿撰墓碑

成

景壽

翁記七光弔景額駙壽此公與先公同在弘德殿餼亦同直者十餘年公有異相終日兀坐

而食飲皆無聲息有僕事之十五年僅與一語耳四次崇文門稅差貧不能自活

趙次侯

翁記光緒八年住趙次侯舊山樓下此居先公館趙氏時授書之所也次侯所住曰梅顛閣與樓相屬閣小而窗櫺面面皆有趣劇談觀字畫極樂有宋抄太宗實錄五冊士禮居物王陽明研一背刻主試山東墨程一篇最奇

張鴻祿

翁記光緒九年過滬游張氏花園主人張叔龢鴻祿無錫賈人也花木房室皆洋式器具亦洋式饌極精談商務極透真市豪哉

王廷鼎

葉記光緒二十二年舊友王夢薇以末秩在浙需次不修邊幅致罣吏議然在風塵俗吏中則終不失爲巨擘出所著說文佚字輯說見示

徐亞陶

李記_{二光}同_山年徐亞陶比部以道光己巳冬所繪雨香室雅集圖屬題室在石門城東青陽菴亞陶婦弟蔡學博所築時集者六人嘉興張叔未解元年七十八最長亞陶年二十九今四十餘年矣菴及室久燬于兵而圖幸存亞陶言蔡氏嗜風雅收藏頗富嘗刻歷代名人畫帖經亂無一存者

鄭孝胥

翁記_{三光}三_山鄭蘇盦孝胥及張季直文雲閣約來見鄭稍後至竟未見三君皆名流又_{十四}鄭蘇盦來見鄭在日本長崎充領事其人識力議論皆好較丁叔衡沈子培爲伉爽

梁不通

葉記_{五光}一_山梁杏叔同年有金石癖藏拓本四千通粵人稱之爲梁不通仲約閣學謂不通正未易得也

張祖翼

葉記_{五光}一_山埃及殘石美國斐爾士所藏張祖翼逃先游泰西主其家見之乃古時石槨僅存

殘石二片文字奇古尙在希臘以前四千年也張君欲打本斐爾士恐損石初拒不允告以中國碑版所以流傳甚遠者皆氈蠟之功始拓得十餘通以歸又九壬寅桐城張遜先素未通介紹讀拙著語石心折求見以埃及古文爲贊

黃思永

翁記六光永定河決黃慎之思永挾米千斤赴南苑散放云苑內五十村房屋僅十之一路不通伊拚命往也又正光黃慎之來談昭信股票事伊原奏故欲與聞

程文炳

翁記九光程從周軍門文炳初見此人通敏不類武人極言湖北鍊鐵可得大利織布機器亦然又從周在袁午帥麾下五次入壽州圍城文勤兄待之極厚又六光昨在督辦處見程文炳之圍人河南馬金剛長七尺大數圍又五光程從周之子紹周恩培來訪此人於各國情形皆熟曾偵探日本並嫻工藝

衛汝貴

翁記十光天津帶盛字營提督衛汝貴號達三送米十六石平生未識也又六光北洋電派
 衛汝貴帶六千人進平壤旋以吞餉潰敗革拿治罪又光衛汝貴罪刑部奏上奉旨改立決太后諭汝
 等有無議論可從寬否三問莫對又諭吾非姑息但刑部既引律又加重不得不慎諸臣因
 奏不殺不足以伸軍律始定

李盛鐸

葉記正光李木齋出示所藏宋元明本約百種泰半皆臥雪樓袁氏物為之心醉又五光訪
 木齋其寓為明嘉定伯周奎舊第有林木之勝天忽大雷電以風屋瓦振動大木盡仆為心
 魄悚悸者久之又光聞木齋揚州寓廬火藏書二百篋盡燬中多明人集部世間不經見
 之本亦江左文獻之厄也又光木齋來約聯名請起用恭邸因南上兩齋先入告聖意欲
 得外廷諸臣協力言之也同署諸臣集議道希屬稿○翁記光李編修盛鐸至督辦處為
 文案榮仲華所薦也又光李木齋御史第一今忽告歸他日封疆選也

趙舒翹

翁記光世趙展如舒翹刑部舊屬今鳳陽府語切直而勁賢吏也又光世浙臬趙展如來見

其人有體有用深於易理者也又光世蘇撫放趙舒翹賢者也此人吾識拔之於刑曹又光世

比吳穎之編修來言京城事皆目擊有茶館人與拳匪有隙因告莊王拏送刑部前後一百

餘人老弱婦女悉數駢誅時大司寇為趙公也冤哉○葉記光世聞天水尙書授命時執陸

鳳石手以電告急於劉張兩帥覆電一云無能為力一云無可設法聞之慘沮

史竹孫

翁記光世史竹孫看風水談醫頗精云每夕摩氣海享上壽彼村中人皆九十餘得此法也

前後陰之閒曰氣海

宋書升

翁記光世宋生書升號晉之來見誠篤人也山東人自為小康成

張百熙

主記光世蘭張洽秋百熙得南齋蓋作詩之力又光世聞張司空有書與撫臺言船山書院

此非管學及巡撫所宜問也又四甲寅嶽雲別業為張治秋祠云其故宅也

端木子疇

翁記正光過觀音院問端木子疇疾兀坐一樓者數十日矣子疇孝子也江寧優貢其妻孝婦也母在孝婦侍母子疇終身不入室母亡妻亦卒遂不娶館於祁氏文端以國士薦之一介不取工書長詞賦曾輯通鑑中人君宜法者數十條手繕成冊余為進呈又二光吊端木子疇其嗣孫某甚知禮

壽富

翁記正光寶竹坡之長子壽富號蘭客余戊子所取士竹坡歿壽富寢處苫塊并鹽酪不入口今年二年矣薩廉謂為矯情余敬之愛之

蔡元培

翁記五光新庶常蔡元培號鶴青紹興人乃庚寅貢士年少通經文極古藻雋材也在紹興徐氏校刻各種書○葉記三光以蔡鶴廬來欲觀王蒿隱遺集即請其編校鶴廬蒿隱門人也

羅迪楚

翁記光緒七年新科羅迪楚景湘來此生吾所激賞不特經學即經世之學亦頗講求非常之才也又以知縣分湖北將來著作必成民事亦必不苟也

黃翼升

翁記光緒十年長江提督黃昌岐翼升來年七十五矣精神矍鑠自言道光十五年入伍大小數百戰誓不取兵一錢不掠民一物也

隆培

王記光緒十年隆道臺名書村待幕友甚厚有賓主之情滿洲俗厚近數百年不澆所謂堯之遺風也又光緒十年隆兵備言太后萬壽前引大臣派福壽綿長以人為戲可謂俳優畜之矣又光緒十年隆書村以忤秩遣戍書來求救衡闕歸獄巡道俞撫首施兩端何於此而有作爲爲之一歎

廷雍

翁記光緒十年廷邵民以所畫江南春橫幅見寄又光緒十年廷邵民將赴奉錦道任名士氣而有俗

情又贈王石谷山水卷再拒之

裕庚

翁記六光改湖北道員裕朗西庚為八旗才子幼從英西林屢被劾今以辦武穴教案開復目
空一切云香濤志大才疎又此人不醇然可用又五光改與裕聞西談彼昨晤林董提及歸遼
事欲中倭面講恐未得當也又俗與美使田貝善曾為我周旋

吳俊卿

翁記二光改江蘇試用縣吳俊卿送詩并印譜其人曾館吳平齋家能篆書似不俗亦不甚個
儻又七光改吳滄石自蘇來以篆刻圖章見貽○葉記二丁改安吉吳昌石別駕年七十四矣精
神尙強固惟有骸疾兩耳重聽談前日扶乩濟顛臨壇乙庵與古微同往問休咎神示神龍
再見復是夏果又襄陽來一黃冠自言三十年辟穀斷指療母割肝療父慈聖臨朝日曾賜號
曰仁孝真人又普陀有一僧欲上書政府請行釋教云云

徐乃昌

翁記二光新門生徐乃昌送所刻積學齋叢書其人翩翩公子也徐仁山之胞姪○葉記光
十藝風爲徐積餘觀察作介欲取不佞字學二種札記付刊不知草創尙未成也又正癸丑爲
積餘題訪碑圖卷又以小檀欒室勘詞圖屬題又五癸丑積餘招飲同坐有陳伯巖同年三立
胡瘦唐侍御思敬李梅庵觀察瑞清皆初識荆瘦唐椎髻梅庵羽冠髦衣竟作羽士裝又丑
十二廬江劉建之觀察名體乾前川督劉文莊之公子長於碑版之學亦富藏弄有蜀石經兩
本皆在黃松石所收一本之外與積餘同鄉至好今來求題

汪康年 辜湯生

翁記四光汪穰卿康年談鄂事力言蔡道有脾氣又言福建辜湯生幼在外國心實內嚮有
繙譯美約傳教一條洋文並無到處建堂之語極有功○葉記六宜三閱芻言報爲汪穰卿主
筆專糾各報之橫議亦警世鐘也

志銳

翁記六光志銳奏參總署因循北洋疲玩劾葉志超丁汝昌保姜桂題雷起勝等又請派軍

臣視師又請連英伐倭摺甚多並有起又十光太后召見樞臣於儀鸞殿次及宮闈事謂瑾珍二妃有祈請干預事降為貴人臣再請緩辦不允是日上未坐在坐因請問上知之否諭云皇帝意正爾次日上語及昨事意極坦坦又次日太后諭及二妃語極多謂種種驕縱肆無忌憚因及珍位下內監高萬拔諸多不法若再審問恐興大獄於政體有傷應交內務府撲殺之即寫懿旨交辦又十光懿旨撤志銳回京當差招募團練均停辦又太后諭及志銳舉動荒唐又回溯同治年事慈顏為之戚然

袁世凱

翁記六光令袁世凱來京備詢韓事又七光袁世勳來為袁慰廷事慰廷前使高麗頗得人望今至津不得入國門李相飭赴平壤欲求高陽主持因作一札予之又五光溫處道袁世凱來見此人開展而欠誠實又八光袁慰亭談洋隊事此人不滑可任也又洋隊計七千人每年需百萬無乃太侈乎○葉記六光袁慰庭觀察同飲廣和居詢東事袁君外真率而內精靈子靜栩栩之言不虛也○翁記三光袁慰亭自津來以新建陸軍相商此軍真練却未

可以常例繩之痛言淮軍庸劣者呂本元數人力保姜桂題宋得勝爲慶軍廉將餘不記憶
又光四正新直臬袁慰亭來此人究竟直爽可取又光四正袁慰亭來談時局慷慨自誓意欲辭
三千添募之兵而以籌大局爲亟云須每省三四萬兵且以瓜分中國畫報示我又光四正南
歸過津袁慰亭遣使厚贖堅却之○葉記宣三正聞諭袁世凱爲副監國又以唐紹怡電奏諭
改政體朝廷愛民聞者感泣彼受恩至深而反噬最先者真窮奇饕餮之不若矣○王記宣
正電報和局袁定送清停戰又說文無凱字繼思譏即凱也省幾爲几當由隸改又正王二子電
報袁世凱爲總統清廷遂以兒戲自亡又補廿四史所未及防之事變又蕭武弁極頌袁公
歐小道談袁事多張皇之詞真所謂時無英雄也又王三正子聞談段祺瑞電報有似唱戲賈充
亦袁氏之恥也又王三正子袁世凱遣迎正欲送女北上怯於盤纏即欣然應之○葉記正癸丑閱
報驚聞隆裕皇太后上賓都下訛言繁興據醫云去冬病浮腫漸成臃漲致不治然何以聖
躬先未聞不豫蓋聞由夫己氏強迫移宮所致國破家亡終以身殉哀哉又癸丑正閱報中山
君有三電數袁罪其詞鋒甚可畏有云清帝不忍人民之塗炭公寧忍之公若欲一戰宜用

於效忠清室之時又云公辭職外無他策昔日爲任天下之重而來今日爲息天下之禍而去誅心之論咄咄逼人袁能因其一言而去乎○王記癸丑夏生言袁世凱八字甚佳尙有好運江寧尙未血洗不爲多傷又癸丑陽歷卅日而非除夕外間不行惟王莽行之袁世凱不知爲此此乃倭生所教袁不敢違耳又甲寅用名片謁袁世兄在客房外迎入洋坐坐客位談久之無要話換茶乃出又甲寅袁大公子請入談問鴻範又袁四公子來學詩又甲寅參議院傳至總統府入居仁堂云即儀鸞殿賽金花寢室也兩總統對談語不可聞又乙卯看報惜鄭汝成以生命博封侯而袁氏報之亦甚厚○葉記乙卯報登夫己氏申令以君主立憲政體布告天下改本大總統之稱曰予漸進之詞也其文言萬衆一心厭棄共和云云莽操受禪九錫三讓昔何其煩難而瞻顧今何其便巧而肆橫誠一世之雄哉又乙卯警廳送洪憲紀元告示劉姬請付一炬○王記丙辰討袁兵起取銷猴元成笑柄矣

李秉衡

翁記光緒廿七李鑑堂中丞秉衡樸實平易兵事將材均極留意良吏也偉人也又光緒廿七德兵船

入膠澳電飭李秉衡毋輕言戰貽誤大局又海使必欲重辦李撫提六條與辨論略定李秉衡止稱不可做大官去永不叙用字又光部議李秉衡處分上言李某全不以迭次諭旨爲意致有此變勉予降調並申言如再有事惟地方官是問

王之春

翁記光王爵棠方伯之春來此人在霆營幕中曾左沈皆曾保之最後彭剛直調赴廣東張香濤令分界由是峻擢又光王爵棠奉使俄國以頭等欽差優待並有肺腑語此機胡可失哉

立山

翁記光萬壽貢物託立豫甫代辦初奉懿旨毋庸呈進衆皆謂然惟禮邸尙猶豫其後樞廷諸君仍秘進乃與高陽樵野同訪託之又以徐汪諸人皆託之伊皆許此等事非此君不辦也

赫德

翁記九光廿赫德進馬車一乘極精馬四僕四夫頭一四品花翎又七光卅赫德來見以二事囑留意一稅務司用人請勿撓其權一教皇如欲派使務力持不可因與痛談彼亦了了此人可用也又彼熟於孟子書旁及墨子奇哉又仁光卅晤赫德伊言四十餘年食毛踐土極思助中國自強前後書數十上無一准行者大約疑我不實不公耳今中國危矣雖欲言無可言矣即如日本賠款當時我獻策將海關洋稅全扣每年二千萬十年可了今還債兩倍於本孰得孰失耶膠事辦此榜樣各國生心英本欲中國興旺商務有益今恐各國割據則亦不免要挾矣又我近呈旁觀末論亦知中國萬不能行特盡我心耳其言絕痛有心哉此人也

董福祥

翁記仁光卅見董星五提督福祥忠勇無飾詞○葉記五光卅董福祥軍戕日本書記官崇受之金吾禮馳往緩頰告以交涉事不能如此亦不允又聞董福祥召對後即統軍備與洋兵開仗榮相檄令撤調不允又十三光卅至固原州董星五宮保罷官後寓戚家堡寄語願見輕騎往訪沿途所見精壯勇丁絡繹不絕將至堡門健兒持白蠟桿子蜂擁而來視從騎寥寥皆趨

起而退既見絕無寒暄卽自陳無異志省帥何以見疑氣湧如山忿忿不平形於詞色其語操土音十不得二三一幕客鄂人爲之傳譯臨別贈言諷以逃禪○王記光報載董福祥家資八千萬搶砲無數仲穎太師以後又一富家翁也

葉麻子

王記光葉麻子德輝來躁妄殊甚湘潭派無此村野童生派也○葉記光葉煥彬吏部來談煥彬本吾郡洞庭西山人其祖游幕楚南遂籍湘潭論家譜甚殷僕告以君楚籍眞吳人余吳籍眞越人也又煥彬欲借醫心方又煥彬述所著有宋元版本攷論泉絕句自是吾宗巨擘僕告以君讀世說太熟舉止警咳皆可入臨川之筆不覺大笑○王記光長沙人云葉德輝聲名甚盛以能折梁啓超也梁之來此乃爲葉增價耳又光召劇宴客葉麻不來無人管班戲無精神又光葉自云日作冶游以爲得意亦太無恥矣又光看葉麻叢書亦有可觀○葉記宣煥彬吏部自長沙來精於流略之學去年湘省民變株連與王益吾祭酒同落職新舊交關非其罪也以譜系相商必欲聯寒宗爲一族並屬輯吾宗撰述目

又六宣北三煥彬至論湘學上自船山下逮曾文正郭筠仙今之湘綺葵園皆有微詞大言炎炎十餘紙此亦學中之強項也○王記八宣北三聞鄂變遇葉麻亂談○葉記一宣北三葉煥彬衡陽函言長沙軍變隻身遁於南嶽僧寺志在披薙仍携譜稿纂輯不輟又五癸丑煥彬來談劫後事自言與民黨為敵前刊翼教編鳴鼓而攻無可規免此時祇能以戰為守日與黨人鬩於里門此殆自夸若果然者何以免於今之世耶○王記三甲寅方表電請救葉麻既告段又告湯猶恐無效也旋煥彬來見又送詩來又葉煥彬談往事云曾奉詔逮初未聞也

李佳白

翁記正光北美國教士李佳白至督辦處求見欲投效軍營奇哉又李佳白來見號啓東願長意在以言語見長似亦通道理蓋彼國之善士也○王記一壬子李佳白約赴尙賢堂為思賢會演說意極殷殷又五甲寅北京孔教會請至衍聖分府講學又見李佳白亦居京也

喻長霖

翁記四光北殿試卷第三改第一駱成驥第十改第二喻長霖上所特拔也諭今年試策有不

拘舊式者寫作均好故拔之又五光喻生長霖來見久在南學苦寒有志節貌陋額有癭○
葉記二光黃巖喻太史長霖來談方巖峭直君子人也但食古未化耳

梁啓超

翁記五光梁啓超來見康之弟子也○王記正光看經世新編梁啓超之作也以余爲不談
洋務蓋拾鶴仙唾餘而稍變者康梁師弟私淑郭王不意及身而流弊至此又八宣康梁保
皇以革命其計甚狡又三甲寅梁卓如率其子女來面貌全改亦不識矣又至湖廣會館卓如
爲父祝壽賓客甚盛見袁三少耶侗五耶坐待侗王孫出臺又見憚薇孫串戲

徐用儀

翁記五光與徐小雲論事不合至動色相爭平生受侮類如此耳又五光與小雲談借款事
彼此齟齬竟致忿爭觀其意殆將引去是日見起彼未上云有疾比退則已拂衣去久矣幸
無事可辦否則失却君房矣可歎可歎又晚約樵野商借款事訂正小雲所發九三扣電之
誤又五光御史張仲忻封奏未下內傳徐某不必見起既入上手奏命諸臣看則彈俄款九

三一事謂故意將百十萬畀人并參同官當責分賠云云臣力為辨上意乃解又光王鵬
運奏劾徐用儀比附孫毓汶并及借款事邸等皆為申辨上怒未回令候懿旨旋罷又光
徐小雲侍郎車過棋盤街忽有人狙擊幸未中特頰為玻璃劃傷耳奇事奇事獲旗人林光
類瘋顛云為其弟報仇

豐紳泰善年

翁記光山東運使豐紳泰荷亭來見其人孝友頗清廉銀庫舊屬也伊言國子監助教善
年號俠卿傳其已死實隱大房山廿年前賣卜人呼為善半仙者也余在祭酒任稔知之

夏毓秀

翁記光松潘鎮總兵夏毓秀雲南人身面二十九傷鼻斷唇蹇膝破勇將也戰功皆在雲
南談川邊礦務甚詳光緒七年丁文誠委令自松潘歷兩金川打箭爐至建昌瓜土司木里
土司礦最旺

陳熾

翁記光五卅陳次亮職來吾以國士遇之故傾吐無遺其實縱橫家也又光六卅陳次亮以摺示我全是風話內有涉余名者一句以墨筆批出還之不如不能斷此妖也又光八卅陳次亮竟得心疾奉其母來迫其母去顛倒昏謬旋即奉諱本擬賻助今送十金耳

游智開

翁記光八卅游子岱智開來此君為曾文正所識拔有政績今特召來今年七十九齒未脫耳目如少年誠朴人也

蔭昌

翁記光九卅直隸候補道蔭昌由學生至德國當繙譯投入營當兵升哨官靈變而伉直可用又光二卅蔭五樓曾入德奧兵隊與德王同學今在天津武備學堂幫辦挑帶八旗子弟百五十人入學頗鯁直無習氣與論人物云在津無所見○王記甲五卅噴見蔭侍從紅綠纏身軍服頗標致也

蔡鈞

翁記九光蘇道蔡鈞號和甫湖北籍京城人歷辦洋務有能名亦有小人之日曾刻書被御史劾燬板卞頌臣力保張香濤不用其言連聯五大國邦交次辦鐵路多借洋債也

俞廉三

王記六光俞虞仙廉三新臬使其人蓋能吏也虞行屋也即離宮從來不見用此名字山陰人起家幕友久在山西又二光為俞虞仙題臥遊圖令人畫冊而到處徵題殊難著筆又光與書俞巡撫為隆兵備求免戍俞方欲避庇隆之名必急遣之以明己之不忤祆也又光彭稷初言俞撫三聘賀金聲而後殺之與殺譚楊同意又二光聞撫臺為洋人所擠去殊出意外又撰送俞中丞歸山陰序

楊崇伊

葉記七光聞疆學書局為楊莘伯所劾奉旨封禁到臺第一疏也前邵伯英彈毛西河亦虞山人也又鄭黼門請禁用說文持摭及於許叔重則莫釐山人也他日當為三御史贊以表彰之又聞北城於查封書局後出示至詆為不肖京官副憲楊榮波命往揭之此老尙有是

非也又光政局全翻發難者仍楊侍御也並聞先商之王廖兩樞臣皆不敢發復赴津與榮中堂定策其摺係由慶邸遞入又光閱報記楊莘伯觀察爲瑞方伯嚴辦詳由督撫會參革逐嚴管從來紳士獲咎未有如此者况曾列諫垣詞館者乎

容閱

翁記光江蘇候補道容閱號純甫久住美國居然洋人矣談銀行頗得要前爲江南至英法購辦機器曾侯曾保之

楊度

王記光楊哲子來問公羊論王制惟禘甚有心思又光哲子來言定出洋余告以當恤名意殊不止讀書信不能變化氣質也又楊生欣欣治裝予謾云各從其志而已王船山醜詆犬羊而其子求試焉三徐不似舅有何可歎又光楊郎歸問東洋所學乃欲抹殺君父以求自立新學有此一派然必期於流血則又西洋好殺之習日言宗旨仍是空談又光

楊度被緝已逃東海書癡自謂不癡故至於此又九光馴子言楊度女為女界特色云云又上改楊度請開國會尋余領名作呈詞一味取鬧余為改定又上宣元外間皆言楊梁入京運動何鬼崇如此又二宣三蕭生云楊度乃拜袁門之力聞所未聞又三甲寅至京哲子來接同車至宅又迎至西苑謁袁又夜與楊談云南北禪代已有其功蓋與黃興密約也又上甲史館派楊度護理又八乙卯聞勸進事又作罷楊生徒挨一頓罵耳

譚嗣同

翁記四光譚嗣同號復生江蘇府班敬甫同年繼洵子通洋務高視闊步世家子弟桀傲者也又三光譚敬甫中丞來此人拘謹蓋禮法之士從前不知而有此子何也

會廉

王記五光訪會廉伯隅近來志節士也楊哲子亦在其寓云邵陽有賀秀才金聲亦節士又五光楊生論衡闕一獄會廉等宜直往夷使處詰責索罪之謬但恐廉等私書為夷所輕賤不復以人禮待之耳昔耆英與李太伯語李出其奏稿質之耆遂遁還賜死所謂行蠻貊者

必忠信也

沈瑜慶

翁記光門人沈藹蒼瑜慶江南道員此人識略極好且有斷制不愧為沈文肅之子

夏崧

翁記光前四川辦理官鹽局道員夏崧號菽孫樸實懇摯談川事中肯○王記光贛撫

夏生使江峯青致夏書肫肫請至南昌詞頗雅飭疑榜眼筆也又光至南昌叔軒自來迎

又住豫章書院大宴集延見教習學生又生日撫臺來請云已結綵棚為我祝壽主人衣冠

設拜又辭歸主人設餞傾城出送又光夏撫遣船來迎與書告以未能即行又得夏生復

似有怨意文人不廣作書諭之又光復至章門撫臺率司道公迎又入署要二陳伯嚴密

談又光聞夏撫被劾開缺矣旋聞至陝督慕又光游陝叔軒父子送至華清同浴而別

又光聞竹軒病故竹軒略似胡文忠胡能行志夏齋志耳吾負胡而未負夏張孝達乃以

為政出多門誤矣

姚文棟弟文柵

翁記光緒五年上海姚志樑文棟直隸道員此人龍門書院高才生其弟文柵舉人亦名士也曾
隨使日本俄德又勘雲南與緬甸邊界著有勘界記文秀而議論正欲以周官參西人教養
之術有心哉

徐慶璋

翁記光緒五年徐慶璋號璵齋保遼陽州統團練萬餘人有青天之目此人甚粗疎慕氣而有血
性品評諸將皆中肯有戰事記頗詳

羅應旒

翁記光緒七年四川人羅應旒號星潭奇士也曾任貴東道被議或傳其在青城山學術殆未成
也送詩畫扇嘗從駱籲門劉霞仙用兵西番越南今自遼東歸久在徐邦道處依將軍特薦
之交鹿傳霖差委

黃遵憲

翁記九光黃遵憲號公度舉人道員新加坡領事新從江南來江南官場多不滿之詩文皆
佳又十光英使說黃道在新加坡有扣商人四萬元欲入己今留在新加坡總督署堅拒不
接待又五光黃公度新授湖南鹽法道來談第一開學堂二緩海軍急陸軍重在延德人練
德法三海軍用守不用戰三大可慮一教案一流寇一歐州戰事有一於此中國必有瓜分
之勢論人材少許可于晦若沈子培鄭蘇龕梁啓超沈尙能辦事又朱之榛盛杏孫並好手
又正光上向臣索黃遵憲日本國志臣對未洽頗致詰難○王記四光黃鹽道遵憲欲巡撫
用禮拜日休息不知何意與康進士欲改正朔從耶蘇者同耶○葉記九光使日大臣黃公
度同年先有密諭交兩江督臣看管因日本伊藤侯爲之緩頰英人又遣兵保護遂得旨放
歸

季鳳台

翁記三光新派海參崴委員李家鏊云季鳳台山東人在海參崴有大舖又廣源盛上海婦
人也嫁洋人在伯利開舖號令行於一方俄佔族大連商業歸其掌據日俄戰後始衰旋卒

聶士成

翁記五光直隸提督聶士成曾從文勤兒於壽州談保守聲淚俱下其人樸實不貪財舉宋得勝等可當一面言朔方邦交宜防昨日東朝召見賜虎字並活計以獎之又看聶功亭東游記程於中俄邊界注意畫圖不可謂非有心人矣

馬玉崑

翁記八光馬鎮玉崑號景山蒙城人曾在關外十六年日本之役屢打仗宋慶所部宋老矣將以兵付之其人直爽亦深於世故

禮邸

翁記比光問禮邸疾云精神恍惚顛倒未能見客又二光聞禮邸是心疾慈聖遣內官往問則舉手向上又披胸前忽云病忽云無病難按而慈醇聖尤政不禮得其利宜然其病也又二光吳子備從南來仲華約為禮邸看病也又四光以交旨世鐸病稍痊即銷假禮按可恭銷假既矣

劉佛青振青

葉記三一收劉佛青農部贈所著藹言一冊抑商一篇能探其本非湯鄭二公所能知也又光
十得劉振青同年訃歿於都門年僅四十有九會一充湖北考官一官不達甫至侍講遽夭
天年老母尙在可哀也已寶應三劉皆舊交也佛青戶部丙戌先舉進士君與我三同年爲
從昆季同登己丑會榜於佛青爲從子族屬已疏並承叔俛先生之餘緒文章經術具有本
原而君學行尤邃望之弱不勝衣而處事堅忍不可怵誘失此畏友良用慙然

熊希齡

王記五光收熊吉土方攻王祭酒陳撫父子助熊三山長被逐矣又宣二熊秉三來肥白穩重
知非祭酒所能殺也復職且京卿矣又乙卯至國務院前內閣熊寓主人出見云攝政王府
也府未成而王失政猶欠工五十萬金

八指頭陀

王記五光收八指頭陀來多識時務市僧也又光十收寄禪來荒唐似有狂疾又寄禪來商改詩
云衡州無人商量此僧定詩魔矣又甲三寅聞寄禪在京示寂還柩天童

鹿傳霖

王記光緒二鹿夢與鹿滋軒論吏治滋軒尙是三四十歲時科頭談笑不似爲督撫後大架子○

葉記光緒三鹿鳳石函云李蠡菴疏請迎鑾上意頗動爲呦呦者所阻呦呦窟穴在秦滿腹私心

睚眦必報識者稱爲識字之剛相與夔相大相齟齬不知滬上報章騰筆肆罵呼之爲頑固

餘孽豈衰如充耳乎○王記宣統九鹿二作鹿滋軒挽聯鹿重然諾

汪榮寶

葉記光緒十汪汪袁甫以所著法言疏證相質吾鄉後起中傑出才也又乙卯汪袁甫參議榮寶

寄所刻法言疏證疏通證明訓故爾雅王氏廣雅錢氏方言之亞也刻書之意爲莽大夫平

反亦自傷所遇也

沈鵬

翁記光緒十沈連日爲沈鵬在京欲訐大臣同邑公議遂令出京旋天津報登其疏稿而論者遂

疑余主使沈既歸又作辨誣一篇於是同鄉益憤痛斥之始允不再鬧事噫沈一癡子耳其

人不足惜而欲累及師門亦奇矣哉又^{二光}聞沈癡提省甚好可根究也又聞沈發省永禁與陳鼎吳式釗同罪有喪心病狂語連日謠言百出可以息矣

李蟠

王記^{正光}鄒元吉談貴州事甚推李蟠戰功及高潔過雪琴云九龍大王妻復仇蟠一戰摧之遂降百砦肅清千里歸隱屠肆授總兵不拜奇人也

端邸

葉記^{五光}聞端邸到譯署改照會爲飭知令各國使臣此後毋許傳教所有折毀房屋者自行修理人命亦置不管又亂民將燒東交民巷使館或云不可啓映之云紅燈照自天而下不啻天火何能尤人又云都城無鬼子從此可享太平矣又^光遇楊內翰卓林舊館端邸開缺之大阿哥即其高足弟子也○李記張牧莊內翰^{錫申}嘗館端邸授貝勒載漪讀書去館歸後貝勒猶月致脩餼

崑岡

葉記光世聞留京大小諸臣猶各樹標幟崑相裕壽由阿雲亭諸公爲一班敬子齋惲薇孫爲一班郭春榆與樞曹諸君爲一班于晦若李亦元諸君爲一班崑相已聯名具摺請安並請議欵又聞惲薇孫約子齋尙書敬信見洋酋請其約束兵丁勿使擾民又栩緣贈崑師百金今日遣伴送去云其紀綱猶有額外需索真末如之何矣又光世謁崑相師允轉商之日本官交回史館即暫未能或但往查文籍師言行在諸公顯分畛域以扈蹕者爲第一等奔赴者爲第二等留京者爲第三等吾輩効死危城不知何負於朝廷也又光世徐供事云今隨內閣諸吏入禁城館門嚴扃踰垣啓鍵而入大堂及科房門窗洞闢書庫未動惟公牘狼藉不可收拾言之浩歎又光世和議成禁城始交回即接收史館堂中列櫝封識雖開圖書無恙崑相師言卽日馳奏

希廉

葉記光世紹甫同年希廉短衣賣鹽花生度日國子先生至此真不忍聞矣

王儀鄭

葉記二光聞皖人王伯穀挾洋人之勢欲佔江蘇會館爲東文學堂王承之廉惠卿左右之
王名儀鄭本江湖游食者流並無實學高懸名士招牌潘文勤作古送輓聯託之夢徵自述
知己之感其實文勤夾袋中未嘗有其名氏也段少滄比部憫其無嗣以一婢贈之豈知伯
牛有疾並婢亦身染惡瘡真無賴之尤惠卿不曉事爲所牽率可惜也

曹械卿

翁記五光江陰人曹械卿以所藏繆文貞萬歷四十一年會試硃卷請題再拜捧讀如見鬚
眉跋稱不知所自來在農家三百年矣奇物也

屠寄

葉記六光屠竟山云去年七月在黑龍江將軍壽山幕府上書三千言勸勿與俄人開釁幾
遭不測自草地入關流寓大同兩次被劫書籍一空又壬子閱報屠竟山居鄉出爲民政長
其子任教育父子罔利輿論大譁毗陵人士攻而去之竟山吾故人也儼體不在晉宋以下
詩筆可繼洪黃而起晚節披昌至此可惜

夏孫桐

翁記光緒壬辰門人夏孫桐號閨枝翰林廣東試差旋得信並贄禮五十金蓋猶修承平故

事也雀羅之門何遽得此孫桐宣統年知杭州府公正有聲後為清史館總纂撰列傳筆削尤嚴

王樹枏

葉記光緒中衛縣王晉卿大令丙子同年饋所箸各書在隴上同官中固為巨擘北方之學

者南皮以外亦未能或之先也大令保定新城人又王大令言廣武城一帶晚穫損於霜災

靖遠及平遠境又有碩鼠為害兵兆也語重心長咨嗟而別

汪栗庵張問如

葉記光緒汪栗庵太令自敦煌拓寄經洞大中碑及舊佛象一幅寫經四卷聞此經出千佛

洞石室中室門鎔鐵灌之終古不閉前數年始發鍵而入中有石几石榻榻上供藏經數百

卷即此物也當時僧俗皆不知貴重各人分取恒介眉都統張又履張筱珊所得皆不少大

中碑亦自洞中開出此經疑即大中寫本也栗庵自述其所撰楹帖云夏無酷暑冬不奇寒

四季得中和景象南倚雪山西連星海九州尋嶽瀆根源非俗吏之吐囁又宣元張闡如言
敦煌又新開一石室唐宋寫經畫象甚多爲一法人以二百元捆載去俗吏邊眈安知愛古
令人思汪栗庵又贈鳴砂山石室秘錄一册即敦煌之千佛山莫高窟也中藏經籍碑版釋
氏經典文字無所不有其精者大半爲法人伯希和所得置巴黎圖書館英人亦得其畸零
中國守土之吏熟視無覩鄙人囊行部至酒泉已聞石室發見事而竟不能罄其寶藏輜軒
奉使之謂何愧疚不暇而敢責人哉

王宗海

葉記光卅五敦煌王廣文宗海以同譜之誼餽唐寫經兩卷畫象一幀皆莫高窟中物也廣文
云莫高窟開於光緒二十六年僅一丸泥翬然肩鏹自啓豈非顯晦有時哉

陸鍾琦

翁記正卅門人陸申甫觀察鍾琦來謁戊子舉人已丑翰林其弟鍾岱兩次與兄同榜其祖
母年八十四尙健在其祖心鑑瞽而善卜其父老諸生盛伯義之師也

譚延闓

三五〇

王記光卅三看京報文卿兒得會元補湘人三百年缺憾龔榜眼流輩也又光卅三譚會元來求

撰文卿碑又出李東陽像請題又光卅六譚會元談收心法以寫字爲日課又宣九開諮議局

會元投票爲議長又宣五九譚大五來言組安留京不還以避爭路風潮又宣八會元來約同

往撫署官紳數十人殊無秩序大致言鄂變耳又宣九甘樞局逃還求致書譚會元告以不

與賊通又癸三丑女學監督康生來云省派撥經費五千譚會元新政也又癸七丑譚人鳳專人

來迎蓋欲倚我更易軍事廳會元得力人也又聞譚欲委罪於譚故未去

升允

葉記光卅七邸鈔升吉甫中丞調察哈爾都統升中丞清廉中正能持大體不避權貴鯁直敢

言在近時疆臣中不獨旂員之委蛇即南皮項城一以學問見推一以幹略自負然皆亂世

之能臣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非公無足當之卒以直道不容於權倖不能不爲朝

廷惜也

烏田翰

葉記光卅日本烏田翰寄贈古文舊書考其父號篁邨父子皆校勘家從竹添光鴻學盡見其所藏唐鈔宋槧並徧校內府書校讐簿錄之學與鄙人同嗜我國錢遵王季滄葦錢竹汀顧澗蘋諸家之論皆肄業及之楮印精惡版幅寬廣行字之大小疏密宋諱訛奪辨析毫芒精謹無比不意烏國乃有此人此種舊學即中國亦將成絕調如烏田者真舊到家矣

宋法灝宋炳文魯承先

葉記光卅皋蘭廩生宋法灝宋炳文魯承先遞公呈言能化鐵爲銅其法以巖石先用錫水化合再浸鐵片三四日爐火鎔鍊即成紅銅與日本所產無異自陳上取之本草綱目下取之化學家言初頗疑其不經今在洋務局當面試驗居然如法鍊成此理不可解也

曹樹勛

葉記光卅過西安至撫署謁曹竹銘師違侍踰十年師生皆皤然老矣舊時師氣體豐偉有曹獅子之稱今精神雖未十分憔悴語言微澀步履甚艱聞在滇患偏中風幸而得愈也

湯壽潛馬浮

王記六光看湯壽潛危言皆施行矣亦策士千載之遇○葉記十甲見朱舜水遺書湯蟄仙

命其女夫馬浮校刊前有湯序觀其文此老之初心晚節洞然若揭雖同處季朝曷可自附

於舜水哉以按湯潛危言進呈云有

吳慶坻子士鑑

王記五光吳學臺請客主人便衣尙有京派見雲南昭通新出漢碑及紅匡拓本又贈其子

綱齋所作補晉書經籍志經籍藝文古今名異此補宜名藝文以多散篇不成籍也又宣二

過子修言開復王祭酒事巡撫不敢改建存古學堂則可奏也

瑞澂

王記四宣紳衆意畏瑞澂不知其行尸走肉不日將敗也又宣五瑞督有坐省委員隨時可

稟撤道府又宣三瑞澂逃矣

魏光燾

王記四宣六過魏午莊聞名卅年始相見乃昔從沅浦攻吉安亦老營務也樸厚有湘將之風但無可談又魏督又來謝蓋謙謹殊甚又九宣卅三朝命已更鄂督使魏代袁傳云魏不敢去起魏自是轉機然魏懼非其人也

楊葆光

葉記十宣卅二楊古韞太守自雲間來年八十一矣步履精神尙矍鑠在新昌縣任爲浙撫張曾敷劾罷老驥伏櫪壯心未已惓惓國粹義形於色

程德全

葉記正宣卅三程中丞倡修寒山寺新刻寒巖詩後附拾得豐干詩來索寒山題詠方輯寒山寺志即錄付之又寒山寺志成中丞欲拙稿付寫官並送鄭小坡參訂此老服膺鄭學也又鄭叔問所簽如嚙如吠悍然奮筆大言不怍著書義例全未夢見妄人奚足校也又俄領事格羅思以寒山寺公燕在座求附簡末外人亦好名耶請中丞自酌之又九宣卅三聞中丞宣告獨立謂欲免生靈塗炭不得不出此權宜之策警道吳觀察抗議即檄罷之人言此公腹有鱗

甲深沈難測今始知非虛也又壬子去年輯寒山寺志爲夫己氏也屬稿時其人假面猶未剝朝廷畀以疆寄儼然重臣也今再加一序以寓誅貶辨奸之論討逆之檄絕交之書皆於是乎在

費樹蔚

葉記三宣一三費仲深芸芳前輩之子也屬題雲自在圖卷中有其先德手跡庚子拳亂失之今從廠肆購歸亦一重文字緣也又八乙卯費仲深應肅政使之召進京不十日不辭而返楊廉夫詩云白衣宣至白衣還既污僞命視老鐵雖差一間見機不可謂不早也

章鉅

葉記五宣改三章式之來已由吏部改調外務部兼領圖書館述所藏秘冊有宋太宗實錄殘本又有民鈔記略言董華亭有子不肖得罪鄉里署書楹帖思翁尺牘寸紙皆毀滅澹宮仆碑不營也民者輿論鈔者籍沒之詞又言黃蕘翁所見錄稿本十餘冊歿後付瞿木夫庚申劫後爲陸存齋所得其所著羣書校補郭象之竊莊也皆聞所未聞又壬子得式之津門書言

以校書遣日假人舊校逸錄新本一歲已得六百餘卷此亦荆棘叢中安身之一法也又
十二式之津門函文采斐然把玩不能釋手但推挹過甚耳

李瑞清 陳三立 左孝同 奏炳直等

王記六壬二作書問訊海上避地諸子樊雲門沈子培陳小石瞿子久俞廩仙余壽平易石甫

李仲宣李梅盒字瑞清自號稱曰李道裝陳伯嚴三立號散左子異孝同程德全獨立襄孝同

後秦子質炳直提督曹東瀛善書似石庵議岑堯階春萱袁海觀樹助沈幼嵐秉堃金殿臣蓉鏡

憶似甚多而又何其少也又壬子至上海樊山坐小艇來談碩甫伯嚴子玖子修小石重伯

梅癡同集飲皆言宜留此度歲宿瞿寓章一山宋芸子袁海觀余壽平劉健之吳劍華等先

後來張讓三送詩寶子申巽改名李孺云招遠人蜀官子而冒為蜀人也何詩孫維樸視我

為子貞子姓行誤矣金殿臣自嘉興隻身來真我客也李瑤琴稷勳亦來真奇緣也曹東瀛

為診疾王采臣人文送詩梁心海已截辦林貽書開送詩認真大做亦殊可敬劉蕙石約

飲客有吳綱齋沈愛蒼傅荅生並邀趙伯藏亦來相見正待伯藏喜其已至又乘岳陽船歸

又聞癸丑電約伯巖協撰復去刻不能來誤譯作萬不能來一字出入夫矣

宋教仁

王記壬子宋教仁來談似講史學家沈子培之流也豈亦聞松筠十友之風者歟又癸丑聞

宋教仁被槍死湘教育開會云袁所為也

王秉恩

葉記正癸丑王雪澂廉訪來言在嶺南得劉猛健碑巍然巨石已輦而致之滬又見遵義莫氏

藏濟火碑拓本即鄧子尹所見者字青石赤形模甚奇惟日月二字可釋又言在黔見洪厓

石刻高廣如數間巨屋道咸間呂堯仙刺史遣碑工架梯拓之乃墨書於巖壁非刻文不可

施氈蠟以鷄蛋白和麪為屑範為碑陽文又縮刻於石今傳世者是也又癸丑雪澂來談金

石談校勘談貴州莫鄭之學又聞貴州獨立時撫署會議僅一人按劍而起而沈讜蒼遁矣

李詳

葉記癸丑興化李審言名詳熟精選學舊在蒯禮卿處課讀今為劉聚卿延教其子弟介績

餘同來衣冠甚古望而知爲樸學出所著媿生叢錄爲贊其自號也又^{癸丑}李審言交海上
流人錄徵事啓駢文胎息甚古然欲仿永嘉流人之例爲海上寓公人作小傳近標榜矣

劉世珩

葉記^{四癸丑}劉葱石贈唐崔忻井闌題記拓本今在金州旅順口光緒乙未登萊青道貴池劉
含芳搜得於黃金山陰築亭以護之又^{三乙卯}舊藏碑版八千通葱石願以千金易之告以當
請積餘爲張懷瓘不可面談乃侔來丁寧拓本無爲他人着先鞭並不欲使積餘知其意不
可測即告以至好不敢論值請作二千元非善價也又葱石卽日遣其紀綱與寫官到此聽
候鈔寫碑目其意在編輯鄙人三十年精力所聚忍痛一割爲療貧計豈能爲任編纂之役
又再來函則變售碑之說爲編目並要經幢殘稿請爲足成卽復一函謝之此約毀矣又^{丙辰}
一訪葱石其居雖在租界已遠市塵臨曠野開門小有泉石花木扶疏亭臺掩映籬落聞此
君享受不淺

葉記癸丑六一子勤同年鍾廣漢軍旗籍也由詞科截取知府分發浙江甸齋督兩湖調赴鄂又

隨節移江南復漢姓為楊改名鍾義調淮安調首府辛亥之劫僑居海濱宦囊如洗遭母憂

至無以庀喪事古惟子培兩君為言於翰怡延司校勘助以四百金始克携櫬歸窆廉吏可

敬宦途之下場亦可歎也又丙辰九五唐元素亦旂人與子勤至好原名震鈞著有天咫偶聞等

劉承幹

葉記癸丑一改劉翰怡藏有今上御筆屬題小臣曾侍講帷宜謹書其後河陽方狩何以下筆耶

又甲寅十劉翰怡刻叢書徵鄙人撰述舊麓叢殘諱不敢宣但以邠州石室錄付之又乙卯廿翰

怡延輯四史校勘記以三年為期翰怡前議刻四史誠不朽盛業校勘之說發自鄙人不可

辭也又丙辰五月翰怡以車來迓即造其廬層樓華煥留賓一椽亦精潔主人偕嘉善錢銘伯觀

察同出見其泰山也尙是文社舊交又同官京朝解組後家居不出今以嫁女到此又此間

同事儀徵劉謙甫為恭甫同年之弟而誠甫禮部之兄也在此為補輯宋會要武林張硯生

掌書記又有益庵醉愚又翰怡出示羣籍皆書肆送來樣本屬為甲乙又翰怡淫於書書估

踵門者如市舊刻舊鈔日爲評騭又丙辰在蔣孟蘋處觀其藏書翰怡之戚也

朱祖謀

葉記甲寅朱古惟召集別墅其地分吳氏兩壘軒之一角有園亭池石亦勝跡也又乙卯疆

村前輩以願鶴逸所作疆村填詞圖求撰序云疆村在吳興山中白傳有惟有上疆村舍好

最堪游處未曾來之句今其地石壁上摩厓刊最堪游三字

蔡鏐

王記甲寅蔡鏐來蔡欲徙民亦一善計又丙辰得功兒書言袁蔡事甚趣又丙辰廣西起兵

應滇蔡袁甚皇懼將退位矣

徐世昌

王記甲寅送徐相國壽聯云多士師爲百僚長廿年相及杖朝時不可移一字奇作也但不

對耳徐乃概不受或畏有諷刺者乎余非瞎巴結也

廉泉

王記甲寅廉惠卿示其妻書畫不惜資本皆付景印或云弄錢一法也又答訪廉泉因爲題姚廣孝畫張君立又出姚廣孝書石礪詩卷相示

顧燮光

葉記乙卯得會稽顧禛信並所著非儒非俠齋詩稿顧君燮光舊號鼎梅禛癯其改字也禛字宇書皆不載未詳其音義自序稱隨宦江左其父名家相爲萍鄉令禛癯今在衛輝道署編纂河朔古蹟志搜得新出土石刻六十餘通是亦好古之士詩筆亦不俗此函因見拙稿語石以贈書爲羔雁也又乙卯鼎梅函新從濬縣大伾山訪得宋元人題名八段唐開元天寶石浮圖皆前人所未著錄者此君訪古樹幢精進不已無幽不到勇猛可羨亦由濟勝之具優也又丙辰顧鼎梅來神交已久今始識荆諸葛子瑜長面公衣冠樸素自言禛癯之禛音讀如札出史記封禪書而古今字書皆未收與談金石著錄滔滔不絕氈帷四出窮幽極邃長談而去舉步如飛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今於此君見之矣又丁巳鼎梅侍其尊人輔臣太守家相來談留贈河朔新碑目一冊皆前人所未著錄者太守曾建議續修阮文達兩

浙金石志並訪求釋六舟續志稿何夢華亦聞輯有是書均未刊行不易得矣又四丁顧鼎梅函摘拙稿語石中徐霞客好游而不好古陳壽卿好古而不好游自言能兼擅其勝又自稱金石探險家其言雖大而非夸也

王存善

葉記丙辰王子展觀察不見三十年鬚鬢亦皓然如雪神觀矍鑠則遠勝羸軀也已酉六月生長於余三月長談不倦藏書及碑版甚富以精騎見示沈文起校聖宋文集爲甲拓本有道因法師碑墨彩騰奮世所稱宋本闕筆皆尙清朗竟似北宋拓展老從挿架抽示口講指畫前冊甫展後冊又至真如雲烟一瞥心目皆炫遂訂後約而別

畢利和

葉記丙辰張鞠生京卿招飲有法國畢利和即在敦煌石室得古書携歸其國者今來中土研究古學甚願與吾國通人相見能操華語携照片九紙云是經典釋文堯典舜典兩篇殘帙唐時寫本未經宋人竄改可以發梅願衛之伏而得其所從來然略閱之以王氏之學爲

主而外馬鄭切音多而舊儒音義甚寥寥是否果陸元朗之書尙有待於商榷也

章榑

葉記二丁巳章一山太史榑今之謝皋羽也居青島奔走海上今方新自都門歸此次進京與翰怡同撰綸旅金鑑進呈今上各賞一扁一山曰言炳丹青翰怡得抗心希古四字又翰怡假閱中興綱目其進御綸旅金鑑卽以此書爲椎輪一山補輯原本爲吾吳徐樹丕石農撰此鄉先哲不傳之帙也亟扶病錄之又五丁巳復辟事去未知一山諸君何如

劉廷琛

葉記四丁巳劉幼雲章一山聯翩入都聞魯戈逐日頗有進步此誠小臣所馨香以禱者也又五丁巳閱報皇上復辟張大帥左輔康聖人右弼都門皆高揭龍旗又報載登極上諭並不恭錄於首而題曰共和國竟有上諭出見小臣自此不願再閱報矣又六丁巳益庵函言都門債事議建炎之獄獨歸咎於劉光世也丁巳復辟張勳入都初未決行廷琛等實迫成之劉萬皆與勳同鄉胡有才幹激直敢言衆或不諒余終稱之

附錄

傅芷秋 芷儂

李記四同三聽四喜部芷秋芷儂演獨占情態極妍尙有舊院承平風韻又飲隸華堂芷郎索

書扇爲贈芷儂能作晉唐人小楷又以素絹屬友人畫沅江秋思圖自製小序又德甫嘗云

芷秋冷不可近予不能從也又同四詣芷秋話別芷秋言昨夢送君至寶店雞鳴而別不圖

今日猶得見君也又光七招芷秋聞其閉門戒飲不赴人招今日作書與之始爲一出也又

光二傳芷秋物故不見才六日耳玉折蘭燒感愴何已又哀傅生文有序曰傅芝秋字曰四

京師人也長生玉立眉目如畫吐辭清亮有士夫風性善飲工談笑嘗爲余言幼入樂部爲

弟子其師程長庚拘而愆不許弟子出侍酒及長某中丞閱其伎賞之遂邀與偕某在皖與

故提督李世忠交最歡李亦奇賞生從某乞生去生以李故盜渠意不可測亟辭歸生故善

串演諧媚百出余每飲必招之生亦日與余親嘗至越縵堂倚燭共語皆至夜分生初見余

居處容服以爲富人也一日遽覺之語余曰君儻歲有千金某必從君執鞭矣生近以屢病

誓戒烟不三日而死

錢秋菱

李記八同錢秋菱名青小字桂蟾貌不揚而按曲妍靜能作小行書有魏晉人風格人亦聞
雅潘星丈及秦宜亭皆極賞之今年諸同年燕集安徽館演驚夢一齣趙桐孫歎為僅見予
曰君未見傅芷秋若令比藝不止拔茅棄旌矣然潘鳳洲遂因此惑之其人亦頗知親文士
近日都伶之秀出者也又十六錢秋菱名蟾故吳人所居曰熙春滇人高某慕其色歲耗其
金數千秋菱鄙之不一顧而偏暱就余嘗曰聞君招而不至者蓋非人也

朱霞芬

李記十六朱霞芬名愛雲父吳伶也以善歌名霞芬事景餘梅蕙仙為弟子樂部故事每三
年亦發榜嘗以狀元屬霞芬又三四有西陵一女子求賣為妾年十七羸瘠殊甚而貌韶秀
頗似霞芬惆悵遣之又十八霞芬娶婦乞書楹聯夜飲雲餘堂霞芬偕其新婦出拜為譜一

詞

時琴香

李記光二時琴香名小福吳人所居曰綺春色藝傾人顧甚眷余其生日四
寵至數十請不厭

梅蕙仙

李記光七八四喜樂部頭梅蕙仙出殯廣慧寺聞送者甚盛蕙仙名巧齡揚州人以藝
士大夫偶與余解近相見必致殷勤霞芬其弟子也余始招霞芬蕙仙戒之曰此君
儒也汝善事之今年夏余在天寧寺招玉僊玉僊適與蕙仙等群飲右安門外十里草
仙謂之曰李公道學先生汝亦識之為幸多矣此曹見識遠勝公卿然余實有媿焉自孝
國郵班中百餘人失業皆待蕙仙舉火前月驟病心痛死其曹號慟奔走士夫皆歎惜之蕙
仙喜購漢碑工八分書遠在其鄉人董尙書之上卒時年四十一蕙仙後更名芳字曰雪芬

一盞燈十三且一陣風

李記光二至會元堂觀劇以近聞山右來一旦脚名一盞燈者都下風狂傾倒一時王公以

下招致恐後至有以與余之文章並論者故一往觀之又至福壽堂觀劇其旦脚有十三旦
及上海新來名一陣風者矯捷絕倫帖地反腰有飛花滾雪之勢聞前日一滿洲都統及兩
侍郎往觀賞以百千欲其登樓一謝不顧也又光五詣天樂園觀劇有西伶十三旦演珍珠
衫盡態極妍勝觀周昉畫美人矣

陳石頭 余莊兒

翁記光賞聽戲於寧壽宮所謂陳石頭余莊兒者連日皆見舊例宮內戲皆用高腔每三
曲則猶張得天等所擬大率神仙之事居多咸豐年始有雜劇近年則有二黃亦頗
優伶應差矣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5 1934B

